武俠世界

黃金夢（山貓王森傳奇故事之五）王一龍·文

仇天瑞招了三個慣匪入伙，準備劫取三百斤黃金，他派人到閻家臥底，結果一切順利，可是後來金磚忽然不翼而飛，引致匪徒火併，餘生者繼續逃跑。

濟寧局長束手無策，只好敦請王森親自出馬，最後擒到匪徒，便解開金磚不翼而飛的謎，而起回金磚……



$4.00

第26年
1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山貓王森故事集之「黃金夢」。故事內容深寓警惕性，把一班貪婪無饜者的內心剖析無遺，也道盡人性善惡之分野，故事序幕展開時叙述四個慣匪結盟，準備劫取一批金磚，他們還派人到事主家中作臥底，結果一切順利了，可是後來金磚却不翼而飛，於是引致匪徒火併一場，結果死者已矣，餘生者繼續逃命……後來山貓王森親自出馬，四出堵截，把其餘匪徒一網成擒，替山東濟寧局長建一奇功，同時還把事主那批金磚之來歷揭發出來，全部起回。過程相當曲折離奇，深具偵探推理氣氛，敬請先睹爲快。

**　　　**　　　**

本刋由第１２期開始同時刋出三大連載：計有司馬洛故事「無情國」、武俠中篇「七色劍」及「劍中劍」，屆時敬希購閱，切勿錯過。

**　　　**　　　**

江湖上的血腥殺戮本來不足爲奇，但下期刋出的一條龍故事「復仇者」裡所見所聞之滅絕人性、慘無人道之事，的確使武林爲之震駭，江湖爲之搖撼，到底眞正受害者與復仇者屬誰？下期告訴你。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黃　金　夢（山貓王森傳奇故事）
一批慣匪計劃周詳地劫走大量金磚，結果順利得手了，興高彩烈分贜之際，却發現好夢成空，金磚不翼而飛……王　一　龍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巫山一夢已成空（三期完俠情小說）◀上▶
夜雨巴山　古廟屠龍……凌　零43
雲　中　殺　手（美蘇激光攻防爭霸戰）……勞　力　士53
再　作　馮　婦（民間成語故事）……王　文　中64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俠義傳奇故事）
鎭海樓行刺　夙願難成功……黃　鷹65
酒　色　財　氣（俠情倫理中篇）
保護白棗兒　尋覓天香宮……金　戈71
飛　花　逐　月（俠義傳奇故事）
敵方弱點被窺破
攻其無備奏奇功……臥　龍　生79
虬龍倚馬錄（俠情中篇連載）
遵師囑送物　硬闖百鳥林……龍　乘　風83
崑　崙　三　劍（俠情中篇故事）
半路捉逃犯　趕禪院支援……東　方　玉89
毒　神　仙（齊雲飛傳奇故事之三）
開鎖能手　遭人暗殺……西　門　丁97
凶　靈　魔　塔（奇俠司馬洛故事）
暗改水道　防止水淹……馮　嘉106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十　君　子（新派武俠長篇）
遠赴子午嶺　尋覓父踪跡……白　羽113
孤　雁　南　飛（新派武俠長篇）
爲除暴安良　夜闖毒蠱洞……危　中　堅12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10期
（總號129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山貓王森故事集

王一龍·文　可飛·圖

黃金夢



貴客上門

房內的設置雖然舊一點，但那舖床却一片粉紅，粉紅色的枕套、粉紅色的帳子，還有粉紅色的床褥，桌上放着酒壺酒盞和一截紅蠟燭。

燭火搖紅，火焰跳動，床上坐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這女人只穿着一件猩紅色的抹胸兒，露出一身白肉。這女人的相貌雖不突出，但勝在肌膚勝雪，也有動人之處！

那女人風情萬種地乜斜雙眼，望向桌前。

桌前站着一個人，一個健碩的男人，面目端正，頗令人有好感，奈何目光不正，而且眉宇間也有一股慓悍之氣。

那條漢子正把最後一口酒喝下，床上

良機勿失

那女人已經忍不住嗔道：「親哥哥，這時候虧你還有心情喝酒！沒的浪費了奴這身白肉！」

漢子放下酒盞罵道：「去你的，別臭美！俺見過的女人，沒一百也有八十，身上的肉兒比你白的，也有好幾個！」

床上女人秀眉一皺，嗔道：「那你又來找老娘幹啥？怎不去找個比老娘肉白的女人上床！」

漢子一邊解鈕一邊笑罵道：「他媽的，你喝甚麼乾醋！」

那女人仍噘起小嘴，道：「老娘可有說錯？」

漢子露出一身結實的肌肉，又去解褲子。「你給俺閉上嘴，俺有錢那裏找不到女人？你是打開門賣笑的，難道還嫌俺的錢骯髒？」

那女人忙陪笑道：「死人，人家跟你鬧着玩的！你就是沒一絲情趣！」

漢子跳上床來，道：「俺來尋歡的，誰喜看你孝子似的面孔！」他說着已老實不客氣地推開女人的抹胸兒，巨靈之掌，就按在她胸脯上！

「月季和金大姐她們都說你急色，看來眞的沒錯！」

漢子涎着臉道：「想不到你眞的有一身好肉兒！」

女人啐了他一口，道：「你若眞的是個惜花人，爲啥到現在才來找奴！」

漢子一邊搔她的腰肢，一邊笑嘻嘻地道：「你平日站在房外，身上包得實實的，誰知道妳身上的肉白是不白？」

女人又啐了他一口，說道：「好個短命賊，難道要老娘赤條條的站在外面招客不成！」

「這樣生意才會好嘛！」

那女人還未答話，漢子已把她推倒，認鐙上馬，女人叫道：「短命賊，你輕一點，她們都說你好像是打不壞的金剛哩，奴怕會承受不起！」

那漢子整日出入花叢，如何看不出婊子的虛情假意？不過大凡男人到此地步，雖明知其假，也不會將其揭穿！

剎那間，床板吱吱地響了起來，女人呻吟聲大作，不斷地叫道：「親哥哥，你爲啥這般厲害？九成是吃了藥才來整治奴家的！」

「去你的，老子如果要吃藥的，便不會有『花叢金剛』的稱號！」

正鬧得不可開交時，門板忽然「咯咯」地響了起來，漢子把動作止住，那女人仍在哼哼哈哈的，漢子興趣索然，不悅地道：「行啦，別死裝熊相了！」

女人撒嬌地道：「人家眞情，你倒當作假意，好不令人傷心！」

「俺問你，你剛才沒在門板上掛上牌子，表明妳已實在接客了嗎？」

「誰說沒有？老娘又不是今日才前來幹這勾當，這規矩怎會不知道？」

「那還有誰敲門？」

女人道：「老娘怎知道？九成是那個瞎了眼的瘟生，別去管他，咱們繼續尋樂子。」

漢子隨隨便便地動了兩下，只聽得門外巳有個男人的聲音問：「裏面可是孟大雄嗎？」

床上的漢子如被人剮了一刀般，霍地跳下床去，那女人急道：「喂，你這是算啥的？」

「你沒有聽見有人叫俺嗎？」漢子連忙穿褲，揑着聲道：「誰在外面喧吵？」

門外那人吐出一連串的髒話：「他媽的，你變了聲，俺也認得出來，還不快開門！」

那漢子顯然便是孟大雄，只把上衣披上，也不扣鈕，床上女人嘟嚷地道：「老娘見過萬千男人，從未見過這種胆子比老鼠還小的男人，出來打野鷄，好像是做賊般！」

漢子低喝一聲：「住口！這裏有沒有後門？」

他聲音雖小，但却讓外面的人聽見，罵道：「他娘的熊相，你怕啥？俺是仇天瑞！」

孟大雄鬆了一口氣，沒好氣地道：「俺操你大舅子的！你不知道俺在做甚麼事嗎？故意來搗蛋！」

「快開門，俺有話跟你說！」

「說你娘的臭屁股，快給我滾！」孟大雄倒了一杯燒刀子，仰頸喝下。這酒十分差劣，又衝又燙腸子，只喝了一杯，頸子上便多了一分紅光。

「喂，他媽的，俺是有一條財路要獻給你的！」門外那個仇天瑞又用力拍起門來。

「去你媽的，有財路你不會自個留着，會巴巴趕來送給俺嗎？」孟大雄重新解下上衣，「何況老子跟你可沒啥特別的交情！」

「入你娘的！」仇天瑞也罵了起來，「這筆生意俺一個人若吞得下的，自然不會來找你！現在因爲要借重你的大力，所以才來跟你商量！」

孟大雄有點心動，說道：「就算是這樣，也用不着火燒屁股的，在這關節來拍門！」

「豈不知道時機的重要！錯過良機，可要悔之不及！」仇天瑞盡力說服他。「你急甚麼？有了錢，還怕掐不到好的妞兒，何必操這種醜婦！」

床上那女人不由罵了起來：「我操你娘的，老娘很醜嗎？你老娘婊子，出錢請人操，也無人要哩！」

孟大雄顯然已被仇天瑞說服，來到床前，伸手在女人的身子捏了一下，道：「你跟他嘔甚麼閑氣，俺不嫌你醜就是！」

「那也好，你給錢吧！」

孟大雄眉頭一皺，抓了一把銅板拋在床上，「婊子就是現實！」

「喂，這才夠一半價錢！」

孟大雄罵道：「這有何不對，俺才幹了一半。」說着開門出去。

那女人光着身子不好追出去，不由咀裏罵道：「孟大雄，你這短命賊，連老娘的皮肉錢也要欺詐，日後生個兒子，也沒屁股！」

外面傳來仇天瑞的聲音：「小娼婦，他肯付一半給你，已是她爹的風水好，別鬼嚎，改天老子也來光顧你，補償你的損失！」

× × ×

孟大雄開了門，便見到欄桿上坐着一條山凶猛的漢子，嘴上叨着一根捲烟，正用奇怪目光望着孟大雄，若說孟大雄健碩，這仇天瑞就比他更加健壯了，不過他身裁較矮，看來便沒孟大雄的順眼，但他那副凶相又更比孟大雄懾人，單是頷下那道青慘慘的鬚茬子，便叫人看了心頭發毛！

孟大雄跟他只算是聞名的兄弟，雖見過幾次面，却無啥交情，當下也表現出一股凶狠的神色，冷冷地道：「老仇，你不是跟來尋俺的開心吧？」

仇天瑞將烟蒂用力地一甩，自欄桿上跳了下來，脚尖踩在烟蒂上，狠狠地用力旋着，未曾說話，眉頭便先揚了起來：「你以爲老子吃飽飯等拉屎的嗎？老子貪你的屁股白凈，來尋你開心！」

孟大雄臉上露出半分笑意，道：「這樣說來，你倒是眞的有心來關照小弟，不知是啥大買賣？」

仇天瑞道：「這裏不方便說，俺請你喝一杯酒去！」

孟大雄不悅地道：「你不是說時機緊迫嗎？」

「他媽的，眞正的大買賣，能手到擒來的嗎？」仇天瑞一把抓住他的手背，道：「這件買賣包你有興趣，幹了這一票，以後便可以洗手不幹了，不過單咱們兩個還嫌不夠！」

孟大雄雙眼一睜，道：「眞有這種財路？他媽的，你怎不早來通知俺！」說着便跟着仇天瑞走出院子。

× × ×

這時候，已是晚上九點多鐘，鎭上的人一向早睡早起，因此街上已沒啥行人，大多數的店舖都已上了門板，不過孟大雄與仇天瑞雖然不是本鎭人氏，但都知道這裏有間小飯館，要到半夜才關門的。

他們兩個聯袂到了飯館，仇天瑞一坐下來便叫了三四個小菜，又叫了一壺酒來，孟大雄有點受寵若驚，因爲素聞仇天瑞這人心狠手辣，殺過不少人，只是他一向做得乾凈俐落，局子裏找不到他的碴子，所以至今仍逍遙法外！

第二個原因，便是仇天瑞幹沒本生意的勾當時，一向獨來獨往，平日也少與人交往，因此他到底幹了些甚麼事，也沒多少人知道，不過由於他一向不務正業，但又吃喝不愁的，因此都猜出幾分來。

比對上來，孟大雄幹事便沒他那般凶狠絕活了，而且做的「生意」也沒他的大，仇天瑞好杯中物，雖也逛窰子，尋歡買笑的，但對女人且顯然不及孟大雄了。

孟大雄賺到的錢，大部份都流到窰姐兒及暗娼手上，他也有一個好處，心思活，人面光，仗着他那張端正惹人好感的面目，騙了不少錢，而且他的身手十分俐落，早年練武時，的確下過一番苦功，近年來，雖然常泡在女人身上，但因爲體質好，加上年輕，還未被掏空，做買賣時，身手還頗聽使喚。

當下孟大雄乾笑一聲，道：「仇大哥，咱哥兒倆胡亂喝幾口盅便成了，幹啥這般破費？」

仇天瑞哈哈笑道：「這叫做破費？眞是小家種！做成買賣，山珍海錯也吃不盡哩！」

孟大雄心頭一跳，焦急地問：「那是啥買賣，俺都給你攪得茶飯不思啦！」

仇天瑞忽然壓低聲音，道：「咱哥兒倆要合作，首先得通誠合作，不得心懷鬼胎的！」

孟大雄忙道：「這個自然，否則各自做買賣，豈不更加輕鬆？」

「好！」仇天瑞道：「老實說，咱倆雖然不是頭一次相識，却是頭一遭合作，所以俺不得不謹愼一點！」

孟大雄緊張地道：「這便如何？」

「俺要先問你一句話，看你老實不老實！」

孟大雄心頭一緊，用提防的目光望着仇天瑞。只聽仇天瑞輕聲道：「你是不是已經成了親？」

孟大雄心頭怦怦亂跳，因爲這件事，沒人知道，幹他們這一行的，最怕有妻子連累，因此即使有幾個平常跟他一起玩樂吃喝的豬朋狗友，也不知道！

孟大雄心念電轉，略一沉吟，道：「不敢瞞您，俺在兩年前已經成親了！」

仇天瑞輕輕一笑。「這便算你有誠意合作，老實說，俺早已知道了！」

孟大雄道：「你怎會知道？」

「無意中發現的，你莫緊張！」仇天瑞道：「俺見你拿錢回家，你女人追出門，罵你一回家，炕還未坐暖便又出門！你罵他：『俺有錢給你就是，你囉嗦甚麼？管俺去那裏不好！』是不是這樣？」

孟大雄臉色一變，道：「原來老大是個有心人！這是三個月前的事！」

「你若不相信的話，俺再說出一件事，你那女人住在牛家村！」

孟大雄面色一寒，道：「老大，你請俺喝酒，便是要當面揭俺的底？」

仇天瑞忙道：「別忙！」說着跑堂的已把酒菜送上來，他斟了兩杯酒，舉杯道：「來，祝咱們馬到功成，從此發達！」

孟大雄陪他喝了一杯，語氣冰冷的道：「老大你不把話說清楚，俺喝酒也沒味兒！」

「嗯！俺老實對你說，俺也有一個老婆！」

孟大雄心頭一跳，覺得仇天瑞的確有點誠意，便道：「這個小弟倒想不到！」

仇天瑞嘆了一口氣，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俺又怎能免俗，只是俺那女人到現在四年，連疍也沒生下一個！」

孟大雄笑了起來，道：「這倒跟俺老婆一樣，想不到咱們都娶了隻不生疍的母鷄！」

仇天瑞道：「俺那次的確是在無意中發現你的秘密的，俺若是另懷鬼胎，早已將你捅出去了！」

「俺相信你，老大還是說正題吧！」

仇天瑞道：「俺爲何會找你合作？相信你也有所懷疑吧，因爲你我平日都是『獨行俠』，而且沒有交情！」

孟天雄點點頭。「不敢瞞你，小弟的確有點奇怪！」

「俺看上你的一個原因便是這個！」

孟大雄張大嘴巴，不明其意。仇天瑞道：「你有老婆！」

「俺有老婆，跟這件買賣有什麼關係？」孟大雄更加奇怪。「老大，你莫再賣關子了！」

仇天瑞道：「不是俺賣弄關子，而是俺覺得，要衷誠合作，便得說個仔細！」

孟大雄點了點頭，說道：「這倒也有理！」

「現在俺只能告訴你，咱們的行動要有一個老婆作伴才行！」

孟大雄不想讓妻子也沾上汚水，便道：「隨便找個窰姐充替，難道就不成？」

仇天瑞笑着道：「若成的話，俺也不會讓自己的老婆出來，因爲她一露相，咱們除非不要她，否則便不宜在這地界露面了！」

「那麼咱們事成之後……」

「事成之後，各散東西，你大可以去上海或天津做大亨！」

孟大雄悠然神往：「俺早聽人說過，上海是個有錢人的樂園，能夠去那裏享福，才不叫白活！」

「好了，現在俺只能說到這裏，其他的，等待到俺家裏來，這也是表明俺的誠意！」

孟大雄不由大喜，替他斟了一杯酒，道：「咱們吃了就去？」

「不急，咱們還得去找個好帮手！」

孟大雄疑惑地道：「憑咱們兩個還不成？」

「俺也不想把利錢分薄，不必要的人，絕不會多找！而且人多口雜，也得提防一二！」

「這人是誰？」

「鄭雙喜！」

孟大雄一怔，道：「是『鐵鼠』鄭雙喜？」

「不錯，這個計劃便由俺這『黑虎』，你這『金剛』和『鐵鼠』組成，若還需要其他人手的，以後再物色！」

「這人出沒無常，咱去那裏找他？」

仇天瑞道：「俺早已跟了他好幾天了，他下午已偷偷到了這裏，咱們趕快吃飽，便去找他！」

孟大雄挾了一塊排骨放在嘴裏，邊咀嚼邊問：「老大，你可說說，爲什麼要找他，這人身材又矮又小，像個弱不禁風的大姑娘，要他何用？」

仇天瑞吃吃笑道：「你這就不了解他了，他也有他的絕技，論到飛簷走壁，穿堂過戶的功夫，誰及得他？還有，他的開鎖絕技，也不是咱們倆能及的！」

孟大雄點點頭，仇天瑞喝下最後一杯酒，道：「還有一點，他跟咱們一樣，都養了一隻不生疍的母鷄！」

孟大雄不由哈哈大笑起來，仇天瑞忙叫跑堂算帳。

三匪結義

鄭雙喜今年已經二十六歲，比孟大雄還大了兩歲，但他身裁矮小，又生成一副娃娃相，因此看來還不到二十。

這人面皮雖然靑白，但唇上却蓄了兩綹短鬚，他這鬚跟別人的不同，鬚尾向上彎起，因此隔遠望見，不笑時也讓人以爲他在笑，看來令人心頭愉快之至！

事實上他幹買賣也一向順利得很，而且他從不幹得絕，穿堂入室時，絕不把人家值錢的細軟都偷清光，所以報案的人也不多，局子裏查得也不緊，故此他生活如意又愉快，頗爲符合他的名字，當然被他光顧的人，便不喜了！

鄭雙喜來這個鎭上，當然不是來看風景，他是看上盧三爺的家產！

盧三爺在鎭上是個富翁，他最近才做過大壽，收了不少賀禮，鄭雙喜便是爲了這些賀禮而來的！他很聰明，不在壽筵之後便來，故意等了一個月才來，這樣盧家的人，防備便鬆懈了。

他在盧家辦喜事時，便乘機溜進去走了一遍，今次可說是駕輕就熟！

盧三爺僱了兩個保鏢，守在他房外，這就是那年代有錢人家的風氣，也不足爲怪，鄭雙喜更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鄭雙喜在十點鐘左右偷偷跳進圍牆內，躲在暗處等候機會。

這時候，盧家上下的人都已上了床，但鄭雙喜仍不急着下手，他要在最好的時機下手。

十一點半了，盧家一片寂靜，鄭雙喜便決定在這時候下手，盧三爺的兩個保鏢，一個守上半夜，一個守下半夜，在午夜一點鐘交班，這點鄭雙喜早已摸清楚！

由八時半到午夜二點，這五個半鐘頭之內，那保鏢不可能一直大門外站着，他一定會去茅厠，而當他去茅厠時，便是鄭雙喜下手的時機！

十一點半，那保鏢找了幾張草紙，提着燈籠去茅厠，鄭雙喜便由暗處跳了下來，取出「五更迷魂香」來，用細細的管，塞進窗子裏，輕輕吹動。

過了一陣，他俐落地撬開窗子，悄悄跳了進去，再把窗子關上，走至床前掀開

帳子看了一下，只見床上的盧三爺摟着一個肥胖的中年婦人，睡得迷頭迷腦，不知賊星高照！

鄭雙喜暗笑一聲，便開箱倒櫃起來，他摸出一口布袋來，再將金銀首飾用布條紮住，然後放進布袋，又悄悄把一切恢復原狀！

可惜就在這時候，那保鏢已回來了，在外面打了個呵欠，帶着燈籠，胡亂向四周照了一下。

鄭雙喜知道他絕對不會進來，因此便匿在門後，心中暗罵：「這小子怎地這般快便回來？眞是呆子，不會偷懶！」

他準備等保鏢換班後才等機會出去，因爲床上的人，還有幾個鐘頭沉睡，不怕等不到機會，因此輕輕把背靠在門板上打盹了。

做賊做得他這般輕鬆簡單的，倒也沒幾個。

鄭雙喜剛瞌了一陣，便被門外的聲音吵醒：「他媽的！今晚吃錯了什麼東西，怎地老上茅厠的！」

那保鏢一邊嘟囔，一邊走開，鄭雙喜暗道：「眞是天助我也，這時候回家，老婆也還未醒來！」他輕輕推開窗子看了一下，便跳了出去，一個箭步，便閃在走廊的柱子後面！

猛聽見一聲乾咳，有人走來，鄭雙喜鎭定地站着，原來是有個下人，半夜下床上茅厠，由此經過。

鄭雙喜等那人走遠之後，便尋路出去，來到圍牆下，四顧沒人，從身上拿出一條細繩子，繩子上面還有一隻鈎子，他將繩子一拋，鈎子便準確地搭住牆頭。

鄭雙喜輕輕拉了一下，便爬了上去，熟練得像一頭老鼠，沒怪他有「鐵鼠」的外號！

鄭雙喜跳出圍牆，收了繩子，提着布袋，竄向對面屋簷下，準備出鎭回家，不料黑暗中，伸出一對强而有力的手掌，將他攔腰箍着！

鄭雙喜大吃一驚，布袋幾乎跌落地上，他想曲臂用肘撞擊對方的胸膛，不料那人已放開他，但一隻手掌却按在他肩上，笑道：「你這小老鼠敢亂來，俺便大聲呼叫了！」

鄭雙喜聽他語氣不像是局子裏的人，先自放了一半心，問道：「您老是誰？」

「跟你是道上的好朋友！」

鄭雙喜道：「您老要坐地分肥？」

「這種小錢才不把它看在眼中，咱想請你去做一件大生意！」

「對不起，小老鼠只能啃啃地瓜，吃不了牛羊豬肉！」

「去你的，你眞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嗎！」

鄭雙喜連忙陪笑，問道：「你老到底是誰呢？」

「黑虎！」背後那人語氣頗爲驕傲。

「哦，俺還以爲是誰，原來你是仇大哥！」

「原來你被嚇破了胆，連俺的聲音也沒認得出來！」

「您找上俺，有什麼指敎？」

「去你的，什麼指敎？俺是有件買賣要跟你合作！」仇天瑞找着他走，走了幾步，黑暗中又有一人竄了出來，却是孟大雄。

仇天瑞道：「這是『金剛』孟大雄，你們認識吧？」

孟大雄道：「見過幾次，却未曾交往過！」

「如此便是個好時機！」

鄭雙喜道：「老大，你有孟大哥助你，那還用得着俺這頭小老鼠？」

孟大雄道：「沒你這頭老鼠，可辦不成大事！」

仇天瑞道：「乖乖走吧，要不然俺便叫起來，看你如何脫身？」

「老大，咱們別老大笑老二的，這種事做了，要壞規矩的！」

「假如俺把你老婆住在安寧村的消息，說給盧三爺知道呢？」

鄭雙喜臉色大變，苦着臉道：「老大，你怎知道這件事？」

「你別驚，俺現在便帶你回家，你去是不去？」

鄭雙喜喃喃地道：「肉在俎上，俺還能不去的？」

孟大雄笑道：「這才是好兄弟！」

說着三人已出了小鎭，鄭雙喜問道：「老大，你家在那裏？」

「你跟着俺就是！」

「俺却怕不回家，我老婆會担心！」

孟大雄道：「老大，反正安寧村離這裏不遠，走快一點，天亮前便到了，不要咱們先陪他回家吧！」

鄭雙喜道：「不錯，俺跟老婆說幾句話便立即跟你們去！」

仇天瑞道：「你有把柄捏在俺手中，也不怕你使詐！」

三人趁天黑無人，大步流星地向安寧村走去。鄭雙喜打開手電筒照路，仇天瑞與孟大雄，一人一邊將他夾在中間。

他們走得急，天還未亮，果然便到了安寧村，走到鄭雙喜家門外，他回頭道：「請兩位大哥莫進去，免得婆娘問東問西的！」

孟大雄道：「咱們在外面等你，你趕快出來，要不然咱們便進去！」

鄭雙喜唯唯諾諾，悄悄開了大門，閃了進去。孟大雄問道：「老大，你看他會跟咱們合作嗎？」

仇天瑞道：「料他也沒有這個胆子拒絕！」

過了十多分鐘，果然見到鄭雙喜自屋內閃了出來，輕聲道：「成啦，走吧！」

仇天瑞在前面帶路，三人出了安寧村，向西而行。鄭雙喜問道：「老大，你家住那裏？」

「麥香村！」

「哦，離這裏可有幾十里哩！」

「所以咱們得走快一點，日落前才趕得及！」

鄭雙喜又問道：「爲什麼要去您家裏談？」

「因爲爲了表示俺的誠意，俺知道你們的住址，也該讓你們知道俺的！」

鄭雙喜豎起拇指道：「老大不愧是條好漢子！嗯，俺可奇怪，你怎會知道俺的住所，又知道俺有老婆？」

仇天瑞哈哈笑道：「因爲俺早就想找

你合作，自然對你事事留意！」

鄭雙喜聳聳肩，道：「幸好您對俺沒歹意，要不然俺豈不完了？」

「你放心，做了一單大生意之後，你也不必再幹這老鼠的勾當，隨你到城內吃喝享樂去！」

鄭雙喜不由心癢起來：「眞有這種好財路？」他頓了一頓忍不住又問道：「老大，你我向無交情，爲甚麼巴巴地找上俺呢？」

仇天瑞道：「我本來是個最沒耐性解釋的人，不過爲了大家今後能衷誠合作，所以再說一次，因爲這個計劃，不能少了你！」

鄭雙喜不由有點受寵若驚地笑了起來，問道：「這是什麼計劃？」

「黃金計劃！」

× × ×

仇天瑞等在日落之後才到麥香村家門外，伸手拍門道：「婆娘，快開門！」

一會，大門呀地一聲打開，一個身着粗布衣的婦女探頭出來，這婦人雖嫁給强盜，但臉上不施脂粉，甚是正氣，雖貌只中姿，但却有一股淑嫻的神態，另有吸引人之處！

婦人自嫁與仇天瑞已四五年，從未見過他帶人回家，是以不由一怔，仇天瑞淡淡地道：「俺在路上遇到兩位熟朋友，順便請他們來咱家過一夜！」

婦人行禮道：「兩位叔叔請進！」

孟大雄道：「大嫂，咱們都是粗人，不必客氣。」

進了屋，仇天瑞把大門關上，招呼他們到廳上。仇天瑞拉着他老婆進房，孟天雄與鄭雙喜，乘機打量這間磚屋。

磚屋不太大，但只住兩個人便嫌大了一些，廳上收拾得整整齊齊，看得出主婦是個愛潔的人，外面還有一個小小的天井，養着兩籠鷄，咕咕地叫個不停，圍牆頗高，門板也十分堅實，看來新建不太久。

鄭雙喜羡慕地道：「老大眞本事，弄了這個大屋享福，有機會俺也學他建一棟才好！」

孟大雄「嗤」的一聲笑了起來，道：「頭上瓦片不過是爲了棲身擋風雨罷了，求這個有甚麼出息！」

鄭雙喜不悅地問道：「那麼孟大哥認爲什麼才出息？」

「俺若是有錢，便搬到上海或是天津去！」

鄭雙喜目光一亮，道：「聽說那裏是銷金窩，俺不敢奢望！」

「人窮志短，也不怪得你！假如有錢，你的看法就不一樣了！誰不喜歡坐汽車住洋房的？」

鄭雙喜正想說話，仇天瑞的老婆已自房中出來，道：「兩位叔叔且坐一下，我去買點酒菜！」

仇天瑞也走了出來，到鷄籠裏，抓了一隻大公鷄來，拿了菜刀飯碗，就在天井裏宰殺起來，那公鷄咕咕亂叫，嚇得羣鷄哀鳴不已！

鄭雙喜道：「想不到老大幹這種事還頗在行！」

仇天瑞乾笑一聲。「俺回家有時帮婆娘做菜，多少學了一點，俺女人沒甚麼好處，幸好還能做幾道好菜！」

孟大雄道：「俺做夢也想不到！」

仇天瑞道：「你們在她面前說話可得小心一點，俺告訴她，說是在城內幹短工的！」

鄭雙喜說道：「想不到老大也會怕老婆！」

「俺連閻王老子也不怕，怎會怕老婆？」仇天瑞提着鷄走進灶房燒火，探頭道：「這種事若讓女人知道，你們說會怎樣呢？」

孟大雄與鄭雙喜不約而同地道：「一定會囉囉嗦嗦，哭哭啼啼！」說了三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仇天瑞道：「今夜你倆便歇在俺這裏！晚上咱們再慢慢詳談！」

鄭雙喜問道：「老大，你這房子是買的？」

仇天瑞說道：「是僱人建的，五年前幹了一票大的，便建了這屋子，好娶老婆嘛！」

孟大雄問：「你老婆外家在本村？」

「不是，她外家沒人，俺是由一個人販子那裏買她回來的！他奶奶的，花了十多塊大洋，連蛋也沒替俺下一個來！」

鄭雙喜笑道：「你整天在外面跑，種子都撒在野鷄身上，她若生蛋，你還吃不下飯哩！」

仇天瑞道：「這一點，俺倒信得過她！俺撒在野鷄身上的種子也不如老孟的多呢！」

孟大雄尷尬地笑了起來。「咱若兩三天沒有女人，便不行！」

仇天瑞正色道：「俺不是叫你做和尙，但爲了咱們的黃金計劃，由今日開始，你便得節制，多花些時間練武，練練氣力，等計劃成功了，到上海你怕找不到肉白的女人？」

不久，仇天瑞老婆回來了，於是兩夫婦便在灶堂內忙碌起來。

忙了一個多鐘頭弄了七八個菜，當然有鷄有魚又有肉。

鄭雙喜道：「老大，咱們是老朋友，何必這樣隆重，白敎大嫂忙碌！」

仇天瑞道：「誰說隆重？天晚辦不齊，要不然應該宰一頭豬！」

孟大雄見他老婆在搬香案，不由問道：「老大，你打甚麼主意？」

「咱們既然志同道合，俺提議效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你倆同不同意？」

鄭雙喜看了孟大雄一眼，道：「小弟頭一個贊成！」

孟大雄也道：「俺更加沒意見！」

仇天瑞老婆把酒菜搬上香案，仇天瑞淨了手，親自捧出關帝像，點上香燭，三人便在神像前，發下重誓，無非是禍福與共，絕不出賣兄弟之語，論年紀，仇天瑞最大，鄭雙喜次之，孟大雄最小。

喝了血酒之後，三人便稱兄道弟起來，仇天瑞老婆頗爲賢淑，默默在旁打點一切。

仇天瑞把酒菜搬到桌子上，三人據桌而坐，鄭雙喜道：「大嫂也請坐下來一起吃！」

那婆娘道：「叔叔不用客氣，我等下再吃未遲！」

仇天瑞道：「都是自家兄弟，你就坐下吧，以後便是一家人了！」

婦人這才坐下，問道：「不知兩位叔叔做什麼生意？」

孟大雄道：「小弟在城內醬園內做夥計。」

鄭雙喜道：「俺是跑單帮的，來往城鄉，賣些山貨竹器！」

「那就比咱們當家的出息多了！」

「那裏那裏！」兩人連忙謙虛一番。

仇天瑞道：「今日甚麼日子，你說這些話幹甚麼？」

那婦人不喝酒，只吃了些飯菜便回灶房了，三人暢懷大吃，仇天瑞輕聲道：「酒少喝一點，今晚還有話要說。」

不久都已吃飽，仇天瑞吩咐渾家把杯盤收拾去，便說道：「兩位賢弟，且跟俺來！」

他帶鄭雙喜和孟大雄到柴房內，孟大雄道：「這裏連椅子也沒一張……」

仇天瑞笑了起來。「讓你們見識見識！」說着搬開一堆乾柴，再搬開地上的六塊大紅磚，只見下面有一個木門，他拉開一個小鐵門，那木門便開了，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

鄭雙喜與孟大雄都十分驚詫，仇天瑞道：「老二，把你的手電筒打亮！」

鄭雙喜依言將手電筒打亮，只見下面有一道竹梯，通到地窖，而地窖比上面的柴房還要大，他驚喜地問：「老大，你怎會弄一個這樣的地方居住？」

仇天瑞吃吃笑道：「這是有備無患呀，都下去說話吧！」他叫鄭雙喜先下去，自己走在最後面。

孟大雄心中暗自想道：「仇大哥表面上看來粗魯，原來精細得很，難怪未曾失過風！」

那仇天瑞把木門關上，裏面也有一個小門，門上之後，上面便不能打開了。

孟大雄道：「老大，假如有人把上面的鐵門上緊，咱豈不是要被活活困死？」

仇天瑞說道：「上面只有我那婆娘，誰會來陷害咱們？不過這的確是個問題，唔，相信你們都已心急了吧，還是先說正事！」

地窖內有張小桌子，還有兩張床舖，桌上有燈，仇天瑞將燈點亮，鄭雙喜立即發現牆上掛着一張地形圖。

黃金計劃

仇天瑞指着地形圖，道：「這便是咱們要去掘地的地點！」

鄭雙喜穿堂入室多了，一望便知這是一家大院的地形圖，於是問道：「老大，這是那個老財的家？」

「城內閻神醫的家！」

孟大雄道：「便是城內的人都稱他爲『閻王敵』的那個大夫？」

「不錯！就是他！」

鄭雙喜道：「咱們便是要向他下手？」他心頭已冷了一半，「俺勸老大還是死了心吧！」

孟大雄忙問：「爲甚麼？」

「第一，閻大夫家大人多，要混進去極不容易，第二，他家雖大，但這是祖上傳下來的，他生意雖亦不壞，但可不如很多老財，咱們爲甚麼不找別人，而偏偏找個燙手的山芋？」

孟大雄也道：「老二說得有理，而且單咱們三個，只怕也不行！」

仇天瑞笑道：「這證明你倆的消息不靈！閻大夫家的現鈔雖不多，但有一筆價值連城的金磚，所以俺才叫這買賣爲黃金計劃！」

鄭雙喜問道：「老大，他們家的黃金是怎樣來的？」

仇天瑞道：「這是閻大夫的父親，早年幹黑吃黑的買賣，私吞下來的！由于當時跟他一齊下手的人在事後都讓他殺死，所以無人知道！」

孟大雄道：「那麼你又怎會知道？」

「這話要說到去年了，去年俺進城，想找點買買，忽然見一個漢子自閻家圍牆上跳了下來，亡命而逃，那時候，閻家的保鏢壯丁都追了出來……」他頓了一頓，道：「這是俺第一次開始覺得奇怪的，一個大夫，家內爲甚麼養了這許多吃閑飯的人？」

鄭雙喜問：「結果怎樣？」

「俺正愁沒『生意』，見那人跑進一條小巷，知道那是條死胡同，便有心搭救他……」

孟大雄截口笑道：「老大不是爲了搭救他吧？俺看你是要在他身上下手，因爲這人從閻家出來，又有這許多人追他，九成是偷了什麼東西，你想來個半路攔刧，順手牽羊！」

仇天瑞並不生氣，哈哈一笑，坦言承認。「不錯，自家兄弟俺也不瞞你們，正是如此！」

鄭雙喜暗道：「咱們都是吃同一口飯的，還會猜不出來嗎？」當下問道：「後來怎樣？」

「俺跳上一棟矮屋上，垂下一條繩子，叫他爬上來，他急如喪家之犬，想也不想便依言爬了上來，俺這才發現他身上有血跡，還不斷淌着血，不敢稍停，便叫他跟俺跑！」

仇天瑞說至此，吸了一口氣才繼續說下去，「咱們攀過兩棟屋子，然後跳到另一條小巷，城內的街巷，俺有那裏不熟悉的？便帶他到東大巷下那條大暗渠下去躲避！」

孟大雄道：「他沒問你爲甚麼要救他嗎？」

他問……」仇天瑞興奮地道：「也不知是不是俺祖先有靈，那時候，俺也不知道爲甚麼會順口答他，說俺是閻家仇人的兒子，那人大喜，說他也是閻家仇人的兒子，剛才就是潛進閻家要殺死閻王敵的，可惜洩了行藏，反被保鏢一槍打傷！」

「當時俺心頭一凉，問他有沒有偷到值錢的東西，哈！那小子反問俺是不是爲黃金而來的？俺心頭怦怦亂跳，告訴他俺的父親是被閻王敵父親打死，當時年紀還小，什麼都不清楚！」

「他本來不肯說的，俺便假意要離開，最後他便向我提出交換的條件……」

鄭雙喜問道：「那是什麼條件？」

× × ×

暗渠極大，而且還有其他小渠通到這裏，主渠內雖不能直立，但弓着腰行走，

也不太辛苦。

仇天瑞與那人坐在一塊大石上，污水在石旁流過，發出嗚嗚的聲音！那人起初進來時，只覺裏面的臭氣幾乎令人把隔宿飯也嘔了出來，但後來也逐漸習慣了，大概是久處鮑魚之肆，而不覺其臭吧！

仇天瑞打亮着手電筒，光綫在污水上幌來幌去，不時見到一些肥壯的老鼠出沒，他意能悠閑，其實却緊張地聽着他說。

那人自稱姓楊，單名一個留字，據說他是遺腹子！

楊留道：「俺把一切告訴你，你也得答應俺兩個條件！」

「你且說來聽聽！」仇天瑞一片可有可無的神色。

「第一，你要想辦法替俺買藥治傷；第二，今後要與俺合作！」

「合作辦什麼大事？」

「第一，殺死閻王敵！第二，偷取黃金！」楊留道：「閻王敵父親殺死咱們的父親，咱們殺死他，天公地道！而那些黃金磚，本來就是咱家有份的……也許你也有份，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仇天瑞毫不猶疑地道：「這還用你提，俺自然答應你，俺還怕自己一個人敵不過閻王敵哩！」

楊留笑道：「你若要黃金，就更加不能沒俺了！你可知道，俺爲了殺人奪金，隱名換姓，到閻家做了三年長工了！」

仇天瑞暗吃一驚，想不到這人這般深沉，當下忙道：「你的話等下再說，俺先去買藥，先替你止了血，然後咱們再到別處去！」

仇天瑞走後不久，便買了止血藥散和繃帶來，替楊留裹了傷，然後帶他離開。他不敢帶他回家，詐稱無家，却帶他到一座久失香火的破廟去。

不想楊留的傷口沾到污水，染了破寒風菌，延醫已經太遲，仇天瑞表面粗豪，却是個仔細的人，他知道若迫問楊留，楊留也不一定肯說實話，所以明知他已將死，仍揹着他，換村換店去找大夫。

所有的大夫檢查過後，都大搖其頭，最後連楊留也自知必死，便叫仇天瑞揹他到一個沒人的地方！

仇天瑞大喜，便揹他回小廟，楊留這時候已經離死不遠，不斷地喘着大氣，道：「張兄弟，你把香灰倒在地上……拿根香脚給俺！」

仇天瑞騙他，說自己姓張，因此楊留喚他張兄弟！

仇天瑞担心他未把話說畢，便斷氣，因此不敢多問，立即把香爐內的香灰，傾在地上，又拿了幾根香脚給楊留。

楊留接過香脚，顫着手，不斷在香灰上劃綫，道：「兄弟，俺沒時間跟你們仔細解說了，你快記住，黃金磚大概是放在這三間房子裏。」

仇天瑞連忙蹲下身去，只聽楊留喃喃地說道：「這是閻王敵的寢室，這是他兒子……」

× × ×

孟大雄當下問道：「老大，你相信他的話？」

仇天瑞沉着臉說道：「我姓仇的，可不是個耳朵子軟的人，你說他有騙我的道理嗎？

孟大雄不由語塞，鄭雙喜道：「老大，你莫忘記，他說黃金大概是在那三間屋子裏……並不一定是！」

「楊留在閻家三年，估計差不到那裏去，他自己也說也有九分把握！」

孟大雄問道：「他可有說出個道理來嗎？」

「有！因爲那三間房子不住人，但房邊却駐紮着很多保鏢，因此證明金磚極可能便藏在那裏！」

鄭雙喜喃喃地說道：「閻王敵爲什麼不搬到那裏住，這樣別人不是較難起疑了嗎？」

「俺也像你這樣問過了，楊留說，大概閻王敵怕住在那裏會招來殺身之禍，因爲所謂做賊心虛，當年他父親雖說做得乾淨俐落，仍恐有漏網之魚，將金磚的事洩露出去，那麼假如他住在那裏，本來不用死的，也變得非死不可了！」

孟大雄點點頭，道：「楊留這個看法十分高明，但也許閻王敵更加高明，他故意宣佈下一個陷阱在那裏等人上鈎！」

仇天瑞雙手一拍，讚道：「俺看上你，便是因爲你除了迷戀女人之外，還肯動腦筋！不錯，這也有可能是個陷阱，不過我却寧願相信楊留的看法，因爲有錢人絕大多數都怕死得很！」

鄭雙喜道：「那三間房子到底放什麼東西？」

「正中那一間是間佛堂，左首那間是齋堂，因爲閻王敵的兩個老婆都是吃早齋的！」

鄭雙喜道：「吃早齋也得另闢一間房子？」

「所以楊留才覺得奇怪！至於右首那一間則是閻王敵放醫書的地方，但他另有一間書房，甚少到那裏去！」仇天瑞道：「也因此才引起楊留生疑！」

鄭雙喜再問：「這三間房子都禁止別人走近？」

「是的，那天楊留見閻王敵走進右首那間書齋，便走了過去，不想暗中有人匿着，便大聲吆喝，他吃了一驚，轉身便跑，閻家的保鏢便開了鎗，幸而不是射中要害，所以才可以逃出來！」

孟大雄頷首道：「這樣看來，楊留的看法很值得相信！」

「不過，咱們如何進去了？」鄭雙喜忙問了一句。

仇天瑞問道：「你倆到底肯不肯和俺合伙？」

鄭雙喜問道：「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老大您還未說，那批黃金磚到底有多少？」

「每塊五斤，最少有一百塊，就怕咱們搬不動那許多！」

鄭雙喜與孟大雄互望一眼，齊聲道：「這險倒值得一冒，咱們都願意入伙！」

展開工作

仇天瑞哈哈大笑。「俺早就算出你們不會拒絕財神爺了！」

鄭雙喜道：「老大，計劃是有了，但到底如何進行，您還未說！」

「閻王敵的故事，你們聽過沒有？

孟大雄道：「小弟身子一向健壯得很，對大夫全不感興趣！」

仇天瑞邊說邊在地窖內踱步。「閻王敵平日收費十分昂貴，因此在城內的醫譽不太好，爲了爭取百姓的好感，他今年便有四天免費替人看病，當然不贈藥！」

鄭雙喜道：「那四天去看病的人一定很多！」

「不錯！閻王敵將四天免費替人看病的日子分開，兩天在夏季，兩天在冬季。夏季是每年的四月十五和十六兩天。咱們便在這兩天混進去！」

仇天瑞說至此，走到地形圖前，道：「楊留告訴俺閻家內室的地形，而外面俺已走過幾次，去年冬也假裝去看病，在那裏瞧過！」

他指一指地形圖的一角。「這裏便是閻王敵診症的醫局，醫局的位置處於閻王家的左面，面向富貴巷，旁邊有扇側門，但平常都關着，裏面也有人守着！」

孟大雄道：「他奶奶的，他家倒眞是銅牆鐵壁！」

「醫局分成三個部份，前面是候診室，後半部一邊是診病室，一邊是附設的藥櫃，藥櫃與診症室中間，有一扇門，這扇門便是通向閻家的！」

孟大雄道：「咱們便由這裏進去？」

鄭雙喜道：「裏面一定有人守着。」

「不錯，一定有人守着！」仇天瑞道：「問題就是咱們如何引開守門的人，而偷偷竄進去？」

鄭雙喜抓抓頭皮，道：「這個可要到那裏看情形才想辦法！」

孟大雄道：「不行，咱們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所有一切，都要在事先計劃好，方可進行！」

「俺讚成老三的意見！」

「老大，俺有個不明白的地方！」孟大雄道：「這計劃跟咱們有沒有老婆根本無關……」

仇天瑞道：「誰說無關？咱們扮作看病的人混進去，萬一找不到機會，那也只能眞的讓閻王敵看看，假如咱們不帶老婆去，很可能會給他瞧出破綻來，那麼以後也別再想混進去了！」

鄭雙喜道：「俺還是不明白！」

「帶老婆去有兩個好處，第一，減少別人的思疑；第二，萬一眞要讓閻王敵治病，便稱成親多年沒有孩子，來求他醫治的！」仇天瑞道：「由於此乃事實，所以不怕被他瞧出來，假如不帶老婆去，而改帶窰姐，你說能瞞得別人的眼睛嗎？」

孟大雄讚道：「大哥你果然仔細！」

「初步的計劃便是如此，咱們第一步要進行的，便是你們兩個先進城，到閻家附近蹓蹓，把附近的地形記熟，然後咱們再進行第二步計劃！」

鄭雙喜道：「那老大你呢？」

「俺要調查閻家的保鏢，先摸清他們的底！」

孟大雄道：「這一點十分重要！」

仇天瑞道：「以後咱們在人前要裝作不認識，也不要在外面碰頭，有事便來這裏，這也是俺跟你們結拜的一個原因，免得婆娘們奇怪！還有一點，這件事不許你們透露給你們老婆知道，一直到四月中才勸她跟你入城請閻王敵診治！」

鄭雙喜道：「這一點咱們懂得，但咱們下次聚頭在什麼時候？」

仇天瑞問道：「今日是什麼日子？」

「三月初九。」

「你們三月十六再來這裏！不過要記住，先在村外集合，一齊回家，告訴婆娘說是由城內來的！」仇天瑞問道：「還有沒有其他的？沒有，那就上去睡覺，明天各自行動！」

× × ×

仇天瑞口中的城內，便是濟寧城。

孟大雄離開仇家，也不回家，便向濟寧進發了；鄭雙喜則先折回家。

孟大雄到了濟寧城，先到閻王敵那座大院，在外面走了一回，到了藥局外，只見牌匾上，三個金字閻王敵閃閃生光，候診室內，坐着八九個等候診症的病人。

閻王敵名閻揚宗，由於醫術高明，救了好些被其他大夫「判死刑」的病人之後，閻王敵這三個字便响遍方圓百里，之後，人人均稱其閻王敵不名。

閻王敵上午出診，顧客不是重症者，便是富貴中人，下午才在候診室內診症。

孟大雄在藥局外看了那塊症診時間表的木牌後，心中立即翻上一個念頭：「老大爲什麼不在他出診時綁架他，然後威脅他家人，交出黃金磚？」

這念頭一閃，孟大雄便找了家飯館坐下，叫了飯菜，狼吞虎嚥起來。他趕了一天路，肚子餓得癟癟的，因此低頭猛吃，無視旁邊的情況。

忽然有人在他肩膊上用力一拍，孟大雄被嚇了一跳，幾乎噴飯！抬頭一望，原來是個熟人，他不由罵道：「操你媽的，嚇了老子一跳！」

這人叫黃錦裘，是他的豬朋狗友，城內有了名的花花公子，家裏是開米店的，他有花錢的本事，因此經常「接濟」像孟大雄這樣的「窮光蛋」！

「俺見你這吃相，還以爲你剛從大牢裏放出來！」黃錦裘笑嘻嘻地道。

孟大雄放下飯碗，說：「你怎會來這種地方？」

黃錦裘道：「俺是在外面見到你的！這種東西怎能吃？走，俺請你再去喝一頓酒！」

「又不早說，俺都吃得差不多啦！」

「那咱們等下才吃，再去溜溜！」

黃錦裘替孟大雄會了賬，跟着黃錦裘出去。「老黃，有什麼好去處？」

「你這小子總離不開女人，還有什麼好地方去？」

「得了吧！咱別老大笑老二的！」孟大雄道：「先跟你說清楚，俺近來腰包乾癟癟的。」

「女人的錢你自己付，其他的俺包起來！」

「太貴的女人俺也付不起！」孟大雄陪笑：「最好你先借幾個大洋給俺，壯壯胆子！」

黃錦裘罵道：「上次你借俺三個大洋，到現在還未還，舊債未清，又想添新債了？」

「下次一齊還給你，你再借三個大洋吧，合共六個！」

黃錦裘道：「算你祖宗風水好，一來你家大少爺今日到福全賭坊玩了幾手，贏了十個大洋，二來你一向信用不錯，就借給你三個大洋吧！」說着掏了三個大洋給孟大雄。

孟大雄立即將大洋放進口袋，笑道：「這才是好朋友！」

說着又來至城內最大的一座妓寨，雖說是最大的，但也只有十多個姑娘，不過這十多個姑娘，都是經過精選的，雖非國色天香，但也頗堪入目。

黃錦裘是這裏的長期主顧，鴇母及龜奴都殷勤招呼。黃錦裘大刺刺地道：「月季和芍藥有空嗎？叫她倆相陪！」

鴇母堆下笑臉，道：「老身這就去叫她們出來，兩位公子爺請跟老身進來。」

她引他倆到一棟廂房，推開一扇木門，裏面是座小廳，便道：「公子請！」

黃錦裘與孟大雄走進小廳，女侍立即送上香茗瓜子，鴇母將門掩上，悄悄地離開。

過了一陣，兩個穿着袴衣，下着裙子的姑娘，濃粧艷抹走了進來，那月季是黃錦裘的老相好，因此如小鳥依人地坐在他旁邊，芍藥只好陪孟大雄了。

芍藥嬌聲道：「這位公子，面生得很，不知是那家的少爺？」

黃錦裘笑道：「他是俺的好朋友，姓孟，向在城外居住，今日少爺帶他來見識見識！」

孟大雄笑罵道：「去你的，你別把俺說成是來嗅女人脂粉味的青頭小子。」

芍藥忙道：「青頭小子那才疼人！」

四人笑成一堆，黃錦裘忽然嘆了一聲。「月季！俺月餘不見你，爲什麼瘦了這許多，敢情是遇到什麼無情客，把你的腰都折斷了，還是晚上不許你睡的。」

芍藥插腔道：「那裏，她是爲黃公子你茶飯不思嘛！」

月季啐了她一口，道：「你才犯了木邊之目，田下之心的病兒！」

孟大雄一怔，問道：「什麼病這般奇怪的？」

芍藥道：「你莫聽她胡說，木邊之目，田下之心，是相思兩個字。」

月季道：「說眞的，奴是犯了腸胃症，瀉了好幾天，這兩天才下得床，你好狠心，又不來探奴！」

黃錦裘道：「怎不找大夫來診治一下？少爺看你是有心減肥，只是你該知道，少爺向來喜歡紅燒圓蹄多過吃京都紙包骨呢。」

四人又笑鬧了一陣，月季才道：「誰說沒找大夫，把城內最出名，最貴的閻王敵也請來了兩趟，這筆錢花得好冤！」

黃錦裘笑道：「下次你犯河魚之疾，派人捎個信兒給我，待少爺來服伺你！」

月季道：「奴才不相信，你別哄人家連飯也吃不下！」

芍藥笑着道：「黃公子是要替你洗馬桶！」

月季又啐了起來，伸手在黃錦裘身子擂了幾下。「是不是這樣？」

孟大雄忽然問道：「那閻王敵的醫術眞的這般高明？」

月季道：「眞的有藥到病除之效，你不信問問芍藥姐！」

「芍藥姑娘也領敎過他的醫術？」

芍藥啐了他一口，道：「你頭一次找人家，就咒起我來，看我依不依你？」

「可是月季姐說的。」

月季道：「芍藥妹子有個表哥在閻王敵家做長工，閻王敵醫術怎樣，她自然清楚。」

「你莫亂嚼舌根，我表哥的事與我何干？」

「怎沒關係，早幾天還來找你呢？」

孟大雄哈哈大笑，道：「不知芍藥收他多少銀子？」

月季道：「她苦命得很，她表哥已有表嫂。」

芍藥臉色一沉，說道：「你莫再去說他了！」

孟大雄心念一轉，再問道：「聽說這閻王敵家內有錢得很，他出診時，不怕有人綁架他嗎？」

「怎不怕，他才怕死哩！」芍藥道：「每次出來診症，都帶着四個保鏢，又有小厮提藥箱的，浩浩蕩蕩，好不嚇人。」

黃錦裘問道：「老孟你不是想綁架他嗎？」

孟大雄嚇了一跳，忙道：「你不是說俺去坐大牢吧，這種話也開玩笑，說不定有一日他讓人綁架了，局子裏可要懷疑到我頭上來！」心中則忖道：「他出外時，只帶着四個保鏢，憑咱們三兄弟要解决他們，倒也不難，只不知老大爲什麼要捨易取難。」

黃錦裘道：「俺只是跟你開玩笑罷了，你緊張什麼？看你這副熊相，諒也沒有這個胆子。」

孟大雄笑道：「可不是，這種錢那是咱這個登徒子賺的！」

四人說笑飲吃，鬧了半夜，孟大雄跟芍藥說好了價錢，便與芍藥進房，那芍藥剛被賣來窰子不久，才十七八歲，雖說只是中姿，但勝在年輕，眉宇間仍存有一份少女的羞澀！

上了床，孟大雄連烟也不點，先跟她說話。「芍藥，問你一件傷心事，請你原諒，你爲什麼會到這地方來？」

芍藥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奴已說過幾十次了！若不是家窮，又怎會被父母賣來這地方！」

「哦，是你爹娘賣的，他們呢？」

「他們把我賣掉，巴望得到一筆養老錢，那知道他們沒福消受，去年已相繼病歿了。」

「你表哥怎不照顧你？」

「他自顧不暇，怎還顧得了我？別提他了，他是個沒心人。」

她不提，孟大雄偏要提，「怎是個沒心人，他跟你有婚約？」

「這個倒沒有……表哥大我十歲，我懂人事時他已經成了親，只是那年他來我家探病，不該對我說了那麼話……讓我巴巴地等着他！」

孟大雄笑道：「那他一定是告訴你，說他妻子如何如何不好，准備將她休了娶你過門！」

芍藥雙眼濕了，道：「就是如此……對不起，我……」

「不要緊，這怎能怪你？」

「但你是來尋歡的，我不該……」

孟大雄低頭在她頰上香了一口，道：

「你越這樣，俺越疼你！」

「你們男人都不是東西。」

「你表哥在閻家做長工，他又要養妻活兒的，怎還有錢來找你！」

「他最近升了做管事。」

孟大雄心頭一跳，脫口道：「那他在閻家之內，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芍藥笑了起來，道：「原來你對閻王敵一無所知，閻家裏面有四個管事！還有一個總管事，總管事是閻王敵的內弟，我表哥只管長工！」

孟大雄笑道：「這是個肥缺，長工的工錢一定有一部分流到他口袋裏！」

芍藥道：「我表哥雖然沒良心，但倒是十分精明，那張嘴又甜，要不然才進去四五年，怎混得上管事的位置！」

「僱請長工，是不是由他負責的？」

「是的，你有朋友要去當長工，聽說到閻王敵家去的，都要有人担保才行！」

孟大雄略一沉吟，道：「俺有個表弟沒事做……嗯，改天有空請你表哥出來談談？」

芍藥道：「這個倒不難，閻家常有人來這裏，叫他們傳話，晚上表哥有空便可以溜出來。」

孟大雄大喜，又香了她一口，道：「改天俺帶他來，做成了，俺一定謝你！」

芍藥見他溫柔，乘機撒嬌。「謝奴什麼的，下次你進城，不要找別人就行！」

孟大雄笑嘻嘻地道：「俺見到妳，就像蜜蜂見到花兒一般，那還記得其他的女人！」

「就怕你見不到奴，就想別人了！」

孟大雄解開她的抹胸，道：「你放心，俺現在就在你身邊。」說着就輕輕將她推倒……

第四個「合夥人」

孟大雄次日離開芍藥，便與黃錦袭作別，他得到這個消息便不在城內久留，直趨安寧村找仇天瑞。

不想走了七八里路，便碰上了仇天瑞，仇天瑞訝然地問道：「老三，你要去那裏？」

「俺正要去找你。」孟大雄見旁邊有座樹林，便將仇天瑞拉了進去，「老大，有個良機，你看着辦！」他將探到的消息告訴仇天瑞。

仇天瑞沉吟了一下，道：「這的確是個良機，不過要人担保，這個可有困難了，你說咱們三個人都是吃那種飯的，可不能摸到底！」

「就是這樣，所以俺才趕着來找你！」孟大雄道：「不知老二有沒有辦法？」

「咱去找他！」仇天瑞又猶疑起來：「現在去找他，只怕他不在家。」

孟大雄道：「咱們在城外等他！」

仇天瑞大喜，道：「那就趕快走，咱們分開等他，你在東城門，俺在南城門，誰先找到，便到另一處通知！」

孟大雄大喜，便與仇天瑞分開上路，到午後便到東城門了，他見附近有個賣茶的寮子，便進去等人，直等到黃昏才隔遠見到鄭雙喜，他高興之至，連忙迎上去！

原來鄭雙喜胆子小，又怕老婆嘮叨，先回家穩住老婆，又住了一夜才進城，當下他見到孟大雄，驚詫地問：「老三，你在等俺？」

「可不？等了一個下午了！」

鄭雙喜心頭一跳，壓低聲音問道：「什麼事兒？」

「先去找老大再說！」孟大雄帶他到南城門，找到仇天瑞，又找了個沒人的地方歇下。

鄭雙喜問道：「老大，是不是計劃有變？」

「不是，老三，你告訴他！」

孟大雄把自芍藥那裏聽到的消息告訴鄭雙喜。「這是個良機，假如有人在裏面作內應，成功的機會又多了幾分！」

鄭雙喜皺起眉頭，道：「你們準備派我去？」

「這倒不是，只是問你有沒有妥善的人選而已！」

鄭雙喜想了一下，道：「人選倒是有一個，他是俺師弟，不過他跟俺不一樣，可是個規矩的人！」

「規矩的人正合適，閻王敵不會懷疑，」仇天瑞道：「不過這人貪不貪財？」

「他有一個老娘，所以不幹俺這一行，生怕連累了老娘！不過錢誰不貪？如果有辦法說服他，那就沒問題！」

仇天瑞與孟大雄對看了一眼，便道：「他家在那裏？咱們先去找他，其他的再慢慢商量！」

鄭雙喜道：「就在這附近，趁現在天還未黑，咱們去找他！」

「你跟他常來往嗎？」

鄭雙喜道：「一年只來往兩三次。」

仇天瑞道：「那麼你現在立即進城，買些東西，咱們再去探他！」

鄭雙喜二話不說，立即飛進城內，等了二十多分鐘，才見他手上捧着一包包的東西，居然除酒肉之外，還買了一塊布！

孟大雄道：「喂，還得想個理由才好去！」

鄭雙喜道：「這裏面有麵條，也有鷄蛋，就說是俺生日吧，在路上碰到你們，邀你倆一齊去的！」

仇天瑞喜道：「老二腦筋就是靈！」

孟大雄心中暗道：「老二有的只是小聰明，你才厲害哩！」他邊走邊想着心事，跟在最後面。

鄭雙喜邊走邊介紹他師弟，他師弟姓林，名俊，今年二十三歲，武功頗好，只是身裁較高大，論飛簷走壁，穿堂入室的功夫，就大大不如鄭雙喜，至於開鎖的技倆就更加不如他的熟練了。

仇天瑞忍不住問：「老二，你師父是誰？」

「老大，你我雖是兄弟，但請原諒，師父他老人家不許我將他的姓名告訴別人，包括妻兒！」

說着便到了一條村子，鄭雙喜對這裏的情況頗熟，轉了幾個彎，便停在一棟土屋前，只見屋內黑燈瞎火的，鄭雙喜微微一呆，輕聲道：「俺師弟要照顧多病的老娘，向來足不出戶的！」

仇天瑞道：「先拍了門再說！」說着代鄭雙喜拍門。

門板剛被敲响幾聲，屋裏便有個粗聲粗氣的道：「是誰？」

鄭雙喜認得是師弟的聲音，忙道：「小林，是俺！」

「你是誰？」裏面又是粗暴的問了一句。

鄭雙喜氣道：「啥事兒，連師兄的聲音也認不出來！」

裏面啊地叫了一聲，門板隨即拉開，黑暗中露出一張四方的臉孔來，見屋外站着三個人，神情微微一怔。鄭雙喜罵道：「別呆鳥般站着，快請客人進內！」

那漢子哦了一聲，連忙延客入內，又忙着點燈。鄭雙喜把手中東西堆在桌子上，問道：「小林，現在是啥時光，連燈也不點！」

燈光一起，仇天瑞才看清楚林俊的面孔，只見身軀結結實實，背厚肩寬的，一副莊稼人的打扮，臉上神情十分冷漠。

林俊道：「師兄，今日是啥風兒，把您吹來的？」

「今日是俺的生日，臨出城才記起，又想很久未見過你，所以買了些東西來探望你，想跟你喝兩盅，又碰上這兩位好朋友，因此順道請他們一齊來！」鄭雙喜眼睛向四周一掃，道：「大娘已睡着了？」

林俊澀聲道：「娘已死了！」

鄭雙喜一怔，仇天瑞用手肘輕輕撞一撞他，鄭雙喜抬起頭來，這才見到神案供着他母親的一張炭相！

孟大雄暗道：「眞是天助我也！莫非俺眞的可以得償所願，到上海享福去？」

鄭雙喜道：「這是啥時候的事？」

「後天便是七七了！」

「大娘犯的是什麼病？」

「老人家一向多病，也不知怎地，忽然肚子絞痛起來，俺去請大夫回來時，已經……」

仇天瑞又向鄭雙喜捅了一下，三人才一齊走到神案前，點了香，一人插上兩枝，又向炭相鞠躬，林俊連忙回禮。

鄭雙喜道：「俺來介紹，這位是仇大哥，這位是俺的孟三弟，跟你同年的！這是俺的師弟林俊！」

孟大雄乖巧地叫了一聲：「林大哥你好！」

四人寒暄了一陣，鄭雙喜問道：「小林，你吃了沒有？」

林俊紅着臉搖搖頭，道：「家裏的米缸都早空了，只剩下幾塊地瓜，打算做了七七，就出去找事幹！」

鄭雙喜看了兩位拜把兄弟一眼，道：「你怎不去找俺？弄得這麼狼狽的！是不是認為師兄不會周濟你？」

林俊臉上一熱，忙道：「師兄你別這樣說，以前俺已拿過你不少錢，實在不好意思……」

「傻子！」鄭雙喜道：「俺只你這個師弟，而且你又是個孝子，怎能不照顧你，吶，先拿去向隣居買些米回來。」他塞了幾個大洋給林俊。

林俊有點忸怩，仇天瑞連忙道：「林兄弟，這是你師兄的一片好意，你就拿了吧！」

「聽見沒有，他們都是自家人，不會見笑！」

林俊這才取了錢出門去，鄭雙喜輕聲道：「老大，有希望了，等下由俺先來開口！」

孟大雄忙道：「這個自然！」

仇天瑞說道：「俺也有點餓，咱先煮吧！」

孟大雄笑道：「這個可要老大你才行，俺連火也不會燒！」

鄭雙喜笑罵道：「他媽的，你倒像個大少爺！好吧，俺來燒火，你洗菜，老大煮，分工合作！」

於是三人便忙碌起來，仇天瑞剛炸好排骨，林俊便買米回來了，手上還多了一瓶酒和一隻鷄，他見到他們已在煮，便問：「師兄，柴夠不夠？」

「夠！」鄭雙喜道：「這裏不用你忙，你殺鷄吧！」

那灶有兩個膛，孟大雄洗了小鍋，下了水把它捧上灶台，鄭雙喜又忙起火，他一個人燒兩個灶，不慌不忙，看來平日也曾帮過他女人做過家務。

忙了一個半鐘頭，才把晚飯煮好，連鷄肉共有四個菜，一鍋子麵，四個人都坐了下來，孟大雄替大家斟酒，仇天瑞舉杯道：「來，鄭兄弟，咱們都敬你一杯，祝你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鄭雙喜忙道：「今年俺雖然沒在家裏做壽，但能夠跟弟兄們一齊，更加快樂！這杯酒謝啦！」他咯的一聲，將那盞酒喝光，也回敬一杯，四人便舉箸吃將起來。

林俊一直默默地吃喝着，酒過三巡，鄭雙喜便問他道：「師弟，你往後有什麼打算？」

「俺正想問師兄，看看你有啥朋友是做生意的……」

鄭雙喜笑了起來：「你師兄做啥生意的，你不會不知道！哦，你眞的想到城內找份長工幹？」

林俊道：「俺這幾年幹莊稼，都幹膩了，做長工總比下田好！」

「有什麼好？」

林俊無言以對，鄭雙喜道：「像你這樣，除了一身力氣之外，一無所長，你想幹些啥？」

「那總也得謀生呀！俺可不能老是讓你接濟！」林俊道：「當個長工也能過活，總比現在强！」

鄭雙喜嘆了一口氣，道：「你就是死心眼兒！」

林俊道：「師兄，你想我跟你一齊幹那勾當？」

「這有啥不好？以前你娘在生，你不幹是對的，俺也贊成！但現在你是光棍一根，還怕什麼？」鄭雙喜借着兩分酒意，以假當眞地擺起師兄的架子來。「當長工？那有啥出息？不錯，還能過活，但將來你怎樣娶妻養子？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不會一輩子做光棍吧？」

林俊猶疑了一下，才囁嚅地道：「但幹你那行，多少是傷天害理，你說偷了人家的錢，人家會怎樣？」

「我呸！你幾時見俺偷窮光蛋的錢？俺下手的全是大富大貴的，而且俺絕不偷光，只取了一點！哦，你以爲那些大財主的錢，都來得正當嗎？」

「總不會全是不正當的呀?而且正正當當，規規矩矩的總也有人發財……」

鄭雙喜忽然把臉湊前，道：「現在俺有一條財路，特別來關照你！」

他雙眼瞪着林俊，林俊只當沒看見，低頭吃菜。

鄭雙喜咳了一聲，道：「你放心，那是一筆不義之財，咱們拿來了，完全不用有慚愧之感。」

林俊聽了有點意動，問道：「眞的如此?」

仇天瑞插腔道：「你師兄沒騙你，總之那筆錢人人都可以拿！」

鄭雙喜道：「俺長話短說。有一個大財主，表面上是規矩人家，但他爹以前私吞了一批黃金，還爲此殺了人，你說咱們能不能拿?而且只要做成了這筆生意，以後別說是你，俺也洗手不幹了，到天津上海去做寓公，享享清福！」

「那財主是誰?」

仇天瑞問道：「別忙，你還未答應幹不幹！」

林俊想了一下，咬一咬牙，道：「好吧，俺也實在窮得太可憐了，我鋌而走險一趟吧！」

鄭雙喜哈哈笑道：「這才是俺的好師弟！」

林俊喝一口酒，問道：「就咱們四個人?」

仇天瑞道：「不錯，這筆生意只咱們幾個，你是第四個『合夥人』！來，祝咱們順利成功！」他舉起酒盞，四人互碰一下，都把酒喝了！

成功了一半

林俊有點興趣，道：「師兄，這件事到底怎樣，請你說個明白！」

仇天瑞把「黃金計劃」扼要地說了一遍，然後再由孟大雄將芍藥說的也述了一次。林俊外表呆板，但並不蠢笨，立即問道：「孟三哥，你要我混入閻家?」

孟大雄豎起姆指，讚道：「老四，你好聰明，正是這樣，不過現在還不知道閻家請不請人，還有你有沒有什麼熟人是做生意的，還是有點名氣的人?」

林俊道：「在城裏有個賣豆腐的，是俺的堂叔叔，不過俺很久沒跟他來往！」

鄭雙喜道：「這個不成問題，過兩天你就先去跟他打個招呼，說你娘過世，他不會不照顧你！」

「不過，俺怕這會連累了他！」

孟大雄道：「老四，依俺估計，事後閻家不會報官，因爲報了官，他家的財產就有被充公的可能！何況到時候也不一定要你出面！」

鄭雙喜道：「就算有問題，到時候咱們送一塊金磚給你堂叔，叫他搬到別的地方去，也就不怕閻家刁難！」

林俊點點頭，道：「好吧，就這樣辦，俺的任務是什麼?」

「先把裏面的地形和人手摸清楚！」

林俊道：「俺怎樣通知你們?」

孟大雄道：「我在濟安旅館等你，記住咱們是表兄弟，若有人問起，你便說我原籍棗庄，是做山貨竹器的！」

林俊點點頭，孟大雄沉吟了一下又道：「還有一點，你得對管事好一點，能巴結的盡量巴結！」

林俊道：「只怕俺做不來，不過我相信看在金磚份上，就算他要我替他提夜壺，俺也不會拿痰盂給他！」

鄭雙喜等都笑了起來。仇天瑞叫林俊拿來紙筆，便畫了一幅閻家內院的簡略圖。道：「這三間房子，很可能就是放金磚的地方，你要多加注意！」

林俊一一記下，孟大雄道：「老大，你身上有沒有大洋，先借十來個給我！」

仇天瑞想也不想便拿出十二個來。「你先拿去吧！」

鄭雙喜道：「咱們到底人少，還是多作預備才好！」

仇天瑞問道：「預備什麼?」

「買幾柄手鎗！」

仇天瑞道：「這個自然！這件事便包在俺身上！」

孟大雄道：「俺拿到消息，到那裏找你們?」

仇天瑞道：「老四你這裏方便嗎?」

「就怕隣居生疑！」

仇天瑞道：「那就到俺家去吧！不過這裏還是要利用的，到四月十五日，咱們還得用馬車將金磚運走！」

鄭雙喜道：「咱們已無法分出人手，由誰負責?」

仇天瑞考慮了一下，道：「這件事仍由俺負責！」

孟大雄忽然醒起一個問題來。「老大，咱們爲啥不在閻王敵出診時候下手?綁架了他，不怕他老婆不乖乖交出金磚！」

「就怕他們報官，咱們跑不遠！假如咱們是悄悄得手的，便可無驚無險離開山東！」

孟大雄點頭道：「有理！那俺過兩天就帶老四進城！」

仇天瑞道：「俺明早便先離開，俺還有很多事要辦！」

× × ×

三月十七日，孟大雄便帶林俊進城了。他們先到濟安旅館開了個房，然後分頭行事。林俊去找他堂叔，孟大雄便去找芍藥。

由于他去得早，芍藥還未有客，聽見孟大雄來找她，連忙梳粧迎接。「孟爺，你不是說要十天八天才來麼?」

孟大雄笑道：「誰叫你把俺的魂魄都勾走了?昨天跟朋友賭錢，贏了十多個大洋，便忍不住來看你了！」

鬼才相信你的話！」

孟大雄道：「俺若無錢，怎敢來！嗯，快告訴我，昨夜有沒有客?」

芍藥粉臉一紅，嗔道：「你吃什麼乾醋！」

「這不是乾醋，是香醋！」

「前天晚上你差點把人弄死，昨夜還能接客嗎?」

孟大雄大樂，吃吃笑了一陣，便摟着她香了一口。侍女們連忙退了出去。孟大雄輕聲道：「芍藥，俺忍不住啦，咱到你房內去吧！」

芍藥紅着臉叫人來收拾酒菜，孟大雄繳了錢便送芍藥進房。一進房，孟大雄便急不及待地將她抱上床。

春風一度之後，孟大雄便道：「你那表哥叫什麼名字?」

「他姓林，叫拜仙！」

「這名好怪！」

「奴舅母一直生女兒，後來聽人說那裏有個活神仙，服了他的香灰便能生兒子，她倒信了，去拜了三次，果然讓她生了個兒子！所以表哥才叫拜仙！」

「喂，你替我問問他，看閻家請不請長工?」孟大雄道：「我表弟跟俺進城來了！」

「好吧，我替你問問就是，只是你那表弟懂得幹什麼活?」

「我跟他多年不見，也不太清楚！最近因爲他娘死了，俺才去找他的！」孟大雄說道：「你叫他出來，俺在這裏請他喝酒！」

「不好，這裏太貴！」

「可是你不好出去……」

芍藥乜斜了他一眼，道：「他來了通常都要到半夜才回去，你不喝乾醋?」

「唉！那有什麼辦法?你們是舊情人嘛！」

芍藥擂了他一下，道：「你若眞心待我，我便不再理他！」

「原來你對他還未死心！」

芍藥嘆了一口氣，道：「女人總是要找個依靠的！」

孟大雄道：「這也是，可惜俺無錢贖你出去！過兩年再說吧，你還是敷衍他一下，免得他怪到我頭上來！而我又當着舅母的面，答應她照顧表弟，他若有了活路，俺便了却一件心事！」

「瞧不出還是個有情義的人！」

「你現在知道也不遲！誰叫我小時候，在她家呆過一年！」

芍藥道：「好吧，我明天便約他出來，你來等消息好了！」

孟大雄道：「俺得好好多謝你！」

芍藥嬌聲問道：「你要如何來謝我了呢?」

孟大雄一把將她推倒，又壓了上去，芍藥道：「喂，你幹什麼的！」

孟大雄笑着道：「俺要先謝你這個中人！」

× × ×

第二晚，林拜仙沒來，到三月十九日晚才來。

芍藥替他們作了介紹，孟大雄見林拜仙生得臉青皮白，一副獐頭鼠目，便先送了幾頂高帽與他戴。

林拜仙喝了兩杯酒，便問：「孟兄，你是做那一門生意的?」

「跟朋友販些山貨竹器！」

「原來是老闆！」

「那裏，只夠混一口飯吃，連老婆都娶不上，那像林兄這般本事，沒幾年時間，便混出頭了！」

林拜仙乾笑一陣，道：「這都是佛祖保佑，小弟什麼都不懂，他日倒要請孟兄多加關照！」

「客氣！這話小弟正要想說，不知道您們那裏要不要請長工的?俺有個表弟，剛要找事做！」

林拜仙看了林俊幾眼，道：「令表弟有什麼專長?」

林俊道：「俺是莊稼漢，不過粗的木工也能幹一些！」

林拜仙目光一亮，問道：「你學了幾年?」

「只是跟村裏的一個老木匠學了幾個月！」

林拜仙哈哈笑了一陣，不置可否，孟大雄是什麼人，還有看不出來的?他忙替林拜仙斟了一杯酒，道：「請林爺多多帮忙！」又向芍藥打了一下眼色。

芍藥道：「表哥，你平日不是說閻老爺對你信任得很嗎?」

林拜仙道：「孟兄，你自個是老闆，爲什麼不帶帶令表弟?」

「第一，這是俺跟幾位同鄉一齊合作的，大家是老闆又是夥計，俺表弟又沒本錢；第二，俺這個表弟幹活就行，這嘴可不行，平常見到陌生人，也不敢點個頭，怎能做生意?」

林拜仙喝了一口酒，道：「這個倒是眞的，做生意不懂講話，可要吃虧！」

「只要林爺帮俺這個忙，了却俺一件心事，俺一定重重有謝！」

林拜仙哈哈一笑道：「這是令表弟的事，怎好要你謝?」

孟大雄捅一捅林俊，林俊會意，問道：「林爺有話請說，只要俺做得到的，一定不會推却！」

「你不計較薪餉?」

林俊嘆了一口氣道：「俺娘病了幾年，家裏能當能賣的，都賣光啦，只要能混一口飯吃就行！」

林拜仙搖頭道：「那可不行，咱們可不能虧待你！」

「請林爺抬舉！」

林拜仙想了一下，道：「只要你不太計較薪餉，這就好辦……嗯，每月有多少這個俺還不能決定，要由總管事來定……不過，咳咳，你可要把四分之一的薪餉……咳咳……」

孟大雄道：「這四分之一的薪餉給林爺你作介紹費?沒問題！」心中却罵道：「操你媽的大屁股，他心比咱還狠！」

林拜仙忙道：「這個請別誤會，不是俺要的……咳咳，有件事兒俺不能不說，但又不方便說……」

孟大雄道：「那就不要說好啦！」

「也不！」林拜仙堆下一個令人看了作嘔的笑容來。「這是總管事要的……咱們要孝敬他，咳咳，這個可不能說出去，要不然俺可慘了！」

孟大雄道：「林爺請放心，俺也不是頭一天出來混，懂得懂得，你放心！事成之後，小弟再請林爺喝酒！」

林拜仙道：「不過老爺有個規定，做長工的，要有店舖担保……」

孟大雄忙問：「沒有不行嗎?」

「這可困難一點了……」

林俊道：「街尾那爿林記豆腐店，是俺堂叔的……」

林拜仙一拍胸膛，道：「有俺替你說話，豆腐店也行！」

孟大雄拉着林俊站了起來，道：「那麼咱們也不躭誤您們啦！林爺，俺先去付帳！」

林拜仙故意道：「這怎好意思……」

× × ×

第二天的下午，林拜仙便親自到濟安旅館找孟大雄了。「孟兄，總管事要先看看令表弟的手藝兒！」

林俊道：「請林爺帶引，俺這就跟您去！」

到了黃昏，林俊才回來，孟大雄緊張地問：「那小子怎樣說？」

「可以了，叫俺明天就拿保書去，後天就搬進去！」林俊吐了一口氣道：「那總管事也是貪財的人，跟林拜仙一樣的貨式，不難應付！」

孟大雄道：「明天你就去叫你堂叔弄一張保書，俺後天就離開這裏，三月二十五後再進城，到時我不住這裏了，你到四海旅館找我，找一個羅大富的，那是俺的假名，好，現在咱們的黃金計劃巳經成功了一半！」

林俊道：「假如我二十五日趕不出來，你再等我幾天！」

「俺一定等到你才離開！往後咱們也以四海旅館爲聯絡地點，你有空就到那裏查一查，大家交換消息！」

× × ×

林俊的堂叔十分熱心，立即找人起了一份保證書，蓋了手印，送到閻家裏去，三月二十一日晚，孟大雄又去跟芍藥混了一夜，次日林俊進閻家，他也出城去了。

上天助窮人

三月二十七，春風徐吹，天氣回暖。

孟大雄也如一陣春風般吹進仇天瑞家。仇天瑞的老婆含笑道：「叔叔來了？天瑞跟二叔巳在下面喝酒等你了！」

孟大雄謝了一聲，便走進柴房，只見地上的木板打開着，下面有人聲，他叫道：「老大，老二，俺來了！」說着鑽了進去。

鄭雙喜問道：「拿到沒有？」

「去你的，沒拿到俺會回來？」

仇天瑞道：「把木板扣上！」

孟大雄扣緊了木板才下去，只見桌子上放着一盤鹵牛肉、一盤花生，還有酒壺酒杯。孟大雄從身上拿出一張紙來，交給仇天瑞。

仇天瑞與鄭雙喜立即打開來看，孟大雄敞開上衣，喝了一杯酒，又放了一塊牛肉在嘴裏咀嚼。

鄭雙喜道：「這張地形圖跟楊留說的差不多嘛！」

仇天瑞吸了一口氣，道：「完全一樣，閻家根本沒有改建過！」

鄭雙喜道：「老三，小林還探到什麼嗎？」

孟大雄興奮地道：「看不出你師弟的外表蠢蠢笨笨，但辦起事來，却是這般放心！」

仇天瑞罵道：「他媽的，你賣什麼關子！」

「閻家的保鏢有三十多個，長工也十多個，女傭有多少個就不知道！」孟大雄道：「老四說，保鏢們都有刀鎗！」

仇天瑞與鄭雙喜互望了一眼，問道：「他可有說金磚放在那裏嗎？」

孟大雄道：「有一天，他故意拿着木材由佛堂外經過，發現柱後有保鏢探頭望他，而且手上都提着鎗，看那架勢，金磚九成是放在那裏面！」

仇天瑞與鄭雙喜心頭都是一沉，同時咒罵起來。鄭雙喜嘆了一口氣，說道：「算啦，他媽的，插針難進，還是放棄計劃吧！」

仇天瑞罵道：「放屁！到這個地步才說這種鳥話！俺絕不放棄！」

孟大雄斜望了鄭雙喜一眼，道：「老二，當日發的誓，你不會忘記吧！」

鄭雙喜忙陪笑道：「他媽的，你緊張什麼，俺只是說說罷了！說吵，你們有什麼好辦法？」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仇天瑞道：「大家動動腦筋！」

鄭雙喜沒好氣地說道：「俺可想不出來！」

孟大雄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只要你想到那些金磚，就會有無窮的智慧和勇氣！」

鄭雙喜道：「你少賣口乖，俺既然答應你倆，就不會退出，而且我連師弟也拉進來了！」

仇天瑞心中冷哼一聲，暗道：「你敢說退出，今日便叫你爬不上去！」當下道：「別吵，大家都想一想！」

三人想了一陣，仇天瑞問道：「想到沒有？」

鄭雙喜道：「可惜我沒辦法變成一隻蒼蠅！」

孟大雄道：「四月十五日咱們就算有老四的內應，也只能夠順利溜進閻家，但柱後面那些人可不好解決！」

仇天瑞道：「現在還不知道閻王敵給他們些什麼的任務和命令，如果有可能的話，最好是用調虎離山之計，先把他們引開！」

鄭雙喜道：「俺去放火！」

「放火是個好辦法，但假如不能引開他們呢？硬闖？」

「硬闖不成！」孟大雄道：「能衝進去也出不來！」

鄭雙喜道：「還有一點，那三間屋子都有可能是放金磚的，咱們闖那一間？」

孟大雄道：「我看最大的可能性是佛堂！」

鄭雙喜道：「難道放書的就沒可能？我看咱們先把這個地方找出來！」

孟大雄搓着雙手，道：「這就不好辦，老四一暴露，整個計劃就完了！」

仇天瑞點了一根烟，說道：「現在離四月十五日，還有十多天，不用急，慢慢的想！」

鄭雙喜道：「金磚不會放在當眼的地方，假如也有地窖的，就不好辦，可沒那麼多的時間，讓咱們逐屋搜查？」

孟大雄罵道：「他媽的，閻王敵好不狡猾，故意佈了三個可疑的地方！」

仇天瑞道：「總之咱們要有七成把握才行動，四月十五日不行，就改在十月十五日才動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孟大雄道：「我贊成，打草驚蛇，反而不妙，明早俺就再進城，說不定老四又有什麼發現！」

× × ×

三月的最後一天，林俊在晚上又悄悄溜到四海旅館，他在櫃台找到「羅大富」的房間號碼，便去敲門了！

孟大雄一打開房門，見到林俊便高興地把他拉進去。「是不是又有好消息？」

林俊道：「最近兩天，俺發現一個可疑的地方，所以來跟三哥您商量！」

孟大雄大喜，替他倒了一杯水，林俊用手指醮水，在桌上畫起來，輕聲道：「這三間是咱們懷疑放金磚的地方，左邊隔兩個小廳，便是閻王敵跟大老婆住的房子，對面住的是他小老婆……」

孟大雄緊張地道：「這個咱們早巳知道！」

林俊不理他，繼續說自己的。「每班有八個保鏢匿在那三個房間附近，按說右邊的保鏢，應該面對左邊，因爲他們左邊是那三個房間……」

「知道啦，快說正題吧！」

林俊道：「三哥別急，聽俺說！既然如此，那麼守在左邊的保鏢，是不是應該面對右邊才行？因爲那三個房間在他們的右邊！」

「對呀，不過他們也是人，不會一直盯着吧！」

「但我留心了很多次，他們都盯着左邊！」

孟大雄一怔，忙問道：「這是什麼原因？」

「就是這一點可疑！」

孟大雄想了一下，輕聲地道：「難道金磚不放在那裏，而是放在閻王敵的寢室內？」

林俊道：「俺就是這樣想！」

孟大雄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眞有你的！喂，有沒有空子可鑽的？」

「俺這幾天都留意過了，那三間房子的後面也有人守着，不過只有兩個人！」

「後邊對着什麼地方？」

「一邊是女傭的住所，一邊是灶房和柴房！」林俊道：「這裏面也說明了一個問題，金磚可能眞的不放在那裏，因爲後邊只有兩個人，而閻王敵寢房的後面有三個人，是暗樁，守在樹後！」

孟大雄興奮得直搓着雙手，道：「這可是一個好發現，你想到辦法沒有？」

「從後窗進去比較安全，不過要引開那幾個保鏢！」

「他們在什麼時候換班的？」

「分三班，一班十三個人，另外還有四個跟着閻王敵出診，或者守在藥局裏！」林俊皺着眉道：「早上九點換班，以後每八個小時換一次，閻王敵每天都要出診，一般是九點左右出門的！」

「他老婆什麼時候去佛堂唸經？」

「七點多鐘就去，八點出來吃早點，然後又去佛堂，有時一個多鐘頭才回房裏休息！」

「有沒有人跟着她？」

「兩個粗壯的女人！」

「房裏面還有沒有人？」

林俊想了一下才道：「應該沒有！」

「他老婆多大的年紀？」

「快五十啦，乾乾瘦瘦的……嗯，她身裁跟俺師兄差不多，聽說她常去佛廟參拜的，俺只見過一次，是前天說是什麼東嶽大帝聖誕的！」

孟大雄沉思着，林俊又道：「要解決的事還多，一是解決保鏢，二是把金磚運出來，三是確定放黃金的地點，請你跟老大商量，咱們以後再聯絡！」

「四月十五日，你能夠到藥局的後門接應嗎？咱們想從那裏進去！」

林俊道：「眞正要行動，不可能也要去！」

「下次來的時候，俺會給你刀槍！」

孟大雄問得十分仔細。「跟閻王敵的保鏢平常在他看病時，在什麼地方多？」

「閻王敵怕死得很，那四個保鏢一直跟在他身旁！」

孟大雄道：「你回去之後，再打聽一件事，以前到免費看病的日子，閻王敵有沒有出診？」

林俊笑道：「不用查，早巳知道，不出診！而且那天還會有長工在藥局維持秩序！」

孟大雄道：「可不可以爬牆進去，那一邊最安全？」

「這個俺還不知道！我立即回去就調查！」

「好，咱們下次仍在這裏聯絡，眞是天助窮人，你到閻家還不到十天，就摸到這些情況，眞難爲你！」

林俊笑笑便離開，孟大雄躺在床上，一夜興奮得闔不上眼，到次日便匆匆離開濟寧城，又去仇天瑞家！

行動前夕

仍然是在地窖裏，由於天氣開始熱了，在下面通風不好，仇天瑞嚴禁抽烟和喝酒。

孟大雄興奮地將林俊調查到的事仔細叙述了一次。「老大，你看這個可能性大不大？」

仇天瑞考慮了一下，道：「這個問題値得考慮！」

鄭雙喜道：「閻王敵既然怕死，怕死的人一定多疑，他故意佈了那些疑陣，也是有可能的！」

孟大雄道：「暫時當他是把金磚放在他睡房裏，咱們想想辦法！」

仇天瑞道：「老三你喝碗茶吧！」

孟大雄一怔，道：「什麼事兒？」

「俺要你再說一遍，希望能找到空子，咱們就鑽進去！」

孟大雄雖不大願意，但仇天瑞又說得有理，只好再詳詳細細覆述了一遍，然後二人便坐在地上沉思！

過了好一陣，仇天瑞輕咳一聲，說道：「俺有一個辦法，不過就怕老二沒有胆量！」

鄭雙喜道：「老大，您要俺幹什麼，就說吧！自個兄弟用不着使激將計！」

俺要你扮閻王敵的老婆！」

鄭雙喜睜大了雙眼，道：「要俺扮女人？」

「不錯，你沒聽見你師弟說，閻王敵的大老婆，身裁跟你差不多嗎？」

鄭雙喜哈哈笑道：「你要俺扮女人，陪閻王敵睡覺？」

「去你的，誰跟你開玩笑！」仇天瑞道：「四月十五日，咱們由佛堂的後窗爬進去，把閻王敵的老婆跟女傭縛住，然後

你假扮閻王敵的大老婆回寢室，咱們則留在佛堂搜查，這樣成功的機會便提高很多了！」

孟大雄道：「小弟贊成！」

鄭雙喜道：「俺連閻王敵的面都未見過，更莫說他老婆了，怎假扮？難道臨急才抱佛脚？」

孟大雄道：「你師弟說那婆娘常去廟宇裏拜佛，四月初八是浴佛祖師壽誕，她必去無異，一早在那裏等她，朝過相就可以！」

鄭雙喜道：「現在這點已不成問題，但還有一點，後窗那裏有兩個保鏢，咱們怎麼進去？」

仇天瑞道：「必要時硬闖！」

孟大雄道：「俺覺得咱們四個人，力量太過單薄，外面沒有人接應，逃跑時困難很大！」

仇天瑞道：「那天俺已說過，這件事包在俺身上！」

「老四要刀槍！」

仇天瑞道：「行，俺這裏就有現成的，明天你就帶去，還有，你見到老四，問他可不可以讓咱們混進去！」

× × ×

孟大雄依然到濟寧城的四海旅館等候林俊。

四月初四，林俊來四海旅館找孟大雄，孟大雄先將刀槍交給他。

林俊道：「不行，咱們出入都要經過搜身的，這份武器，你到四月十五日才交給俺吧！」

孟大雄重新將刀鎗收了起來，道：「現在最困難的是如何解決佛堂後面的那兩個保鏢！」

「老大怎說？」

「他也想不到辦法！」孟大雄道：「還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咱們三個如何混進去？」

林俊道：「最好的下手時間，是八時至八時半，那時候，保鏢守了一夜，已經十分疲乏，防守自然較鬆，而閻王敵的老婆又在吃早齋，最好在那時候溜進去！」

「不過解決了那兩個保鏢，可能會被人發現！」

林俊道：「假如有十足的把握，便不叫冒險，咱們殺了人之後，便假扮保鏢，因爲他們是藏在柱後的，最重要的是一切要在九點鐘之前解決！」

「所有這些計劃都決定在你有沒有把握，屆時打開藥局後面的門！」孟大雄問道：「那天閻王敵不用出診，藥局幾點鐘開？」

「這點小弟要再查！」

「保鏢穿的衣服是不是統一的？」

「是的，閻王敵的隨身保鏢是鵝黃色的，守在佛堂附近的，則是暗紅色的，因爲這跟柱子及門窗的色彩類似！」

孟大雄道：「咱們事先預備幾套那樣的衣服！」

林俊道：「有的還戴毡帽，也是暗紅色，上衣的扣子是布鈕的，四隻口袋！」

孟大雄道：「閻王敵的大老婆，初八會不會去拜佛？去那一間廟？」

林俊道：「這個是女傭們管的，小弟很難查……你叫師兄在大門外守着，跟着轎子就行！」

孟大雄道：「你平日行動自由嗎？」

「還可以，因爲可以藉口搬木材，很多地方都可以去！」

「照你這樣說，閻家的保鏢絕大部份都在佛堂那一帶，其他的亦大部分在休息，照說，咱們若果由圍牆進去，會更加方便！」

林俊道：「咱們再聯繫，小弟先回去了！」

× × ×

四月初八，鄭雙喜跟着閻王敵老婆去了一趟佛廟，把他的髮型裝束牢牢記住，然後便回去準備了。

孟大雄仍留在四海旅館，日子越來越接近，他心頭亦越來越緊張，由於成功則可立即飛黃騰達，而失敗則不死也將被送進大牢，因此饒得他素來胆子大，這時候心頭也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

林俊幾乎隔天便出來一趟，孟大雄在四月十一便回麥香村找仇天瑞了，他將林俊探到的消息轉述了一遍，三人又商量起來……

最近他們又商量到一個最重要的事：分贜！

仇天瑞道：「不論將來咱們能拿到多少塊金磚，咱們都將其分作五份，俺取兩份，你們每人一份，那馬夫馬車槍械都由俺供應，你們服不服？」

孟大雄與鄭雙喜交換了一下眼色，道：「咱們沒意見！」

仇天瑞臉有喜色，說道：「咱們拿了金磚，先到這裏來，爲了公平及免除大家之間的疑慮，你倆最好自帶一把鎖和一把鑰！」

鄭雙喜道：「這有什麼作用？」

「屆時咱們將金磚鎖在地窖裏，等老四來了，然後開地窖，大家當面攤分金磚，之後便各走各路，不過以俺的看法是最好到了外省才賣金磚，要不然只怕你們沒福享受。」

鄭雙喜道：「既然大家已成爲兄弟，爲什麼不一齊走，就算到了一個新地方，也多個人關應。」

孟大雄道：「小弟也認爲一齊走比較妥當，有追兵時，多幾個人也好對付！」

仇天瑞搖搖頭，道：「人多目標大，還是分開走比較好！」

孟大雄問道：「老大，你準備逃去那裏？」

仇天瑞道：「還沒決定，到時再說吧，都散了吧，記着，回去跟老婆商量好，四月十五日早在閻王敵藥局集合。」

× × ×

孟大雄帶了些錢回家，他老婆梁珍珠神情冷淡道：「繳了錢又要出去了吧。」

孟大雄堆下笑臉道：「不啦，俺留下來陪你。」

婆娘一邊燒火一邊道：「也許錢花完了罷。」

「你別囉嗦，快煮飯，俺先去歇一下，今天晚上咱們好好喝兩盅。」

梁珍珠訝然道：「短命賊，你不是吃什麼符咒吧，怎地好像變了個人似的！」

孟大雄伸手在她臉上捏了一下，道：「好啦！有話晚上再說。」

這幾天他實在太緊張，又不斷來往麥香村與濟寧城，也的確夠累的，一躺下床不多久便呼嚕呼嚕地睡着了。

到他被他老婆叫醒，天色早已黑了，桌上點着油燈。「飯早熟啦，下床洗個臉吧！」到底是女人，心中雖然對這沒出息的丈夫有諸多的不滿，但始終希望他會回心轉意，因此還替他捲了一根烟，遞到他面前。

孟大雄一口叨着，道：「俺的好老婆，你今日怎地這般溫柔？」

梁珍珠將油燈移來，孟大雄湊前將烟點着，梁珍珠道：「咱幾時不溫柔？」說着出房去了。

孟大雄在床上叫道：「把飯菜開進房來。」

梁珍珠果然將酒菜搬進房，孟大雄捺熄烟蒂，跳下床去，到灶房取了水，洗了臉，漱了口，然後慢條斯理地進房。

梁珍珠已將飯盛好，把酒斟好，孟大雄見桌上竟有四五個小菜，便笑道：「老婆，你怎麼也變啦，學人家闊氣？」

梁珍珠冷冷道：「我幹什麼不闊氣？哦，把錢省下來，讓你去逛窰子，請窰姐兒吃喝享受？哼，老娘以後不再傻了。」

孟大雄道：「俺也贊成。」

梁珍珠微微一怔，用詫異的目光望着丈夫，孟大雄道：「大丈夫不能封妻蔭子，已經慚愧之至，最低限度也要讓老婆過得舒舒服服。」

「哼，你肯多點回家就好，俺可不敢指望什麼舒舒服服的！」

孟大雄道：「四月十五日，閻王敵免費替人看病，你知道嗎？」

「你又沒病，去看甚麼？」

「哎，咱們成親了兩年，還未有孩子嘛，去讓他診一診！」

梁珍珠臉上一紅，啐道：「要診你自己去！」

「哎，你不下蛋，我去有什麼用處，一齊去。」

梁珍珠白了他一眼，「你這次回來，就是爲了要我替你生個兒子呀！」

孟大雄挾了一塊鷄肉，放在她碗裏，道：「生兒子是我的，也是你的。」

「你九成是到那種地方弄壞了身體，却把責任推在我身上。」

「沒這種事，咱們十四就起程，十五一早就去排隊，記住一切要聽我安排。」

梁珍珠問道：「看病也這般神秘的？到底攪什麼鬼？你老實告訴我！」

孟大雄想了一下道：「有件事，俺告訴你，你別傳出去，否則俺就斃了你。」

「你不說就拉倒，幹什麼凶凶的。」

「好，算你識相，總之聽俺的話，照俺的指示去辦，包管你以後穿金戴銀，住洋房坐汽車，要什麼有什麼。」

梁珍珠「咭」的一聲笑了出來，道：「你不是做夢吧？」

孟大雄在桌子上一拍，喝道：「你要潑我冷水？他媽的，別不識抬舉，老子有了錢，要娶個千金小姐也行，你算是什麼？在人販子那裏買來的，拿你當老婆，全是你祖宗有靈！」

梁珍珠見他變了脾氣，不敢再吭一聲，孟大雄瞟了她一眼，語氣稍爲變軟。「好啦！總之你好好伺候我，俺不會虧待你，你說，俺可試過短過你的家費？」

梁珍珠搖搖頭，孟大雄得意地道：「你知道就好。」

「我不要錢，我只要你對我好。」梁珍珠忽然道出這句話來。

「俺對你不好嗎？」

「你自己數數，你一年有幾天在家裏睡的？」

「俺要去賺錢，難道跟你睡覺，錢就會從天上掉下來？」孟大雄忽然放下飯碗，走了過去抓住梁珍珠的雙臂，「臭婊子，你想跟俺睡，那好呀，現在就上床！」

梁珍珠驚叫一聲：「放手！」

「操你媽的！」孟大雄用力將梁珍珠抛上床，身子便壓了上去，他好像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頭飢渴的野狼。見到弱小的動物，拚命的吞噬。

良久，床上傳來一陣呼嚕呼嚕的鼻鼾聲，伴着一道斷斷續續的抽泣聲，顯得極不調和。

夜已深了，飲泣聲仍時有時斷的响着，直至桌上的燈，油盡而滅……

四月十四日早，孟大雄便催老婆上路，向村子的曹老頭租了騾子，扶老婆坐上去，便向濟寧城進發。

孟大雄已打算不回來，因此把錢都帶上，腰裏還插着一柄快慢機，一柄匕首，這是發財的工具，更加不能不帶。

孟大雄在天黑之前進城，經過五金鐵器店，順便買了一柄大銅鎖，然後直到四海旅館賃房子。

天氣熱，孟大雄走了一天路，身上臭汗淋漓，便到澡房洗澡，就在這時候，林俊來敲門。

「找誰呀。」

「羅大富。」

梁珍珠應道：「你找錯了，咱們不姓羅。」

「姓孟的是不是？」

「你找大雄？」

「是的，你是大嫂？請開門。」

「大雄去洗澡，你等下再來吧。」

外面應了一聲，便沒有聲音，偏生孟大雄在洗澡洗得好久，梁珍珠等待不耐煩，稍稍把房門拉開一縫，不想孟大雄手上拿着面盆送一個青年下樓。」

不一陣，孟大雄回來了，梁珍珠道：「大雄，剛才有個男人找你，本來是要找羅大富的，後來不知……」

「行啦，俺知道了，上床吧，俺有話跟你說。」

種下禍根

四月十五日，大清早便看出今日天氣一定晴朗，晨風吹來，還有點冰涼的感覺，使人精神一振。孟大雄在七點多一點便拉老婆離開旅館了，這時候，街上的行人已不少，巷口有個賣豆漿油條的老頭，用沙啞的聲音吆喝着。

孟大雄道：「婆娘，咱們去吃一碗熱豆漿吧！」

梁珍珠道：「也好，俺已經好久沒吃過了。」

孟大雄走了幾步，忽道：「不吃不吃，吃別的！」

「幹什麼？」

「吃豆漿，便溺特別多，可不方便，」孟大雄踮脚望了一下，見遠處有間麵店，便道：「吃麵去吧！」

梁珍珠無可無不可地說道：「隨你歡喜！」

到了麵店，孟大雄見仇天瑞夫婦坐在靠牆角那裏，便忙低頭着，坐到另一邊去，倆夫婦各自叫了麵，跑堂的還沒送上來，這時仇天瑞會了帳，拉着老婆出去！

孟大雄吃了一半，掏出袋錶看看，已是七點四十分，便輕聲叫梁珍珠吃快一點，他倆在七點四十五分會帳，趕到閻王敵藥局外，已是七點五十二分。

想不到藥局未開門，便外面已排了一條長長的人龍。

閻家的保鏢及一些長工，在藥局外面維持秩序，孟大雄在人羣中找到閻王敵的老婆，却找不到他。

孟大雄只好叫老婆排隊，又輕聲叮嚀了她一句，然後道：「老婆，這麼多人，也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你在這裏排，我去買包烟！」說着便走了。

料不到他轉身時，幾乎與一個人撞了個滿懷，一個女人駡道：「你怎地這般冒失！」

那男的却是鄭雙喜，只聽他道：「算啦算啦，咱們先去排隊才是道理！」

孟大雄向鄭雙喜打了個眼色，先竄入巷子裏去了，鄭雙喜接着他老婆的包袱，道：「老婆你先等我，俺去吃點東西，再來陪你。」也竄到巷子裏去了。

只見孟大雄在屋後向他招手，他回顧一下，走了過去：「老大呢？」

「剛才在麵店裏見過，現在不知他去了那裏，咱們到後門去看看。」

兩人一前一後，仍然裝作不認識，施施然穿過幾條小巷，然後才兜向閻家的後門。

到了後門附近，便見到對面那棟平房，屋頂有人向他倆招手，仔細一望，可不正是仇天瑞。

仇天瑞敎他們匿在屋後，他則時而蹲下，時而站起眺望，過了一陣，只見他自屋頂跳了下來，向鄭雙喜打了一個手勢。

鄭雙喜立即自懷內摸出一條帶小鈎的細白繩子，把手一揚，小鈎子已鈎着圍牆，他輕如狸貓一般，翻了進去。

仇天瑞要跟着抓住繩子跳進去，已聽到孟大雄「殊」的一聲，他知道有人來了，便忙把繩子收了起來，裝作若無其事地走路。

背後那人是閻家的長工，生怕今日人多，有人鬧事，所以在巡邏，仇天瑞拐進一條小巷，待那人經過後，再回頭走去。

孟大雄道：「裏面有樹在搖動，趁現在沒人，快進去吧！」

仇天瑞立即搭上繩子，跟着翻了進去，他雙脚剛落地，孟大雄亦已上了牆頭，他收了繩子才跳下去。

只見林凌與鄭雙喜自叢花樹後走了出來，鄭雙喜已換上保鏢的服飾，仇天瑞與孟大雄也連忙換上。

林俊道：「俺今日在閻王敵寢室對面，修理一張桌子，俺先去那裏接應，現在他們三夫婦在齋堂吃早膳，要快！」

仇天瑞等三人平日計劃完善，但事到臨頭，仍免不了一陣緊張，心頭怦怦跳個不停，仇天瑞吸了一口氣，道：「大家鎭定一點，辛苦也不過是半個小時的事。」

孟大雄看一看袋錶，是八點十五分，便道：「九點鐘之前便要離開。」

仇天瑞道：「你們都記熟了方向道路吧？」他又拿出地形圖來，指在一處：「咱們現在去這裏，要到那裏。」

鄭雙喜與孟大雄都記住了，仇天瑞收起地形圖，當先走了出去。

三人都把毡帽拉得低低的，加上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閻王敵免費爲人診症，因此閻家的人見到三個保鏢在後園出現，也不奇怪。

仇天瑞見旁人不疑，心頭漸定，便向灶堂那裏走去，過了灶堂，斜對面便是佛堂的後窗，柱後探出兩個人影來，一個道：「老朱，你今日拜佛，大發慈心，提早來接班呀。」

鄭雙喜立即轉身面對灶堂那邊，忽然雙手在仇天瑞跟孟大雄的後腰輕輕一推，這是暗號，兩人立即笑嘻嘻大步走過去。

仇天瑞心狠手辣，雙臂一翻，十指叉在一個保鏢的喉管上，把他推至柱後，用力按住，那個保鏢槍還未抽出來，已經斷氣！

由于仇天瑞提早行動，所以引起另一個保鏢的警覺，伸手去掏槍，孟大雄奮不顧身撲上去，一拳擊在其小腹上！

這一拳眞是力蘊千鈞，那漢子「哦」地怪响一聲，連槍也握不住，捂着小腹踣倒，孟大雄雙掌握住他的喉管，把他弄暈，拾起鎗揷好。

仇天瑞輕咳一聲，鄭雙喜立即轉身奔來，仇天瑞在柱後探頭望出去，注視來往的下人，鄭雙喜一待沒人便去撬後窗。

後窗高而小，弄了很久都弄不開，孟大雄急道：「眞他奶奶的，你到底行是不行？」

鄭雙喜緊張地道：「別鬼嚎！給俺看緊！」

孟大雄眉頭一揚，想到一個辦法，跟暈倒的那個保鏢換了一頂帽子，索性走出去，以背向着灶堂，將鄭雙喜的身子遮住，輕聲道：「快！」

鄭雙喜有了他的掩護，不用再是躲避閻家下人，果然給他輕輕巧巧地將後窗撬開。

孟大雄雙手落在他的腰上，將他擧起，鄭雙喜探頭一望，道：「沒人！」便爬了進去！

仇天瑞道：「趁沒人，快！」

孟大雄提起那保鏢，把他塞了進去，再將另一個塞進去後，自己也爬了進去，仇天瑞則在外面接應。

× × ×

鄭雙喜跳下佛堂內，又抵住那兩個保鏢，還取出布條，將他們的咀塞住，然後再用繩子將他們縛緊，放在神龕後面。

佛堂內陰陰沉沉，只有一盞長明燈，鄭雙喜與孟大雄匿在暗處等候機會。

過了一會，便聽見一陣陣細碎的脚步聲，接着門板呀地一响，走進三個女人來，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穿金戴玉，一望便知是閻王敵的老婆，其餘兩個，衣飾雖然

也華麗，但粗手粗脚，一望便知是下人。

鄭雙喜與孟大雄在神龕後面，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兩人心中却十分焦急，因爲對方有三個人，己方只有二個，完全沒有把握，在不驚動外面的人下，將三個女人解决！

不久，佛堂內便响起一陣喃喃的唸經聲和木魚聲，那女人唸了一陣，忽然停了下來道：「李梅，去拿壺茶來，今早那鍋鹹粥，也不知爲啥下了這許多鹽！」

鄭雙喜心中暗暗唸道：「阿彌陀佛，眞是佛祖保佑！」

只聽木門又「呀」地响了一聲，大槪有人出去了。另一個女人道：「夫人，不如先歇一會再唸吧！」

閻王敵的老婆道：「天氣熱了，你去將後窗打開吧！」

聲音剛落，鄭雙喜便聽見一個脚步聲傳來，他輕輕推一推孟大雄，孟大雄等那女人走到窗前，方悄沒聲息地竄了出去，一手捂住她的咀巴，一手去箍她的頸子！

不料那女人學過幾年拳脚，反應甚快，立即將手肘向後一撞！

孟大雄爲了爭取時機，不肯閃避，左臂依然圖前，箍住她的頸子！那一肘，撞得他幾乎失去所有氣力，幸而他乘勢倒在地上，仍把其緊緊箍住！

與此同時，鄭雙喜亦如一頭黑豹般竄了出去，閻王敵的老婆正用手絹拭汗，聽見聲音，剛回過頭來，已被鄭雙喜掩住咀巴，接着一拳擊在她小腹上！

那女人素來養尊處優慣了，幾時遇過這種事，又驚又痛之下，也忘記呼叫，鄭雙喜再一拳擊在她太陽穴上，那婆娘便暈倒地上了！

這時候，那個女人亦已暈倒，孟大雄便把她拉到神龕後面綑縛起來，弄好這一切，孟大雄便匿在門後，等候另一個女人到來！

鄭雙喜生怕他一個人，無法完成任務，便換了衣服，坐在神案前，敲打木魚。

半晌，門便被推開，那女人走了過來，不知裏面已有變化，將茶壺放在案上，孟大雄在後面撲前，鄭雙喜立即閃身叉住她的頸子，同時，一起膝，撞在她小腹上，那女人如麵粉一般癱軟，孟大雄將她箍暈，直拖到神龕後面。

兩人立即在佛堂內找尋起來，孟大雄拿着木魚，一邊找，一邊敲打，以免外面的保鏢生疑。

他倆在佛堂裏找不到裝東西的箱櫃，鄭雙喜憑他銳利的眼光亦找不到地窖，便道：「老三，這裏沒有！」

孟大雄道：「現在看你的了，我在後面掩護你！」

鄭雙喜吸了一口氣，示意孟大雄敲打木魚，再將頭上的假髮撥弄一下，然後開門出去，孟大雄伏在門後，掏出鎗來，準備鄭雙喜有險時，便衝出來放冷鎗。

鄭雙喜望了好一陣，外面沒有靜動，孟大雄這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收了鎗，走至後窗，踮高脚向外咳了一聲。

仇天瑞向他打了一個手勢，孟大雄又爬了起來，仇天瑞道：「現在巳經八點三十五分，可是那邊的三個保鏢，仍緊守崗位！」

孟大雄緊張地道：「老二巳經進來，現在怎辦？」

仇天瑞也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道：「他媽的，這些人爲何這般不合作？別急，再等五分鐘，若果沒有動靜，只好硬着頭皮闖過去！

兩人匿在柱後，度日如年，那幾分鐘，實在如同過了幾個月長般！

一會，忽然女傭的住所起了火，後院的人立即亂了起來，仇天瑞與孟大雄心中立即想到，這是林俊幹的好事！

仇天瑞猛吸了一口氣，向孟大雄打了一個眼色，兩人把帽子拉低，自柱後衝了出去！

此刻守在閻王敵寢室後面的保鏢，再也沉不住氣，紛紛走了過來。仇天瑞道：「他媽的，那邊不知啥事兒走火了！」

其中一個保鏢道：「你們守着，我過去看看！」

那人跑開後，一個問道：「兩位是誰，俺們怎地不曾見過？」

「咱是新來的！」孟大雄加了一句。

那三個思索地道：「新來的？老爺說過今年不再請人，你們是幾時來的？」

孟大雄道：「剛才來的！」話音未落，巳猛地一拳擊在那人的鼻上！

只聽「咯」的一聲响，立即眼冒金星，尙未來得及有所動作，孟大雄又一脚踹在他小腹上，接着一個虎躍標前，一手抽出他的盒子炮，鎗柄在他太陽穴上一敲，那人即時摔倒地上！

仇天瑞便沒這般容易了，因爲他沒法配合孟大雄，與他一齊行動，而是慢了半拍，因此當他一拳擊出，那個鏢巳來得及閃開！

仇天瑞一驚非同小可，因爲時機緊迫，他實在沒有時間讓他迴旋，是以他一拳落空，立即一個風車大轉身，飛起一脚！

這一脚之急，實非筆墨能以形容，那保鏢剛掏出鎗來，胸膛巳「蓬」的一聲，中了一脚，痛得他連槍也摔在地上！

那保鏢立即叫了起來：「快來……」

可惜他下面的話還未叫畢，孟大雄巳回過身來，一鎗柄擊在他的太陽穴上！

那保鏢十分慓悍，只覺一陣暈眩，仍支持着轉過身去，孟大雄劈頭就是三拳，仇天瑞走前將他箍緊！

保鏢雖然高呼，但可惜這時候，廂房那邊人聲吵雜，即使有人聽見他呼快來，也只當他在叫人去救火而巳！

仇天瑞將他倆拖到柱後，將他倆縛起來，孟大雄立即走前去敲後窗：二重一輕，這是他的暗號！

後窗打開，探出鄭雙喜的腦袋來，只見他滿臉興奮地道：「找到了，快把麻包拋進來！」

孟大雄立即將三口小麻包拋進去！不久，鄭雙喜立即用力地提着一隻麻包出來，孟大雄接住搬到柱後，他一連跑了兩趟，鄭雙喜道：「他媽的，可惜，還有好幾十塊！」

孟大雄道：「算啦，這些巳够咱們樂上半輩子了，快出來！」

鄭雙喜只得自窗子爬了出來，現在最後的一個問題，便是如何離開。

現在灶房[illegible]滿是救火的人，要從後

門出去，完全不可能，而麻包又是那麼重，跑又跑不動，怎辦？

鄭孌喜與孟大雄都望着仇天瑞，仇天瑞道：「從邊門出來，老三走前面，我殿後，快！」

孟大雄提起一隻麻包，把它扛在肩上，弓着腰小跑起來，鄭孌喜緊躡在後面，仇天瑞走在最後面，不斷地回頭望着！

他們萬沒料到一個最關鍵的問題，這時候閻王敵還未開診，本來在書房喝茶的，聽見廂房起火，雖然火勢巳受到控制，但他仍拐了個彎，向那裏走去，不想就在半路上跟他們碰上了！

孟大雄吃了一驚，但此刻離開邊門尚有十多丈，旁邊又沒什麼地方可以匿藏，他當機立斷，立即掏出鎗來。「格格格」地掃了一梭子彈！

這一梭子彈，把閻王敵的四個保鏢全都撂倒，閻王敵不曾遇過這種情況，一嚇之下，便跌倒在屍體堆中！孟大雄挺着鎗，掏出繳來的那一柄，迅速前進！

這一梭子彈，也驚醒了那些救火的人，紛紛找尋原因，也有人追了過來，仇天瑞邊走邊發鎗，不斷叫道：「老三，快開門！」他的鎗快，一枚子彈掃過，迫得後面追兵，紛紛匿在障碍物之後！

仇天瑞立即掏出第二柄來，不斷作勢開鎗，邊又飛快地後退着！

孟大雄也不知自那裏來的一股力量，幾個起落，巳來到後門，揷上鎗，一手拉開門閂，將門扯開，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這時候，在藥局外面維持秩序的閻家保鏢和長工都回了過來，鄭孌喜「砰砰」地發了三槍，打死一人，其他人手上沒有武器的，立即如沸水般亂騰起來，反將那幾個有鎗的保鏢推開！

仇天瑞走出邊門，忽然掏出一枚手榴彈來，用牙咬斷引綫，用手將手榴彈拋進圍牆內，只聽「隆」的一聲大响，裏面隨即傳來一陣慘叫，伴着街上的驚呼聲，那場面說不出的凌亂！

三人立即沿着小巷飛逃，不久便來至一輛雙套大馬車旁，那馬車的篷子是綠色的布，三人將麻包抛上車廂，只見車廂內三個女人巳嚇成一團！

仇天瑞吃了一驚，喝道：「快開車出東城門！」

那車夫吃驚地道：「爺們，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

一話未曾說畢，仇天瑞巳一脚將他踢下馬車，手腕一抬，「砰」的一响，一枚子彈巳擊在那馬車夫的胸膛上！

馬兒吃驚，便亡命地奔馳起來，仇天瑞立即控住馬韁，回頭喝道：「老二、老三，顧着後面！」

鄭孌喜與孟大雄立即掀開馬車後面的一油布，只見遠遠有人追來，鄭孌喜「砰」地發了幾鎗，嚇得那些人立即伏下，有人抬頭回鎗，可惜都不曾打中人！

拉馬車的兩匹馬十分健壯，雖然馱着六個人和三袋黃金，但仍跑得頗快！

仇天瑞沿途不斷呼喝，路上行人紛紛閃避，馬車在一片混亂中馳出濟寧城！

出了城，仇天瑞將車駛向林俊的家，只見那裏也停放着三輛馬車，三個男人緊張地叫老婆下車，又搬了麻包，各自駛着一輛馬車，向麥香村前進！

馳了一程，仇天瑞忽將馬車馳進一條小路，看看後面巳無追兵，三人不由哈哈大笑起來，叫道：「俺發財啦，哈哈……」

馬車不斷地顛簸着，孟大雄問道：「老大，你要馳去那裏？」

仇天瑞道：「馳向棗莊！」

鄭孌喜一怔，忙問道：「去棗莊幹甚麼？」

「傻子，現在去麥香村，不是把綫索留下來麼？」

三人又笑了一陣，馬車兜到大路旁，仇天瑞便拉住馬，叫老婆下來，搬下麻包，再搬上一些大石放在車上，最後駕車馳了一陣，然後跳下車去！

那馬兒停了下來，仇天瑞拾起幾塊石頭，向馬兒抛去，馬兒吃驚，又拉着車跑了起來！

孟大雄讚道：「老大，你眞行！」與鄭孌喜也依樣劃葫蘆，將車趕跑！

梁珍珠偷偷怨丈夫：「你們要發達也不用殺人，現在你們良心還能安麼？」

孟大雄罵道：「住口！老子現在巳發了財，你還敢囉嗦？可別怪俺休妻！」

三個男人大聲笑了起來，拉着老婆，提着麻包折往麥香村，他們六人一路遮遮掩掩，彎着腰在樹林草叢中前進，到午後才到達仇天瑞家！

這時候，農夫都在午睡，村外靜得如同深夜，而仇天瑞的家又不靠近別戶，六人進了門，眞的是神不知，鬼不覺！

入了門，鄭孌喜問道：「不知小林跑了沒有？」

仇天瑞道：「放心，他這般伶俐，只怕現在巳在路上！」三人計劃成功，都有一股說不出的興奮，却不知巳在無意中種下了禍根！

局長到現場

仇天瑞等人出了閻家，閻家的保鏢立即衝了上去，閻王敵見人多，胆氣一壯，怒氣便來了，叫道：「快給我追，誰捉到賊的，誰便有賞！」

那些保鏢立即提着鎗追前，閻王敵早猜到失竊的是心肝寶貝黃金磚，因此顛着屁股跟在後面。

忽然牆頭上飛進一件黑忽忽的東西來，一個保鏢眼尖，大聲叫道：「炸彈，快伏下！」

保鏢們聞風而動，可憐閻王敵那懂得這是什麼東西？嚇得直打哆嗦，直挺挺地站着！

剎那間，「轟隆」一聲，手榴彈炸開，閻王敵連聲也叫不出來，便被抛開！

硝烟飛散，保鏢們扶起閻王敵一看，巳是渾身浴血，說不出話來。

院子裏又亂了起來，叫聲此起彼落：「快找夫人過來！」

「老爺受傷了，快將藥箱拿來！」

「放屁！這時候拿藥箱還有屁用？快送老爺進醫院！」

衆人七嘴八舌下，只見閻王敵的小老婆，顛着屁股跑了過來，哭哭啼啼地叫道：「老爺，您怎樣啦！哎，眞是苦呀……大姐呢？你們還不去找大姐來？」

待到保鏢們將閻王敵的大老婆找來，

閻王敵巳是出氣多，進氣少了，長工們扛了轎子，把閻王敵送進醫院。

尚未喘過一口氣來，只見林拜仙氣急敗壞地跑了進來，道：「大奶奶，局子裏派人來調查，問發生了甚麼事兒？」

閻王敵大老婆劉氏，想了一下道：「快回他，說沒甚麼事兒，還有，送一份禮給他們，說家裏有人打架，現在巳經平息了！」

劉氏爲甚麼不讓局子裏的人來調查？說出來十分簡單，她剛才回房看過，知道金磚被偷，這批金磚是贓物，她當然不想宣揚出去。

打發了人去後，劉氏便連忙回房收拾一切，閻王敵的小老婆金氏跟閻王敵進院，她留下來，便是爲了重新收拾剩下來的金磚。

待她弄好這一切，房門又敲起來了，劉氏慌忙問道：「是誰？」

只聽她弟弟總管事劉永康道：「大姐，不好啦，大姐夫去了！」

劉氏一驚，哦地叫了一聲便昏死過去了，劉永康聽不到動靜，心頭大驚，立即找人撞破房門，救起劉氏。劉氏哭道：「老爺您活人無數，爲甚麼救不活自己？老天爺眞是無眼！」

劉永康道：「快備轎子！」

一行人乘着小轎，飛跑去醫院，劉氏撲在閻王敵身上啕哭，那金氏也不落後，同樣大哭起來，醫院裏一片愁雲慘霧！

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傳來，床前的人都默默散開，只那兩個女人仍在痛哭，一個中年漢子掀開白布，看了幾眼，道：「這是被炸彈炸死的！」

劉氏心頭一跳，抬起頭來，便見到一張威嚴的面孔，那漢子一對凌厲的目光望着她，沉聲問道：「兩位便是閻大夫的未亡人？」

劉氏囁嚅地問道：「你，你是誰？」

漢子身旁的人道：「這是咱們分局黃局長！」

「黃局長……」兩個女人都低下了頭去。

黃揚義道：「兩位夫人可以告訴我，這是怎回事嗎？」

劉氏望了金氏一眼，道：「不錯……先夫是被炸彈炸死的……」

「是誰下的毒手？」

「不知道……」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劉氏不答，黃揚義道：「請兩位夫人及知悉此事的人帶我到你們家去！」

× × ×

由于這件事非同小可，所以黃揚義親自出馬到閻家勘察。

他在佛堂內清楚了來龍去脈後，便道：「歹徒斷不會無端端進來縛人拋擲炸彈，現在閻大夫巳死，夫人大概也希望咱們抓到兇手，替尊夫報仇吧？」

劉氏猶疑了一下才道：「他們是來偷金磚的，因爲行藏敗露，所以臨走時才丟下炸彈！」

「哦？是什麼黃金？」

「我，我也不知道！」

黃揚義把臉一沉，厲聲道：「希望夫人合作！黃金放在什麼地方？」

劉氏道：「在我寢室……」

黃揚義立即道：「到你房中去！」

衆人來到劉氏房中，黃揚義問道：「黃金本來放在那裏？」

劉氏指一指一個抽屜，黃揚義道：「請打開！」

劉氏猶疑了一下將抽屜拉開，只見裏面放着些內衣服，黃揚義道：「黃金放在這裏？」

「是的……」

「損失多少？」

「幾……幾件首飾……」劉氏結結巴巴地說不出來。

黃揚義冷笑一聲，道：「幾件首飾，那三個人會花這麼大的氣力？夫人，俺現在忠告你，假如你有心隱瞞事實，咱們會懷疑你與匪徒勾結的。」

劉氏臉色大變，道：「你們總不會胡

閻王敵的夫人被劈暈倒在地上。

亂抓人吧……」

黃揚義道：「將這干人都帶回局子裏調查。」

劉氏大吃一驚，道：「你們不能這樣的……」

金氏道：「大姐，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了咱們？現在老爺巳過世，你不會不想替他報仇吧？」

劉氏身子一抖，哭泣起來，道：「被偷去的，不是首飾……」

黃揚義沉聲道：「那是些什麼值錢的東西？」

劉氏道：「金磚……」

「是什麼金磚？」黃揚義步步進迫，「金磚這放在那裏的？」

劉氏道：「那些金磚是什麼來路，老身也不知道……它本來是放在這裏的……」她手指向床底下一指。

黃揚義道：「床下有暗格？把它打開來看看。」

劉氏依言鑽入床底，掀開幾塊紅磚，磚下是扇小鐵門，她又用鑰匙，將鎖打開來。

黃揚義在外面喝道：「裏面還有沒有？將它拿出來。」

劉氏捧出幾塊金磚來，黃揚義接過來看了幾眼，冷笑一聲：「小陸，你進去看看。」

一個小伙子鑽了進去，又搬出二十多塊來，黃揚義道：「帶他們回局子裏查問，夫人，這些金磚現在暫由咱們保管，假如查出來路沒問題的，咱們一定發還，但假如有問題的，咱們便充公，不過依然要你們合作！」

劉氏與金氏等人都呆呆地點頭，金氏大概因爲不知道丈夫床底下藏了這許多金磚，因此臉色並不好看。

黃揚義忽然醒起一件事來，問道：「剛才你們說廂房起了火，是什麼原因失火的？」

林拜仙道：「咱們也不知道。」

黃揚義心念電閃，問道：「是不是有人放火？」

劉永康道：「沒人看見。」

黃揚義道：「在你們救熄火之前，那三個大賊得手了沒有？」

「還沒有！」一個被擊暈的保鏢道：「起火之後，便有三個漢子穿咱們的衣服，走了過來，接着便將咱們擊暈！」

黃揚義喃喃地道：「這樣說來，賊黨可能不止三個！」

一個臉龐尖削，年在五十左右的男人在黃揚義耳邊說了幾句話，黃揚義便道：「劉總管，你且留下來調查，看看貴宅的下人都全在嗎，我懷疑有人做了內應！」

那臉龐尖削的道：「貴宅最近有沒有新僱的保鏢？」

劉永康答道：「巳有近年沒有請保鏢了！」

「女傭或長工的，有沒有？」

林拜仙叫了起來：「嗯！有一個叫林俊！」

「他人在那裏？」

林拜仙回顧一下，叫道：「快找林俊過來！」

黃揚義道：「老樊，你在這裏繼續調查，俺先帶他們回去問口訊！」

×　×　×

黃揚義只能在劉氏的口中查到一點蛛絲馬跡，那批金磚是閻揚宗的父親留下來的，至于是什麼來路，爲何不存放在錢莊，她曾經問過閻揚宗，但閻揚宗只叫她不要多問。

黃揚義懷疑這批金磚來路不正，而閻揚宗的父親以前是在二十里舖住的，後來才搬來本城居住，他估計閻揚宗的父親以前是幹响馬盜匪的，這批金磚不是偷的，便是搶的……

他想到此，便繼續問下去。「夫人，以前跟你家翁來往的，是些什麼人？」

劉氏道：「我家翁一向在家裏看書玩古董，不見有親戚上門！」

「你嫁到閻家也有不少年了吧？以前他也是這樣子的？」

「外子以前在張店開業，我嫁到他家，家翁來過幾次，但他不跟咱們住在一起，我曾問過外子爲何不搬到二十里舖去，外子說二十里舖人少，加上名師多，搬到那裏，生意不會好。」

「後來家翁在這裏建了這座大院，咱們才搬來本城居住的，算起來也巳二十五年了。」

黃揚義更覺自己的懷疑沒錯，想了一下，續問：「來了本城，你家翁便足不出門？」

「也不是足不出門，不過除了必要，他絕不出去就是。」

「你們現在睡的房，以前是你家翁住的？」

「是，他死後七七，咱們便搬進來，老身起初不大同意，因爲家裏的空房子多的是，而外子又請了好些保鏢，老身不斷問他，他才打開床底下的暗格，拿出那些金磚給我看的。」

「他可有什麼話交代你？」

「他只告訴我不許將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包括金氏，又叫我小心別讓人隨便進房！」

「尊夫平日與些什麼人來往？」

「都是本城的達官貴人！」劉氏接着說出了一連串的人名，黃揚義叫人一一記下。

就在此刻，老樊巳匆匆地走了進來道：「報告局長，閻家所請的長工林俊，事發之後就不見了！」原來老樊是分局的偵緝隊長。

黃揚義立即道：「吩咐下去，全力追緝疑兇！」

劉氏忽然說道：「咱們僱人都有担保的！」

老樊道：「俺巳吩咐小陸去抓担保人了，估計等下便到！」

黃揚義遣散閻家的人，道：「你們不許離開本城，因爲咱們可能會叫你們來認人，以及隨時協助本局調查本案！」

那些人走了之後，黃揚義便焦急地在辦公室內踱起步來，幸而不久林記豆腐的老闆林老頭巳被帶來了。

黃揚義喝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介紹匪徒到閻家去臥底！」

林老頭吃驚地道：「局長，俺可不知道他會做出這種事來，而事先老漢一點風聲也聽不到！」

小陸道：「局長，咱們查到，林俊經常在黃昏離開閻家，說出去溜躂，有時連飯也不吃便出去了！」

黃揚義緊張地問：「可知道他去了那裏？」

「有人在四海旅館附近見到他！」

黃揚義道：「快去四海旅館調查！」

接着又有一個偵緝人員進來報告。「局長，今早有人見到那三個匪徒，都帶着女人假裝來看病，但過了一陣，那些女人便先後離開了！」

「是誰說的？」

「閻家的長工，他們是負責維持秩序的！」

第三個偵緝人員也進來了。「報告局長，巳查明死在清水巷裏的那個男子是位馬車夫，家在城南的石頭村，平日都到城內載客，因爲他的馬車大，很多大戶都喜歡僱他的馬車！」

由於他說得急，一口氣說到這裏，喘了幾口氣才再說下去。「昨天城內萬錦布莊的朱老闆去找他僱車，他說今天巳被人包下了，僱主是個陌生人，生着一臉的鬍鬚子，還下了訂金五成。而剛才咱們在街上調查，巳知三個匪徒是乘他的馬車離城的，更有人見到有女人先上車等候！」

黃揚義道：「你們和老樊駕車去追，城外的路是黃泥路，車上有黃金，又有不少人，重得很，一定有車轍留下來！」

「是，咱也查到馬車是由東城門出去的！」

黃揚義派發了工作，便又在辦公室內踱步，嘴裏不斷地抽着烟，半晌，房內巳充滿了烟霧！

緊張等待

與黃揚義相反，仇天瑞、鄭雙喜和孟大雄這時候却樂得滿屋亂跳，三個大男人不時發出傻笑，正式是窮光蛋拾到黃金，何況金磚數量又是這般多，那能不樂？

孟大雄一拍大腿，道：「老大，眞有你的！這次能帶咱們發了大財，俺這生都不會忘記你的好處！」

仇天瑞哈哈笑道：「他媽的，還說這種話幹什麼？這次大家都有功勞，單只俺一個人怎能辦成事？」

孟大雄道：「所以俺說你最有做老大的資格！智勇雙全，辦事乾淨俐落之外，而且還有江湖義氣，咱眞走運，能夠跟着你！」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仇天瑞不由得意地笑了起來說道：「他奶奶的，假如咱們三個一早合作，說不定早巳發大財了！」

「現在也還不遲！」

鄭雙喜道：「今早俺都不知多麼緊張，心想這是九死一生的事兒，不想這般順利，眞是佛祖保祐，現在還怕這只是一場春夢罷了！」

仇天瑞笑道：「老實說，俺本來也只有六七分把握，心想假如能得手，吃點苦也劃得來，料不到連一點彩也不用掛！」

孟大雄笑道：「也許今早老二在佛堂裏唸了一段經，佛祖保祐也未定！」

「去你的！俺唸的是往生咒，預先替那馬車夫唸的！」

三人都齊爆出一陣大笑。仇天瑞喝道：「你們三個女的還不去煮飯？」

鄭雙喜道：「不錯，應該好好地慶祝一下！」

三人情緒稍爲平復後，鄭雙喜便問道：「老大，現在城內一定鬧得鷄犬不寧，咱們何時離開山東去上海？」

仇天瑞道：「別急，那些金磚重得很，咱們還是等風聲稍爲平靜一點再說！」

孟大雄緊張地道：「打鐵趁熱，趁他們還未佈置好，咱們上路吧！」

仇天瑞道：「你揹着痳包上路？最低限度也要找三輛馬車來才行。」

鄭雙喜瞪了他一眼，道：「還有老四哩，咱們最低限度也要等他回來再說！」

孟大雄不敢吭聲。仇天瑞道：「別廢話，先將金磚搬到地窖裏去！」

鄭雙喜與孟大雄自然沒有意見，當下三人扛着金磚到柴房，仇天瑞打開地窖，三人先後走了下去，把金磚倒了出來，細數一下，是六十一塊。

仇天瑞道：「可惜不能將所有的金磚都搬來！」

鄭雙喜說道：「剩下那些還不夠三十塊！」

仇天瑞道：「這樣說來，閻王敵也熔了十多塊，他媽的！他巳經這般多錢，還要熔金磚！」

鄭雙喜說道：「咱們先將金磚分開來吧！」

仇天瑞道：「這次老二冒的險最大，俺建議將這零頭的一塊分給他！」

孟大雄道：「俺完全贊成！」由於將六十塊金磚分成五份，仇天瑞將自己的兩份疊成一堆，剩下的每人十二塊。

孟大雄說道：「每一塊五斤，十二塊巳有六十斤，夠了夠了，這是黃金不是白銀！」

三人又樂了，一忽，鄭雙喜道：「不知小林現在到了那裏，俺怕他找不到！」

「怎會找不到？」孟大雄說道：「他的鼻子靈得很呢，一定可以嗅到黃金的味兒！」

仇天瑞道：「不行，還是去村口等他安全一點，只怕他找不到咱，到處問人，這就不好了！」

鄭雙喜道：「俺現在就上去！」

仇天瑞道：「也用不着這般急！咱們是乘馬車來的，他是走路，那有這般快？吃了晚飯再去！」

三人躺在金磚上發夢，過了一陣，仇天瑞的老婆叫道：「飯煮好了，你上來吃吧！」

人上到柴房，仇天瑞道：「爲免大家生疑，現在把你們的鎖掏出來吧！」

只見木板上巳釘着六個鐵扣，兩個一組，仇天瑞的鎖在第一組上扣住，接着是鄭雙喜，孟大雄則扣了最後一組。

仇天瑞道：「鑰匙你們自己藏好，不見了可別怨天怨地！」

孟大雄拍拍袋子，道：「這還用你吩咐麼？」

×　×　×

偵緝人員問了林老頭的口供，林老頭老老實實地將林俊一切供了出來，偵緝人

員立即告訴黃揚義，黃揚義說道：「派人立即到青松村埋伏，林俊一回去便把他逮住！」

一頓他又道：「將這老頭扣住，再調查！」

不一陣，到四海旅館調查的人巳回來了：「報告局長，最近四海旅館長住一個叫羅大富的漢子，有一個青年先後去找他四五次，每次找他時間都不長，便匆匆離開了，估計這人便是林俊！」

「羅大富，快調查這人是什麼來路！」黃揚義想了一下又道：「把閣家的管事林拜仙找來！」

去捉拿林俊的人還未回來，但林拜仙巳來了，只見他哈腰諂媚地道：「局長大人您好！您找小的有事？」

黃揚義叫他在辦公桌前的椅子坐下，立即發問：「林俊是你推薦到閣家當長工的？」

林拜仙忙道：「俺對他可不清楚，而且俺跟他可沒任何瓜葛！」

黃揚義不耐煩地道：「俺可沒說你跟他有瓜葛！老實說！是不是你推荐的？」

林拜仙只得點點頭，黃揚義又問：「你跟他是親戚？」

林拜仙一驚，又道：「其實俺對他根本不了解，不過閣家需要一名木匠，他又能幹，所以才僱他的！」

「你對他不了解，爲什麼又推荐他？」黃揚義對此人實在有點厭惡，不客氣地道：「他給了什麼好處你？」

林拜仙再也坐不下去，長身哈腰道：「局長大人你誤會，俺是個規矩人，要不老爺在生也不會升小的做管事！」

黃揚義一拍桌子，喝道：「我看你還是老實一點，到底是什麼原因？」

「俺是瞧在俺表妹的份上的。」

「你表妹是誰？」

「她是個……粉頭……這姓林的小子，是她一個客人的表弟……」

黃揚義站了起來，說道：「帶我去見她！」

× × ×

當他倆找到芍藥時，芍藥正在梳粧，聽說表哥帶着局子裏的人來找她時，她一張臉都變白了。

黃揚義和顏悅色地問：「芍藥姑娘，聽說你認識一個叫林俊的青年……」

林拜仙插腔道：「便是你那老相好的表弟，後來到閣家做長工的那個！」

芍藥紅着臉回答道：「就見過那麼一次！」

黃揚義道：「誰介紹你認識他的？」

「孟大雄？」

「孟大雄？」黃揚義立即想起羅大富來，問道：「他姓孟不是姓羅？」

「姓孟。」

黃揚義聲音轉厲：「眞的？」

林拜仙又忙插腔。「表妹，你可得說實話，那姓林的小子勾結匪徒殺死了老爺，那姓孟的便是其中一個！」

芍藥驚慌地道：「我……我什麼也不知道……」

「好，我沒說你瞞騙咱們！」黃揚義繼續盤問下去。「這人是誰?他家住在那裏?」

「他說他是做竹器山貨的，經常四處跑，是住在城外的，我可不知道他住在那裏！」

「他來過幾次？」

「四五次而巳！」

「每次來都指名要你相陪！」

「是的。」

「你怎麼認識他的？」

「第一次是黃公子……黃錦袭帶他來的！」

「那個花花公子黃錦袭？」

「是的，黃公子也是叫他孟大哥！」

「好，如果他再來找你，你便一邊跟他虛以蛇委，一邊叫人暗中通知咱們！」

× × ×

黃揚義又找到了黃錦袭，向他調查孟大雄的事。

黃錦袭恨恨地道：「這小子原來是幹這個的，俺被他瞞得好苦，他對我說是跑單帮，做山貨買賣的！他還欠俺六個大洋哩！」

「他叫什麼名?

「孟大雄！」

「孟大雄……」黃揚義將這三個字牢牢記住，「你怎樣認識他的？」

「還不是在花街柳巷那裏認識的?他喜歡玩，俺也是，每次見面不是女人便是賭博，後來便成爲朋友！」

黃揚義微微一笑，道：「既然是朋友那就好辦了，他住在那裏？」

「這小子可沒固定的住所，每次進城不是宿在粉頭房裏，便是在旅館裏過夜！」黃錦袭老實地道：「其實俺跟他是豬朋狗友，他的事俺可不清楚！」

黃揚義又問了一些問題，但都問不出結果來，只得又匆匆返回分局了。他忙了半天，連飯也顧不上吃一口，到今爲止，只查到一些不太重要的事來：林俊是林記豆腐店老闆林老頭的堂侄，他老娘最近死了，跟一個叫孟大雄的歹人勾結上了，混進閣家臥底，最後他可能在放了火後，便悄悄離開了！

歹徒是乘馬車離開的，他們是藉口看病而乘亂混進閣家的，而這三個狡猾的匪徒還帶了老婆作掩護！

唯一有收獲的，是他查到匪徒之中有一個叫孟大雄的，而這個孟大雄，又化名羅大富，還以羅大富的假名，住進四海旅館跟林俊聯絡！

現在這件案子之嚴重性巳不容說，唯一有破案的機會，便是希望能抓住林俊，因爲局子裏對他的資料最清楚！可是老樊到現在還沒有消息，他能不能完成任務，將林俊抓回來！

只要林俊一到手，要破案便不太困難了，是以黃揚義又緊張地期待着，可是天色巳漸漸暗了，老樊等人仍未回來！

× × ×

林俊去了那裏呢?他現在正在麥香村的路上！

世事有很多是沒法預料的，林俊也這樣，恐怕仇天瑞等人也想不到！

事情是這樣的，當林俊看見師兄鄭雙喜假裝劉氏，避過保鏢們的眼睛，成功地混進閣王敵寢室，他心頭狂跳，想了一下，便悄悄離開！

他離開工作的地方，不會有人生疑，外人問起，可以說去搬運木材，同伴問起則可說去解手，當然他的目的是去放火！

林俊心想要引開閣王敵寢室後面的保鏢，除非到灶堂那附近去放火，否則無效。他來到灶堂附近，隔遠便見到灶房外面有人出入，知道沒法走進去，於是來至廂房。

他知道三嬸和宋大嫂住在那裏，因爲她倆是負責洗菜的，這個時候一定不在房裏，所以潛了進去。

房裏桌上有盞油燈，他把燈頭旋了出來，將油潑在被上，點了火，被子「蓬」的一聲燒了起來。

林俊想不到火一下子就這般大，因此匆匆出房，走下石階時，由于太過匆急，不愼扭了一下！他知道旁人即將趕來，而不管鄭雙喜他們能否成功，這件事很快便會被閣家知悉，是故急急繞路到後園，悄悄開了門出去。

街上雖然有人，但他們見到出來的人是閣家長工（林俊穿着長工的服飾），也沒在意。

林俊一見如此，便快脚拐進小巷，回頭一望，圍牆上冲起一股濃烟，知道自己的任務巳經完成，便快步離開。

可是走了一陣，那隻右脚却越走越痛，到了一處沒人的地方，提起褲脚一看，原來剛才竟扭傷了筋，足踝腫起一團！

這時候可不能去找丈夫，眞是要命，林俊只得咬着牙，忍痛走出南城門。

出了城，他這又想起一件要命的事來；身上這套衣服，在閣家附近方便得很，但假如東窗事發之後，這套衣服又成爲一個標誌！

這時候去那裏買衣服，林俊沒可奈何，只好折返家中，希望換了衣服，然後再走！

林俊回到村裏，見屋外停着一輛大馬車，一羣村童正在指指點點，見到林俊便道：「林大哥，不知爲啥，有架馬車停在你家外面！」

林俊心頭一沉，向車廂內看了一眼，暗中咒罵一聲：「他媽的，師兄這不是玩我？」問道：「那馬兒呢？」

「周大叔牽走了！」

林俊道：「你們把車子拉到別處，俺回頭請你們吃糖果。」

那些孩子們果然聽話，一窩蜂似的去推馬車，林俊不管他們，立即進屋，換了衣服，又去找藥酒。幸而他是習武的，家裏有藥酒，便胡亂用藥酒在足踝上揉搽了一陣，然後開門出去。

那些孩童圍了上來，道：「林大哥，快請咱們吃糖菓！」

林俊拋下幾枚銅板，道：「你們自個去買吧！還有，若有人來找俺，便說俺沒回來！」

孩子們又問道：「林大哥，你要去那裏？」

林俊眼珠子一轉，道：「俺要去濟南，半個月後才回來！」他拐着腿去找周七，周七家就在他附近，拍了一陣子門，他老婆開門了。林俊道：「七嬸，你家漢子是不是牽了一匹馬？」

那女人連忙把門掩上，只留下一絲縫兒，道：「那馬是你的嗎？牠可是由外頭跑來的！」

「我知道，俺是要向你們買，因爲我要去濟南，買牠來代步！」

那女人見林俊不是來討馬的，鬆了一口氣，開了門道：「哎呀，眞是不行，早知道你要買馬，也用不着叫七哥牽牠進城賣了，大家隣居，隨便算個價錢，大家都佔點便宜……」

那女人還要囉嗦，林俊巳無興趣聽下去，向她揮揮手便回身走了。那女人親切地叫道：「俊弟，你的腿怎樣啦？瘸了？何不歇一夜才上路？這樣怎能走幾百里路的！」

林俊不理他，向北走去，出了村口，又連忙拐向東行。那藥酒不是無效，只是他不斷地走路，損傷加深，越發腫脹，每走一步，便痛得他流出冷汗來。

勉强走了里餘，再也支持不住，見路旁有座小樹林，便走了進去，坐在樹下不斷揉着脚，心中罵道：「他媽的，俺第一次做虧心事，想不到便碰上這種事，操他老天爺的……娘，您在天之靈請保佑孩兒平安走到仇大哥家吧！」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到一個汽笛聲，不由吃了一驚，走前探頭望去，只見一輛車子馳進自己的村子，他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連滾帶爬向樹林的另一端爬出去！

走了幾十步，他實在忍受不住，只得找個地方匿藏起來，這時候他首先是後悔沒將藥酒帶出來，繼而又後悔答應入伙去幹這種勾當！

× × ×

仇天瑞等人吃了午飯，由于極度的興奮，事後必定疲勞，便躺在地上睡了一陣，醒來時，巳是黃昏，仇天瑞吃了一驚，連忙推醒鄭雙喜。「老二，快去村口接應老四！」

鄭雙喜擦了一把臉，換了一件衣服，跑到村口，四顧無人，便爬上一棵大樹，坐在上面等候，可是等到日落，仍不見林俊的踪影，他心頭忐忑起來，想道：「莫非老四巳失了手？」

過了一陣，天色巳經黑齊了，鄭雙喜沒辦法，只好返回仇家，仇天瑞與孟大雄亦開始担憂起來，總希望吃過晚飯之後，林俊會自天而降！

× × ×

天將黑，有個偵緝人員開車回局子裏報告：「局長，林俊那小子果然返回他家，換了一套衣服便又走了，隣居說他要去濟南，咱們在那兒搜索！」

黃揚義喃喃地道：「他會將去向告訴隣居嗎？」

「因爲他要買馬！」那偵緝人員又將林俊家外發現馬車的事說了一遍，「樊隊長說估計那馬車是匪徒偷走時乘坐的！」

黃揚義道：「料是如此！」

「樊隊長還說，他估計林俊不會去濟南！」

黃揚義眉頭一揚，道：「那他有說他會去那裏嗎？」

「樊隊長說南邊是南陽湖，要渡河非搭渡不可，怕會敗了行藏，因此大概不去東邊，便是西邊！」

「東邊地方廣闊，容易躲身，但西邊出境較近，他會去那裏？」黃揚義不由皺起眉頭。

一忽，另一組人員也派人來報告：「局長，咱們在一條路上找到三輛空馬車！咱們是沿車轍追下去，後來車轍到了一條小村，咱們拍門找人，結果查到一個老頭在村外公路上見停着三輛馬車，車上只有石頭，而沒有人，起初以爲車夫去了便溺，但等了好一陣仍不見人，便順手牽羊拉回家了！」

黃揚義目光一亮，道：「此人的話能不能相信？」

「看來可信程度達七成，不過咱們的人都在附近搜索和調查！」

黃揚義道：「你們先回去，等下我便帶人去找你們！」他說罷便拿起電話筒，絞動起來，「總機，替我接濟南總局，找周局長！」

他趁空隙點了一根烟，那根烟點了一半，那邊才有人喂了一聲，黃揚義下意識地挺一挺腰，說道：「周局長？我是黃揚義！局長，咱們這裏今早發生了一件命案……死了三個人，傷了好幾個……查出匪徒有一個叫孟大雄……臥底的那個叫林俊，咱們還未找到他，就怕他逃出境去，就難辦了！」

那邊傳來總局長周而勇的聲音：「我現在就派人去協助你，把偵緝總隊的精英派去！眞是豈有此理，目無王法，一定要將匪徒繩之于法！」

黃揚義道：「局長，匪徒狡猾得很，我怕老樊不能勝任，要是可能的話，最好請王森總隊長親自來一趟！」

周而勇在電話中道：「好吧，我看看他能不能抽空，假如能夠走開了，就叫他立即去你那裏！」

「謝謝！」黃揚義放下電話筒，便喝道：「集令，準備去抓人！」

抓到一塊木頭

黃揚義帶着人跟老樊他們碰上之後，老樊道：「咱們派人到南陽湖問過，下午有否這樣的人搭渡，剛才在向西搜了幾里，現在搜東面！」

黃揚義道：「分三分一的人仍向西搜索，咱們向東繼續挺進！遇到村子便進去詢問，看有沒有人去討飯！」

老樊道：「對！這小子回家炕未坐熱，便離開了，應該還未吃飯，現在天黑了，俺不相信他不去找飯吃！」

黃揚義精神一振，道：「就這樣決定，山上沒樹林不用搜，先去有人住的地方查探消息！」

老樊立即分配人手，每兩人一組，然後道：「大家要勇敢機智，還要小心，因爲匪徒不是吃齋的！」

小陸輕聲對同伴道：「樊隊長最喜歡說這幾句話，俺已聽了好幾次了！」

老樊耳尖聽見了，罵道：「他媽的，那麼下次改由你說！」衆人都笑了起來，老樊道：「出發！」

黃揚義道：「我把車子開出公路，有事就來報告！」

× × ×

小陸跟大牛在一組，大牛不是一個人的綽號，他是姓牛的，據說是宋朝義軍首領牛臯的第三十代玄孫，只因他長得塊頭大，所以大家叫他大牛，他的身裁跟小陸相反，但孔武有力，自小便練拳，扛着兩百斤重東西，仍可健步如飛！

小陸的身子雖然大不如他，但他的腦筋靈活，探口風攪調查都是他的拿手本領。這兩人是歡喜寃家，但老樊老是將他們分配在一組，因爲可以互補長短。

小陸雖然看不起大牛，但對他擒賊的本領，心底是佩服之至，只是嘴上硬是不讓人，還經常作弄他，大牛雖然經常吃小陸的虧，但小陸的腦袋的確比自己靈光，所以一切都忍了下來，他兩人合作多年，共同破獲了好幾宗大案。

兩人走了一陣，小陸晃着手電筒，照到一條小村，便道：「那裏有人家！」

大牛立即道：「咱們過去問問！」

小陸道：「那還用說？你走在前面吧，小心那小子有鎗！」

大牛哼了一聲：「危險的事，你總是叫俺走在前頭！」

「你瞧俺這副身手，遇到危險，犧牲的機會起碼比你大十倍，俺連女人的氣味也未嗅過，可捨不得在這時候死！」

「得啦，快跟上來吧！」大牛不跟他分辯，走在前面。一進村，那裏面的狗便一齊吠了起來！

小陸叫道：「我的媽呀，怎地有這許多老虎？」

大牛叫了起來：「操你奶奶的，連狗也當作老虎，你怎樣捉賊！也不知老樊爲啥會看上你！」

小陸也臭他：「他連俺奶奶也不放過！瞧你上次見到你表妹那副熊相，九成九是假裝出來，你一見到她，心中早就想操她了！」

「別胡說行不行？俺是那種人嗎？」

「你連老太婆也不放過，還會放過大姑娘？菩薩也不相信你！」小陸見他發怒，忙又道：「你別大聲吼，驚動了匪徒，你可得負責！」

大牛「咕」的一聲，把話吞下肚去，用力瞪了他兩眼，小陸道：「還不快去拍門！」

大牛只好忍氣去拍門，牆角的兩條大黃狗，蹲伏在地上，尾巴都垂了來，用綠幽幽的眼光望着他倆，大牛只當沒看見，伸手去拍門。「老鄉，開開門！」

他拍了一陣，裏面便有人不耐煩地應道：「是誰呀？天氣熱，剛睡下就被吵醒的！」

小陸道：「對不起呀老鄉，咱們是局子裏的人，來查案子！」

一提到局子裏和查案幾個字，大門便「呀」地一聲拉開，是一個粗眉大眼的人，粗着聲問道：「什麼案子的，查到咱頭上來！」

小陸在大牛後面笑嘻嘻地道：「這位大哥不用生氣，咱問你，你有沒有見到一個穿藏青色土布衣褲的青年在你們這裏經過？嗯，他的右腿有點瘸，走路不大方便的！」

那青年想了一下，道：「俺沒看見，你們到別處問吧！」

小陸見他要關門，急道：「這人殺了

好幾個人，身上有槍也有炸彈的，你們可得小心呀！」

那小伙子臉色一變，回頭便問道：「娘，你聽見沒有？可會見到這樣的一個人嗎？」

裏面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道：「沒呀，娘今日一早下田，天黑才回來，怎知道！」

大牛道：「謝謝你，你們睡吧！」

兩人又到第二棟茅屋去拍門，大牛手沉，那扇竹門劈劈啪啪地响着，裏面立即有人問：「什麼事呀？」

「局子裏來查案，開門！」大牛粗聲道。

過了一忽，裏面點了燈，門才打開，是個禿了髮的老頭，兩眼昏花地看了他倆幾眼，道：「俺兒子進城做長工，還未回來，你們下個月初才來吧！」

「咱們不是來找你兒子的！」小陸又將剛才的話說了一遍。

老頭的眉一揚，問道：「那小伙子有多大的歲數？」

「二十三四歲，長得很高大！」

老頭點點頭道：「這就對啦，他瘸脚的，走路不大方便……」

大牛見他嘮嘮叨叨的，忙問：「老伯，你在那裏見過他？」

「哎，俺犯了病沒出去，黃昏的時候，他來拍門，給了俺幾個銅板，向老漢買了幾個饅頭，也不說話就走了！」

小陸道：「他往那裏走？」

老漢提燈走了出來，指一指遠處，道：「老漢見他由那裏去，老漢出門時，他已走到山下……」

大牛道：「他要上山？」

「好像是的！」

小陸道：「謝謝你老伯，你趕緊關門吧！」

大牛道：「老伯，你小心一點，他是個歹人！」

兩人匆匆出了村，快步往來路奔去，小陸說道：「眞是天賜鴻運，活該咱們立功！」

大牛道：「你嘮叨什麼？快點嘛！」

小陸心頭一動，索性停了下來，說道：「大牛哥，你跑回去吧，俺在這裏等你好了！」

大牛怒道：「你什麼都叫我幹！」

「也好，你跑慢一點，俺還想留些氣力捉賊！」

大牛道：「行啦，你跑不動便站住！」他不理小陸飛快地奔到汽車前，大聲向黃揚義報告。

黃揚義心頭大喜，道：「他腿瘸了，跑不了多遠，快吹哨子！」

黃揚義的警衞兵立即吹响哨子，接着黃揚義便吩咐司機打亮車前的大燈，緩緩開動，車子一直開到那條村子，才停了下來。

哨子聲此起彼落，過了一陣，在車邊的十多條漢子都全集合在車前，黃揚義叫小陸將情況說了一遍，然後說道：「大家現在就出發，跑步去！到了山下，再聽命令！」

衆人如一條巨龍般，默默向村子裏的小路游動，黑暗中只聽到夏虫叫聲和沙沙的脚步聲。

村子裏的狗兒，忽然一齊狂吠起來，可是由於來人多，牠們只在暗處張牙舞爪一番，沒有其他行動。

衆人一口氣奔至一座小山下，黃揚義見那山不高，但樹多草長，便道：「老樊，你帶一隊人繞到後面去，依然兩人一組，十分鐘後開始行動，大家都把鎗掏出來，但最好是活捉！」

樊隊長應了一聲，帶着八個人走去，黃揚義又叫人散開，他自己與警衞兵和司機則守在山下。

十分鐘之後，哨子聲一起，所有的人都把手電筒打亮，向上搜索！

哨子聲驚醒了沉睡中的林俊，他一睜開眼，便見下面有好幾道光柱在晃動，心知行藏已經洩露，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定一定神下爬下樹，慢慢拖着腿，向後山翻去。

到了山巔，向他一望，那裏也有好幾道光柱，他知道自己被包圍了，假如這條腿沒受傷，他還有希望逃脫，但現在還能怎樣？

沒有一個歹徒肯束手就擒的，林俊也沒例外，向四周看了一下，便爬上一棵枝葉茂盛的大樹，匿了起來，希望能逃過厄運。

光柱越來越亮，甚至連脚步聲和咳嗽也聽見了，林俊嚇得不敢稍動。

小陸依然與大牛一組，歸老樊領導，他倆貪功，走在最前面，也是最早來至山嶺的，小陸一邊用手電筒掃射，邊問：「大牛，你說是不是咱們走得急，看漏了點子？」

大牛喃喃地道：「希望他不是逃到別處去了！咱們在這裏找一找吧！」

兩人便分開，一個向左，一個向右慢慢搜查。一陣山風吹來，小陸打了一個寒噤，這才意識到獨自行動，危險性很高，當下叫道：「大牛，咱們還是一齊行動吧，或者等他們都來了再搜！」

大牛冷笑一聲：「你不是一向自稱英雄嗎？爲什麼現在便害怕了？還想立功？哼，胆小鬼！」

「這是局長吩咐的，誰是胆小鬼？俺便親手把他抓來讓你開開眼界！」小陸邊走邊嘟嚷，就在這時候，樹上忽然「呱」地响起一個貓頭鷹的叫聲！

那叫聲十分凄厲，令人毛骨悚然，小陸不由自主地抬頭望去，手電筒掃向樹葉！「沙」的一聲响，貓頭鷹自樹上振翅飛起，雙翅搧動，枝動葉晃，小陸忽然發覺樹上有一團黑影！

手電筒一移，便見到一個人影，他心頭一跳，驚喜地叫道：「大牛，快來，就在這裏！」

話音未落，樹上的林俊已跳了下來，一脚蹬在小陸的肩上，小陸大叫一聲，仰天跌倒，手上的鎗和手電筒也掉在地上！

他還未定過神來，又覺胸膛一陣疼痛，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

林俊壓在他身上，雙手去摸他的手，不料鎗已不在小陸身上，忙扭腰伸手在地上摸索！

小陸也知道危險，因爲鎗一讓他抓住，自己這條小命便完了！他也不知自那裏

來的一股勇氣和力量，猛地向上一挺！

林俊猝不及防，被他抛開，跌落地上，可是他左手一抄，黑暗中剛好抓到那柄手鎗，立即提了上來！也是他命中該「絕」，小陸抛開林俊之後，心頭又驚又急，不懂得爬上來，相反躺在地上，提脚亂踢，他一脚踢在林俊手腕上，剛好又將他得到手的鎗踢飛！

林俊怪叫一聲，爬起身來，黑暗中奔來一條兇猛的大漢，手上提燈，腰帶上插着一柄鎗，一脚望他踢去！

林俊連忙偏身一閃，順勢回了他一拳，大牛可不是弱者，左臂半曲提起，將其來勢格住，乘勢劈出一掌！

他倆可眞是棋逢敵手，林俊也把其掌擋開，兩人一來一往交了幾招，竟是個平手！林俊是在急怒驚恐之下，因此出手比平日凶狠得多，但他也有個缺點，腿部受傷，行動不便，加上山下的人聽見小陸的叫聲，知道發現了敵踪，因此都直接摸上來！

在這種因素下，林俊更急於得手，可是這正合了一句老話：欲速則不達！

鬥激中，林俊一拳直搗而出，大牛見他不顧防守，上身一扭，左腿忽然貼地一掃，只聽林俊大叫一聲，應聲跌倒地上！原來大牛剛好掃及他的足踝，痛得他全身氣力都在這刹那消失！

小陸見有機可乘，立即壓在林俊的身上，大牛一彎腰，雙手抓住林俊的雙足，這時候，其他人也一湧而上，將林俊扭住，把他架下山。

黃揚義大喜，哈哈笑道：「兄弟們，大家都辛苦了！」

小朱道：「這次是小陸抓到的！」

小陸不好意思地笑道：「是大牛的功勞大一點！」

大牛道：「是他抓到的！」

樊隊長道：「你倆不用吵，兩個都有功勞！」

黃揚義點點頭，用嘉許的眼光看了他們一下，走到林俊面前，問道：「你可是林俊？」

林俊昂頭不答。黃揚義再問：「你的同黨在那裏？」

林俊仍然不答，黃揚義耐着性子道：「你可知你們殺死了好幾個人，說出來可以減輕你的罪孽！」

林俊面色一變，慢慢低下頭，却仍不答話，小陸說道：「想不到抓到一個木頭人！」

大牛一拳擊在林俊的肚子上，喝道：「快說！」

林俊額上沁汗，仍咬牙不語，黃揚義道：「帶他回去再說，收隊！」

「山貓」出馬

黃揚義「班師回朝」，已將天亮，他不等歇一口氣，便親自提審林俊。

林俊被大牛推倒在地，黃揚義罵道：「你們這干禽獸，爲了錢，爲了財物，便不惜殺人放火，也不知你們父母是怎樣教導你們的！」

林俊揚起頭，怒道：「這件事與我父母無關，你可以罵我打我殺我，可不能侮辱他倆！」

黃揚義一怔，隨即哈哈大笑。「原來你心中還有父母！難道你殺人時，沒有想到那些被你殺死的人也有孩子？」

林俊道：「我沒有殺人！」

「好，就算放火吧，你不怕會燒死人嗎？」

「閻家的人多得很，而且房子裏又沒有人，火不會燒多久的，而且更不會燒死人！」

「事情也會有意外！」

林俊反問：「意外發生了沒有？」

黃揚義不由語塞，大牛在林俊後背踢了一脚，罵道：「去你奶奶的，局長好聲好氣問你，你還敢賣凶？」

林俊冷哼一聲：「俺說的是事實，你們不能把別人的罪加在我身上！」

黃揚義沉住氣，繼續引誘他說出實情：「你說得好，那麼殺人的是誰？」

「俺不知道！」

大牛又踢了他一脚，罵道：「你還嘴硬？打死你！」

林俊怒目以對，大聲道：「俺不在當塲，怎知道人是誰殺的？」

黃揚義道：「有道理！咱不問誰殺人，只問你跟誰合作？」

林俊不答，黃揚義又加上一句：「咱們已知道其中一個叫孟大雄，他化名羅大富，住在四海旅館，你一共去了五次跟他聯絡，除了他之外，那兩個叫什麼姓名，住在什麼地方？」

林俊仍不答，只把頭低下。黃揚義手掌用力在桌上拍了一下喝道：「快說！」

可是儘管辦公室內的偵緝人員怎樣呼喊，林俊就像一塊木頭般，不言不語也不動！

大牛怒了，揮拳便給他一下，這一拳十分沉重，打得林俊頭面都撞在地上去。

「他媽的，你不說就打死你！」

林俊只重重地哼了一聲，大牛「砰砰」地連打幾拳，林俊道：「你打吧，最好把俺打死！」

大牛喝道：「你以爲俺不敢！」又狠狠地踢了他一脚，黃揚義只當作沒看見。

大牛打了一陣，只打得手臂發軟，林俊兀不敢招供，在地上哼哼哈哈地道：「你們講不講義氣？」

小陸冷笑道：「像你們這種人也講義氣，哼，他們三個丟下你一個人，你還跟他們講義氣？眞是蠢才！」

林俊道：「這是講好的，不是他們丟下我的。」

黃揚義回身問道：「他們約你到什麼地方見面？」

林俊道：「打死俺也不會答你，你們有本事便自個去抓人吧！」

小陸哈哈大笑道：「你還跟他們講義氣嗎？那三人早已把金磚分了，遠走高飛了。」

林俊道：「你們既然認爲他們已遠走高飛，還來迫我是何道理？」

小陸忍不住也踢了他一腿。「眞是朽木不可雕！」

黃揚義怒道：「拉下去！一定要在他嘴裏掏出消息來！」

衆人離開後，警衛員才捧了一大碗麵進來，放在桌上，黃揚義揮手說道：「不

吃不吃，拿下去！」

× × ×

鄭雙喜在村口等了一夜，都不見林俊回來，熬紅了眼睛，一進屋便歪在床上了，這時候，屋內的氣氛跟昨天已大不相同，三個人的心都揪緊，一言不發，那三個女人也不知躲在那一間房子裏，也不來打擾一句。

半晌，仇天瑞才說道：「莫非他失了手？」

孟大雄道：「沒理由，咱們都能平安出來，他一個人還不容易走？」

鄭雙喜道：「如果不是失手落在官家，怎會到現在還不到來？」

孟大雄道：「也許他迷了路，匆忙中走錯了方向！」

仇天瑞道：「但願如此！」

三人沉默了一陣，仇天瑞又道：「咱們再等一天，假如他還不來，咱們就離開吧！」

鄭雙喜道：「老大，有件事咱們要預先準備，就是馬車，這時候還能去找馬車嗎？叫誰去？」

孟大雄道：「俺人生路不熟，可不能去？」

仇天瑞道：「明天一早俺去找就是，看你們都是胆小鬼的！」

× × ×

出乎黃揚義意外，山東省偵輯總隊長「山貓」王森竟然親自帶了幾個親信趕到濟寧分局。

「王隊長，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是兩輛摩托車！」王森笑道：「後面那有一架大車的人馬，找到人沒有？」

黃揚義嘆了一口氣道：「人是找到了，可是想不到這賊子竟然守口如瓶，在挺義氣！」

王森一怔，道：「他不肯說？」

「是的，就是咬牙不說，我也拿他沒有辦法！」

「動了刑沒有？」

黃揚義苦笑道：「用拳頭打，用皮鞭抽，剛才又用烙鐵燒，眼看已經氣息奄奄了，還不肯說，俺這裏幹這許多年，像這種人可少見！」

「現在呢？」

「剛叫大夫替他上了藥，還躺在羈留房裏面！」

王森道：「俺去看看他是什麼樣子的好漢！」

黃揚義帶他到羈留房，只見鐵柵後一個漢子躺在地上，身上紮了好幾條紗帶，衣裳上染滿了血跡，臉上毫無神情，閉上雙眼，令人不知道他心中想些什麼。

王森用脚踢着鐵柵，發出震耳的聲音，林俊輕輕睜開一對眼睛，旋又閉上，王森道：「我是本省偵緝隊隊長，山貓王森，你便是林俊，聽說你是條漢子，俺一到便忍不住下來看你！」

林俊嘴巴嗡動，輕聲道：「硬的不行，又來軟的？王隊長你還是省了吧！」

「你眞的不吃敬酒！偏要吃罰酒？」

林俊道：「兩種酒都吃過了，大不了將我打死……哼，我單身一個，怕什麼，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王森笑道：「你以爲不說便是好漢子，笑話，這只會加深你的罪孽！」

「我想不會！」

「他們手上都有武器，說不定還會傷人殺人！」

「他們只是求財，不會殺人，除非萬不得已！」林俊道：「閻王敵那些金磚來路不正，咱們偷了也不算是罪孽！就算咱們打死他，也不太過，當年他父親爲了這批金磚，殺死的人，超過十個！」

「那是他父親的事，與他無關，你們殺錯了人，也不算是好漢。」

林俊道：「閻王敵貪財，收的診金藥費都比人高很多，也不是好人！」

「但他總是憑一技謀生！」

林俊道：「也許他命中該絕，咱們根本不想殺人！」

「那馬車夫呢？爲什麼將他打死，他家裏還有大大小小好幾個人等他養！」

林俊臉色微微一變，道：「這件事我不知道，你不用跟我說！」

「這證明他們不把你當作朋友，很多事都瞞着你！」

「也許他們是迫不得已才殺人的！」

王森心頭一動，忽然改口問道：「你們怎知道閻王敵家有那批金磚？」

「俺的事你們都查得出來，閻王敵父親殺了這許多人，搶了那批金磚，又怎會沒人知道？」

「你是受害者的家屬？」

林俊搖搖頭。王森緊補上一句：「他們三個是？」

林俊不答，此後王森一直問他：林俊索性閉起雙眼，打着鼻鼾，黃揚義道：「眞是朽木不可雕，這種人活着也是浪費糧食。」

王森冷笑一聲，道：「他不說那三個人也不一定能逃得出山東，不過要咱們多花幾道手脚而已！」

黃揚義陪他走了出去，打開辦公室，推開門請王森進去，兩人分頭坐下，王森掏出烟來，請黃揚義抽了一根。辦公室內沉默了一陣，黃揚義問道：「隊長有什麼把握！」

「地圖在那兒？」

黃揚義立即掏出地圖來，王森問道：「這小子是在那裏被抓的！」

黃揚義道：「他先回家，再由此跑到這裏，最後在這座無名山被咱們抓住！」他手指不斷在地圖上劃動着。

王森沿着他手指的去勢看過去，道：「他們往東跑？局長，你看這小子是不是去找那三個同黨？」

「應該是的，」黃揚義皺起眉頭，說道：「不過我有一點想不通，他們爲什麼不往西逃？由西邊出境，逃脫的機會比較大！」

這件案子事先計劃十分周密，證明這干人非常狡猾，也是犯罪的老手，他們一定知道局子裏的情況。」

黃揚義一怔，脫口問道：「隊長懷疑咱們這裏有他們的人？」

王森笑道：「不是這個，俺是說他們一定知道去年底你們分局分到兩部汽車，他們知道，用馬車不能跟汽車比快，那些金磚可不輕！」

黃揚義恍然大悟，道：「不錯，一定

是這樣，他們一定是躲在一個他們認爲安全的地方，等風平浪靜之後，再悄悄離開，所以往東逃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王森再問：「你們可有在那附近打聽，有沒有人的馬車被偷還是被搶的？」

黃揚義乾笑一聲，道：「咱們這裏沒有隊長這樣的人材！」

王森道：「在這方面下手，告訴馬車夫不要隨便賣車，發現問題，叫他們立即報案。」

「現在剛把通緝告示貼出去，我再叫他們起草！」

王森捺熄烟蒂，道：「假如他們不用汽車逃跑的，提防用船，這方面要小心，還有，他們的窩，一定是在被發現三輛空馬車的附近，因爲大白天，他們扛着金磚，不會逃得太遠！」

黃揚義興奮地道：「聽隊長一席話，俺好像撥開雲霧見到太陽般，行，你說怎辦就怎辦，只要你有命令，俺立即叫下面的人配合你們總隊的行動！」

「不用急，你手下的人就在馬車跟船那方面着手，俺現在就去那附近調查，」王森好像胸有成竹般，指着地圖道：「還有一個問題，你發現沒有？發現三輛空馬車的位置，就在那座無名山的東南面七里，證明匪徒的窩在東面，而林俊正要去跟他們會合！」

黃揚義連連點頭，王森道：「等下我的人馬一到，你就叫小虎子把人分成四個小組，包圍那附近一帶，現在我先出去溜一趟！」

黃揚義道：「天色巳經快黑了，明早再行動吧！」

王森笑道：「你忘記貓是有一對夜眼的嗎？」

黃揚義哈哈大笑，道：「那就辛苦隊長你了！」

王森也笑了起來。「你我爲的是什麼？還用分彼此的？」

兩人笑後互祝成功，王森便帶着五個親信，分乘三輛摩托車去了。

他們六個人到發現空馬車的附近查了一陣，天色巳黑齊了，但王森仍不收隊，挨門逐戶去問，直至深夜才返回分局，却被黃揚義拉去他家宵夜。

金磚不翼而飛

天色黑了，仇天瑞道：「老三，今天晚上你到村口去等老四！」

孟大雄不大願意地道：「那你呢？」

「他媽的，還跟俺計較！」仇天瑞喝了一口酒，說道：「明早俺還要出去找馬車！」

「依我看不如趁這時候上路吧，走到河邊，乘船到南陽湖，再直放江蘇，到那裏咱們就不怕了！」

仇天瑞等不到林俊，心中發毛，脾氣有點暴躁。「操你大舅子，你想得到的俺還想不到，坐船容易，但咱們可是旱鴨子，萬一碰上追兵，那是死路一條！怎及得在路上大不了找個地方埋了金磚，往山上一躲，日後再慢慢想辦法！」

鄭雙喜道：「老大說得有理，而且咱們不能沒了義氣，不等小林！」

孟大雄道：「等到什麼時候？」

「早說過，明天！」

仇天瑞道：「假如明天找不到馬車呢？」

「如果你要單獨行動的，現在就分了金磚，各走各的！」

鄭雙喜道：「不行，咱們三個可不能散伙，嘿嘿，不是俺心眼壞，實在是爲了大家好……萬一有人在路上碰上局子裏的人，其他人也完了！」

孟大雄怒道：「你說我會招你出來，你把俺看成什麼人？」

鄭雙喜道：「俺入伙是瞧在老大的份上，以前跟你可沒交情！」

「俺跟你也沒交情！」

仇天瑞道：「所謂不防一萬，要防萬一，又說人心隔肚皮，有些人有了錢，就會翻臉不認人！」他忽然抽出一柄刀來，「篤」地一聲，插在桌子上，「俺做人的宗旨，就是對朋友要忠義雙全，但如果讓我發現某人起異心，就別怪我仇天瑞翻臉不認人，先下手爲强！」

鄭雙喜也說道：「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

孟大雄見自己落了單，便道：「好，俺去村口等他，明天看你們的！」他氣沖沖地開門走了出去！

鄭雙喜掩上門，道：「這小子會不會悄悄離開？」

仇天瑞笑了出來。「你放心，金磚還在這裏，他會白忙一塲嗎？哈哈，我倒希望他離開哩，咱們可以多分六塊金磚！」

鄭雙喜也陪他笑了起了，仇天瑞道：「來，咱們進去！」

× × ×

孟大雄一人坐在樹上，雖巳是仲夏，但晚上有風，還是挺凉快地，他敞開衣裳，想起剛才的情形，越想越氣，心眼兒也漸漸活動起來。

他點了一根烟，一對眼睛無神地望着前方，心中不斷地在翻着念頭：「老二幾時變得跟老大一個鼻孔出氣？哼，下午俺跟老婆上床的時候，他們兩個在外面……哼！一定是的！操你奶奶的熊，莫非他們想吞掉我的那一份金磚，故意要迫我離開的？」

他越想越覺得有理：「不錯，他們說得好，有些人有了錢，就會翻臉不認人，仇天瑞他媽的，素來以凶殘出了名，平時獨來獨往慣了，要咱們替他拚命自然要甜言蜜語，邀咱們入伙，現在他走到目的了，還會這樣好嗎？他是狼外婆呀！

「哼，黃金有誰會嫌太多？他想一個獨吞？啊，不好，他要獨吞，除非是把咱們幹掉，老二本事平常，胆子又小，他才不怕他哩？跟老二合計擺倒俺，還怕收拾不了那小猴子？

哼，想得好計！老二說得好，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可不要白白做寃大頭！」

一陣風吹來，他腦袋倏地一清，又想道：「跟這兩頭餓狼在一起，危險得很，就算咱們離開了山東，他們還會向我下手的！

「老二不是巳經說明白了嗎？他們不相信我！怕我會告發他們，去他奶奶的，我拚了命替他們運金磚，還要冒險替他們運金磚？哼，俺才不幹，到時候，金磚還未到手，俺的人頭巳經下地！」

他坐在樹上胡思亂想，想了好一陣，始終覺得再跟他們一道實在危險得很，忍不住掏出袋錶來，一看巳經是凌晨三點多，便決定離開他們，趁天黑走一程路，另找出路。

想至此，他悄悄將鎗的機頭推下，輕輕爬下樹去，跑去敲門，敲了一陣，仇天瑞在裏面問：「誰？」

「老大開門，俺要大解！」

「他媽的，在外面解決吧！」

「沒草紙！」

仇天瑞沒可奈何，只好將門打開。孟大雄道：「老二呢？」

「還睡着了。」

孟大雄心中暗道：「大不了跟他們翻臉拚了！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他媽的，他不仁我不義，天公地道！」當下道：「叫醒他吧，俺有事商量！」

仇天瑞乜斜了他一眼，說道：「想走啦？」

孟大雄心頭怦怦亂跳，道：「老大，趁現在上路吧，老四一定失手了！而且明早去找馬車，也很惹人注意的！你說俺說的有沒有道理？」

仇天瑞想了一下，冷笑道：「也好，分了金磚死了心，叫老二來，你站着！」他進房過了一陣才拉着鄭雙喜出來：「老三要分手！」

孟大雄道：「俺不是要分手，而是建議在現在離開！反正老四九成不會來了，就算他沒事，以後咱們見到他也可以把他那一份交給他！」

仇天瑞向鄭雙喜打了個眼色，鄭雙喜道：「只要你們贊成，我沒意見！」

仇天瑞道：「好，那都去吧！」

三人來到柴房，仇天瑞點了盞油燈，將乾柴搬開，再撬起紅磚，只見木門上的那三把鎖仍鎖得好好的！

仇天瑞掏出鑰匙，打開第一隻鎖，孟大雄仍是最後，鎖開了之後，仇天瑞將木門打開，提着燈走了下去。

孟大雄到下面，忽然怪叫一聲：「老大，你把金磚收藏在那裏？」原來那六十一塊金磚巳經不翼而飛！

仇天瑞臉色鐵青，道：「老三，你幹的好事！反來咬我一口！」

孟大雄沉下臉道：「老大，咱可也是跟你出生入死的，你連十二塊金磚，也要吞掉我的？」

鄭雙喜道：「你今晚古古怪怪的，一定是你幹的。」

仇天瑞忽然將油燈放在桌上，伸手去腰裏，孟大雄早巳防着，幾乎與他同時拔出鎗來，但他槍膛巳推下，所以比對方快一步！

仇天瑞的鎗還未叫响，孟大雄的鎗管巳「巴巴」兩聲，吐出兩道暗紅，仇天瑞大叫一聲，仰天跌倒！

孟大雄一不做，二不休的，立即一陣風般轉過身來，鄭雙喜早被這情景嚇呆，剛叫了一聲老三，孟大雄又射出兩顆子彈，送他上黃泉！

聲音在地窖之內，格外响亮，孟大雄也似乎被震暈了一下，定一定神才收了鎗，在地窖裏搜查起來，可是這地窖不大，除了一張桌子，幾張板櫈之外，什麼也沒有，幾乎一覽無遺，那裏還有金磚的踪影呢？

孟大雄一陣風般衝了上去，只見那三個女人都慌亂地跑過來，問道：「發生了什麼事兒？」

孟大雄抽出鎗來，叫道：「操他奶奶的，仇天瑞將金磚吞掉，俺的心血白費！」他標出一步，將鎗管抵在仇天瑞老婆的額頭上，喝道：「我把他倆殺了，快說，仇天瑞將金磚藏在那裏？」

那婆娘嚇得身子直打哆嗦，顫聲道：「他沒私吞金磚……請你放過我……」

孟大雄鎗管用力向前一戳，怒道：「這是他家，不是你私吞，難道是我？」

梁珍珠驚道：「大雄，你不要再開鎗，會驚動別人的！」

「賤人，你給我閉嘴，惹得俺火起，索性連你也殺了！」

梁珍珠哭道：「沒有金磚，難道你便不能活下去！」

「俺本來要帶你去上海享福的，現在一切變成夢幻，依然是一名窮光蛋！眞他媽的！」

梁珍珠道：「你沒有金磚，我仍然跟着你……她們兩個也跟着你，咱們四人只要肯做，一定可以過活……我求求你，你快把鎗拿開，咱們三人養活你就是！」

孟大雄哈哈一笑道：「你們三人有多大的本事，用什麼養我？米糠？地瓜？操你媽的！」他飛起一脚，將老婆踢翻，對仇天瑞的老婆說道：「你再不說，俺就開鎗！」

就在此刻，外面巳傳來一陣脚步聲，鄭雙喜老婆哭道：「咱們快走，出了人命，可不是小事！」

仇天瑞老婆道：「快從後門出去，我有鑰匙！」

孟大雄略一猶疑，低聲道：「出去再跟你算帳！」猛又想起下面有兩具屍體，又回頭對老婆道：「快放火毀屍滅跡！」

大概女人都有嫁鷄隨鷄，嫁犬隨犬的思想吧？梁珍珠這時候只能怨自己命苦，便與鄭雙喜老婆，將燈油潑在乾柴，又引了火，這時候外面巳有人問道：「喂！仇大嫂，你們家發生了什麼事兒？」

兩個女人連忙奔向後門，只見後門巳經打開，孟大雄一手提鎗，一手抓着仇天瑞的老婆首先奔出去，所幸隣居都在前門，後面沒人，他們三女一男便順利出了麥香村。

「快走！」

梁珍珠道：「去那裏？」

孟大雄想了一下，道：「向南跑！」

四人一脚高一脚淺地在郊野上亂跑，跑了兩三里路，三個女人巳喘不過氣來，都停了下來，回頭一望，遠處傳來一陣銅鑼的响聲，大概村人在通知救火吧！

孟大雄罵道：「他媽的，你們三個女人站在這裏幹什麼？快跑！」

梁珍珠道：「咱們跑不動！」

「這是什麼時候？跑不動也得跑！」

三個女人只得勉强又走了幾里路，天色巳濛濛亮，孟大雄這當兒眞的又急又怒，要趕女人離開，又怕她們通風報訊，要殺她們又因鎗膛裏只剩下三顆子彈，殺了人之後，便成廢物！

當下又扭住仇天瑞的老婆，喝道：「剛才你還未答我，快說！仇天瑞將金磚藏在那裏?」

那女人驚道：「我不知道！」

「你是他老婆，咋會不知道！」

梁珍珠道：「咱們眞的不知道……你黃昏在睡覺，咱們又在灶堂裏煮飯，他倆好像去過柴房的……」

孟大雄咬牙怒道：「他奶奶的熊，果然不是好東西！幸好老子見機快，先送他們去見閻羅老子，要不然，嘿嘿……臭婆娘，你既然知道他倆去柴房，爲什麼不來通知我?」

梁珍珠囁嚅地道：「我怎知道他倆……安着壞心?你不是跟他們稱兄道弟的嗎?誰知道一下子又動刀動鎗的！」

孟大雄又罵了一連串髒話，仇天瑞的女人跟鄭雙喜的女人都哭了起來，孟大雄怒道：「都給我住口，要不然俺便殺了你們！」

梁珍珠輕聲勸那兩個女人，又到孟大雄耳邊道：「大雄，這次你吃的虧也不太大！」

孟大雄瞪了她一眼，道：「你想說什麼?」

「她倆丈夫雖然對你不好，但只要你對她們好一點，你不是反佔了便宜嗎?」

孟大雄看了那兩個女人一眼，覺得還順眼，便道：「你肯讓俺睡她們?」

梁珍珠道：「她們好歹也是規矩的人，好過你到處去宿娼！」

孟大雄想了一下，暗道：「俺金磚完蛋了，這兩個女人俺若不佔點便宜，這口氣又怎嚥得下去?」當下道：「好，俺暫時不殺你們，不過你們要聽話，俺要你們做什麼，你們不能說個不字，要不然俺的鎗可不認得人！」

他轉頭看了一下，遠處有個小山崗，便道：「快往那裏跑，趁現在還沒人，上去躲一躲！」

那三個女人拖着疲乏沉重的一對大腿，緊跟在孟大雄後面，終於爬上山，山雖不高，但草長石大，很容易藏身，四人便歇了下來，直喘着大氣！

溫柔鄉

黃揚義與王森這兩天睡眠雖少，但仍一早便返回局子裏上班。黃揚義剛坐下喝了一杯茶，老樊便走了進來。「報告局長，今早麥香村有人來報案，說他們村子裏，今晨發生一場怪火，屋子燒塌了一半，地窖裏却有兩具男屍！」

黃揚義也沒在意，問道：「派人去看過沒有?」

「派小陸跟大牛去了！」

黃揚義道：「有結果再來報告！」

王森道：「局長，俺也去工作了！」

黃揚義道：「不忙，咱們去吃早點，然後再工作吧，所謂皇帝不差餓兵嘛！」

王森道：「也好，咱們也有好幾個月沒一齊吃過飯了，我請！」

黃揚義道：「這怎成?你老遠跑來咱這裏，這個東我做定了！」

「昨天晚上你已做過了！」

正說着話，警衛員走了進來。「報告局長，總偵緝隊的人員來了！」

黃揚道義：「快請！」拉着王森的手一齊出去。

只見一輛大卡車跳下了二十多條健壯的漢子，見到黃揚義和王森紛紛打招呼。王森的助手小虎子向王森敬了一個禮，道：「報告隊長，咱們一路順風！」

王森道：「你們來得正，正派得上用場！」

黃揚義道：「咱們正要去吃早餐，都來吧！」

小虎子等人餓了一夜，聞說都大爲高興，有人甚至三呼萬歲！衆人浩浩蕩蕩來至一座茶樓，局子裏的人是這裏的熟客，老闆見到這麼多主顧上門連忙殷勤招呼。

衆人談說了一陣，糕點送上來，便狼吞虎嚥起來，不一會兒都已吃飽。王森道：「大家回分局稍爲休息一下，洗個臉，咱們就出發！俺知道大家都辛苦，但匪徒很可能要出境，所以咱們要跟他們爭取時間！」

衆人鬥志昂揚，都說不辛苦，黃揚義大喜，會了賬便拉隊回去，王森讓他們洗了臉，便叫他們坐下來，掛上地圖，然後將案情說了一遍，最後又將最新的發展，和匪徒的去向可能性一一述了個仔細。「你們明白了沒有?」

衆人都應明白，王森指着地圖，道：「現在咱們去包圍這附近，在那裏搜索，由於對方有三個匪徒，而且都有武器，所有咱們四個人一組，以一敵一，還有一個人多出來做聯絡！」

王森凌厲的目光在手下面上掃過，道：「小虎子，小楊你倆把人手分配一下！分好了就出發！」

不久，一輛大卡車、兩輛摩托車便自濟寧分局開出，繼續調查孟大雄三人的去向。

× × ×

黃揚義得到總部的偵緝大隊支援，緊張情緒安定了很多，便開始處理局內的日常事務。

過了個多鐘頭，老樊又來了。「報告局長，麥香村火災現場的兩具屍體已移來了！」

「有什麼發現?」

「原來這兩人不是死於火災，而是死在槍下！」老樊興奮地道：「每人都中了兩槍，都是致命的地方！」

黃揚義詫異地道：「這就奇怪了，火既然這般大，爲什麼屍體又沒被燒毀?」

「局長你有所不知，屍體在地窖裏，火在上面燒，火燄只向上升，所以地窖裏沒被波及，只有些水漬，那是村民救火潑進去的！」

黃揚義低頭沉思，老樊建議道：「局長，其中一個死者長相十分凶狠，而且是死於槍下，會不會與閻家的案子有關?咱們好不好請他們來認人?」

黃揚義興奮地道：「好，你立即去辦吧！」

老樊敬了一個禮，便匆匆出去，吩咐手下去將閻家的人叫到醫院停屍間，他自己準備了一下也去醫院了。

老樊在停屍間外面，抽了兩鍋旱烟，才見手下帶着七八個閻家的保鏢和管事來，老樊道：「歡迎！希望諸位等下仔細認一認！」

手下將門打開，衆人鼻端立即嗅到一股刺鼻的藥水味，老樊來至兩張石床中間，將白布揭開，便聽見一個保鏢叫了起來：「俺認得這個，他便是那天到咱家殺人的匪徒之一！」

老樊心頭猛地一跳，連忙轉過身去，只見那男屍滿臉鬚髯茬子，生得一張凶相，便問道：「那天你們不是說匪徒將帽子拉低，帽沿遮了半張臉嗎?」

「是啊，但那天俺跟他交過好幾招，他要抬起頭應戰才看得到，所以我便認得他了！」

老樊知道他不會認錯人，便指向另一張床上的屍體，道：「這個你認得嗎?」

那保鏢搖搖頭，另一個却道：「這個人身裁十分矮小，那天三個匪徒之中，有一位也是長得矮小的！」

老樊心頭怦怦亂跳，忙再道：「你再看仔細一點，看能不能夠認得出來?」

那保鏢道：「那天俺只看到他的後背！」其他人也都證明這點，因爲當他們聞訊趕去時，那三個匪徒已逃至邊門附近，所以只能看到背影。

老樊在他們認屍之後，便道：「謝謝各位的合作，現在各位可以離開了，以後如果有需要，還要請各位多多協助！」

衆閻家下人齊聲道：「隊長客氣，只要有需要，請隊長派人通知一聲，咱們一定照辦！」

老樊送他們離開後，便急回分局向黃揚義報告。黃揚義興奮地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老樊道：「看情況他們三人是爲了分贓不勻而內鬨的，在逃的另一個疑犯，必定尚未離境……」

黃揚義忙糾正他的觀點。「不，他一個人好來好去，可能早已脫身！」

「但那些金磚有幾百斤，他一個人怎樣抬?」

「可以用馬車，也可以將金磚埋在一個隱蔽的地方，日後再來挖取！」

老樊緊張地道：「這樣說，可是刻不容緩！」

「現場還封住沒有?」

「有，小陸和大牛還守在那裏！」

「你快去找王隊長，叫他到那裏去調查！」

老樊敬了禮便匆匆帶了一個手下離開，叫司機開車出城。

× × ×

孟大雄四人在山上歇了好一陣，路上的行人漸多，他身旁雖有幾個女人，但這時候可沒色心，一對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動着。

「他媽的，這樣可不行！」

梁珍珠忙走過來，問道：「大雄，什麼事兒不成?」

「窩在山上沒吃的，也沒喝的，等死呀?」

「那你有什麼主意?」

「離開這裏！」

「你不怕被人認出來?」

孟大雄道：「險一定要冒的，再說這裏離麥香村不遠，也許等下就會有人找上來?」

梁珍珠緊張地問：「你有什麼辦法快說！」

孟大雄看了女人們一眼，道：「你們眞的都要跟着我?」

梁珍珠道：「當然囉！」

「俺要她們親自答！」

那兩個女人都應了一聲，孟大雄反問：「你們有什麼辦法?」

鄭雙喜的老婆道：「要冒險不如賃馬車離開！咱們找……就請大雄哥假裝生病，咱們叫車，叫他送咱們去棗庄城，到了棗庄城再想辦法離開！」

孟大雄想了一下，覺得此法可行，便道：「好吧，咱們下去，你們扶着我！」

梁珍珠與鄭雙喜的老婆走了過來扶他，孟大雄指着仇天瑞的老婆道：「你來扶我，婆娘，你在前面！」

仇天瑞老婆默默走了過來，孟大雄被兩個女人扶着，心中大樂，空出左手在鄭雙喜老婆的臀部摸了一把，邪笑道：「想不到你人長得嬌小，屁股却這般多肉！嘻嘻，你叫什麼名字?」

「叫我阿麗吧！」

孟大雄又捏了仇天瑞老婆的腰一下，道：「你呢?」

「我叫阿美！」

「阿美阿麗，好，你倆都有幾分美麗，算我還沒倒霉到底，失去金子得了人！哈哈！」

梁珍珠回頭道：「大雄下面有人！」

原來已至山脚，孟大雄立即裝出沒神沒氣的樣子，路人見到都爲之側目，過了一陣，有輛馬車經過，由於有篷，不問便知是載客的，梁珍珠連忙揮手叫停。

馬車夫問道：「什麼事兒?」

「咱們當家的老毛病發作，請你載一下！」

馬車夫看了孟大雄一眼，問道：「你當家犯的是啥病兒?」

「你不用怕，是羊癇症，現在已沒事了，不過病後沒有力氣而已，咱們不會虧欠你的車費！」

「你們要去那裏?」

「咱們要去棗庄娘家！」

「這兩位娘子是誰?」

「是俺姐姐，咱們是結伴回去的，因爲後天是我爹的生日！」

「俺可要去徐庄接人……」

「徐庄離棗庄只有九十里路，也不花了你多少時間！」

「你們四個人都坐車子走得慢……」

孟大雄故意喘着氣道：「那你就在徐庄放下咱們吧，咱們多給你車費就是！」

馬車夫跟他們講了價錢，這才讓他們上車，梁珍珠道：「俺當家的不能吹風。」一說着便將簾放了下來。

馬車驟然多了四個人，速度慢了許多，「的的答答」地走着，只比步行稍快一點，孟大雄他們並不太急，因爲除非有意外，否則人躲在車廂內，不怕被人發覺。

坐了一陣，車廂內熱，孟大雄把上衣敞開，見阿麗坐在旁邊，便伸手過去撫摸，阿麗輕輕地閃着，向梁珍珠打着眼色求救。

梁珍珠連忙坐到孟大雄身邊，在他耳邊道：「大雄，虧你是花叢老手，怎地這

般猴急，等下若被馬車夫探頭進來看見就不好了，而且這裏人多，人家也害羞！」

孟大雄這才將手放在老婆身上，道：「你就不怕了吧！」

梁珍珠紅着臉任其輕薄，輕聲道：「大雄，咱們可是眞心對你的，而你對她倆也有一定責任，希望你以後重新做人，那就我滿足了。」

孟大雄面露不豫之色，梁珍珠又道：「有錢雖然好，但他們也有痛苦，只要咱們知足，窮一點日子也過得快樂！」

孟大雄冷冷地道：「俺不用你教！」

「其實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有三個女人肯眞心跟你，有錢人也未必有這種艷福！」

孟大雄面色稍霽，問道：「俺始終不大相信她們，俺殺死她們丈夫，她們怎肯眞心跟我？」

「她們的丈夫是什麼貨色，你不會不知道！而且現在叫她們再去嫁人也不容易！」梁珍珠道：「人家也是看得上你哩，覺得你將來一定有出息！」

孟大雄不由樂了起來，更加手足無肆，梁珍珠有心相夫，雖有別人在場，也不拒絕：「像現在這種生活有什麼好？可能吃苦較少，但日子不安穩，東躲西逃的，這滋味可不好受！」

「那你要俺怎樣？」

梁珍珠道：「咱們可以做小生意，也可以買幾畝田回來耕！」

孟大雄雙眼一瞪，道：「你說得可輕鬆，俺現在那來的錢？」

「仇大哥留下了不少錢，美姐願意給你做生意！」

孟大雄大喜，忍不住把阿美扯到懷中，在她臉上親了一下，問道：「阿美，可是眞的？」

阿美道：「我現在無依無靠，不給你給誰，只要你不拋棄我，我這一生便跟定了你！」

孟大雄這人雖然貪財，但更加好色，聞言心頭大樂，道：「你們對我好，俺怎會拋棄你們？總之以後咱們四夫婦永遠在一起！」

阿麗道：「珠妹說你經常去花街柳巷，就怕你厭了咱們，又去宿娼！」

孟大雄輕笑道：「傻妹子，俺一人要應付你們三人，那還有餘力去宿娼？放心放心！」

阿麗問道：「大哥，以後你有什麼打算？」

「俺是不耕田的了，就做生意吧，咱們開米店或者雜貨店！」

阿美說道：「俺包袱內的錢，夠開米店！」

阿麗道：「這就好，咱們把店子開在那裏？」

孟大雄也將她拉了過來，吻了一下，阿麗閉上眼睛，任其輕薄，孟大雄在三張粉臉上輪流親吻，身在溫柔鄉中，忘記了危險！

「咱們離開山東再打算！」孟大雄呻吟了一聲：「眞要命，俺給你們三個勾起火來了！」

阿美在他耳邊細聲道：「今晚咱們才成親！」

順藤摸瓜

當王森聽見老樊的報告之後，心情跟他一樣興奮，連忙叫他坐上摩托車，再帶了老偵緝人員胡平原，三人乘車趕去麥香村。

到了仇天瑞家外，老樊道：「就是這裏！」

王森連忙把車煞住，老胡在後座跳了下來，小陸與大牛見到立即奔過來，叫道：「總隊長，胡組長！」

胡平原問道：「你們有什麼發現？」

「發現兩具屍體，已送進城了！」

王森道：「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

「沒人來……」小陸道：「咱們又不敢進去，怕弄亂了現場！」

王森道：「好吧，都進去看看！」

五人入內，只見頹牆敗垣，一片漆黑，地上散滿磚瓦，看來那火好大，王森來至地窖出口，向下面看了一下，便走了下去。

地窖裏一切完好，連那些桌子與板櫈都未被燒毀，原來那三個女人不懂得火是向上燒之理，所以雖然在柴房放火，下面的東西並無多大的損傷，這是她們想不到的事！

王森問道：「屍體放在那裏？」

小陸指着一處地上，道：「身裁矮小的在梯邊，身裁高大的在桌旁！」

王森走至桌旁觀察，只見地上那裏有一團暗紅的血跡。小陸又道：「身裁高大的那人身上有一柄鎗！身裁矮小的，只有一柄匕首！」

王森看了一下，便走了上去，到房中看視，衣櫃都已燒成炭，看不出什麼，王森便開始發問：「你們可有查問過，有沒有人看見屋內的其他人！」

小陸道：「一個住在最近的老頭說，他是聽見鎗聲，所以叫醒他兒子，一齊趕來的。到了外面，聽見屋內有男人跟女人的爭吵聲，他們便問話，屋裏便沒有聲音了，後來他們拍門，門不開，之後屋內便起火了，却不見有人出來！」

大牛接道：「這屋有後門，屋內的人大概是由後門離開的！」

「他們聽見屋內有幾個女人？」

小陸得意地道：「這個小的也問過了，他們聽見屋內最少有兩個女人！」

王森雙眉深鎖，喃喃地道：「難道他們三對夫婦都躲在這裏？三個匪徒既然死了兩個，那剩下來的一個，帶着三個女人和金磚上路？他們會跑去那裏？」

胡平原道：「他們火併之後，料必也怕紙包不住火，依屬下的看法，他們大多數會往南逃去江蘇！」

王森道：「不錯！他們帶了那許多黃金一定跑不遠，現在追還來得及！」

胡平原道：「也許他們會預先把金磚埋在什麼地方，只帶少許上路！」

王森同意地道：「這個可能性很大，不過無論如何，咱們都要追！」他回頭對小陸和大牛道：「你們兩個仍守在這裏，不許外人進來！」他與胡平原及老樊走出了破屋。

王森跳上車，胡平原問道：「隊長，

您準備現在就追下去？」

王森略一沉吟，道：「俺去將小虎子他們找來，你由這裏向南走，問路上的人，看看能否查到他們的去向！」他開了機器，回頭道：「留意馬車，等下咱們會來跟你會合！」

摩托車「呼」的一聲，如離弦之矢般射了出去，沿着公路飛馳，帶起了一道長長的黃烟。

王森很快便找到小虎子，向他講述了最新的發現，然後叫他把人召集來。

小虎子邊跑邊吹着哨子去了，王森又吩咐卡車司機响號，一時間，汽笛聲與哨子聲响成一片。

不到十分鐘，所有的偵緝隊員已站在王森的面前，王森將任務交代了一下，便下令他們上車，刹那間，兩輛摩托車，一輛大卡車便同時出發了！

在行車途中，老樊問道：「隊長，俺有一個問題不明白……」

王森大聲說道：「你說吧！」由于車速快，熱風迎面撲至，因此他說話要低着頭。

「那匪徒爲啥要帶那三個女人上路？反正他有鎗，多殺幾個人也容易得很！」

「咱們不了解實情，而且對孟大雄一無所知，很難作出忖測，不過他帶女人上路，自然有他的道理！」王森道：「也許他要將女人當作人質，更有可能威脅那些女人替他搬運金磚！」

兩人交談至此爲止，過了一忽，車子已來至麥香村之南，已見到胡平原在路上彳亍而行的背影。王森把車停在他身旁，問道：「問到沒有？」

胡平原道：「問了幾個人，都說沒看過！」

「上車吧！」

胡平原跳上車，王森又開動摩托車，他們每馳幾里便停了下來，問路上的行人，可是都不得要領。

到了正午，已離開麥香村七八里，還沒有頭緒，老樊担憂地道：「不知道咱們會不會追錯了方向？」

胡平原道：「不用急，他們天未亮就上道，沒這般容易追得上的！」

一忽，前面出現一座小市集，王森忽把車子停了下來，道：「你倆進去查問，注意食肆，他們走得倉卒，又帶着金磚，一定沒帶乾糧，所謂人是鐵，飯是鋼，就算他們不停下來吃飯，也要買乾糧！」

胡平原與老樊進集之後，第二輛摩托車也停下來了，開車的是林五嶺，王森便吩咐他的兩名組員下車進集調查，末了還加上一句：「假如沒有消息，就問食肆的老闆，有沒有馬車進集市買吃的！」

那兩人也進村子，不久那輛大卡車也停了下來，王森又叫小虎子帶人進集買食物，便指示在原地稍事休息。

過了十多分鐘，進集的那四個偵緝人員先後出來報告了。「局長，他們都沒見有這種人進集吃飯和買東西！」

王森十分奇怪，沉吟了一下，見最靠近公路的，有一個賣肉包子的老頭，便信步走了過去，向他查問。

那老頭想了一下，道：「老漢沒見過這種人！」

「那麼有沒有馬車停在你這裏，車夫下車買包子的？」

老頭笑道：「這個當然有，今日至少也有十多輛這種馬車了。」

「都是車廂或篷子的？」

老頭道：「有車篷的，跟沒車篷的都有！」

王森略一沉吟，再問：「有沒有發現比較特別的？」

老頭道：「您指的是啥？」

「比如有篷的車子，而載人又特別多的？」

老頭道：「這個老漢一來沒留意，二來天氣這般熱，路上又乾又硬，車子馳過又不留車轍，老漢又怎能知道？」

王森仍不心息，再問：「有篷的馬車，有沒有將布簾放下來的？」

老頭不耐煩地道：「您又不光顧俺，問這許多幹啥，莫擋住老漢的財路！」

王森道：「對不起！俺是偵緝隊大隊長，現在正在查一件大案，因爲咱們估計匪徒是乘馬車，由這裏向南逃的，雖然知道躭誤了您的生意，但咱們也是爲了公家，請大爺包涵！」

那老頭一聽，忙哈腰道：「原來是官大人，老漢不知，請莫怪！不過老漢剛才說的，都是實情！」

王森道：「別客氣，再問您一件事，有篷的馬車，最早那一輛，是幾時經過這裏的？」

「也有一個多鐘頭了！」

王森看了袋錶，邊問道：「老大爺，煩你再想一想，還有什麼……」話至此，他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忙大聲問道：「有沒有那個車夫，買的包子特別多的？」

「有啊！有一個一口氣買了二十多個呢！」

王森眉頭一揚，忙再問：「車子經過有多久？」

老頭略一想，說道：「也快一個鐘頭了！」

「往那個方向走？」

「向南！」

「謝謝老大爺！」王森走了回去，見小虎子已買了乾糧回來，便道：「一個鐘頭左右，有一輛馬車停在這裏，車夫一口氣買了二十多個包子，又往南走，看來正是咱們要找的點子，大家吃飽就上車！」

衆偵緝隊員一聽，都是精神一振，匆匆塡飽肚子便跳上車去，王森特意向老頭買了幾個肉包子。那老頭本來不收錢，不料王森拋下錢就走了，他匆匆將肉包子塞進肚去，便駕車在前追了。

假如馬車載人又載金磚的話，那麼一個鐘頭，估計只有走七八里路，但王森等人一口氣追了十多里路，截查了好幾輛馬車，但都沒有找到點子，他不由急了起來，孟大雄去了那裏？

老樊說道：「莫非他們突然棄車而騎馬？」

王森道：「這個可能性不大，咱們再追一段吧！」

摩托車風馳電掣，眨眼間又馳了七八里路，仍找不到孟大雄的踪跡和那輛馬車，王森只好拐了個彎，向來路馳去，當他跟大卡車接上時，便停了下來。

小虎子探頭出來，問道：「隊長，怎麼啦？」

王森道：「論速度，咱們應該在他們的前面了，可是還不見踪影，你說這是啥原因？」

小虎子道：「也許那賣肉包子的車夫，不是咱們要找的！」

「但無論那車子載的是誰，照常理推算，現在咱們也該追上了！」

胡平原忽然道：「隊長，他們會不會拐進小路去了？」

王森道：「現在也只有這個可能性了，不過大卡車進不了小路，你們繼續向南走吧，小林的車子專責追查西邊的，咱們查左邊的！」

他頒了任務，又開動機器向來路馳去，不久便見到一條小路，估計可以通行馬車，於是便拐了進去，小路坎坷不平，車子顚簸得很厲害，王森只得將速度減慢。

他在這條小路馳了十餘里路，見沒有結果，只好退了出來，再追查第二條岔道。到他查到第三條小路，天色已經將晚，忽然前面馳來一輛有篷的馬車，車上蓋得密密的。

王森將車子停在路中心，胡平原跳下車問道：「咱們是局子裏來的，現在追緝匪徒，你車上載的是什麼？」

馬車夫道：「是一個由娘家回夫家的女客！她一定沒問題，是咱的老主顧！」

胡平原那裏肯輕率放他過去？喝道：「掀開車簾看看！」

那馬車夫只好提起車簾，只見車子坐着一個年紀四十多，衣飾華貴的肥胖女人，胡平原看了幾眼，便道：「過去吧！」

王森道：「慢！車老大，你是本地人氏？」

馬車夫道：「不是，俺是張庄人氏，來這裏接載顧客的。」

王森問道：「張庄近不近麥香村？」

「只隔三里多！」

王森心頭一跳，問道：「你今早可有載三個女人一個男人的顧客？」

馬車夫道：「有，那男的生病，由三個女的扶着！」

王森三人心頭狂跳，互相看了一眼，忙問：「他們呢？」

「他們說要去棗庄的，不過俺要來接這位貴客，所以只載他們到徐庄，他們便下車了！」

胡平原道：「他們叫你走小路的？」

「不是，因爲車上人多，走得慢，所以我建議走小路，他們贊成。」

「那三個人身上可有帶什麼沉重的包袱嗎？」

馬車夫道：「只其中一個女人帶一個包袱，說是要去棗庄娘家的，她爹後天做壽……咦？看她們的衣服倒不像是去串門子的，更不像去拜壽！」

王森心頭更喜，忙再問：「他們離開你有多久了？」

馬車夫道：「一個多鐘頭了！」

「好，你走吧！」王森道：「咱們去棗庄！」

胡平原跳上車，車子又「呼」的一聲飛前，可是走了沒幾里，車油用光了！

王森怒道：「咱們白白走了這許多寃枉路！否則早追上了！」

胡平原道：「不要緊，天快黑了，他們走不快！」

老樊道：「就怕天黑不好找！」

王森道：「咱們走路吧，希望能遇上馬車！」他將車子推到一戶農夫家門外，放了一點錢，託他們看守，便與老樊、胡平原快步而行。

他們的運氣不好，也許這條路窄又不平，加上天色巳黑，沒馬車肯走，直至他們走至大路，等了好一陣才碰到一輛回城的空車，三人跳上車，表明身份，便叫他們駛去棗庄！

由來好夢最易醒

孟大雄的運氣就比他們好，他們下了車，走了幾十步，便遇上一輛大馬車，恰好要回棗庄，於是搭了順風車！

當馬車到棗庄，才晚上七點半哩！梁珍珠問道：「大雄，咱們現在怎辦？」

孟大雄道：「歇一晚，明早買輛馬車代步，如果順利，明午便出了山東了！」

阿美道：「不如咱們趁夜趕路吧！」

孟大雄道：「第一，晚上不好走，第二，這時候咱們買車惹人生疑，再說這時候也不一定買得到，第三，俺趕着在今夜跟你倆成親！」

阿美道：「過了境才成親吧！」

「不，俺若不是這景況，剛才在車上就跟你好了！」孟大雄色心一起，便道：「先找一間乾淨的旅館，先塡飽肚子，就上床！」

到了一家旅館外面，孟大雄道：「拿錢來，咱們分開進去，免得別人見到俺帶着三個女人要生疑！」

阿美塞了兩個大洋給他，孟大雄便進去，向櫃台要了一間有大床的房子，又叫跑堂的送熱水洗澡，再叫他們準備酒食。

他進了房，却不關門，不久便見三個「老婆」住在斜對面，他興奮地吹着口哨，不久跑堂送來了熱水，他洗了個乾淨。

八點多鐘，跑堂送酒食進來了，孟大雄給了賞錢，叫他明早再來收拾，等他走了後，才去敲梁珍珠的房門。

開門的是阿麗，孟大雄笑嘻嘻地道：「美人兒，快過來喝合巹酒吧。」

阿麗道：「美姐跟珠妹還在洗澡！」

「那你先過來陪俺，俺怕煮熟了的鴨子也會飛上天！」孟大雄不由分說，便將阿麗拉到自己的房間。

只見桌上巳放着五菜一湯，四副碗筷，還有一瓶酒。孟大雄斟了酒，道：「來，咱們喝一杯！」

阿麗羞道：「等她們來了再喝吧！」

孟大雄心癢難搔，一把將她拉到懷中，低頭便將嘴唇印在她臉上，阿麗只略爲掙扎，孟大雄道：「天氣熱，咱們，咱們脫了衣服吧！」

「怪羞人的！」阿麗不肯。

孟大雄哈哈一笑，隨即自己脫下上衣，又脫了外褲，露出一對毛茸茸的大腿，就在這時房門敲响，孟大雄問：「誰？」

外面傳來梁珍珠的聲音，孟大雄忙開門，將她們迎進來，他鎖上門，便道：「三位乖乖，你們也把衣服脫了吧！」

梁珍珠白了他一眼，道：「這是甚麼德性兒？吃飯就吃飯！」

「臭婆娘，你明知道俺喜歡這調調兒的。」

梁珍珠道：「只要你重新做人，咱們三個人以後隨你吩咐也不逆你！」

孟大雄把臉一沉，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梁珍珠道：「今夜准你跟美姐成親，其他的，以後再商量！」

阿麗也道：「不錯，假如你眞的重新做人，咱們以後便索性做張大床，四個人睡在一起也行！」

孟大雄被她說得心癢癢的，便道：「好，大家讓一步，俺今夜先要了你！」

「勉强的事情有甚麼滋味？」梁珍珠挾了一塊鷄脯放在嘴裏咀嚼。

孟大雄道：「今夜她們若不從我，俺可還不能相信你們。」

梁珍珠看了阿麗一眼，便道：「麗姐，你就將就一下吧。」

孟大雄道：「對囉，日後咱們再補行婚禮，俺保證日後絕足花街柳巷。」

阿麗這才點頭答應，孟大雄大喜，色心一起，那還有心吃飯？匆匆把肚子塡了半飽，便一個勁地催她們快吃。梁珍珠剛放下碗，便被他推出房去。

阿美與阿麗都羞澀地低着頭，孟大雄不由分說，就把阿美摟了起來，隨即替她寬衣，只讓她穿着一件肚兜跳上床去。

孟大雄跟着又去解阿麗的衣服，阿麗道：「你跟美姐先好了再說吧……」

「不，你也得把衣服脫了，要不然你會逃跑！」

阿麗沒辦法，只得由得他，也穿着肚兜上了床，孟大雄摸過她倆身上及衣服裏都沒有武器，這才放下心來，笑嘻嘻地向床走去。

阿美叫道：「大雄，快把燈熄了吧，要不然咱們可不依你！」

「頭一次都是這樣的了，也好，俺聽你的！」孟大雄回頭吹熄了燈，便快步跳上床去，躺在兩女中間，他雙手齊出，道：「怎還不把這個脫下來？啊，原來你們還眞有意思，要讓男人寬衣！」

孟大雄粗手粗脚地解下她倆肚兜，身子碰到的全是軟滑的香肌，他再也挺不住，脫下內褲，問道：「你倆那一個先？」

阿麗道：「當然是美姐先！」

孟大雄說了一聲好，便壓在阿美的身上，却分出一隻手來，去摸阿麗的身子，過了一陣又移身到阿麗那裏，他閱女雖多，但都是些娼妓，正經女人的，除了一個老婆之外，從未嚐過別的，因此大感刺激，左右逢迎，樂不思蜀。阿美與阿麗初次跟丈夫以外的男人親近，難免矜持，但後來也漸漸放開懷抱奉迎了，孟大雄直至疲不能興，才倒在肉山中沉沉睡去。

那兩個女人在黑暗中也不交談，過了一陣也進了夢鄉……

× × ×

王森三人到達棗庄巳經十點鐘了，王森道：「咱們分頭到旅店裏面查，等下再來這裏碰頭。」

三人分頭行事，胡平原進了一家最大的旅館，向櫃台查詢。

掌櫃的巳經昏昏欲睡，聽了話道：「沒這種人來投宿，你去別家找吧。」

胡平原不愧是個老手，便改口道：「那麼有沒有三個女人一齊來租房的？」

「這倒有，大約七點半鐘左右吧！」

「現在還在？」

「在！不住這裏，住那裏？」

「在幾號房？」

「在樓上七號房！」

「有沒有一個男的，來找她們？」

掌櫃搖頭道：「沒有！」

旁邊的一個跑堂的插腔道：「有一個男的，比她們早一點來租房，這人很奇怪，一個人點了五個菜，一個湯，這還不算，他一個人還要了四對筷子，四隻碗，四個酒杯！」

胡平原心頭一跳，問道：「他多大的歲數？身裁如何？」

跑堂的說了，胡平原幾乎巳有十足的把握，肯定這三女一男，便是自己要找的人，當下取出證件來，道：「這四個人是匪徒，俺是局子裏的人，由濟寧追到這裏！現在你們莫作聲，俺去叫同伴來，假如他們溜掉，便請出去叫一聲！」

掌櫃一聽，睡意全消，唯唯喏喏地應着，胡平原走出去找王森，他等了好一陣，王森與老樊才回來，忙把所得消息仔細告訴王森。

王森大喜，道：「事不宜遲，咱們這就上去抓人，老胡，你跟老樊在前面，俺從後面攀上去，提防他們跳窗逃遁！還有，小心男的拿女人作擋箭牌！」

胡平原道：「隊長放心，俺曉得要攻其不備！」

王森便叫掌櫃打開後門，走了出去，胡平原向他要了房匙，輕輕上樓，他決定先制服孟大雄，所以到十號房外，將耳朶貼在房門上。聽了一陣，不見有人聲，只有鼻鼾聲，而且還不止一個，便回頭輕聲道：「睡着了，房內有女人！」他示意老樊掏出槍來，用鑰匙輕輕打開門來。

鑰匙旋動，只發出一道輕微的响聲，門便被推開了。其實孟大雄這時候，就算有人在房內說話，他也不會醒。

走廊的燈光，斜照進房，只見床上躺着兩女一男，胡平原如貍貓一般竄了過去，他一把將被子扯開。

孟大雄雖然仍然懵然不知，但睡在床沿的阿麗却被驚醒了，她忽見床前站着兩個人影，而且自己全身赤裸，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尖叫。叫聲尖銳，孟大雄霍然而醒，可是當阿麗驚叫時，巳被胡平原將她扳下床，隨即一拳擊在孟大雄的小腹上！

由于他分心兩用，加上孟大雄睡在中間，這一拳着肉並不太痛，却驅散了孟大雄的睡意。

孟大雄一受襲，便知不妙，顧不得赤身露體，便自床尾滑下去，冷不防老樊一拳打了過來。孟大雄這時候又驚又急，也不知道那裏生來的一股氣力，霍地將老樊推開，向房門標去！

胡平原早竄了過來，急忙中伸出一脚，踢在他後脚上，可憐孟大雄剛才經過幾番雲雨，淘虛了身體，竟然一跤摔倒！

老樊立即壓在他後背上，用手肘狠撞孟大雄的後背，孟大雄忍住痛，用力一個滾地葫蘆，把老樊甩開，可是胡平原巳至

，一腳踩在他小腹上。這一腿用力極猛，孟大雄叫了一聲，痛得他全身氣力都被抽光，五臟好像都似在一起的。

老樊立即刁住孟大雄的雙手，取出繩子將他綑縛起來，胡平原把窗子打開，讓王森進來，那兩個女人剛穿好衣服，嚇得身子亂抖。王森押着阿美去梁珍珠的房間，結果三女一男全部束手就擒！

解謎

當林俊在羈留室見到孟大雄時，臉色微變，道：「三哥，俺可沒出賣你們！」

「俺知道！假如你出賣咱們，俺早就來了！」

林俊將聲音壓低，道：「老大跟師兄呢？」

「你雖沒出賣俺，但老大老二却做出對不起俺的事，把咱們兩份金磚吞了！」

林俊一怔，問道：「三哥，你這是甚麼意思？」

「他們不仁，俺不義！」

林俊心頭一涼，澀聲道：「你，你殺死了他們？」

「這是他們活該的！」

林俊道：「不會吧？師兄一向疏財，他不是這種人。」

「不是這種人？」孟大雄此刻想起，仍感心痛，「不是這種人，爲甚麼俺出村等你，回去那些金磚便不翼而飛了？而且他們反咬一口，說是俺偷的！」

林俊難以置信，但見他言之鑿鑿，也不便替師兄分辯，便坐到一旁去。

孟大雄輕聲問：「老四，你告訴他們什麼？」

「俺一句也沒說！」

孟大雄豎起姆指讚道：「有種的！」

就在此刻，一個偵緝隊員走過來，把鐵門打開，喝道：「孟大雄，出來！」

孟大雄哼了一聲，道：「兇什麼？砍了頭，大不了是肩上多個疤！」他昂然走了出去，一直跟他來到一間房子。

那房子很大，裏面坐着好幾個人，一個是黃揚義，一個是老樊，這是他以前便認得的，兩個是他新識的，便是將他抓來的王森和胡平原。房子中間放着一張長桌，四個人一字橫排坐着，房邊還站着一個衛兵，一個健壯的漢子，這便是大牛，偵緝隊員將孟大雄一推，喝道：「跪下！」

孟大雄把腰一挺，道：「現在可不與這個！」

王森道：「有種！只要你合作，便不用跪！」

孟大雄道：「人都死光了，財又失了，俺還有甚麼好担心的！」

王森道：「拿杯茶來，孟大雄，咱們想聽聽你們是怎樣做這件案子的！」

孟大雄帶着點得意的語氣，由仇天瑞如何在妓院將他拉出去，邀他入伙說起，說至他們得手出閣家，偵緝隊員拿着一杯茶進來給他喝，孟大雄也不客氣，一口氣將茶喝光。

黃揚義道：「再說下去！」

孟大雄說，但當他說至乘馬車出城時，加了一句。「馬車夫可不是俺殺的！」

王森道：「但你可知道，那顆炸彈殺了三個人，傷了四個人？連閻王敵也被你們炸死了！」

孟大雄微微一怔，半晌才道：「俺可不知道！而且那手榴彈也不是俺丟的！」

黃揚義怒道：「但你在閻家也用鎗殺了兩個人，而且打傷好幾個！」

孟大雄吸了一口氣，繼續說下，當他說至地窖裏的金磚不翼而飛時，房內的人都十分詫異，黃揚義道：「金磚不可能是仇天瑞私吞的！」

孟大雄道：「那怎麼不見了？」

王森問道：「當你們去打開地窖的木門時，那三把鎖都鎖着嗎？」

孟大雄道：「是的，鎖得好好的，而且沒有一絲被挖撬的痕跡，因爲俺早巳懷疑他們異心，所以特別留心！」

黃揚義道：「鑰匙是每人一把？」

「每人持一把鎖的鑰！」

王森道：「別忘記鄭雙喜是個開鎖的能手！」

孟大雄道：「不錯！所以俺才認定是他們幹的！」

黃揚義搖搖頭，道：「不過仇天瑞也不是善男信女，他不會讓鄭雙喜隨便到柴房的！」

孟大雄道：「仇天瑞跟他串通，吃掉俺與小林的那兩份贓金！他以後還可以慢慢解決鄭雙喜！你說他建議停在他家是啥意思，九成就是個陰謀！」

王森想了一下，道：「假如仇天瑞存心私吞，他有很大機會殺死你倆，而且還有時間做毀屍滅跡的工作，他何必捨易行難？」

孟大雄一怔，半晌才道：「他要咱們帮他運送金磚！」

王森笑道：「這個不成道理，第一，他在殺了你們時，可將金磚埋在一個甚麼隱蔽的地方，只帶少許上路，這樣巳夠他吃喝幾年，日後風聲平靜才回來，慢慢將金磚運出去！第二，你一早是贊成你們分頭逃跑，提出懷疑你的是鄭雙喜！」

黃揚義道：「會否是仇天瑞怕開鎗殺人會驚動了隣居？」

王森道：「仇天瑞那間磚屋與其他人相隔頗遠，如果他有心殺人，第一天回去，在地窖裏巳可以殺人，那時候他可以先關上地窖的木門，而且鄭雙喜與孟大雄都不會防備！這樣，既容易得手，也不怕槍聲傳出去！現在那老頭聽見鎗聲，有兩個原因，一是地窖沒關門，二是夜裏寂靜，鎗聲傳得較遠，而且白天他們都下田去，反而不怕讓人聽見！」

胡平原插腔道：「而且他也可以不用鎗，在酒內下些毒，這兩個小子還不是要到閻羅王那裏報到？」

老樊道：「但他也喝酒！」

胡平原道：「仇天瑞最低限度，可以想出十個八個理由不喝！」

孟大雄道：「你們越說，俺越糊塗，那麼那些金磚怎會不見？難道是閻王敵的鬼魂將它們攝走的？」

王森道：「這件事且按下，你繼續說下去！」

當孟大雄說至那三個女人都寧願跟他時，黃揚義忍不住道：「這件事有點不可思議！」

孟大雄道：「也許俺老婆告訴她們，俺是花叢的戰將！」

黃揚義呸了一聲，「去你的，你說她們是正經的女人，正經的女人一聽你是悍將，就肯跟你，還能算正經？」

王森道：「這件事咱們等下可以問那些女人！你再說下去！」

孟大雄一口氣將經過說畢，黃揚義道：「孟大雄，咱們要控告你鎗刦和殺人罪，你服不服？」

孟大雄臉色發白，半晌才喃喃地道：「算俺倒霉，你們就給我一個乾脆吧！」

黃揚義看了王森一眼，便道：「拉下去，傳那三個女的上來！」

一忽，梁珍珠、阿美和阿麗三人進來了，王森跟她們對了些口供，證明孟大雄沒說謊，於是便集中討論金磚不見的謎。

「梁氏，你們那天在那裏？」

梁珍珠低頭道：「咱們三個都在房裏睡覺……」

「有沒有聽到甚麼聲音？」

梁珍珠道：「咱們一睡就像死了一樣，天塌下來也不知道！」

王森聽她說咱們，心頭一動，便問：「你爲啥說服她們兩個嫁給你丈夫？」

「第一，俺丈夫經常流連花街，一個月也沒兩三天在家，倒不如替他多找兩個女人，希望能把他拴住；第二，俺覺得大雄殺了她們丈夫，他有責任照顧她們！」

王森又問阿美和阿麗。「你們兩個都願意？」

阿美道：「咱們沒第二條路可走！」

王森叫偵緝人員將阿麗和梁珍珠拉出去，再問阿美：「你叫甚麼名字？」

「美……美芬！」

「姓啥？」

「劉……」

「你娘家的人呢？」

「俺十六歲就被父母賣給人販子了……咱家窮得很，後來父母都病死了！」

王森又問了些問題，問不出甚麼來，便押她出去問阿麗。「你姓啥名啥？」

「梁麗珠……」

王森心頭一動，眼珠子骨碌碌地轉着。「原來你是梁珍珠的姐姐？」

梁麗珠嬌軀一抖道：「你怎知道？」

「哼，剛才那個巳招了，俺現在問你是爲了證明她有沒有騙咱們！假如你們老實的，咱們會從輕發落！」

阿麗身子不斷地抖着。王森問道：「你是排行第幾的？」

「第二，剛才那個是我大姐梁美珠，阿珍是么妹！」

王森與黃揚義互換了一個眼色，這才了解她們爲何肯共事一夫的原因。果然梁麗珠說出了實情了。「么妹說咱們姐妹自小分開，現在可不能再分開了……而且，咱們要再嫁給別人也不容易，所以……」

「你不認得梁美珠？」

「大姐賣出去時，俺才十二歲，而且她現在胖了很多，咱們一見面時不敢相認，一直到上了馬車，等男人互相交談時才知道！」

「三個男人都知道嗎？」

「那幾天他們瘋瘋癲癲的，一是沒機會告訴他們，二是心裏滿不是滋味，因爲料不到咱們三姐妹都全嫁給强盜！」

「你知道鄭雙喜幹甚麼的嗎？」

「嫁給他幾個月後才知道的！」

「你父母也把你賣了？」

「是的，爹本來是個木匠，但後來弄傷了手，不能幹細活，咱們底下還有一個小弟，實在不能生活下去，所以把大姐賣掉，又將我送給一個親戚，不久那親戚也把我賣掉了！」

「梁珍珠呢？」

「么妹比我小二歲，後來，她也被賣了……」

王森心念電轉，忽然叫道：「把外面那兩個都帶進來！」

當梁美珠、和梁珍珠進來後，王森一拍桌子，道：「你們將金磚藏在那裏？」

三個女人都說不知道。王森嘆了一口氣，道：「你們雖然聰明，可惜在口供裏，露出了馬脚！」

那三個女人頭也不敢抬，旁人也都望着王森。王森道：「這件事不用說，一定是梁美珠幹的！她不敢說出眞姓名，分明是心中有鬼，第二，你們是木匠的女兒，她是最大的，而且十五歲才賣去出，所以她有一定的木工常識，你們偷偷把地窖木門上面的六個鐵扣上的螺絲釘旋開，只要弄脫了三個鐵扣，木門就開，然後偷偷下去，把金磚搬出來，我可有沒有說錯？」

黃揚義道：「不錯，那三個男人一定是喝醉了，任由你們搬金磚都不知道！」

王森道：「現在的問題是你們將金磚放在那裏！俺相信你們不會把它藏在太遠的地方，你們不說，咱們也有辦法把金磚找出來！」

梁美珠顫聲道：「咱們將金磚藏在鷄寮的下面……咱家小院有兩座鷄寮，我本拿來養了十多隻鷄，由於男人們來了，又不敢出去買菜，每天都得殺三四隻鷄做菜，所以只剩下四五隻，空出一個鷄寮來，鷄寮底下石板巳鬆了，咱們將它撬開，挖了幾尺深將金磚埋了，再蓋上木糠……」

王森問道：「你們爲啥要這樣做？」

梁珍珠道：「咱們不想男人們老是游手好閒，希望他們黃金夢醒，所以才這樣做！又怕他們有錢不要咱們，所以……」

梁麗珠道：「却想不到會招致大雄哥殺死……」

梁美珠道：「咱一塊金磚都沒拿！」

「既然這樣，爲啥剛才又說不知道？分明心存貪念，還想日後在丈夫夢醒之後，再回來起回金磚！」王森道：「拉下去候審！」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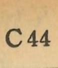
黃揚義派人去搜金磚，果然一塊不少。不久法院便貼出告示：孟大雄殺人、搶刦罪名成立，判處死刑；林俊協助和同謀罪成立，判牢十年，梁麗珠與梁珍珠知情不報，判監九個月；梁美珠因爲有意隱瞞眞相，多判了三個月。所有的金磚充公。

這件案子，至此全部完結，但王森與他的一干手下，在法院還未判決前，便巳接到新的任務，趕赴另一個戰場了。

× × ×

後來，梁美珠三個女人出牢之後，生活在一齊，兩年後，又共同嫁給一個木匠，了却她們共同生活，以及過安穩日子的願望，此乃後話。

（全文完）



二期完武俠小說

凌零·文
可飛·圖

巫山一夢已成空

（上）

夜雨巴山　古廟屠龍

上元燈節過後不久，沿着由川入陝的川東官道之上，這一天，突然顯的特別熱鬧。

順着大巴山的小徑，直通往那大巴山上的秋月山莊大門之前，長達五里之遠，兩側都掛滿了燈飾，雖是正午時分，仍然燈火通明，照得山徑之上，呈現了五彩繽紛的燈影！

一批批武林人物，在這條山徑之上，來來往往，川流不息走動。

「秋月山莊」四字，在川東一帶，可是響亮得很！不僅那一道上的人物，一旦提到「秋月山莊」的三位莊主，無不肅然起敬，由衷的泛現出欽仰之色！總之，連整個西南道上的武林人物，也對這號稱「大巴三傑」的三位莊主，極爲推重。否則，像這等年關甫過不久，人人都爲自己這一年的事業忙碌之際，又怎會爲了「秋月山莊」大莊主川東大俠鄧百川的五十大壽喜慶，而放下自己家的事兒不管，紛紛從遠處趕來向鄧百川拜壽！

秋月山莊的名號雖然如此響亮，但是，這座莊院的建築，却並不怎麼氣派！

在那一片翠竹中，前後總共算上，也不過只有四進房舍，大大小小，不超過十五間廳房，是以，突然來了那麼多祝壽的賀客，頓時把這座莊院擠得到處都是人影幌動！

遠道而來的賀客，少不得要住上三天五日，秋月山莊執事之人，早也有了準備，環繞大片竹林，已分別搭起多座木棚，供給來賓作爲棲身之所。

這天的黃昏過後，秋月山莊的正廳之上，燃起了一對兒臂般粗大的紅燭，一幅高約丈許的壽字中堂，懸在大門的正中，中堂之前的香案之上，擺了一些十分貴重的禮物，大門的兩廂，則更是被送來的壽禮，全部塞滿。

一批批各道人馬，打酉時過後，便絡繹不絕的走入大廳，踏上紅氈，依次入內拜壽，秋月山莊的二莊主「大竹居士」嚴子誠，率領了大莊主老壽星鄧百川的一雙小兒女鄧飛雄和鄧芸姑，在香案之旁，接待拜壽之人。

莊前的廣場之上，此刻已擺了四十多桌壽宴，入內拜過了壽的各路英豪，都已出外就席而坐，等候壽星出來答謝之時，也好一睹這位川東大俠的風采。

約莫過了初更，廣場上的四十席壽筵，除了留下當中那一席而外，其餘的皆已坐滿，雖然此刻還有少數的幾人前來進入壽堂拜壽，但已不若先前那等擁擠了！

酒菜已是上了一半，二莊主「大竹居士」嚴子誠在鄧飛雄、鄧芸姑陪同下，先行出了大廳，和賀客寒暄！

直到第十道大菜端上桌來，秋月山莊的大門石階之上，突然出現了兩盞紗燈。

川東大俠鄧百川穿着一件月白長衫，堆了滿臉笑容，當門抱拳而立。

在他身後，左邊站了一位身穿勁裝，腰掛寶刀，臉色紅潤，身材高大神態威猛的虬髯大漢。

他的右邊，則是一位年紀不會超過二十歲的藍衣少年。

這少年長得極爲清秀，根本不似武林中人，廣場中的武林人物都只道這少年八成是鄧大莊主昔日所交達官貴人的公子，是以並沒有人對他加以特別留心。

鄧百川目光向廣場上的羣雄身上一轉，朗聲一笑，大步走了過來。

全場之人，紛紛起立，歡呼之聲，震動四野。

鄧百川走到當中，抱拳向四週一禮，這才打桌上端起一杯熱酒，仰頭一飲而盡，接着吐氣開聲道：「鄧某賤辰，承蒙各位至親好友，跋踄破費，眞叫鄧某心中不安得很……」

他語音一頓之間，廣場中有人大聲道：「鄧大俠乃是西南第一高手，我等仰仗大俠聲威，使得西南道上，十五年來，黑白兩道均未出過什麼悲慘事故，就憑這一點，咱們就該好好謝謝鄧大俠啦！」

這人話音剛落，另一邊也有人大叫道：「不錯，咱們平日受惠太多，今日前來拜壽，委實是表達不出我等萬分之一的敬意……」

一時，四面八方，鼓掌喝彩之聲，此起彼落！

顯然，鄧百川在他們心目之中，當眞是極有斤兩；而且，他們對鄧大俠的敬仰之心，也是十分眞誠。

鄧百川心情大爲激動，等到喝叫稍歛，他又斟滿了另一杯酒，高高舉起，向羣豪打了招呼，仰頭喝盡，這才在陣陣掌聲之中，仰天大笑道：「鄧某何德何能，辱蒙諸位這等錯愛？打今天起，諸位如不嫌棄，只要那位有什麼事要鄧某效勞，鄧某縱然披肝瀝胆，也必然不使諸位失望……」

他語聲肯定，表示出此言乃是出自眞情！

站在鄧百川身旁的紅臉大漢，一手按住金刀，一手也拿起桌上的一杯熱酒，朗笑一聲，接道：「大哥有此心願，小弟願供奔走之勞，只消大哥一句話，小弟雖然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鄧百川長眉一挑，大笑道：「三弟，有你這句話够了！咱們兄弟不怕不能了此心願啦……」

他餘音未已，廣場上的羣豪，已响起轟雷般的歡呼！

但是，奇怪的却是，這一刹那之間，鄧百川的臉上，竟失去了原來的笑意，右手擧着酒杯，久久不曾落下。那一雙神目，怔怔的望着廣場對面那通往山下的小徑發呆。

場中羣豪楞得一楞之間，那紅面大漢突然臉色一變，揑在手中的酒杯，噹的一聲，跌落地上！

只見他身形一閃，如飛般一掠而出，直向那林木中的山徑奔去。

這時，廣場中的羣豪，也同時轉頭望去，敢情在那山徑的出口一株大樹之上，竟是倒吊了一個白衣少年。

這少年雙脚上綁，雙手下垂，燈火照耀之下，身軀在不住的幌動。不過，瞧那人一點不曾揮舞手足的情態而言，八成是被點了穴道。

那急步而去的紅面大漢，乃是鄧百川的結拜三弟關仲傑，武林中人稱「斷魂一刀」，仗着手中那把斷魂金刀，行走江湖，近十年來，却是未曾遇過敵手，在武林中提起大巴三傑中的「斷魂一刀」，那可比「川東大俠」鄧百川還要响亮得多！

此刻，關仲傑已然到了那棵大樹之下，只見他縱身一躍，便將那吊在樹上的人抱在手中，落回地面。

鄧百川雖然是鎭定，但此時也已忍不住大聲道：「三弟，那是什麼人？」

關仲傑聞言，却是不曾答話，霍地旋身，面向那林中山徑，暴喝道：「什麼人竟敢殺我秋月山莊子弟？還不與我快快滾出來？」

他的聲音，宛如雷鳴海嘯，只震得在場數百名的江湖男女，人人都爲之失色吐舌。

川東大俠五十大壽的慶會，居然有人胆敢殺了人，而且，正當着羣豪在座之時，把屍體送了過來，這是擺明着向川東大俠挑眼麼？

這是什麼人呢？人人都在心中凝思，猜想！

連鄧百川自己也不例外……

就在關仲傑話音一落之際，那林中本是幽暗的山徑，忽然出現了兩盞紅燈，冉冉而來。

紅燈的後面，現出綽約嬌小的身影，似乎那提燈之人，乃是婦道女流之輩。隨着那兩盞引路的紅燈，後面又現出幾道人影，眨眼之間，便已到了關仲傑身前。

除了手提紅燈的果然是兩名少女而外，另外的三人，竟然也是少女！

這倒眞是大大出乎在場諸人的意料之外！

須知西南道上的武林人物，根本沒有什麼純以婦道人家組成的帮會，這時忽然出現了五名少女，自然是使人大為意外的了！

關仲傑橫抱着那白衣少年的身體，怔怔的望着那五名婦道人家直發呆。

持燈的兩名少女，走到關仲傑身前三尺之處，方始停下步來。

隨後的那三名少女，當中一位，全身紅衫似火，一雙杏眼，水汪汪的在關仲傑身上一轉，格格一笑道：「這個姓陳的，可是你們秋月山莊的門下？」吐語如珠，好聽煞人。

關仲傑濃眉一揚，沉聲道：「不錯！姑娘是什麼人？關某這一位嵐侄兒，可是傷在你等手下？」

紅衫少女笑容忽然斂去，脆聲喝道：「秋月山莊在江湖上一向清譽極隆，受盡西南道上的人物景仰，但今日一見，原來是沽名釣譽之徒。」

關仲傑被她罵得呆了一呆，怒道：「姑娘口出不遜，那是誠心生事來的了？」

紅衣少女冷冷接道：「是又如何？像你們秋月山莊這些淫盜之輩，竟然能被江湖人物目為西南武林中的俠義之流，眞不知道他們那雙眼睛是怎麼生長的！」

她這幾句話的聲音極大，幾乎使得在廣場上的羣豪，全都聽得明明白白！

那鄧百川的臉色大變，沉聲說道：「三弟，你放她們過來吧，愚兄有話要問她們！」

關仲傑應了一聲是，向那五名少女喝道：「大莊主有話要問，你們快快跟關某過來。」

一轉身，領着那五女，走向廣場酒席之前。

鄧百川目光如電般凝視在五女身上，沉聲道：「幾位姑娘是何人所差？可否把來歷見告？」

紅衣少女哼了一聲，問道：「鄧大莊主，這個姓陳的好色之徒，可是你的弟子麼？」

鄧百川略一揚眉，道：「不錯，陳一嵐正是鄧某人的大弟子，不知姑娘們為何將他傷了？」

紅衣少女冷冷一笑道：「鄧莊主，巫山朝雲峯上有一座朝雲庵，不知莊主可曾聽人說過？」

鄧百川道：「朝雲庵麼？恕鄧某耳生得很！」

紅衣少女格格一笑道：「如此說來，鄧大莊主果然是孤陋寡聞得很了！」

鄧百川道：「姑娘是何意？西南名山大澤的高人奇士，在下却是甚少不識之人，獨獨不曾聽人說過朝雲峯有什麼高人，姑娘此言，未免令鄧某不解了！」

紅衣少女目光在關仲傑身上一轉，突然笑道：「關三俠乃是北邙刀公再傳弟子，不知對朝雲庵住的是什麼高人，有否耳聞？」

她這等說話，顯然是對關仲傑甚是欽重。

關仲傑聞言，却是濃眉雙鎖，半晌不曾說話。

鄧百川聽得大為詫異，沉聲道：「三弟，你……為何沉吟不語？」

關仲傑長嘆一聲道：「大哥，咱們今兒可是砸了！」

鄧百川一呆道：「為什麼？」

關仲傑看了紅衣少女一眼，道：「大哥，那朝雲庵主玄玄老尼，小弟倒是知曉她的來歷！」

紅衣少女忽地一笑，說道：「到底是北邙刀公的徒孫，知道的事情，比你這位自以為是大仁大義的鄧莊主，要多得不少了！」

鄧百川頗為尷尬的揚了揚眉，道：「三弟，這朝雲庵主到底是什麼人？」

關仲傑又是嘆了一口氣，說道：「大哥，玄玄老尼的出身，兄弟雖然不全知，但她一身武功之高，小弟却是曾經見識過了！」

他語音略略一頓，接道：「如就當今武林高手而論，玄玄老尼的武功，似乎應當列入第一流的頂尖人物了！」

鄧百川怔了一怔道：「有這等事？巫山隱居了這等高人，愚兄竟然不知，可眞是罪過得很了！」

他雙手抱拳，向紅衣少女接道：「姑娘想必便是玄玄老尼的門下了！」

紅衣少女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莊主，妾身不過是朝雲庵的一名侍女，當不得那門下兩字，貴莊這位姓陳的不屑之徒，已被妾身的主人『修羅指』所傷，生死只在一綫之間，但望莊主能有回天之術，將他救活！」

修羅指三字入耳，鄧百川不由臉色大大一變。

他的目光在身旁的少年身上一轉，深深的吁了一口氣，說道：「原來朝雲庵主乃是西域一派的高人麼？鄧某果然是失敬了！」

紅衣少女冷冷一笑道：「鄧大莊主，有一椿事，只怕你弄錯了！」

鄧百川揚眉問道：「是什麼事鄧某錯了？」

紅衣少女道：「妾身的主人，決非來自西域，這修羅指武功，也並非只有西域之人才會，閣下最好莫要亂猜亂想！」

鄧百川聞言，臉上頓感無光！

須知當着這麼多西南道上武林朋友之前，他一再被對方奚落，委實是有些下不了台了！

但他究竟成名甚久，知道如何保持自己的身份地位，當下却是故意哈哈一笑，道：「姑娘教訓得好，鄧某眞是受益匪淺了！」

他笑聲一歛，又道：「今日恰逢鄧某賤辰，姑娘來得湊巧，如不見外，就請入座，喝一杯水酒如何？」

那紅衣少女聞言，不禁呆了一呆。

她決未料到，鄧百川在知曉自己心愛弟子已被人重傷垂斃之際，怎會還有心情，邀請仇人入座飲酒？剎那間，她倒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紅衣少女答不上話來，但站在她身旁的一位黃衫少女却格格一笑道：「到底是薑是老的辣！莊主只不過兩三句話，就把賓主之勢易位，妾身佩服得很。」

鄧百川聽了心中暗暗一驚，不禁多看

了這黃衫少女一眼。頓時，鄧百川只感心頭一震，忖道：「這個姑娘，為何這般惑人？」

敢情這黃衫少女的一雙眼睛，就如水泡的葡萄一般，叫人看了一眼，就有捨不得放開的慾望！

忽然之間，鄧百川心中已經明白了幾分！

自己這位一向守正不阿的大弟子陳一嵐，竟會被她們冠上好色之徒，只怕與這位黃衫少女的眼波有關！但他此刻未點破，却是淡淡一笑道：「鄧某乃是主人，姑娘們來此是客，縱然姑娘傷了鄧某的弟子，但如鄧某竟然不能以禮相待，那豈不是要被別人笑話了麼？」

黃衫少女望着紅衫少女一笑，道：「姐姐，鄧莊主的盛意，咱們當不當領？」

紅衫少女沉吟了一下，沒有說話。

但站在她右邊的白衣少女，忽然開腔道：「兩位姐姐，小妹認為，咱們該回去了！」

此女長得極為清秀，雖然不如紅、黃二女嬌艷，但是却有另一種清新的雅麗之美。

紅衣少女聞言，螓首微點，笑道：「是啊，雲妹妹說的不錯，咱們不可在此久留，該當早些回去覆命啦！」語音一頓，向那面露笑意的鄧百川道：「鄧莊主，妾身不便久留，盛情心領了。」

鄧百川臉上的笑意未戢，朗聲道：「姑娘們不肯賞光，那眞是遺憾得很了。」

紅衣少女格格嬌笑了一聲，道：「大莊主，妾身離去之前，尚有一言相告，希望大莊主莫要當作兒戲！」

鄧百川呆了一呆道：「什麼事這等嚴重？」

紅衣少女道：「貴莊還有一位高手，留在巫山朝雲峯當作人質，如果大莊主無法解開修羅指所傷經脈，你們最好是親自去巫山才好！」

她此言一出，鄧百川不由得臉色大大一變，沉聲道：「姑娘此言當眞麼？」

紅衣少女道：「妾身自是不會欺騙大莊主。」

鄧百川道：「本莊高手不多，目前不曾回莊的，只有兩位，但不知姑娘可否告訴鄧某，是什麼人被貴上留作了人質。」

黃衫少女突然噗哧一笑道：「莊主可是已經知道了什麼人留在巫山麼？」

鄧百川皺眉道：「鄧某並無未卜先知之能，又怎能知曉是什麼人留在巫山？」

他話音一頓，接道：「不過……鄧某相信，被扣之人，必是本莊尚未回來的兩人之一！」

黃衣少女格格笑道：「不錯，但莊主可知，那是兩人中的那一位？」

鄧百川臉色一變道：「莫非是我那孽子麼？」

紅衫少女笑道：「他叫鄧飛雄，是不是？」

鄧百川道：「你們把他怎麼樣了？」

黃衣少女淡淡一笑道：「不傷不損，莊主不用心中焦急了。」

鄧百川雙眉深鎖，看了一旁二莊主嚴子誠一眼，突然向那五位少女揮了揮手，道：「姑娘們回到巫山，代為轉告貴上，便說鄧某過了明日，便會親身前去巫山拜會。」

紅衣少女笑了一笑道：「莊主要去，妾身自當稟告敝上，準備接待莊主！」

話音一落，五女便轉身離去。

嚴子誠此刻陡然身形一閃，大步走了過來，沉聲道：「妳們想走麼？沒有那麼方便！」

他堵住了五女去路，抱拳向鄧百川一禮道：「大哥，巫山現在扣留本莊之人，作為人質，咱們又為何不能扣留她們之人，作為報復呢？」

關仲傑聞言也道：「是啊！大哥既是明日便打算前去巫山，我們留下她們同去也不算過份！」

五女倒是十分鎮定，站在嚴子誠身前，依然面露笑容，彷彿他們這等言語，早已是在意料中。

鄧百川却是沉吟了一下，接道：「二弟，三弟之言，並非無理，不過……」

他突然長長的吁了一口大氣，接道：「兩國相爭，尚且不斬來使，這巫山派來的五位姑娘，咱們若是把她們留下，一旦傳揚出去，豈不顯得咱們這秋月山莊不懂江湖上行事的禮數了麼？」

嚴子誠、關仲傑聞言，都同時為之一怔。

場中羣豪，却剎那間爆出一聲喝采。

顯然，鄧百川這幾句話，倒是極為得體，贏得在場羣雄的衷心敬佩了！

嚴子誠、關仲傑互望了一眼，竟是大步走了回來，鄧百川突然仰天大笑道：「二弟三弟果然不愧鄧某的好兄弟……」

他笑聲未已，那位紅衣少女竟然大笑問道：「鄧莊主，你眞的是明天要去巫山麼？」

她問得十分突然，是以使人不知她用心何在。

但是鄧百川却沒有機會可以再想，立即接答道：「不錯，鄧某明日午後便將動身。」

紅衣少女看了黃白二女一眼，道：「咱們就等着鄧莊主一道回山，好不好？」

她此言一出，連鄧百川都呆了。

不要她們走，她們倒想走，放她們走時，她們却又不肯走了！

剎那之間，鄧百川突然感到，這幾位姑娘，果然是大大的不好纏！

彷彿每一椿事情，都被她們拿住了主動了。

關仲傑目光一轉，不由得向身旁那青衣少年低聲道：「小師叔，這幾位姑娘很驕傲，關某的大哥，不便對她們示威，不知小師叔可否代為出手警告她們一番？」

這位青衣少年竟是秋月山莊主的長輩，顯然是來頭不小了。

關仲傑話音一落，青衣少年立即笑道：「關兄不可如此稱呼，在下與史兄算來不是同門習藝，你還是改口叫我一聲兄弟便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關兄不說，在下也想出手試試她們武功路數呢……」

青衣少年的話音雖然不高，但那紅衣少女早已聽見，只見她蛾眉一揚，櫻唇微噘，冷冷的哼了一聲道：「雲妹妹，咱們今兒遇見吹牛大王啦！」

白衣少女淡淡一笑道：「大姊，小妹瞧他不似輕薄之人，如果眞要動手，大姊還得小心一二才是哩！」

顯然，這位白衣少女的眼力，眞是犀利。

紅衣少女聞言，不由得怔了一怔，目光轉向那緩步而來的青衣少年，狠狠的看了他一眼，竟然低聲向紅衣少女道：「雲妹說的不錯，這位公子，果眞有些深藏不露……」

她們說話間，青衣少年已然行到五女身前。

紅衣少女已然收起臉上的驚容，盯着青衫少年道：「公子可是想跟妾身較量武功麼？」

這時，在場羣雄個個都瞪大了眼，注視着這青衣少年，想知道他究竟是什麼來頭，竟會和鄧大莊主走在一起，而且又被三莊主那等尊敬！

紅衣少女話音一頓，青衣少年已然微笑道：「不錯，凌某正是要向妳們領教一番！」

紅衣少女笑道：「公子姓凌麼？」

青衫少年笑道：「在下凌飛，乃是江湖無名小卒，姑娘們一定不會聽說過！」

紅衣少女口中喃喃不止的連連唸了幾遍，終於搖搖頭道：「公子大名，妾身果然不曾聽說過！」

她們雖然不曾聽說過凌飛之名，但在羣雄之中，卻有人聽過他的那「浪俠」二字的美號，是以，一時之間，浪俠兩字，在人羣中此起彼落，說個不停。敢情，浪俠凌飛四字，在江湖上已經十分响亮了。

凌飛微微一笑道：「姑娘芳名可否見告？」

紅衣少女沉吟了一下，笑道：「公子詢問，妾身怎敢不說呢？」

她先指着白衣少女道：「她是妾身三妹，韓白雲。」

凌飛一抱拳道：「韓姑娘！」

韓白雲似是十分害羞，竟是低下頭去，粉面通紅，紅衣少女指着黃衣少女，又道：「這是二妹萬如綿，妾身麼，乃是姓李，小字妙妙！」

凌飛笑着道：「原來是萬姑娘和李姑娘！」

萬如綿格格一笑道：「凌公子，你眞要伸量我們的武功高低麼？」

凌飛笑道：「在下向來言出必踐，那自然是眞的了。」

李妙妙含笑道：「公子！難道你……別有居心麼？」

凌飛笑道：「也許！不過，主要的在下還是想見識修羅指功力！」

李妙妙笑着道：「那也不用彼此動手啊！」

凌飛道：「修羅指力的強弱，如果不眞正動手，又怎能見識得出來？」

李妙妙搖頭一笑道：「公子必欲兵戎相見，叫妾身好生不解……」

凌飛立時眉頭一皺，沉聲道：「在下非試不可，姑娘們不用別出花樣了！」

他笑容倏地斂去，倒把李妙妙等看得吃了一驚，只因她們決不會想到凌飛會忽然之間變了臉。

李妙妙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哼了一聲道：「公子決心動手，妾身倒不能不應允了……」

凌飛道：「三位可是一齊上麼，據在下之見，你們還是聯手同上最好。」

白衣少女韓白雲似乎有些不信，失聲道：「你……竟敢要我們三人聯手麼？」

凌飛哈哈一笑道：「妳們若肯同時一齊動手，豈不減少了在下不少麻煩麼？」

言下之意，根本不曾把李妙妙三女放在眼中。

就在場諸人而言，除了關仲傑知道凌飛的武功深淺而外，別人雖然已知浪俠之名，但却並不知道凌飛一身所學，究竟如何？

是以，每個人，包括鄧百川在內，全都覺得凌飛未免太狂妄了一些！

李妙妙彷彿被他掀起了怒意，冷笑了一聲，向黃衣少女萬如綿道：「綿妹妹，凌公子既然這樣瞧得起我們，我們倒眞個不能讓他失望啊！」

萬如綿格格一笑，道：「大姊說的對，凌公子要我們獻醜，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語音一頓，反手撤出身後寶劍。

李妙妙這時也已亮出寶劍，只有韓白雲未動兵刃，凌飛雖然不知道這三女來歷，但至少明白，來者必然不善，如果她們武功不足以對抗鄧百川等三人，只怕也就不敢前來了。

故而他也不敢大意輕敵。

右手一抬，迅快的取出佩劍，微微一笑道：「三位姑娘請啊！」

李妙妙向那兩名提燈的少女揮了揮手，要她們退到兩邊，酒筵之間，也立時空出了一塊三丈方圓空地。

凌飛略爲移步，長劍一擧，擺了個架勢，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

李妙妙、萬如綿兩支長劍一揮，一左一右，同時向凌飛攻了過來。

韓白雲纖手一揚，也凌空拍了一掌。

頓時，凌飛身前三面，已全是劍影霞光。

但凌飛却十分從容，微微一笑，說道：「三位如果不出全力，豈不叫在下失望麼？」

寶劍一撤，挑起了三朵劍花，分向三女灑去。

凌飛這招劍法，看來十分平凡，但李妙妙和萬如綿，却不禁驚得連忙撤劍，各自退到五尺之外。

關仲傑在旁暴聲喝道：「好劍法！小師叔快快將她們拿下，也好替秋月山莊露露臉！」

他此言一出，頓時叫人明白，原來關仲傑要凌飛出面，乃是爲了向巫山來人示威！

凌飛聞言哈哈一笑道：「她們走不脫了！」

只見他劍鋒一轉，直向李妙妙迎了過去。

這一劍與適才的一招，大不相同，只見他劍光如同匹練，方圓五丈，都感到那森森劍炁的壓力。

李妙妙、萬如綿迫得各自揮劍，護在胸前，韓白雲則纖纖雙手齊揮，一連拍出七掌之多。

一旁的鄧百川適時失聲驚呼道：「凌公子原是大慈劍聖的傳人麼，鄧某眞是失敬了！」

凌飛聞言，劍勢一收，三女壓力一減，同時收手，大大的吁了一口氣。

凌飛扭頭一笑道：「莊主眼力過人，只不知莊主怎會一眼就看出了在下的來歷呢？」

鄧百川大步走了過來，抱拳道：「家師昔日曾見過劍聖前輩，是以兄弟才知劍聖的劍法。」

凌飛道：「原來如此。」他話音一頓，突然回手一劍向李妙妙刺去，喝道：「大胆！」

劍鋒所及，李妙妙的紅衫，突地裂開一條尺許破痕，青綠的內衣，已經露了出來，右手長劍，却是斷成兩截，跌在萬如綿身旁。

敢情，李妙妙乃是趁着凌飛說話之際，偷偷出劍想暗算凌飛！

這一劍凌飛雖然未曾傷着李妙妙，李妙妙却已驚得花容失色，半晌不曾啃氣。

萬如綿柳眉雙鎖，望着韓白雲道：「三妹，看來咱們今兒是栽了啊！」

韓白雲哼了一聲道：「不見得，小妹不才，倒想以修羅指和這位凌公子一較高低……」

凌飛淡淡一笑道：「可不？在下本就是爲了要見識姑娘們的修羅指力啊！」

日光一轉，向鄧百川道：「大莊主請稍退一步，在下拿下她們之後，再來查看莊主的愛徒傷勢……」不等鄧百川回答，長劍一揚，擧步直逼韓白雲。

韓白雲的粉臉之上，一片肅穆之情，顯然，她面對着凌飛這等高手，可也不敢稍有大意。

李妙妙這時已掩好了衣襟，眼見凌飛持劍緩步而行的姿勢，不由得大聲道：「三妹小心……」

韓白雲大概也覺出凌飛走來的壓力，芳心卜卜亂跳，一口眞氣，竟幾乎凝聚不起！

這時，滿天皓月，已被烏雲罩住，遠處傳來陣陣閃電和輕雷之聲。

巴山的雨，聞名天下，看樣子，凌飛要嚐嚐巴山夜雨的滋味了。

這時，凌飛已走到韓白雲身前三尺之處。

但略一幌動手中寶劍，笑道：「修羅指乃是驚世絕學，姑娘何不施展？」

韓白雲面對凌飛的鎭定神色，心中委實有些拿不定之意，只因她深深明白，自己這一指發出，除非是傷不了凌飛，否則，凌飛八成難以活命。

是以，凌飛話音一落，她依然未曾出手。

萬如綿看得大爲着急，尖聲道：「三妹，先下手爲强，凌公子眞是劍聖傳人，只怕你那指力傷不了他呢！」

她這等說法，明明是已然看破了韓白須不忍傷了凌飛的私心，故意拿話穩住韓白雲，讓她放手施展。

韓白雲忖道：「不錯，如果他眞是劍聖傳人，自己發出修羅指，那也一定傷不了他了……」

一念及此，頓時揚手發出一指！

一股狂風，應手而出，疾逾電擊雷轟般襲向凌飛雙肩之間。

但凌飛擧劍當胸，屹立如山，那修羅指力到了他前身一尺之處，竟然爆出一聲巨响，震得在場之人，個個耳鼓發麻。

這時，一道閃電過處，豆大的雨點頃刻而降！

但是，在場諸人，却是一個也未起身避雨，只因他們實是全神貫注在凌飛的身上。

却見他峙立的身形幌了兩幌，終於未曾移動！

韓白雲粉臉變色，深深的吸了一口大氣，揚手又是一指發出。

這一回指力沾身，竟是如同泥牛入海，不但不曾發出任何聲响，甚至看凌飛的身子，也未能撼動分毫。

凌飛哈哈一笑道：「姑娘，修羅指不過如是，在下見識過了！」語聲一頓，長劍嗆啷一聲，還入劍鞘，右手緩緩揚起，接道：「姑娘也試試在下的指力如何？」

曲指一彈之下，韓白雲竟是嚶嚀失聲，應聲倒地，凌飛不稍遲疑，甩手一連彈了兩彈，李妙妙、萬如綿也同時穴道被點，僵在當場！

擧手之間，便將三女制住，場中不由得响起震天價歡呼之聲！

關仲傑移步而來，大聲道：「雨大了，諸位快請入莊避雨……」

他轉頭向凌飛又道：「小師叔，謝謝你啦！」

凌飛皺一皺眉，道：「關兄，你們明日可帶着五女直去巫山，在下却先去一步了……」

不等關仲傑鄧百川挽留，身形一閃，便自破空奔去！

× × ×

雨不停的滴落。

但凌飛的身形，却在雨淋路滑的山野間，奔行得有如星丸跳擲，疾逾飄風。

三百里山路，決非一夜之間可以抵達，凌飛更算準鄧百川等人抵達巫山的時刻，最快也在三天之後，是以他出了巴山，便找了一處小鎭，歇了下來，將濕透衣衫晾乾，並且放心的好好睡了一覺。

午後啓程，因爲他沿着直綫翻山越嶺而行，第二天的黃昏時分，便已抵達了巫山朝雲峯的後山之下。他本想找一戶農家，打聽一下朝雲庵的所在，不過，他忽然想起，如果朝雲庵不想被人打擾，自己這一問，八成會反而驚動了庵中之人，誘使自己步入歧途了！

凌飛的想法沒有錯，朝雲峯附近的民家，對朝雲庵中的神尼，一向眞是奉若神明一般，他們不但不會向陌生人說出朝雲庵所在，而且，一旦有人想打聽朝雲庵何在，十之八九，都要被民家們指引到另一座起鳳峯的古廟之中。

本來凌飛是不會誤闖他處廟宇，但因他太過小心，反倒又出了岔子！

他避過了朝雲峯中的民家，竟然直奔峯頂。

結果，他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如果他不是直登峯頂，也許還有機會發現眞正的朝雲峯何在，只因他一旦攀登峯頂，目光所及，却被引去了另一處庵院了。

原來，就在凌飛立身朝雲峯頂，四下張望之時，發現靠在南方向的一處山谷，閃亮了數點燈火。

林木掩映之中，借着燈光，他竟能瞧出一角紅牆！

如此一來，他倒相信，該處必是一座庵廟！

凌飛認準了方向，騰身向岩下奔去。兩地相距約在十里左右，但在凌飛眼中，也不過咫尺之遙，片刻時光不到，便已到了那燈火之處。

掩近前來，果然是一座廟宇。

凌飛觀準了山門右側的一處殿角，飛身而起，橫越三丈，直落屋簷之上。

大殿之內，闃無一人，但那盞長明燈，却是十分的光亮，照得天井之中，也甚清楚。

凌飛很快的打量了四週一遍，略一沉吟，飛身直向第三進禪房奔了過去。

他這會却不曾停身在禪房屋頂上，而是落在廊沿之下，敢情這第三進禪房，乃是一間一間的隔開，專供廟中僧尼的住宿之用。

是以，他不落在屋上，就是想逐屋去查看一下這些禪房中情景。

凌飛約莫的想了一下，這排禪房是多達十間之多，凌飛一時之間却又有些打不定主意，該不該查看房中的情形了！

因爲他直到此刻才想起，這是一座尼庵，庵中的子弟，很可能全是女性，他又怎好偷偷的去看尼姑呢？

凌飛這時可眞的楞住了！

不過，他決定得很快，因爲，這時已有三間禪房相繼的熄去了燈火。

凌飛頓時不再猶疑，否則，一旦每間房中都沒有燈亮，他再想查看，那可能更要多費手脚的了！

他移動身形，蹔向最近的一間禪房，舔開室紙，向內望去。

突然間，只覺一股怒意，打心頭冒起，暗暗罵了一聲：「下流……」

敢情，凌飛目光所及，却是發現了那禪房之中，正有一僧一尼，在雲床之上，大參其歡喜之禪！

刹那之間，凌飛對這座廟宇的想法，有了極大的改變，愼重敬謹之心，一掃而淨！

只因他隱隱的感覺到，這廟宇中的僧尼，八成多是爲禍江湖的巨奸大惡了！

有了這等想法，他不再那麼小心，很快的，將燈光未熄的幾間禪房，全都看過，結果，除了一間空着而外，其餘的幾間，全都淫穢不堪入目。

如果不是想先將那位什麼玄玄神尼找到，凌飛此刻早已忍不住下手，將這些穢亂佛門的狗男女全都置之死地了！

但他終於還是氣得看不慣，展開鬼魅般的身法，隔窗的將那幾對淫亂的男女，一一凌空制了穴道，就讓他們赤身裸體的互抱一堆，留在禪床之上。

敢情，凌飛的想法，乃是要抓出那玄玄神尼，叫她來看看這禪房春色，叫她無法抵賴自己手下之人的這種亂德敗行的怪相。

按照常理，凌飛這等做法，倒是十分有用，只是，他並未想到，其中只爲了一點小小的疏忽，結果竟是大大的爲自己惹來說不盡的痲煩。

却說凌飛點了那批狗男女穴道之後，便轉到第三進禪房後廂的花園，在他臆測之中，這廟宇的住持玄玄神尼，必是住在花園之中。

一切倒也不出凌飛所料，這廟中的住持，正是住在花園內的一棟精舍之內，只是，唯一令他大爲惑然不解的，乃是當他見到的這位主持，並不是叫做玄玄。

這是一間很雅緻的佛堂，一名年約三十左右的女尼，正和凌飛相對而坐。

此時，那中年女尼合十向凌飛道：「小施主，貧尼釋諱大方，不是玄玄，你莫要認錯了人啊！」

凌飛顯然是大出意料之外，怔了一怔，道：「師太不是玄玄？那玄玄現在何處呢？」

大方女尼皺眉道：「小施主深夜闖來本庵，口口聲聲要找玄玄，此事在貧尼看來，那可眞是有點兒玄之又玄的了！」

凌飛道：「師太，這座庵可是朝雲庵麼？」

大方女尼搖頭一笑道：「不錯，但是本庵全名，應是朝雲下院！」

凌飛沉吟了一下，道：「敢問這朝雲峯一帶，可還有一家朝雲庵？」

大方女尼臉上抹過一絲難以窺測的笑意道：「只怕是沒有了！」

凌飛自是不信，沉聲道：「師太在這朝雲下院出家多久了？」

大方女尼嫣然一笑道：「不多不少，足足過了十五個年頭了！」

凌飛道：「十五年麼？」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莫非不信？」

凌飛答道：「不錯！在下果然有些不信！」

大方女尼道：「施主不信，想必有什麼原因了！」

凌飛道：「凌某來此之前，曾經見過玄玄門下子弟，師太如果不是玄玄，那你必是冒充本庵的主持了！」

大方女尼格格笑道：「小施主，貧尼充任本庵主持，也已五年，怎會變成了冒充？」笑意漸漸隱去，忽地變色接道：「施主入庵之前，可曾在別處窺探過？」

凌飛淡淡一笑道：「這庵內幾間房舍，在下一一都已瞧過了！」

大方女尼皺眉道：「你……可曾瞧到了什麼？」

凌飛目光電射大方女尼那嬌媚的俏臉，嘿嘿一笑道：「師太，在下有些懷疑，妳是否眞是出家之人？」

大方女尼一怔道：「爲什麼？」

凌飛道：「佛門庵院，本是人間最爲乾淨之處，但就在下今宵所見，似乎有些不對！」

大方女尼忽地笑道：「哦？那裏不對了？」

凌飛道：「男女雜居，禪房宣淫，豈是出家人所當爲的醜事？」

大方女尼粉臉略現紅霞，嬌笑道：「小施主，這是佛家歡喜之禪，又有什麼不對呢？何況……男歡女愛，乃是人之大慾，本庵不禁此事，施主又何必多管？」

凌飛聽她這等口氣，不由得也爲之一

呆！

大方女尼驀地掩口一笑道：「小施主，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凌飛道：「這……與你何關？」

大方女尼笑道：「問問也沒有什麼不妥啊！」

凌飛冷冷一笑道：「區區今年二十歲了！」

大方女尼微微一笑道：「小施主如此年輕，只怕還沒有經歷過人道吧……」

凌飛驀感臉上發燒，耳根發熱！

大方女尼也低垂下粉頸，有點兒羞不可抑的神態！凌飛暗道：「她如果不是淫蕩之人，這等話自然是說不出口來的了！但如果她是淫蕩之人，又怎會說出話以後，有了這等害羞之色呢？」

費思之間，不由得又沉聲問道：「師太……」

大方女尼低聲道：「哦？施主有何見教？」

凌飛道：「庵中那些淫徒，在下已將他們穴道制住了，如果師太不打算懲治他們，在下就去解開他們穴道如何？」

大方女尼聞言，怔了一怔道：「施主之意，莫非不再見責他們麼？」

凌飛道：「不錯……」

大方女尼忽然格格笑道：「多謝小施主……」

但凌飛不等她再說，又是接着說道：「師太不必謝我，在下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大方女尼呆了一呆，道：「施主敢情是……要對他們另下毒手麼？」

凌飛說道：「那也不用，在下無非是不想再讓他們壞了這塊佛門靜地的聖潔而已！」

大方女尼皺眉道：「那……你要怎麼樣？」

凌飛道：「趕他們出庵，要他們蓄髮回俗……」

大方女尼道：「不行！」

凌飛道：「爲什麼不行？在下不將他們置之死地，那已是很客氣了！」

大方女尼搖頭道：「施主，這……貧尼可不答應！」

凌飛冷笑道：「你不答應？在下既已決定，那就由不得妳了！」

大方道：「小施主，求求你放過他們吧……」

她那哀求的語氣，聽在凌飛耳中，眞是有些不忍，幾乎就要應允了她！

不過，凌飛却在心中另有打算，聞言故意沉吟道：「辦不到，在下這就先去解了他們穴道……」

站起身子，就待向外行去。

大方女尼忽然身形一閃，快速的擋在佛堂門口，大聲道：「小施主，你如果堅持己見，趕走了他們，貧尼雖然不與你計較，恐怕還有別人不會放過於你！」

凌飛心中暗笑，忖道：「哼！看來有點兒眉目了！這大方果然不是此間主事之人……」

但他口中却道：「什麼人不肯放過於我？依我看，這一切罪惡，只怕全是你這位佛門敗類所要的花樣！」

大方女尼忽地長嘆了一聲道：「施主，你……錯怪了貧尼了！貧尼可不是那等人……」

凌飛故作不信，道：「要在下相信你麼？除非你把那不肯放過我的人請出來一見！」

在他的想法，這主事之人，必是玄玄女尼了。

但是大方的回答，却使他大大感到意外！

原來大方女尼沉吟了一陣，方始接道：「施主，要貧尼說出此人是誰，並無不可，不過，貧尼至少也要曉得你的武功如何？」

凌飛一怔道：「爲什麼？」

大方女尼道：「這……如果施主武功不比她們高明，貧尼一旦說了出來，不但害了施主，同時也是害了貧尼自己啊！」

凌飛道：「莫非她們是不許妳說出來麼？」

大方道：「正是這樣……」

她頓了一頓話音，又道：「貧尼一死，算不得什麼，可是，貧尼的恩師，她就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了！」

凌飛聽得心中一動，暗道：「難道她還有着什麼隱衷嗎？」

細思間，接道：「師太，在下有一句話，只怕說出來不太中聽！」

大方道：「施主有話，請說無妨！」

凌飛道：「瞧妳的言行，似乎並非淫蕩之人，不知怎地會作了這等所在的主持呢？」

大方陡地臉色一黯，道：「施主，貧尼爲了當上這朝雲寺下院的主持，足足熬了十年時光，不瞞施主說，這中間的原因，就是爲了想搭救貧尼的恩師！」

凌飛道：「師太的恩師是誰？」

大方道：「釋諱普玄！」

凌飛說道：「她……她被什麼人害了麼？」

大方回答道：「不是被害，而是被囚啊！」

凌飛皺眉道：「什麼人囚禁了她？」

大方道：「是貧尼的師叔！」

凌飛想了一想，腦中靈光一現，笑道：「是了！那玄玄是你師叔，對麼？」

大方道：「不錯！」語音一頓，接說道：「施主，貧尼想瞧瞧施主的武功高低了！」

凌飛暗道：「不知她說的是眞是假，但我看看她的武功路數也好！」

當下笑道：「師太儘管出手便是！」

雙手一垂，面對大方女尼而立。

大方雙手合十一禮道：「冒犯了！」

右手一揚，發出一掌。

凌飛微微一笑，側步讓開。

大方右手一勾，駢指切向凌飛曲池。

凌飛笑道：「好手法！」

陡地立掌如刀，反斬向大方女尼的腕脈！

刹那間，兩人各出奇招，換了八招九式。

大方女尼顯然對凌飛的武功有些失望，正待罷手，凌飛忽然大聲道：「師太小心了……」

右手一翻，忽地直向大方女尼左肩切了下來。

大方女尼臉色一變，閃身向後便退！

她一連用了四種身法，五種脫困濟急的招式，依然未曾避開凌飛這一切之威！

不過，凌飛的掌緣，並未眞的切中大方肩骨，他在眼見對方已然無法閃躲之際，立掌離開對方肩頭約有五寸之處，含勁不吐，口中却道：「師太，在下這一招，可當得高明之學麼？」

大方師太臉上忽現笑容，點頭道：「何止高明，眞是神乎其技了！」她語音一頓，接道：「小施主，快請收手入座，貧尼有話要向施主敍說！」

凌飛應聲收手，道：「在下遵命！」

兩人重新入座，凌飛抱拳笑道：「師太，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大方女尼長嘆一聲道：「施主，貧尼記得，你來此之時，問的是朝雲庵何在，施主想必是找那玄玄妖尼的屬下之人而來的了！」

凌飛道：「不錯！不過，在下要找的，不是她的屬下，而是玄玄本人！」

大方女尼道：「施主識得玄玄？」

凌飛搖頭道：「我如識得，那也不會把師太當作那玄玄了！」

大方笑道：「是啊！貧尼倒是思不及此……」

笑聲一頓，接道：「施主既是不識玄玄，不知爲何又要找她？」

凌飛道：「在下找她，乃是向她要回一名被她囚在朝雲庵之人！」

大方女尼失聲道：「施主……也有什麼人被玄玄所囚麼？」

凌飛道：「正是如此！只是，此人與在下並無什麼親戚關係而已！」

大方女尼笑道：「施主，這麼說來，你我是敵愾同仇，一條綫上的人了！」

凌飛道：「師太若是明白，尚望指點在下，那玄玄眼下匿身何處？」

大方道：「這是自然了！」

她想了一想，又道：「施主，貧尼與那玄玄，有着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施主見到玄玄之後，千萬可得留下她的性命，交由貧尼處置！」

凌飛一怔道：「師太之意，是要取那玄玄的性命麼？在下此來，可不曾想到殺生呢！」

大方女尼長嘆一聲道：「不瞞施主，貧尼的師父，被玄玄以絕毒的手法所制，囚在朝雲峯的一處石洞之中，每日要受那煉鬼奪魄之苦，十五年來，未曾有一日稍間，貧尼恨她，那是不用說的了！」

凌飛皺眉道：「師太，那玄玄到底現在何處？這朝雲峯似乎只得這裏一座庵院，師太何不快快領我前去？」

大方女尼遲疑道：「這個……」

凌飛道：「莫非那有什麼不方便嗎？如是師太不敢去，那就由在下獨自前往便了！」

大方女尼道：「沒有什麼不便，只是……此刻玄玄不在庵中！」

凌飛道：「她現在何處？」

大方女尼道：「每日二更一過，玄玄便不在庵中，十多年來，日日如此！」

凌飛道：「那……她去了何處？師太現已守候了這麼久，應是查的出來了！」

大方女尼低頭道：「不怕施主笑話，玄玄每夜的去處，貧尼竟是一直也未曾找到！」

凌飛道：「有這等事？」

大方又說道：「休說施主聽了難以相信，就連貧尼這局中之人，也覺得難以相信！」

凌飛道：「照師太之言而論，今夜在下恐怕是見不到玄玄了？」

大方道：「不錯。」

凌飛不由得皺眉道：「在下豈不是白來了一趟麼？」

大方道：「施主不用煩急，明日辰時左右，玄玄就會回庵了！」

凌飛無可奈何的苦笑道：「看來只好等候一宵了……」他劍眉忽地一揚，接道：「師太，貴庵的那批敗亂佛門淨地的屬下，是否可以處置了？」

大方沉吟了一下，接道：「施主，他們穴道已然被制，一時只怕不會自行解開吧？」

凌飛道：「在下只不過不値他們的穢行，點穴之時並未下那煞手，對時後，穴道便可自解。」

大方道：「十二個時辰，那是一天一夜了！」

凌飛道：「不錯。」

大方道：「倘是咱們能在明日將那玄玄解決，也許事情就不太難辦……」

但她忽然蛾眉雙鎖，搖頭道：「不行啊！」

凌飛一呆道：「什麼事不行？」

大方道：「貧尼幾乎忘了！玄玄本身的問題解決了，她的那些爪牙，恐怕還會滋事呢！」

凌飛笑道：「可是有個叫李妙妙的女人麼？」

大方聞言臉色一變道：「施主認得李妙妙？」

凌飛道：「若是不曾見過李妙妙，在下又怎會知道玄玄其人？」

大方女尼道：「施主，這朝雲下院的幕後主持人，原也就是李妙妙！」

凌飛聞言，似是有些恍然，失聲道：「在下有些明白了！師太所主持的朝雲下院，並不是眞正的朝雲庵，是不是呢？」

大方女尼道：「錯非施主顯露了武功，使貧尼相信施主不是玄玄一丘之貉，否則，貧尼絕然不會將其中微妙之處，告訴施主了！」

凌飛問道：「可眞是還有一座朝雲庵麼？」

大方道：「此處既稱朝雲下院，當然還有另外一處朝雲庵了！」

凌飛沉吟道：「在下爲何竟找它不到呢？」

大方一笑道：「朝雲庵座落在一片叢林之中，佔地又小，錯非熟知之人，自然是找不到的了！」

語音一頓接道：「施主是怎樣見到李妙妙的？她與施主可是有什麼過節麼？」

凌飛笑道：「在下與她，談不上什麼過節！只因碰上了她們到大巴山去惹事，在下有些看不順眼，才會趕來此間，查看她們的來歷，並且尋回一位失落在朝雲庵中朋友而已！」

大方道：「原來如此！」

她略一遲疑，接道：「施主，那批李妙妙的屬下的狗男女，咱們還是先解決掉他們吧！」

凌飛聞言心中暗道：「她爲何忽然變卦了呢？」他口中接道：「師太之意，是放了他們？」

大方女尼合十道：「小施主，出家人本來戒殺，但是，對他們這一帮人却是有些兒放不得呢！」

凌飛一怔道：「師太之言，眞是叫在下有點莫測高深了！難道這些人……該殺麼？」

大方道：「不錯！以他們的所作所爲，眞正是萬死不能辭其罪……」

凌飛道：「也許師太所見甚是，不過，要在下下手，却是自覺不安了！」

大方女尼道：「施主不願下手麼？」

凌飛道：「在下與他們之間，沒有仇恨，又何必非得置他們於死地呢？再說，在下此來，並非定要與那玄玄師太成仇，在下如是先行殺了他們，只怕在下想救回的那位朋友，八成難以如願了！」

大方女尼聽得心中暗暗叫苦，但她臉上可絲毫不曾表露出來！

是以，她一心想把凌飛弄成與玄玄對立，但手法上却並不是那急迫的方式。

凌飛當然也會想到這一點，不過，他因爲心中沒有存下什麼特別的意念，故而，也就不曾懷疑到大方女尼在暗中打着損人利己的花樣！

大方女尼低低的唸了一聲佛號道：「善哉！小施主這等顧慮，那也是情理中事，貧尼自是不便勉强了！」

她說這幾句話時，臉上一派莊嚴之色，叫人看來，她正是一位心情慈祥的佛門子弟！

凌飛看得在心中暗暗稱奇！

顯然這位大方女尼眞正是個本性純良的女人！

當下，凌飛笑了一笑道：「師太不用心中不安了！在下雖然不一定與那玄玄爲敵，但決不可能成爲朋友，如果師太的師父遭遇，當眞可憫，在下必將助妳一臂之力！」

大方女尼合十道：「多謝施主了！」

她緩緩的站起身子，笑了一笑，接着道：「施主，二更已盡，你必然是很餓了，貧尼這就命廚下之人，整理幾樣小菜送來……」

不等凌飛說話，便自轉身而去。

過不了半炷香之久，大方女尼便領着兩名十二三歲的小尼，端來一桌素菜，放在佛堂隔壁的一間房中。

凌飛此刻倒也覺得有些餓了，便也不再客氣，在大方女尼相陪之下，吃了一餐行走江湖以來，難得嚐到的素食！

凌飛飯後便在那小小佛堂之中，打坐調息！大方女尼則回到了自己禪房！

三更剛過不久，凌飛突然被一陣怪異的聲音所驚醒！

他霍然睜開眼來，佛堂中一燈熒熒，却是不見有人！

凌飛怔了一怔，迅快的閃身而起，仔細的向四週打量不停，他確信這怪異的聲音，乃是發自佛堂之中！

是以他雖然不曾瞧到佛堂內有人，但却並未歇下來不找；當他一時未見人踪，很快的便想到那黃幔低垂的佛龕！

身形一閃，凌飛絕不遲疑的跳上了佛龕，伸手掀開了那兩幅黃幔！

頓時，凌飛整個的人都呆了！

佛龕之內，根本沒有神像，而是擺着一張軟榻，軟榻之上，躺着一名赤身露體，未着寸絲半縷的少女！

凌飛刹那間大感冒失，連忙閉起雙目，翻身打那佛龕上躍回地下。

他雖是只看了一眼，但這個裸女不是大方女尼，已可肯定，故而他立即想到，要弄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只有去找大方師太了。

想到便做，凌飛立即向左面那間禪房闖去。

凌飛又幾曾想到，自己這雙脚一旦跨進了那禪房木門，就落入了別人陷阱之中呢？

禪房的布簾，深垂在門外。

× × ×

簾內的木門，竟然未曾上掩，凌飛伸手一推，便將木門推了開來。

撲鼻而入，却是一股異香！

凌飛目光一掠，只見迎面有着一張楠木雲床，大方女尼正躺在雲床上。

不過，她和那神龕中的少女一般竟然也是身上未穿寸絲半縷！

雖在昏黑的燈光之中，仍然白得如同一頭刮去了捲毛白羊般光亮、柔滑，使人看了怦然心動！

絕的是，她那大字形的睡態，眞是撩人的緊！

凌飛大大皺眉，忍不住地連聲暗叫倒霉！

怎地今晚見到的女人，全部不肯穿上衣服？

他搖了搖頭，便想退出房去！

但是，在那床上的大方女尼咿唔了一聲，睜開了一雙妙目，發出了哀呼的聲音，道：「施主……貧尼……穴道被人制住了……」

凌飛那欲轉未轉的身子，迫得停住，閉上了雙目，接道：「師太，妳……怎會被人點了穴道？」

大方女尼道：「貧尼也不知道啊！否則，對方又怎能得手呢？」

凌飛覺得這事有些奇怪，不由得引起了好奇之心，沉吟了一下，道：「師太的穴道，不知傷在那裏？」

大方女尼吞吐了一會兒，方始接道：「這個……乃是丹田部位啊……」

凌飛此時連頭都大了！

心想，天下事那有這麼缺德？這被點的穴道，爲何偏偏在丹田之下呢？

此刻他眞想退了出去，不再過問！

只是，就在他沉吟未盡之際，大方女尼已然低聲道：「施主，你……如果不肯從權，代貧尼解開穴道，恐怕等到貧尼穴道自解之後，已是明日初更過後了！」

凌飛一聽，怔了一怔，暗道：「不錯，如果我不肯動手助她解穴，明天之事，豈不又要生出變化麼？」

當下牙齦一咬，大步向雲床之前。

雙目緊閉，右手却向那裸裎的大方丹田按去。

（未完）



圖爲美國與加州邊境相接的龍骨山，越過了它，便是加拿大的國境，蘇聯飛機不敢飛入，科學家巴里奧在此逃出虎口，在美國興建雲中殺手。

美蘇激光攻防爭霸戰　勞力士・文

雲中殺手

古巴的海底飛彈發射台，能夠在海底射出各種飛彈，襲擊美國七大城市，美國當局急謀聘請專家製造無堅不摧的秘密武器"雲中殺手"全力應付古巴攻勢，多次都能克服對方，可是勝利冲昏了頭腦，給對方巧設陷阱，致使"雲中殺手"最後一戰，跟對方同歸於盡……

古巴準備向美國偷襲

在美國的國防部裏面，有幾個高級職員聚在一起，高談闊論，對他們來說，這種集會，雖然只係閒談性質，但仍有錄音設備，紀錄每人所講的話，有時在閒談當中找到一些寶貴的綫索，作爲重新佈置國防的參考。

那晚，他們討論的焦點是蘇聯飛彈，越洲飛彈專家柯雷博士說：「我們最厲害的越洲飛彈能夠在英國或西柏林出擊，兩個鐘頭之內擊中莫斯科，佔了上風，因爲莫斯科想發射越洲飛彈，必須在四個鐘頭過外，然後能夠擊中美國本土，時間太慢了，顯然屈居下風，但有另外一種飛彈，能夠在四十五分鐘之內擊中美國，那是短程的越洲飛彈，不可不防。」

國防部長沙布奇說：「柯雷博士，我們明白你意思，你暗示蘇聯控制下的古巴，把越洲飛彈藏在山洞裏面，隨時發射，威脅美國，關於這點，我們早已充份注意，做好了預防工作，古巴的飛彈一定在美國南部的邊境射入，對準古巴的佛羅里達州空軍基地，已經裝置大批地對空的飛彈，只要高空有飛行物體侵入，事前沒有發出警告，它的速度快過超音波飛機，含有攻擊性，我們的响尾蛇飛彈自動出擊，它還沒有降落，就已在空中炸毁，怕些甚麼呢？」

柯雷博士說：「從理論上看，利用地對空的飛彈截擊，任何一種越洲飛彈配合雷達網，一定生效，問題在這裏，如果有一種越洲飛彈從古巴發射，它的速度很慢，跟民航機的速度相同，雷達網就沒有反應，決不會指揮响尾蛇飛彈向它襲擊，它就會達到目的，炸毁美國各大都市。」

「柯雷博士，別忘記，佛羅里達州的空軍基地，經常有三百五十架戰機，如果古巴的飛彈太慢，一定給戰機打落。」

「問題在這裏，假如古巴的越洲飛彈能夠自動調節速度，在空中飛入美國邊境，速度很慢，越過雷達網控制的範圍，速度突然加强幾十倍，向羅省或舊金山射擊，我們的戰機無法截擊，那就糟透了，你有沒有考慮到這種惡劣變化呢？」

國防部長沙布奇笑了笑，說道：「不見得古巴的越洲飛彈，能夠自動調節速度吧？」

柯雷博士很鄭重的說：「我昨日收到古巴的密碼，獲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古巴已經發明如何裝置一種機器控制飛彈的速度，切勿輕視。」

國防部長沙布奇說：「在科學上看來，是否有這種可能呢？」

「當然有這種可能，因爲從古巴射出的越洲飛彈，穿過墨西哥灣上空，進入美國那一段時間剛剛是三十分鐘，只要在越洲飛彈的尾部裝置一個座鐘控制時間，它發射四十分鐘之後才恢復正常速度，我接獲的密碼是萬國科學協會報告的，並非透過美國海外情報局，因此之故，你們未必知情。」

「我們可以從各方面找些情報校對，暫時保留你所講的話，它是很有價值的，現時我很想聽聽泰勒博士發表意見，他在

激光秘密武器這方面很有研究，最近他有更進一步的表現，希望各位注意他說的一切，現時請泰勒博士以閒談的性質講幾句，希望他用最顯淺的方式講出來。」

五十二歲的泰勒博士，看來相當精壯，十年來他只是獨居在「激光堡」，那個堡是美國國防部特別爲了他而建造的，外邊看來，平平無奇，堡內放置多種跟激光有關的科學儀器，讓他有足夠的物質資料作實驗，故此他變成美國首席激光專家，包括製造激光武器在內，並非奇事。

他緩緩的說：「沒有報導發現激光的秘密之前，先行講講激光的品質，所謂激光，實際上只是把光綫收束起來，變成一束光綫，假如那些光綫有一萬條，使它變成一條，它當然是粗壯得多了，它穿過鐵板也可以辦得到，還可以射到一萬呎的空中，把一種飛行物體擊落，値得重視的是這一點，光綫的速度極快，一秒鐘可以行走一萬八千哩速度，任何一種飛行物體都比不上它，故此利用激光作戰是最理想的武器，可惜這一點，激光本身有一種惰性，也可以說它受到地心吸力的影响，用它向高空發射，充其量它只能夠在萬尺的空中發揮作用，超過了這個限度，它的力量就越來越弱，假如從地面發射的激光，進入二萬呎高空，它沒法穿過一個紙皮盒，因此之故，用激光去保衛美國，實在有些困難，可是，這種困難現時已經解決了，我深信今後的激光劍必然可以很有效的保衛美國，絕不容許敵人闖入高空。

「這種觀感是建立在激光本體工作力量而言的，既然激光向高空發射，它的力量可以達到一萬呎，那麼，在高空放下一塊十分巨大的鏡，使光綫反射到另外一塊鏡上面，再度向空中發射，即可以在另外一萬呎的高空發揮作用，假如那種神秘的飛行物體在三萬呎的高空，可以使激光再度向橫發射到另外一塊鏡，使它向更高的高空發射。

「說到這裏，相信各位必然發生一個疑問，怎能把一塊塊大鏡放在高空呢？各位未必相信，可是，我已經在多次實驗中獲得證據去證實這種魔鏡而絕非幻想中的產物，所謂魔鏡，其實是利用空中的雲把它變成鏡子，任何一種雲都是在海面吸收水氣，在寒冷的空中凝結而成，碰上了某一處的海面上空太過乾燥，高空急於吸水，使它變成雲，就出現一條黑氣，在海面扯水上天，這種奇景就叫做龍上水，相信各位已經聽見過它，未必看見過它，我有些照片證明確有其事，一句話說，高空的雲具有調節氣候的作用，不會太過乾燥，也不會過份潮濕，假如它從海面吸收的水份太多，就會落雨，或者變成霧，如果那些水份在空中太過寒冷的一處急速凝結，變成一小塊的冰，由空中降落，那就是雹，雹的形狀相當古怪，通常是白豆大小，更大的時候，它可以變成鷄蛋那麼大，我能夠運用特殊的儀器，搬水上天，它就會結成一層很厚的雹，能夠把激光反射出來，抵達相距五千呎的另外一塊厚厚的冰雹，這一類冰雹具有鏡子的功用，並非眞的鏡，故此我把它稱做魔鏡，不過，現時它只是初期的科學產物，還未百份之百的成功，由於激光的破壞力很强，魔鏡並非有實質的東西，雖然它可以把激光反射出去，可是，它只能反射一次，便即溶化，變成一陣雹，很快就消失，想達到在高空反射激光劍的目的，就要製造一千個以上的魔鏡，相當麻煩，假如時勢危急，不能夠顧慮得那麼多了，只好趕快製造它，盡量避免敵人使用一種能夠控制速度的越洲飛彈。」

說完這些，泰勒博士把它實驗的照片放在桌子上面，讓其他科學家或者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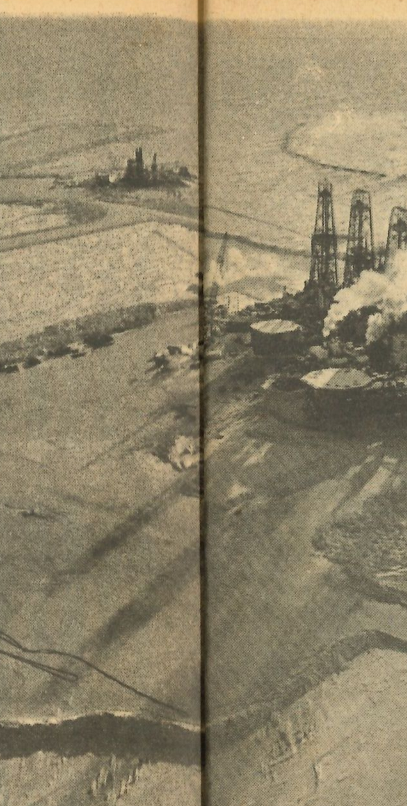
看來他是頗有成就的，國防部長沙布奇很快就有了決定，說：「泰勒博士，如果國防部接納你的意見，製造激光在高空反射的魔鏡，約需多少美元呢？」

「製造它必需的經費，起碼要動用五十億美元，我認爲這個數字太多了，不容易在國會的議案通過，是也不是呢？」

「是的，看來確是如此，你姑且把製造魔鏡的經費開列，先讓國防部的小組過目，再談其他，這種建議並非不會被國會接納的，問題在這裏，假如國際局勢一天天的危急，便會通過，反之，穩如鐵塔，那就不會通過。」

他們的閒談是包括多方面的，不單是針對可能向美國發射的越洲飛彈，還有別的事情，並非涉及魔鏡，不必提及它了。

事後國防部長沙布奇單獨召見華盛頓情報局長胡洪，以埋怨的口吻說：「胡局長，對於保衛美國來說，你跟我是同樣重要的，爲甚麼古巴的國防部已經發明了最短程的越洲飛彈，能夠控制調節它的速度



圖爲美國阿拉斯加在冰海之間的補給站，越過了它，便是美加邊境的龍骨山。

，對襲擊美國各大城市都有威脅性，這樣重要的事情，我們的飛彈專家柯雷博士獲得這項情報，而你們反而茫無所知呢？」

情報局長胡洪說：「較早的時期，我們獲悉一項情報，蘇聯忽然把一批製造五金用具的器材從莫斯科以航運的方式分批送到古巴，懷疑船上另外有些軍事器材在內，可能那些器材就是製法越洲飛彈的重要物資，其餘物資，在古巴當地製造，嵌成越洲飛彈，因爲這一項情報只是靠估，並非有證有據，故此我沒有提出討論，既然有這種情形發生，古巴的海外情報局長卡羅拔也是有責任的，我立刻秘密通知他注意這件事，必要時叫他派人毁滅貯放越洲飛彈的洞穴。」

國防部長沙布奇猛吃一驚，說：「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打草驚蛇，如果蘇聯眞的發明了一種能够控制速度的越洲飛彈，必要時向美國偷襲，打算把它放在古巴的山洞之內，即使我們能夠把它摧毁，蘇聯仍然可以製造另外一批，還是設法抵禦這種攻勢好些。」

「你需要我怎樣做呢？」情報局長胡洪說。

「暫時不需要你對這件事情作出任何一種活動，只是除了催促古巴的萬國情報局長卡羅拔，必須盡快調查古巴當局是否眞的有了可以放置或發射的飛彈岩洞，更加重要的還是那些越洲飛彈是否已經製造成功，是否需要把它炸毁呢？這個問題應該由我決定，你們切勿妄作主意，否則，革職查辦。」國防部長沙布奇鄭重的說。

看來他是很認眞的，情報局長胡洪連聲點頭，隨即告辭。

國防部長沙布奇表面上似乎對這種局勢看得很輕鬆，事實上他却是心裏覺得很緊張的，他單獨一個人坐着沉思的時候，思潮起伏，越想越加凌亂，末了，他就在書房裏面睡覺，那時已經接近天亮。

超級女殺手奉命出擊

旬日後，古巴的海外情報局長卡羅拔，親自搭航機飛到美國首都華盛頓，走出機場，立刻乘坐預先安排的專車駛到國防部的「五角大廈」，直入機密室，跟國防部長沙布奇晤談，報告一切跟越洲飛彈有關的資料。

他很冷靜的說：「近來古巴當局傾全力備戰，另一方面，召集所有研究秘密武器的專家抵達古巴的首都，頻頻會議，雖然我們不知道古巴的領導人卡斯特羅對這件事情有何種重要的决定，也可以想像得到它必然是跟越洲飛彈有關的了，爲了搜索這種秘密，我們付出很大的代價，除了金錢上的損失，還有幾個很出色的特務犧牲。」

國防部長沙布奇說：「卡羅拔，憑甚麼理由你深信古巴已經擁有最新型的越洲飛彈呢？請你注意這一點，不管那些飛彈從蘇聯運入，抑或古巴當局自行製造，只要它能夠危害美國，我們就要把它發射的基地澈底破壞。」

「這一層道理我當然明白，由於這種越洲飛彈的構造不同，發射的時候有巨大的反彈力，故此它必須有一個建築十分堅固的發射台，並非普通的地對空飛彈，只是從山洞射出那麼簡單，建築一座十分堅固的越洲飛彈發射台，必須巨大的鋼管，深入地面之下，作爲支持發射台的支柱，鋼管裏面還有混凝土，我們在製造巨型鋼管，公司裏面已經放下兩個人，刺探他們的深層秘密，旬日之前，有一批四十尺長的空心鋼管，從公司倉庫搬出，我們放下的兩個特務，打電話報告此事，立刻跟踪，可惜兩個人一去不返，料想他們已經因公殉職，我只能說有一批鋼管已經搬出貨倉，確係裝置飛彈發射台之用，可惜不知道安裝的地點，更不幸的就是犧牲兩個人，此外，在蘇聯駛往古巴的客貨郵船裏面找到一批器材，證實是安裝越洲飛彈的零件，奇怪得很，向我報告此事的船員，翌日被人襲擊喪命，屍體浮在海中，上述兩種意外傷亡的慘劇，反映出古巴的特務已經作出戒備，傾全力保密。

「除此之外，我還花了三萬美元購入一項情報，它係國際特務賣出的，只是錄音帶，錄取最近一個月來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跟蘇聯特派員密談所說的話，那些錄音帶我已經帶來，現時把它呈上，希望加强對付古巴特務的活動，我的意思是請求你派出最高級的女殺手跟海外情報局的特務並肩作戰。」

國防部長沙布奇收了錄音帶，稍爲考慮，說：「你的工作效率很强，你的建議我全部接受，只有一種差別，我另外派出一個粉紅色的殺手，她自行活動，不必跟你們合作。」

卡羅拔有點失望，很快他就把低沉的情緒控制，很冷靜的說：「這樣也好。」

國防部長沙布奇送客出門，立刻打電話叫華盛頓情報局長胡洪到來商量這一件事。

兩人在機密室晤談，沙布奇說：「我急需一個非常美麗的女殺手，身材要高，體型微胖，黑髮藍眼，隨時空手殺人，你有沒有這種人材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你一定是想派人行刺卡斯特羅，因爲你所講的那種體型臉貌，正是他最喜歡的那種女人。」

「你猜對了！不過，我們派她出動，走進卡斯特羅的寢室，並非叫她做刺客，只係把一粒招供丸送給他吃。」

「在情報局裏面受過嚴格訓練的女殺手，符合你所說的條件大概有三個，是否三個一齊派出去呢？」

「只要一個就夠了，三個當中挑選最淫蕩的一個。」國防部長沙布奇說。

三天之後，有一個香噴噴的女郎被情報局長帶到國防部，胡洪說道：「她叫做白麗娜，符合你所說的各種條件，由你直接指揮她好了，這樣做可以做到最高的保密。」

國防部長沙布奇向她打量了幾眼，說：「你的確符合我的要求，不過，此行是極端危險的，如果你對自己的工作能力缺乏信心，我不會勉强你的。」

白麗娜嫣然一笑，說：「我當然是有絕大信心的，局長胡洪以前三次派我出去，深入龍潭虎穴建奇功，可以反映出我不是平凡之輩，如果你不滿意我用飛女的形象去掩飾眞正的自己，我可以改變另外一個形象的，或者是家庭主婦，或者是貴婦，你說好了。」

「不，白麗娜，你保存飛女形象好了，稍爲有些蕩態更妙，因爲卡斯特羅最喜歡這種女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抵達古巴的首都之後，我跟誰聯絡呢？」

「你用不着跟任何人聯絡，想辦法跟卡斯特羅接觸好了。」

「看來似乎容易，事實上却非那麼容易，你當然知道，卡斯特羅現時對任何一個從美國來的美女，十分嚴密的戒備，任由我去想辦法，企圖混入他的寢室，十分困難。」

沙布奇聽了，說：「我很明白這個局勢，已經定下了一個巧妙的安排，你依照我所講的計劃去做好了，首先，你以普通的遊客身份到古巴去，找一間酒店住下來，當作被人抛棄的女人，非常焦躁，不斷的喝酒，跟着你透過酒店餐廳裏面的侍役，知道甚麼地方有賭局，不管是明的或暗的，你參加一脚，如果那是正式賭場，你就賭百家樂，務必輸個清光，把鑽石戒指押上再賭，也是要輸光的，越輸得快越好，這樣做只是想別人注意你，輸光了錢的女遊客想用捷徑賺點錢，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投入歡場，到時你一定要找最有權威的歡場大亨帮忙，不管你做舞女抑高級的應召女郎，一定要揮金如土，行踪詭秘，令人懷疑你是特務。」

白麗娜愕然，說：「如果我被人懷疑係美國特務，更加無法混入卡斯特羅的寢室了，你眞的要我這樣做？」

「你不必担心，我有整套計劃的，只要古巴的反間諜組織懷疑你是特務，一定設法令你吃招供丸，你無法掩飾，他們證實你的身份係美國特務之後，就會把你送進卡斯特羅的寢室，讓他把你看做洩慾器，任意享受，在你出動之前，我要把你上排牙齒最後的一隻拔出來，裝置一隻假牙，外邊的瓷質很薄，投入一杯水或一杯酒裏面，立刻溶解，假牙裏面的招供丸也溶解在那一杯飲品之內，讓他在無意中喝了幾口，無法控制自己，有問必答，到時你就乘機向他查問蘇聯是否已經把越洲飛彈運入古巴，放在甚麼地方，倘若眞有其事，你還要知道越洲飛彈發射台甚麼時候建築完成，緊記在心，你會被人救出的，回到古巴總部，你就把妳探得到的資料對負責人說知，他自然會得轉達給我知道，我們怎樣對付古巴呢？這個問題跟你無關，不必理會，你任務就此結束，我們會給你一個相當長的假期，記得這一點，你只有機會向卡斯特羅查問三分鐘，因爲我們給你使用的招供丸，時間非常短促，避免他發生懷疑。」

白麗娜毅然點頭，說：「部長，我完全依照你的吩咐去做，請你放心。」

白麗娜果然厲害，深入虎穴，從卡斯特羅的口中查出關於越洲飛彈佈署的情形，雖然她被救出來的時候雙方特務發生劇戰，她受了輕傷，那不要緊，很快就會恢復健康。

她暫時留在古巴的地下醫院接受治療，她所查探得到的資料，透過古巴總部，送達美國首都華盛頓，這件事情十分重要，國防部長沙布奇立刻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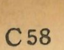
沙布奇說：「我們現時已經查探出來，越洲飛彈發射台並非建築在山洞裏面，而是建築在五十尺深的海底，這樣淺的海水，飛彈發射的速度極快，只要它的外殼有防水的裝置，有如穿了一件外套，剛剛離開水面，外殼就跌下來，它向空中射出，有如在地面發射，這樣安排是很聰明的，因爲它藏在海底，敵人只能在空中投彈，或者用潛艇發射魚雷把它擊毀，只要該處附近是空軍基地以及海軍基地保護範圍之內，日夜戒備，它就十分安全，我想徵求各位的意見，有沒有巧妙的辦法把它摧毀呢？」

高級參謀荷德上校說：「如果雙方發生戰爭，當然有辦法把它摧毀，反過來說，美國並非跟古巴打仗，希望派兩三個特務潛入海底破壞它，實在是件十分困難的事情。」

沙布奇說：「我正是覺得困難，然後召集各位聚在一起研究的，一時之間未必想得出有效的對策，各位擺在心上，盡力想辦法找尋對策好了，不必太過心急，一來那個越洲飛彈發射台還沒有全部建築完成，二來美國跟蘇聯沒有緊張到非打仗不可，古巴决不會無緣無故向美國攻擊，最低限度一兩個月之內不會發生災禍。」

這個會議就此結束，不必細表。

翌日早上，沙布奇單獨跟越洲飛彈專家柯雷博士晤談，徵求他的意見，希望他能夠憑着科學理論解釋何以古巴的飛彈發射台要設在海底。



柯雷博士說：「如果卡斯特羅眞的把越洲飛彈發射台建築在海底，一定有特殊作用，從海底發射的飛彈，必然採取四十五度仰角把飛彈射出，進入美國的高空，大概六萬尺到八萬尺然後降落，美國在佛羅里達州空軍基地裝置的地對空飛彈防禦網一定失效，無法追踪，因爲它剛剛離開海面就射入高空，沒有跟佛羅里達州的低空接觸，雷達網無法查出。」

「柯雷博士，你所說的話合情合理，我們應該怎樣防範呢？」

「越洲飛彈的速度快過戰機，無法把它截擊，唯一的戰術就是激光，因爲激光比它快十倍過外，問題在這裏，從地面發射的激光無法射得那麼高，只有在高空利用白雲凝聚而成的物體作爲激光發射台，我只知這種理論，自問沒有本領辦得到，如果你認爲這個辦法頗有價值，請你跟激光專家商量。」

當時最有名氣的激光專家泰勒博士，上次沙布奇召開國防會議，已經跟他討論過，故此，沙布奇跟柯雷博士分手之後，立刻找他密談。

泰勒博士聽了對方講述關於越洲飛彈的秘密後，說：「卡斯特羅有胆把越洲飛彈發射台建築在海底，佩服之至，照我看，最高明的辦法就是把海底發射台破壞，這樣做比較在高空截擊飛彈容易得多。」

「我們已經考慮很久，不敢輕舉妄動，因爲那一處海底就是海軍基地範圍之內，海面有戰艦巡邏，海底有潛艇保護，很難襲擊它，就算派出大批戰機去進行長途轟炸，也不容易，現時地對空的飛彈十分厲害，恐怕那些戰機全被擊落，實情如此，我們只有在空中想辦法佈置新奇而又有效的防禦網。」

圖爲古巴當局在海底大峽谷「死火山」的地點探測，準備建造飛彈發射台。

泰勒博士眉心一皺，說：「不管激光多麼厲害，一定要有一塊堅實的土地支持它，才可以射擊，照現時的情形看，美國科學家沒有一個人做得到把浮雲變成鋼鐵那麼結實，有了激光炮也沒有用。」

「外國的科學家當中有沒有人懂得把浮雲變成堅如鐵石呢？」

泰勒博士說：「我認識的外國朋友不多，你還是找柯雷博士商量吧！」

沙布奇再找柯雷，希望重金聘請一個有本領把浮雲變成鋼鐵那麼堅實的人。

柯雷博士沉思了一會，說：「在我認識的科學家當中只有一個人能夠做得到，可惜他已經洗手不幹任何製造秘密武器的工作。」

「他眞是那麼决絕？」

柯雷博士嘆息了一聲，說：「他眞是可憐，住在波蘭科學研究院的宿舍裏面，他的妻子和女兒却住在莫斯科，被蘇聯特務監視，一年只准會面一次。」

沙布奇說：「這個人是很有用的，如果我們一定要找他帮忙，不妨試試這個辦法，先行把他的家人救出來。」

燃燒彈越細越難防範

雖然探聽得到古巴確實加緊裝置海底飛彈發射台的消息，却無法把它破壞，另一方面，美國空軍基地實在無法抵抗越洲飛彈襲擊，這種局勢很是不妙，因此沙布奇覺得十分煩悶，却又無可奈何。

旬日後，忽然有一種意外事件發生，芝加哥郊外的草地上面，殘夜將盡，忽然發生大火，一個鐘頭之內被救火車撲滅，事後發覺那塊草地有一個圓形的地方，青草變了灰，燒到變灰的殘餘物質送到化學實驗室化驗，知道它含有很濃厚的黃磷，顯然在空中有極細的燃燒彈降落，那晚沒有神秘的飛行物體，也沒有敵機飛過，怎會有磷質的燃燒彈降落呢？那是一個謎。

爲了找尋謎底，沙布奇趕快召集跟越洲飛彈有關的專家到國防部研究，把燒枯了的草灰以及化學實驗室的報告放在桌上，讓專家研究，另幾幅照片在火災的現場拍攝，作爲參考資料。

泰勒博士說：「我幾乎可以肯定的說，這一場火災是由一種極細的燒燃彈引起，那種燃燒彈細到有如手槍裏面的子彈，大概它在六萬尺以上的高空發射，由於它的體積太細，雷達網也找不出來，不要忘記，它落地立刻焚燒，被損壞的草地面積相當闊，如果有幾千粒磷質子彈在芝加哥的空中降落，許多地方同時發生大火，消防局無法應付，短短的一夜之間，芝加哥城就會燒到變成廢墟，如果眞的有這種武器，能夠燒芝加哥，亦可以燒紐約，切勿輕視。」

沙布奇說：「好的，我認爲你的推想可能係事實，如果眞有其事，那麼細的燃燒彈，一定是從古巴方面飛來，它本身飛得那麼遠呢？抑或有飛行物體把它帶到高

空拋下來呢？」

「部長，我認爲你說的第二種推測比較合理，我很是担心，不久的將來，可能有一種越洲飛彈把一千幾百粒磷質子彈由高空拋下，那個飛彈繼續飛行，並非向地球上面任何一處降落，而係直上天頂，在地球勢力控制圈最後的一處焚燒，距離地面一萬尺，那就把攻擊性的痕跡完全毀滅，到時美國有幾座城發生大火，以爲那是流星雨做成的災禍。」

跟着有幾個科學家發表意見，俱是不着邊際的，散會之後，沙布奇單獨召見柯雷博士，說：「剛才你也在座，泰勒博士說的一番話，並非幻想，如果我們沒法把古巴海底飛彈發射台毀滅，也沒法在高空用激光截擊敵人的秘密武器，美國就會完結，看來敵人的確是心狠手辣，不必打仗，也可以使到美國癱瘓，事不宜遲，上次你說過的科學家十分有用，我們立刻跟他接觸，首先我得問問你，他是那一個國籍的人呢？」

柯雷博士很冷靜的說：「他叫做巴里奧，是波蘭人。」

沙布奇眉心一皺，說：「他必然是對蘇聯當局不滿，然後放在波蘭的科學研究院裏面，還把他的家人軟禁，假如我們有辦法救出他的家人，同時救出他，讓他們團敍，一生住在美國最安全的地方，你認爲到時他肯不肯帮忙我們呢？」

「很難預料，不過照我看來，你想把這幾個人從鐵幕救出來，實在不容易。」

沙布奇說：「關於這一點，你不必理會，那是海外情報局的工作，就算失敗，使他們一家幾口同歸於盡，也不會影响到大局，爲了挽救美國，我們不能不冒這個險的。」

兩人跟着密談。

雖然從柯雷博士口中獲悉巴里奧博士的生活情况，可是，他本人的思想性格如何？在雲層上面放置一塊厚如鐵石的化學品是否能夠辦得到？這些問題還沒有弄清楚之前就設法相救，太過輕舉妄動，可是，形勢危急，沙布奇顧不了那麼多，跟柯雷博士分手之後，他立刻找情報局長胡洪商量。

胡洪說：「我們的海外情報局相當活躍，任何一個地方，都有本地人做我們的綫人，想調查一個頗有名氣的人，易如反掌，即使把他綁架，也是很輕易的，至於莫斯科那邊，企圖救出兩個人，却有些麻煩，起碼要花半個月的時間，跟有關方面聯絡。」

「假如我叫你傾全力把巴太太以及她的女兒救出來，你有沒有把握呢？」

「當然有把握，決不會抬屍出來，可是，救出兩個女人，不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反而協助她們二人逃出莫斯科就有些困難。」

「通常你們是怎樣子帶一些婦女逃走的？」

「把一些投奔自由國家的婦女帶着逃走，絕不能夠把她們像一包貨似的送到東柏林，企圖越過東西柏林的圍牆走出來，比較安全的辦法還是從莫斯科向北走，越過西伯利亞，進入北極圈，在冰島登岸，然後搭航機回來，這一條航綫不單是有些冒險，還要看看氣溫變化，碰上了大風雪，有時要困在冰天雪地之下十多二十天，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你認爲那一條路比較好呢？」

「關於這點，我必須細心選擇，問題在這裏，我担心古巴在十日八日之內展開攻勢。」

「我們不妨雙管齊下，一方面到莫斯科救人，另一方面，想辦法把古巴的海底飛彈發射台炸毀，不妨雙管齊下。」

「這樣也好。」沙布奇說。

兩人是在國防部地下機密室密談的，只有兩個人，可以輕鬆一點，邊談邊說，同時各手持有一杯酒。

稍爲停頓，胡洪忽又開口：「部長，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訴你，白麗娜大功告成之後，向我們報告，她的說話巳經錄取，那一卷錄音帶也呈上你播聽，她說過古巴的統帥卡斯特羅巳經動手在五十呎深的海底建造飛彈發射台，我們探聽得到的發射台，沒有那麼淺，它在深度有一千呎左右的海底火山口建造，因此之故，毀滅它實在難上加難。」

「我明白你說的是甚麼，即使我是卡斯特羅，也會選擇較深的海底，決不會在僅有五十呎深的海底建造一座飛彈發射台，故此我對白麗娜報告仍是有些懷疑，究竟你們調查獲悉的一處海底，是否在海軍基地以及空軍基地之間呢？」

「它離開海軍基地頗遠，本身是海底大峽谷，那個地方跟空軍基地也是距離頗遠的，由於我們派出漁船在該處的海面航行，利用船艙臨時低垂下來的雷達網偵查，等於目擊，大概沒有甚麼錯誤，既然雷達網可以垂直偵查得到，那麼，在海面行駛的漁船也可以拋下深水炸彈的，連續拋下三十個，總會有一個深水炸彈能夠達到目的。」

「是的，這個方法不錯，我授權給你進行這一項計劃好了，假如你達到目的，不必急急忙忙的綁架巴里奧博士。」

「我明白你的意思，三日之內進行，包管把古巴的海底飛彈發射台炸毀。」

聽了這句話，沙布奇不自覺的苦笑起來，說：「說到這一點，我覺得美國的科學家應該慚愧，別人巳經發明可以在深水發射越洲飛彈了，我們仍然辦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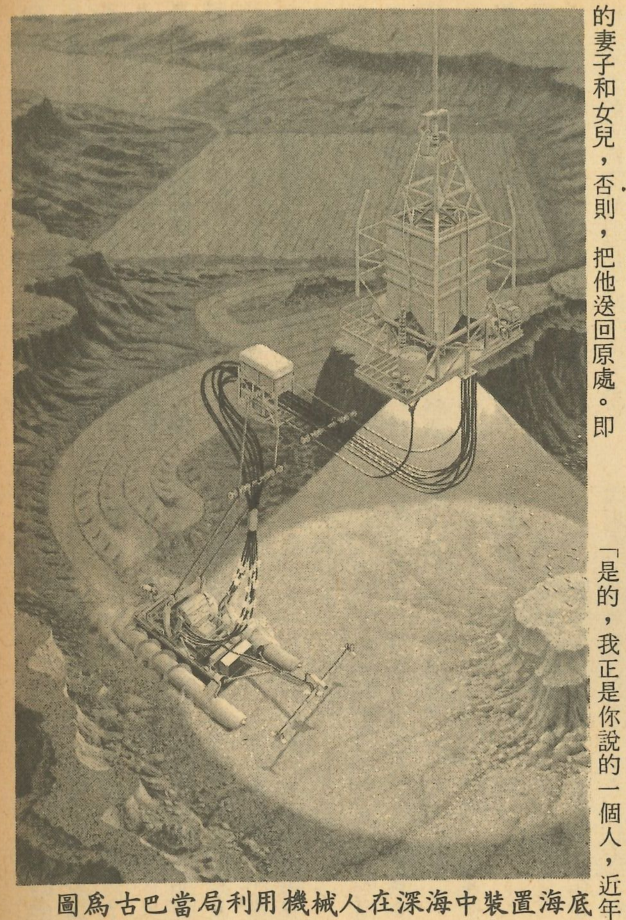
「閒話休提了，恕我在此告辭。」

潛入虎穴救出科學家

過了幾天，風高月黑的晚上，眞的有一艘漁船從墨西哥灣開出，表面上似乎是出海捕魚，經過海底大峽口之內屬於海底火山口的一處，突然拋下三十個深水炸彈，然後加速馬力逃去。

那種「機帆」如果裝上了極强的摩打，可以急速航行，時速超過四十海浬，因此之故，深水炸彈逐個爆炸，海上湧起了一條條水柱，它巳經航行相當遠，沒有絲毫損害，古巴當局也沒有派人追擊。

從表面上看來，這一次偷襲，可以說是大功告成了，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原來在海底發射台上面一千呎之處，有一個大網，是玻璃纖維造成，非常之密，網的本身很厚，深水炸彈只能夠炸毀第一個網，不會損害飛彈發射台，一共有三層網保護它，故此穩如鐵塔。



圖爲古巴當局利用機械人在深海中裝置海底飛彈發射台。

事後古巴當局派人下海換過一塊網好了，十分容易，胡洪那一次偷襲得手，只是自己安慰自己，他在事後向國防部長沙布奇報告，第一次報告，他大大的誇張那是完全獲勝，不過兩天，另外送呈的第二份報告，剛剛相反，深自引咎，還說任何人都不能夠從海面炸毀飛彈發射台，即使用激光也辦不到，因爲激光無法在海水底下揚威。

末了，他提出另外一次建議，盡快綁架波蘭的高空雲層專家巴里奧博士，而且附加一種見解，先行綁架那個科學家，認爲這種工作眞眞正正的發生作用，他對於保衛美國有極大貢獻，然後想辦法救出他的妻子和女兒，否則，把他送回原處。即使是波蘭也不容易逃出國外的，向他提出各項問題的一段時間，仍是在波蘭的首都華沙進行，只是在秘密地點攪這種活動而巳。

事情發展到這裏，沙布奇只好批准他進行這一項特務活動。

由於波蘭的首都華沙近年發生大罷工，當局的防暴工作集中在兩個人的身上，沒有注意到科學家，故此胡洪叫海外特務進行這種綁架事件，並不困難。

那天中午，巴里奧從波蘭科學研究院走到大餐廳吃午餐的時候，有一個人坐在他對面，用波蘭話對他說：「我是新來的技工總管，叫做蔡克，我知道你是很有名氣的科學家，叫做巴里奧博士，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正是你說的一個人，近年我巳經甚少活動了，你還記得起我，眞是難得！」

兩人雖然是萍水相逢，談得很投機，那個大餐廳可以容納四百個座位，每天到了中午，例無虛席，任何人都不能夠拒絕別人搭枱，故此蔡克跟他談話，很是平常，他們二人各要一份午餐，到了送上一杯咪啡的時候，蔡克忽然把他的工作證送給他看，暗中把急速昏迷的小丸用兩個指頭夾住，上面係工作證，有所掩護，故此小丸投入對方的一杯咖啡之內，巴里奧茫無所知，隨後他擧杯只是喝了兩口，便即沒法支持，不由自主的俯在桌上。

蔡克乘機扶住他，口裏說是把他送進醫院，接受緊急治療，其實把他帶到戶外，立刻扶他走進汽車，自行駕駛，很快就離開科學研究院。

給他吃的昏迷丸，份量很淺，只是吃了它覺得迷惘，一切無力自主，任由別人支配，蔡克早有安排，一口氣的駕駛汽車駛出郊外，進入一個專門養鷄的農場，然後給他喝另外一種解毒的茶，他稍爲休息一會，便即復元。

他發覺那個地方並非大餐廳，也不是醫院，暗吃一驚，說：「蔡克先生，我在甚麼地方呢？」

「你現時巳經置身在一個鷄棚裏面，坦白點說，我是美國的特務，負責把你偷運到美國去。」

巴里奧冷然說：「我並非蓄意投奔自由，爲甚麼你們要冒險救我出去呢？」

「不，巴里奧博士，並非你投奔自由，而是美國需要你，說來話長了，我先要問清楚你是否想一家團聚？」

巴里奧沉住氣說：「我當然想一家團聚，假如我必須死去，我也想跟家人一起離開塵世，不過，我必須了解美國需要我幹些甚麼，你先要把它說出來，假如它不是我的工作能力範圍所及，你們冒險救出我一家人，到時發覺我對美國沒有帮助，那就糟透了，實情如此，我有權提出這個要求。」

蔡克想了想，說：「好的，我索性把這件事情從頭到尾講出來吧，這個農場沒有外人走進來，我們有的是時間，請你集中精神傾聽。」

蔡克花掉一個鐘頭那麼久的時間，把古巴企圖摧毀美國的過程講出來，補充一句：「照情形看，你是有帮助的，希望你合作，我們有辦法把巴太太以及巴小姐一起救出來。」

「好的，閒話休提，你怎樣把她們救出來？」

「我們巳經打聽過，巴太太以及巴小姐只是被軟禁在莫斯科的一個方形組合的房屋之內，附近有許多特務監視，她們仍可來來往往的走動，只是不准走出範圍之外而巳，負責監視她們以及監視其他的人，共有十六個特務，分別從東南西北幾個方向監視，每一組人有兩名，每天分三個時間輪流替換，我們巳經很審愼的計劃過，最可靠的救人方法就是在換班的一段時間，提早十五分鐘，派出兩個美國特務，穿了蘇聯特務的衣裳，前往該處換班，由於我的不知道他們換班的時候應該說甚麼暗碼，只好在見面的時候走近一點，分別

給他們吃一刀，那是毒藥刀，見血封喉，他們二人一起喪命，沒法在死前開口說一句半句。我們把屍體放入屋內的貯物室，在外邊加鎖，立刻把巴太太以及巴小姐帶走，坐在預先停放在戶外的蘇聯警車，疾駛而去。」

「好的，到時你們如果十分順利的救出她們，怎樣處置呢？是否急急忙忙的逃走？」

「不，那一輛僞裝的警車把她們送到郊外的一處農場，收藏在地下室，它就自管自的在郊區公路直綫行駛，車內沒有人，有的只是一個炸彈，不久之後，它必然跟任何一輛迎面而來的汽車或貨車相撞，發生爆炸，同歸於盡。」

「下一步的棋子是怎樣子的？」

「我們預算把她們二人藏在地下室，過了兩週，然後在一個黑夜把她們送到漁船，往北方航行，抵達西伯利亞最北的港口，偷渡入美國阿拉斯加的海上油站，再到美加交界的龍骨山，越過了它，進入加拿大的國境，那就百份之百的脫離北極熊掌握。」

「好的，你們的計劃不錯，我有一個條件，你們必須答應，我一定要跟家人聚在一起，然後逃走，換言之，我要留在莫斯科郊外一個農場的地下室，等候你們把她母女兩人救出來。」巴里奧斬釘截鐵的說。

負責人聽了，稍爲考慮，說：「巴里奧先生，既然你執意這樣做，我只好答應你的要求，爲了保持高度的秘密，你必須暫時回到波蘭科學研究院，就像是你吃過午餐回去的模樣，跟着你還作出半小時的午睡，沒有人懷疑你的，因爲沒有人在逃走之後回到原處，你照常過活好了，到了我們決心救出巴太太巴小姐的一天，你然後逃走，那就不怕蘇聯的特務特別注意她們，這樣做比較安全。由於這個計劃的逃走程序有先後之分，並非你到莫斯科的巢穴等候她，而是她們被救出來，先到那個地方等候你，明白嗎？」

「我很明白，她們只是從莫斯科的高級住宅區帶到郊外，我却需要從波蘭華沙逃入莫斯科，起碼遲了兩三天。」

「你完全明白，再好也沒有了，遲早會見面的，一切放心！」

蔡克說完，便即依照原定計劃進行。

旬日之後，巴里奧及巴太太母女都分別救出，在莫斯科的岸邊，潛入漁船，前往北極圈捕魚，那種漁船只是替捕鯨船添補用具以及糧食，辦妥了就向北航行，從來沒有人採取這條航綫，逃出鐵幕的，故此蘇聯疏於防範，這一組人由蔡克領導，先往阿拉斯加的海上補給站，休息了一會，立刻展開另外一次逃亡，從美加邊境的龍骨山潛入加拿大，氣候極惡劣，風雪交加，在危岩上面走上走落，十分困難，巴里奧一個不當心，跌在二十五呎的懸崖之下，昏迷不醒，雖然蔡克仍然把他跟家人送往美國，他需要接受腦科的治療，長期靜養，地點是俄亥俄州。

半月後，巴里奧在昏迷中覺醒，第一句就問：「這是甚麼地方？」

「這是美國。」看護小姐說。

她只是說了這麼一句，巴里奧就興奮莫名，說：「那麼，我有救星了，我的家人呢？」

「她們全部活着，你立刻可以看見她們！」

雖然看護小姐這樣說，巴里奧仍是半信半疑，直到他親眼看見她們從房間的入口那邊緩步走近，他從床上跳下來，三個人緊緊的擁抱在一起，他然後完全相信，知道它並非一個夢。

雲中殺手一戰揚威

十五分鐘之後，他一家人團聚在一起進食，他吃飽了，走到後園散步，發覺那個地方不是普通的醫院，很是驚奇。

看護小姐在他清醒之後，已經自我介紹，說是「姬娜」，她看見他完全清醒，臉上露出驚詫的反應，湊近一點，說：「巴里奧先生，你大概感到驚奇，因爲你已經發覺眼前的地方不是醫院，我不妨對你說知，不單是地方不同，人也不同，我不是看護，是特務，叫做白麗娜，在這一次搶救美國的計劃中，我曾經担任過相當重要的角色，深入虎穴，在卡斯特羅的口中探悉古巴企圖毀滅美國的秘密，我是必須搶救美國的，相信你也有這種想法，假如美國失敗，沒有別的國家支持波蘭，你的祖國，永遠受到別人的控制，因此之故，我有理由說你願意接受命運的挑戰，投到美國這一邊。你必須了解這一點，你只是協助美國不會被人毀滅，並非協助美國進攻古巴或蘇聯，更不會因此弄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她的口才很好，巴里奧點了點頭，說：「白麗娜小姐，你眞是多才多藝，我被你說服了，你希望我怎樣帮助美國呢？」

「好的，你已經答應，我立刻扭開一卷錄音帶給你聽了，那是國防部長沙布奇的語聲。」

她扭開了錄音機，有一卷錄音帶開始轉動，透出一個重要人物的語聲。

那是沙布奇的說話，他一口氣把當前的危急情況說出來，還叫巴里奧把他如何拯救美國的計劃說出來。

巴里奧沉思了一會，對白麗娜說：「白小姐，請你換過一卷新的錄音帶，我有話要說，請你錄取之後，把它送到國防部長沙布奇那邊。」

她依他的話去做。

錄音帶換過了，巴里奧對準咪高峯開口，緩緩的說：「沙布奇先生，看來你似乎有些誤會了，以前我只是在閒談當中向柯雷博士透露過幾句，認爲將來必有一天可以使高空的雲層變厚，有如結冰，同時可以加進一些化學品，使它在結冰當中，變得更加堅實，那就有可能利用它變成越級飛彈發射台，直到目前爲止，我仍然辦不到，我相信世界上也沒有別人能夠辦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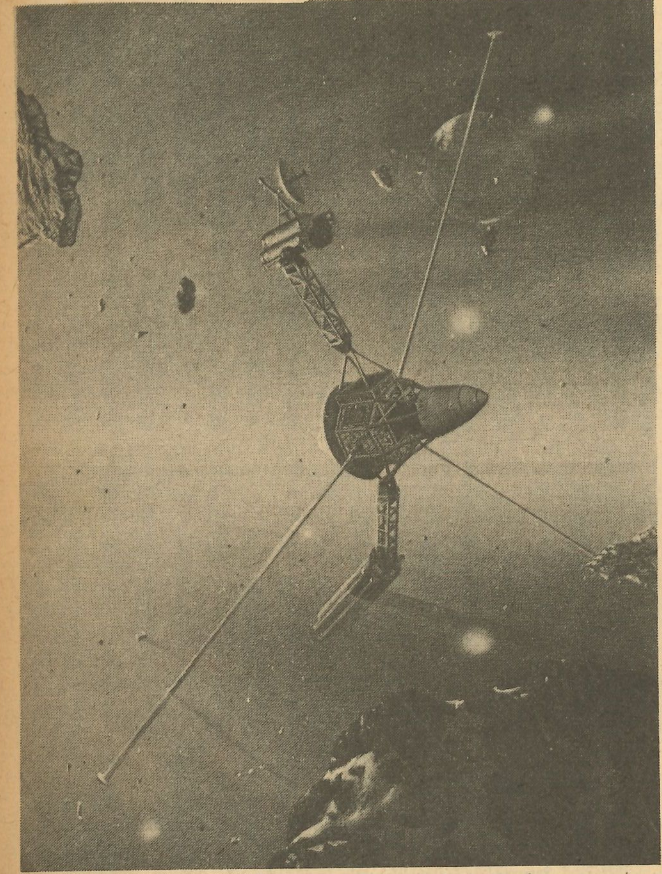
「雖然如此，我仍是不會令你失望的，我能夠製造一種形狀很古怪的飛行物體，它是球形，上上下下都有針孔，那麼細的小孔，能夠發射激光，雖然它發射的激光射程只是一千碼，已經夠了，因爲它可以用三倍超音波的速度飛行，很快地就飛到對方的前面，在射程之內發射，無堅不摧。

「我在蘇聯境內曾經製造過一架球形的飛行物體，還穿過兩座高山的峽谷，首先，利用激光使高岩爆炸，石塊滾滾跌下來，然後迎擊，跌下來的每一塊岩石不管如何巨大，都會被激光擊碎，飛行物體絲毫無傷，我初時在高空試驗，後來在低空試驗，我發覺它的確是很有效的一種秘密武器之後，担心蘇聯逼我製造它，故意在低空用它撞擊岩石，結果片片碎裂，我利用降落傘在二千呎的空中降落，承認失敗了。

「那一次試驗只是我一個人駕駛，不管我怎樣說，也沒有人能夠證實我的話，因此我沒有受到軍事制裁，判處死刑，只是送入波蘭科學研究院，講述激光的理論，還把我的家人軟禁在莫斯科，其實我有力量製造這種飛行物體的，希望你們信任我！」

白麗娜把這一卷錄音機送到國防部之後，沙布奇傾聽之後，相當滿意，便下令俄亥俄州的秘密武器製造基地，加工製造它，還叫泰勒博士以及杜雷博士參加這一項活動，盡量運用他們的科學知識與經驗，協助巴里奧博士製造那種球形的飛行物體。

儘管他們加緊進行，可是，古巴當局已經進行的海底飛彈發射台，早已完成最後的程序，隨時出擊，那是很危險的，美國只好在外交方面盡量想辦法拖延下去，



圖爲「雲中殺手」這種武器在高空作戰的情形，渾身是勁，可以從許多個角度發射激光，無堅不摧。

緩和國際上的危機，希望巴里奧把它定名爲「雲中殺手」的一種飛行物體，早日完成。

假如它眞的可以任意發射激光，不單是保衛美國，還可以製造幾十架，向莫斯科進攻，國防部長沙布奇很是高興，希望它盡快完成。

他覺得勝負的關鍵就是「雲中殺手」，傾全力協助巴里奧製造它。

巴里奧博士初時仍然抱着懷疑的態度，後來，國防部長親口答應他，在任何情況之下，決不會利用它去炸波蘭，他才放心工作。

從表面上看來，他所製造的一種飛行物體確是有價值的，成功的希望甚大，可是，沒有眞正加入空中的戰鬥，它是否很有效的擊毀任何戰機或者越洲飛彈呢？仍是一個謎，故此必須進行一連串的實驗，包括它的飛行速度，衝擊力以及快速發射激光的力量。

這種飛行物體本身是圓形的，頭部尖銳，有如炮彈，中部是發射激光的機器，有兩個長臂以及三條觸鬚，另有雷達探測器裝置在長臂之上。

長臂的末端係太陽能電池，吸收陽光，使它變成電力，供應它的要求，至於三條觸鬚，飛到高空，可以把它旋轉不已，甚麼東西碰着它，都會被它打落，它雖然細小，由鋼精製成，故此極端堅硬，且又不會折斷！

照美國國防部專業人士的觀察，命名爲「雲中殺手」，名符其實，恐怕世界上沒有一種秘密武器能夠超勝過它，因此之故，沙布奇宣佈它已經製成，而且選擇一個日期，作出各種實驗，證實它有力量戰鬥。

俄亥俄州跟加州相距很遠，但跟紐約距離並不遠，到了選定的日子，白天做過一些在地面的實驗之後，夜幕低垂，它就開始作出升空發生戰鬥的姿態，用激光摧毀假想的敵機，分別在三萬呎，六萬呎以及八萬呎的高空發射激光。

被看做假想敵的飛行物體，無非都是殘舊的飛機，在機艙之內坐下來的全是機械人，即使它被擊落，人機同歸於盡，也不算甚麼一回事，「雲中殺手」那種激光戰機是必勝的，駕駛者不必担心，它由巴里奧親自駕駛，那一個飛行物體是他創造的，他更加有信心。

機上除了他，只是柯雷博士，他負責發射激光。

他們二人把各種作爲假想敵的戰機逐架擊落之後，十分開心，不斷的把戰績向地下的聯絡站報告。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那時已經是午夜，柯雷博士用無綫電跟地面的聯絡站通話，急急忙忙的說：「有一件長條形的飛行物體剛剛飛過，向紐約那邊飛行，懷疑它是越洲飛彈，向紐約偷襲，快些向各處查詢，如果現在的時間沒有人向紐約發射任何飛行物體，那件古怪的東西必然是對方的秘密武器了，我們現時啣尾窮追，盡快通知我們！」

這是第一次屬於戰鬥格的報告，十二分鐘之後，有另外一次報告，說：「我們已經收到地面報告，知道美國任何一處空

軍基地沒有發射飛行物體，戰機也不會飛到那麼高，它必然是古巴的奇異飛彈，我們的速度快過它，逐漸接近它了，三分鐘內，地面沒有更新的報告，我們就展開攻擊，用激光毀滅它。」

三分鐘之後，柯雷博士說道：「我現時射出一連串的激光了，恍如萬箭齊發，它是無法躲避的，你也可以聽到激光發射聲以及對方的飛行物體被擊落的巨大爆炸聲。」

一如所料，一連串颼颼的聲响，快如萬箭離弦，跟着一聲巨大的爆炸，還有極强的震動聲，彷彿萬馬奔騰。

大功告成，摧毀了一件含有殺傷性的飛行物體，巴里奧叫柯雷博士通知地面，立刻回航，從六萬六千呎高空降落。

當晚國防部長沙布奇擺慶功宴欵待兩人，雖然證實「雲中殺手」的威力，擊落敵人的飛行物體，一時之間，沒法查出它是甚麼，不過，翌日整天在接近發生空戰的地面搜索，找到一些飛機的殘骸，又發現許多處野草被磷質燃燒彈燒枯，證明被擊落的東西確是越洲飛彈，那個飛彈，必然是不懷好意的，因爲它携帶許多針狀燃燒彈。

一向不受人注視的巴里奧，變成了英雄，柯雷博士也置身於英雄之列，可是，他們二人跟沙布奇在國防部機密室晤談之際，巴里奧却沉住氣說：「部長，這一次的勝利確是十分僥倖，假如我們不是湊巧升空，紐約可能被炸毀了，目前必須加强地對空的各種戒備，至於雲中殺手，已經展露它的力量，相信敵人在短短的一段時間之內，不敢再攻，他們會不會研究另外一種武器對付它呢？很難說，由於古巴距離美國太近，防不勝防，必須盡快摧毀它的海底飛彈發射台。」

沙布奇說：「好的，我們繼續進行這一項戰鬥。」

當時美國的國防部被勝利冲昏了頭腦，以爲「雲中殺手」威力無窮，怎料得到對方毀了一個越洲飛彈之後，憤憤不平，一個月後，忽然向美國挑戰，卡斯特羅甚至打長途電話給沙布奇，對他說知，今晚就有越洲飛彈在俄亥俄州的六萬尺高空飛過，叫他準備迎戰！

沙布奇聽了猛吃一驚，除了照常的由雲中殺手出擊之外，還準備了二十架效能極强的戰機，加入戰團，另外介紹空軍戰機大隊長宋諾給巴里奧認識，雙方密切合作。

那晚風高月黑，幾十架戰機出動，雲中殺手也出動，到了午夜，從雷達網顯示高空有十多點黑點向俄亥俄州飛來，可能對方也是大舉出擊了，美國的戰機大隊長宋諾下令高飛迎戰，料不到對方的戰機越飛越高，不止是八萬呎，還飛到九萬呎以上的高空。

一般戰機無法飛得那麼高，只好由「雲中殺手」這個飛行的物體單獨作戰了，沒有人想像得到，那是一個陷阱，對方飛到九萬呎過外的飛行物體，十分笨重，根本上不是戰機，它只是負責使空中的雨雲聚在一起變成雨點下降的求雨機器，它頻頻噴出「硝酸銀」的粉末，即可生效，沛然下雨。

不過，它在高空弄出來的雨點雖然是比較大，並非冰雹，超過八萬呎高空產生的雨點就不同了，它的凝結力太强，變成巨大的冰雹，突然之間，包圍美國的雲中殺手，使雲中殺手頻頻發射激光，直到無力應付爲止，蘇聯的求雨機然後全部集中出擊，一齊向它撞擊，同歸於盡。

「雲中殺手」就是這樣子被毀滅的，美國空軍的大隊長的座機沒法升得那麼高，只是嚴密戒備，看見冰雹如潮降落，暗呼不妙，後來，聽到天崩地裂之聲，知道「雲中殺手」跟對方的飛行物體同歸於盡，惋惜不已，却又無可奈何。

由於雲中殺手在八萬呎以上的高空爆炸，人和機件炸到七零八落，在高空飄下地面之際，不是集中在一起，沒法檢回殘骸，所知道的只是巴里奧博士跟柯雷博士殉職，沙布奇哀悼不已。

飛彈專家泰勒博士在舉殯之日跟他見面，兩人密談，泰勒博士說：「我們只有一架奇異的戰機叫做雲中殺手，現時已經失去，假如古巴的海底飛彈發射台再度出擊，我們就屈居下風，爲今之計，必須盡快想辦法防禦它，還要想盡辦法摧毀那個發射台，哀傷是沒用的，趕快進行這一連串的戰鬥工作吧。」

沙布奇聽了泰勒博士的話，如夢方覺，點了點頭，說：「是的，我們立刻傾全力迎戰！」

（全文完）

民間成語故事

再作馮婦

王文中・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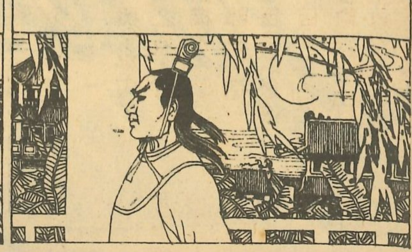


1 從前晉國有個叫馮婦的勇士，他力大無比，能赤手空拳打死老虎，因此聞名全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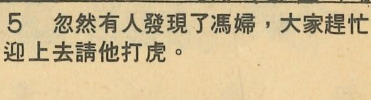
2 國君嘉獎他，並提拔他當士人，不再讓他幹打虎的行當了。



3 有一次，馮婦與幾個士人坐車外出，路見許多百姓正在追逐一隻猛虎。



4 猛虎被逼到山崖下，沒有退路，就轉過身來，面對衆人，暴跳狂叫，嚇得大伙不敢向前。





5 忽然有人發現了馮婦，大家趕忙迎上去請他打虎。



6 馮婦二話沒說，卷起袖子跳下車，就向老虎撲去。



7 同車的幾個士人搖頭晃腦地嘲笑他，說他已經不是當年的馮婦了，不該做此有失身份的事。



8 當了官反而不爲民除害了嗎？馮婦可不管別人的譏笑，他大施當年神威，打死了老虎。百姓們稱讚他還是當年的馮婦。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陞經過一番仔細調查，終於發覺失踪的小童與泥人張有關，一日發現泥人張的踪跡，立即追踪，不久失去了泥人張的踪跡，同時白蓮教五燈使者出現，並向高陞展開夾擊，正在危險之際一個幪面人趕到，把五燈使者擊退之後，原來那幪面人正是南宮博……高陞受傷，皇帝被迫決定在鎮海樓以武功再選五軍大都督，皇帝請鍾大先生到會，劉瑾等人有些意外，後來聽說是請鍾大先生當評判，心中稍定。韓滔、殷天虎比內力，危急關頭，鍾大先生出手分解兩人，皇帝又請鍾大先生表演武技，鍾大先生謂獨自表演無趣味，遂叫殷天虎等人一齊上場……

鎮海樓行刺　夙願難成功

「皇上明見。」劉瑾立即接上口。

朱菁照隨即問鍾大先生。「你真的沒有興趣做官啊。」

鍾大先生一笑。「不是興趣問題，是我這個老頭兒不配做這個大官。」

「以你的武功難道還有人不服？」

「江湖上不認識我這個老頭兒是大概沒有多少個，可是官場中却可以肯定絕大多數都陌生，再加上一介村野之夫，又如何服衆。」

「有道理有道理。」皇帝目光一轉。「我們總要考慮到各方面的反應。」

朱菁照突然嚷起來。「有一個人一定合適的。」

劉瑾立即想到是那一個，不等他們開口，朱菁照巳手指徐廷封。「安樂侯——」

「他？」皇帝有些意外的。

「安樂侯是鍾大先生的入室弟子，武功方面肯定是絕不會差的了，他既是中山王之後，又是侯爺身份，由他來做這個大都督，有誰會反對？」

劉瑾聽着一顆心沉下去，皇帝却笑了，笑着竟然道：「我——」

朱菁照一怔，皇帝笑接道：「這個人太麻煩，三年前我勉强他做一個兵部侍郎，那知道任職不到三個月他便掛官而去，要我在羣臣面前無可交待。」

王守仁亦道：「年前微臣一力保薦他做北京兵部尚書，又何嘗不是左推右卸？」

徐廷封只是笑，皇帝隨又道：「一個人不喜歡做官，勉强也勉强不來的。」

徐廷封這才道：「微臣是明白根本不是做官的材料，勉强做得不好，皇上面上不是更難看。」

皇帝搖頭道：「你這個性子的確不宜做這個大都督。」一頓轉問劉瑾。「他事實也未夠份量的是不是？」

劉瑾看看徐廷封，道：「這倒也不是，說才幹出身，沒有比安樂侯更好的了。」

徐廷封笑應：「總管言重，我這個人天性懶惰，事實是難當重任。」

「這實在是國家的損失。」劉瑾佯歎了一口氣。

王守仁接上口，道：「劉總管一向知人善用，連他也讚不絕口，可見侯爺是最佳人選。」

「衆望所歸，侯爺却是提不起這個興趣，未免令大家太失望了。」劉瑾一心只想着徐廷封不肯做這個大都督，說話自然也漂亮得多。

徐廷封苦笑。「想不到總管也站在皇上那邊，這樣來迫我。」

劉瑾「哈哈」一笑。「這怎能說是迫？侯爺實在是一個人才，只可惜沒有時間，否則我總要找齊所有的大臣，一齊在皇上面前聯保你上任。」

「總管未免太看得起我了。」徐廷封仍然是謙謙虛虛的，完全一副不肯接受模樣。

劉瑾不覺連聲：「可惜可惜——」接道：「連皇上與我都請不動侯爺啊。」

王守仁又道：「總管從來未這樣抬舉一個人，侯爺又何妨考慮清楚？」

徐廷封微笑。「我巳經考慮清楚的了。」

劉瑾又是一叠聲的「可惜可惜——」

那知道徐廷封突然道：「爲了報答劉總管的知遇，我答應做這個大都督就是。」

劉瑾面色大變，到這個時候才知道上當，却那裏還再有可能來得及反對？

徐廷封隨即長身而起，走到皇帝面前拜倒。「難得劉總管推薦，願就大都督之職，爲陛下効犬馬之勞。」

皇帝笑逐顏開。「這是你親口答應的，可不要反悔。」

「絕無反悔。」徐廷封轉向劉瑾。「總管好意，無以爲謝，只有盡忠職守。」

劉瑾面色很難看，但很快露出笑容。「好，很好，我這裏借花敬佛，先來敬侯爺一杯。」

徐廷封悠然舉杯，仰首而盡，劉瑾喝得更爽快，心頭那股怒火却非獨沒有被這杯酒澆熄，反而更激烈，可是他仍然能夠壓抑下來。

徐廷封放下杯，轉對皇帝道：「微臣久離官場，軍中事務更不熟悉，還請陛下恩准，讓微臣選取一個合意的助手。」

「你看中了那一個？」

徐廷封目光轉向王守仁。「王大人屬下參謀軍事，副總兵江彬智勇雙全，最是適當。」

「你意下如何？」皇帝轉問王守仁。

王守仁沉吟着道：「江彬追隨微臣多年，微臣一向倚為左右手，再說他在江南多年，來到京師，只怕未能熟習，難展所長。」

徐廷封見他說得認眞，也不由着急起來，劉瑾把握機會，立即進言。「王大人說得也是道理，難得一好個助手，隨便讓與他人總是不舒服，不似我座下多的是人才，可以任由侯爺調動。」

王守仁佯歎一聲。「總管言重了，既然侯爺開到口，我也只有割愛，免得一個沒有器量的笑話。」一頓接喝一聲：「江彬——」

江彬應聲奔出，王守仁隨即一句：「還不多謝侯爺提拔之恩？」

劉瑾看到這裏，知道又上當，明知道王守仁存心戲弄，亦只好忍着不發作。

「大都督一事能夠如此完滿解決，實在太好了，全賴劉總管一力推舉，安樂侯才肯答應，我們且敬劉總管一杯。」皇帝也不分上下的，率先舉杯敬向劉瑾，他也實在太高興，難免忘形。

劉瑾再飲這一杯，心頭簡直要爆炸開來。

張永這時候連忙走去吩咐上菜，安樂侯府的管家徐福也就在這時候來到安樂侯徐廷封身旁，附耳說了幾句話。

徐廷封雖然盡量保持鎭定，兩條眉毛還是不由自主的緊皺起來。

徐福第一件告訴他的事是傅香君與南偷在鎭海樓外要見他却被廠衛截下，不得已只有找他這個管家。

他沒有忘記傅香君曾經到安樂侯府找他，要他帮忙陸丹找機會對付劉瑾，原以為傅香君知道劉瑾在鎭海樓，又來求他這件事，到徐福說出傅香君的要求，才知道非獨不是這回事，非常意外，而且大嚇一跳。

傅香君要徐福告訴他知道的是小子與陸丹混進了鎭海樓，準備行刺劉瑾，成功的機會極小，希望他能夠從中協助，讓二人得以逃出生天。

徐廷封又怎會看不出成功的機會極小，他絕不以為小子和陸丹能夠完全清楚鎭海樓的環境，知道劉瑾在附近安排了多少廠衛，甚至劉瑾身旁的禁衛又如何森嚴。

他們除非能夠一擊中的，否則要逃出鎭海樓，簡直難比登天。

可是他仍然相信傅香君要徐福轉告他的最後一件事，傅香君南偷已經作好安排，只要他願意帮忙，小子和陸丹要離開絕不會是一件難事。

他絕對肯定傅香君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孩子，一定已經有一個妥善的安排，也考慮到小子和陸丹這一次的行動，傅香君南偷事先未必會清楚，在清楚之後才匆匆趕來鎭海樓，也所以才會在這個時候來請他帮忙。

這個忙如何帮？徐廷封心念一轉再轉，目光落在江彬面上，以手暗中示意。

江彬果然聰明，有意無意走到徐廷封身旁，徐廷封面露笑容，笑語中總算交待了他要交待的話，而江彬也能夠保持鎭定，帶笑借故藉口離開。

× × ×

傅香君其實是知道陸丹與小子行刺劉瑾的計劃，陸丹小子本來是不想任何人知道會操心，却又不能够不告訴傅香君，他們弄來兩具小巧的花裝弩，可以藏在髮髻內，準備看穩機會，暗算劉瑾。

那樣的兩支小巧弩箭要射殺劉瑾，他們也知道是絕沒有可能的事，除非弩箭上淬有劇毒，見血封喉。

他們都不懂得煉毒淬毒，不得不找傅香君想辦法，傅香君通曉藥性，在她來說當然不是一件難事，經不得兩人苦苦哀求，再看兩人的計劃也算周詳，才敢答應下來。

整件事都瞞着南偷，到箭淬好了，小子陸丹出發，傅香君思前想後，才考慮到兩人暗算成功後要離開的問題。

這是她從來沒有考慮到的，而小子陸丹顯然也沒有考慮到，然後她終於明白兩人這一次的行動是抱着必死的決心，不成功便成仁。

所以南偷問到，她不由和盤托出，南偷原先就覺得三人的動態有些奇怪，却怎也想不到事情已鬧到這麼大，一問之下，大嚇一跳，連忙與傅香君到鎭海樓附近的小山坡作好安排，再設法與徐廷封取得聯繫。

× × ×

徐延封才吩咐江彬如何作好安排，酒菜已開始送上，他知道小子陸丹就是混在送酒菜的人當中，看着難免有些魄動心驚起來。

酒菜送到堂外便由太監接過，鎭海樓的人根本進不了大堂，這稍為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小子陸丹兩人却是破題兒第一趟，以為酒菜可以直接送進堂內，能夠進去就可以找機會暗算劉瑾，到發覺不是這回事的時候，已經來不及想辦法應付了。

眼看酒菜被太監接過，陸丹心亂如麻，小子到底是有一些小聰明，心念一轉，大嚷：「有刺客——」

給他這一嚷，鎭海樓立時亂起來，但亂的只是堂外，大堂的進口禁衛反而更森嚴，那些錦衣衛都是經過長久的嚴格訓練，處變不驚，一切以皇帝的生命為重。

小子一看那些錦衣衛的移動便知道沒有可能混水摸魚，而他想到的也是另一個辦法。

旁邊一羣錦衣衛立即包圍上來，為首的一個千戶跟着喝問小子，問：「刺客在那裏？」

小子竟然手指陸丹：「就是他——」

這一着連陸丹也意想不到，方自一怔，雙臂已然被錦衣衛扣着，那個千戶接唔一聲：「搜——」

小子不等他們動手已嚷出來：「兵器藏在腰帶內！」

另外兩個錦衣衛應聲抓向陸丹的腰帶，陸丹完全明白小子絕不會是出賣朋友的那種人，所以這樣做必然有目的，却是想不透，唯有聽其發展，任由處置。

他藏在腰帶內的是一柄軟劍，只看這柄軟劍，那些錦衣衛便已確定。

堂內即時傳出劉瑾的聲音：「到底什麼事？」

「回九千歲，有刺客混進來，已給抓起來了。」為首的千戶興奮地回答。

「帶進來！」劉瑾滿腔怒火正無處發洩，知道抓到了刺客，便考慮到發現在這個刺客身上，而事實他亦考慮到刺客偷進鎭海樓來要暗算行刺的是什麼人。

除了他劉瑾，還有那一個？

徐廷封本待要出去處理這件事，但劉瑾話已出口，也只有靜觀其變。

皇帝也是徐廷封這個意思，連他都猜測到刺客要行刺的對像是劉瑾，其他人又如何不心中有數。

× × ×

看見給帶進來的果然是小子與陸丹，徐廷封不由心中苦笑，小子那麼做目的何在他當然亦心中有數，只希望自己的計劃順利，能夠令他們逃出生天，當然瑾也希望小子兩人的計劃成功，一舉擊殺劉瑾，落得乾淨。

小子陸丹看見徐廷封鍾大先生都在座，也是混身不自在，但這個時候箭在弦上，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他們只想被劉瑾瞧出破綻，不約而同都避開鍾大先生與徐廷封的目光。

鍾大先生比徐廷封更顯得鎭定，只是有意無意的看了徐廷封一眼。

小子很自然的跪倒，陸丹却是要兩個錦衣衛力按才跪倒地上。

皇帝細看各人面上的表情反應，知道劉瑾不會輕易放過這個刺客，也樂得做一個順水人情，却仍以怪責的口吻道：「鎭海樓之內禁衛森嚴，怎麼竟然有刺客混進來？」

「這是微臣失策，驚擾了皇上，總要有一個水落石出的。」劉瑾的眼神顯得有些陰險

「那交給你了。」皇帝要說的其實是這句話。

劉瑾轉罵那個千戶：「大胆奴才，皇上設宴鎭海樓，你負責鎭海樓的安全，竟然讓刺客混入，該當何罪？」

「奴才該死！」那個千戶連忙跪倒。

「刺客呢？」

千戶戟指陸丹，劉瑾目光轉向小子：「這個又是什麼人？」

「是揭發那個刺客的身份的。」那個千戶接將事情簡單說了一遍。

「好，事情證實，自有賞賜。」劉瑾目光回落在陸丹面上。「你暗藏兵器偷進鎭海樓，目的何在？」

「殺你！」陸丹眼中盡是怨毒之色，語聲奔雷也似直擊進劉瑾的心坎。

所有的目光不由都集中在劉瑾面上，劉瑾面上實在過不去，厲聲道：「我與你有何仇恨？」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劉瑾更怒，皇帝雖然聽着痛快，面上並無表示，徐廷封雙眉皺得更深了，只有鍾大先生若無其事，彷彿並未將這件事放在心上，又彷彿胸有成竹，早巳預測到事情的發展，無須太操心。

劉瑾雖然不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話，但當着這許多人，到底是忍受不了，拍案大罵：「你到底是何人指使，快快從實招來，或者念你年少無知，放你一條生路。」

陸丹冷笑道：「少說廢話，少爺今日落在你手中，要殺便殺！」

劉瑾冷笑，旁邊皇甫兄弟突然上前，皇甫義搶着道：「這個就是陸遷的兒子陸丹——」

下面的話尚未接上，劉瑾已大笑道：「是你啊，你的父親不是鐵打的，難道你是？」

陸丹正要說什麼，皇甫忠已道：「還有一個是南偷的徒弟，這所謂叫做告密揭發……」

話說到這裏，小子陸丹已一齊向劉瑾叩頭，小子一面還大呼道：「九千歲，饒命！」

藏在他們髮髻中的弩箭同時射出，一向劉瑾的面龐，一向劉瑾的胸膛。

小子所以選擇劉瑾的胸膛是因為目標大，不容易閃避得開，這個人雖然有時粗心大意，做起事來倒是肯花一點兒心思，除了考慮到毒箭見血封喉，只要射中便可以，還考慮到陸丹所選擇的目標，兩個人目標若是相同，一齊落空便心血盡費。

皇甫忠義兄弟果然手急眼快，眼睛一瞥見暗器，手立即架出，不約而同扣住了射向劉瑾面門那支毒箭，小子那支却同時射中劉瑾的胸膛。

小子陸丹不由雀躍而起，只要有一支毒箭射中他們便成功。

那却只是刹那，他們的笑容便凝結。

劉瑾雖然胸膛中毒箭，面上却只是一陣驚訝的表情，並沒有苦痛的反應。

皇甫兄弟也是一陣驚恐，急問：「九千歲——」

劉瑾怒喝：「捉刺客——」胸膛不由的一陣起伏，那支毒箭立即脫出，「叮噹」一落在桌面上，箭鏃裂開的官服內隱約金光閃耀。

小子也可謂見識多廣，脫口一聲：「金絲甲——」

殷天虎應聲撲落。「九千歲洪福齊天，有驚無險——」雙掌霹靂有聲，撞向陸丹，常勝亦同時凌空撲向小子，「千疊掌」漫天掌影繽紛。

小子方待撲向劉瑾，常勝巳撲到，不得不應戰，陸丹的情形也是一樣。

鎭海樓內的錦衣衛不由自主湧前去，却被徐廷封喝住：「保護皇上——」

那些錦衣衛如夢初覺，紛紛擋在皇帝面前，他們原是經過嚴格的訓練，明白什麼時候應該做什麼事，但好像這種事在他們來說還是第一次遇上，一時間難免亂了手脚，却仍能夠迅速恢復正常。

部份屬於劉瑾忠於劉瑾的錦衣衛也是很自然的擋在劉瑾的面前，長刀出鞘，組成了一道耀目「刀牆」。

徐廷封身形行雲流水，亦在皇帝身旁，只有鍾大先生，若無其事，端坐原位。

最興奮的相信就是長樂郡主朱菁照，非獨離開了座頭，而且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然後她終於認出了小子，不由嚷出來：「是你這個小子啊！」

小子看了她一眼，連接常勝數十掌，身形一動，擋在陸丹身前，脚踢殷天虎下盤，一面暴喝：「快走——」

「走不得，」陸丹竟然乘機從殷天虎

旁邊搶過，撲向劉瑾。

三個錦衣衛擋在他面前，他才將一個踢翻，殷天虎巳從後面一掌劈來。

劉瑾同時一聲：「上——」雙手左右一推皇甫兄弟。

皇甫兄弟應聲雙雙撲出，從那些錦衣衛頭上掠過，落地滾身，施展地趟身法，判官筆左右插向陸丹的雙脅。

陸丹回身硬接殷天虎三掌，後面錦衣衛長刀巳斬至，才閃開長刀，皇甫兄弟判官筆便到了。

小子看出陸丹處境危險，可是被常勝千疊掌苦苦糾纏着，只有暴喝一聲：「小心！」

陸丹的反應也可謂敏銳的，雙掌與殷天虎的雙掌接觸，順勢一印，立即往上倒翻，但仍然快不過皇甫兄弟的判官筆，皇甫義的判官筆雖然沒有皇甫忠的快，仍然在陸丹左腰上劃了一道口子，皇甫忠的判官筆却在陸丹的右脅下一直劃至腰際。

鮮血迸射，陸丹忍痛翻身，從殷天虎頭上翻過，再忍痛倒踢一脚，疾踢向殷天虎的後腦。

殷天虎右掌一揮，擋住了陸丹踢來那一脚，身形一震，倒退一步，陸丹却被震的倒翻出丈外。

小子這時候巳經一輪拳脚將常勝迫退，擋在陸丹身前，一時將旁邊一個錦衣衛士撞飛，順手奪了一柄長刀，連劈七刀，截住了皇甫兄弟一雙判官筆，一面問：「怎樣了？」

陸丹搖搖頭，道：「沒什麼，我斷後，你走——」

他半邊衣衫巳然被鮮血染紅，但仍然表現得若無其事，只是不想小子担心，這却又如何瞞得過小子，回一聲：「我斷後，你走——」

劉瑾即時一聲：「兩個都留下來，別給走了。」

衆人齊應，聲勢當然甚大，殷天虎皇甫兄弟常勝當先迫前，後面一羣錦衣衛刀光閃亮。

小子看看周圍，再看看陸丹。「你再不走，沒有機會的了。」

陸丹道：「我巳經受傷，能走得多遠，你若是不走，死在這裏又有何意思？」

小子搖頭。「你不走便算了，少說廢話。」

這個人有時候也實在固執得很。

× × ×

傅香君南偷離開了鎮海樓便跑到南面的一個小山坡上，南偷挨着一棵大樹，面前插着一柄自製的大弓，旁邊三支大箭，也是自製，沒有箭鏃，相連着一串彈丸也似的東西，看他的神態，巳知道他的心情，非常緊張，目不轉睛，盯穩了鎮海樓那邊。

傅香君也是，不時伸手輕掠被風吹散的頭髮，心情的緊張眉宇之間畢露無遺。

鎮海樓那邊的一扇窗戶突然打開，一股紅烟疾射上半天，傅香君看在眼內，脫口驚呼：「他們失手了。」

「意料中事，」南偷應來懶洋洋的，動作却是前所未有的敏捷，彎弓搭箭，一連三箭射向鎮海樓的方向。

第三箭射出，那柄大弓便「拍」的斷折，南偷扔弓在地上，歎息道：「生死有命，現在只有看他們兩個的造化了。」

傅香君安慰道：「侯爺會助他們一臂之力，再說，鍾大先生也在。」

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小不忍則亂大謀，莫教為了這兩個小子壞了大事才好。」南偷仰首向天，完全是聽天由命的樣子。

× × ×

那三支大箭不偏不倚，先後破窗而入，落在大堂正中，繫着的彈丸紛紛爆炸開來，全都是烟丸，爆開了一股股烟霧，整個大堂迅速烟霧迷漫。

徐廷封心裏明白，立即大呼：「保護皇上。」

錦衣衛當中隨即爆出一句：「保護九千歲！」

給那些烟霧一鬧，非獨那些錦衣衛，就是皇甫兄弟殷天虎常勝亦大受影响，雖然考慮到小子陸丹可能是利用烟霧逃走，亦不能不考慮到兩人之外亦有援手，可能會乘亂闖進來暗算劉瑾。

殷天虎當機立斷，揮手示意皇甫兄弟保護劉瑾，一面示意常勝追向小子陸丹逃走的方向。

忠於劉瑾的錦衣衛這時候亦巳紛紛退下，將劉瑾重重圍繞起來，劉瑾神態雖然保持鎮定，內心仍難免有些驚懼，烟霧迷漫中不由自主低頭坐下來，唯恐被刺客發現所在，再予襲擊。

他們當然都沒有在意那一句「保護九千歲」是發自江彬的屬下，目的就是要他們退開，好使小子陸丹再有機會逃走。

小子陸丹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機會，烟霧中雙雙搶出包圍，他們原是要走在一起，可是烟霧中接殷天虎常勝幾招，不由便迷失。

這幾招下來，烟霧激盪，殷天虎常勝亦同樣迷失，只是耳聽衣袂破空聲响，追在小子陸丹的後面。

× × ×

小子衝出大堂，正遇江彬率領一羣錦衣衛向這邊湧來，他舉刀方要劈下，江彬巳把手一揮，喝一聲：「快走——」

也不用他開口，那些錦衣衛便左右分開，騰出了一條空路。

小子一怔，江彬巳到了他身旁，接道：「我們是侯爺的人。」

小子不再猶疑，身形一動，掠進了那條空路，那些錦衣衛隨即將空路堵塞。

殷天虎緊接從烟霧中竄出，看見江彬，連忙問：「江將軍可見刺客。」

江彬一聲「不見」，才道：「東面方才見人影一閃而過，只是太快，難以分辨得出來。」

殷天虎也不再問，身形一轉，掠向東面，他這邊身形才消失，那邊小子又從錦衣衛叢中探頭出來。

江彬一眼瞥見，一頓足，道：「傅姑娘他們在南面山坡上等候，你還不快走等什麼？」

小子苦笑道：「我那個朋友……」

江彬截道：「到處有我們的人接應，絕不會有事的。」

小子看他說得認眞，也不再多說，身子倒竄，眨眼不知所踪。

江彬鬆過一口氣，吩咐道：「我們到處看看。」

那羣錦衣衛左右散開，有條不紊，看他們行動的迅速與劃一，平日所受訓練的嚴格顯然尤在劉瑾所屬之上。

江彬也絕不担心他們不懂得如何見機行事，只担心劉瑾的人會比他們先找到陸丹。

× × ×

陸丹的運氣其實也不太壞，烟霧中穿窗而出，一按窗櫺，立即翻上了瓦面，瓦面過瓦面，掠向鎮海樓後面的樹林。

他這邊翻過高牆，掠進了樹林內，那邊常勝亦因為附近找到人，掠上了瓦面，居高臨下，四顧不見，終於懷疑到樹林那邊，疾掠了過去。

才翻過高牆，一個人便從樹林中掠出來，常勝一聲叱喝，却沒有出手，那剎那，巳認出來人是長樂郡主朱菁照，連忙施禮。

朱菁照揮揮手截住。「刺客呢？」

「不是走向這邊。」

朱菁照搖頭，道：「我也以為是，那知道等到現在才見有人向你這邊掠來，却是你。」

「郡主金枝玉葉——」

「你意思是說我沒有捉拿刺客的本領了。」

「奴才不敢。」

「也不問我是那一個的徒弟，總不成連一個刺客也對付不了。」

常勝當然知道她是華山派蕭三公子的徒弟，也知道這個女孩子出了名任性，一個應付不好，後果不堪設想。

「郡主那一個不知道是華山派蕭三公子的高足，刺客若是遇上，還不是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

「我以為你不知道呢？」朱菁照洋洋得意的把手一揮。「還不到其他地方去看看。」

常勝應聲倒掠回去，他有劉瑾撐腰，怎會害怕一個長樂郡主，只是害怕惹麻煩，在這個時候，捉拿刺客要緊，其他倒是其次了。

朱菁照目送他背影消失，才回身走進樹林內，伸手撥開了一叢灌木，陸丹也就倒在這叢灌木中，巳昏迷過去。

看着陸丹，朱菁照突然笑起來，笑得很奇怪，熟悉他性格的不難看出他又有了一個刁鑽的主意。

陸丹跟她並不認識，這個刁鑽的主意又是打在什麼人身上？

× × ×

沒有酒，酒早巳被南偷喝光，也就因為沒有酒在手，小子要討好南偷也不知從何着手。

南偷鐵青着臉，却不看小子要，小子要看他的時候他立即便將臉偏開。

傅香君看在眼內，要開口也不知該說些什麼，想到陸丹的安危，黛眉不禁又輕蹙起來。

「師父——！」小子到底忍不住再開口說。

「你眼中還有我這個師父啊？」南偷終於回頭瞪着小子。「這麼大一件事也不跟我這個師父商量一下，你眞的還知道有我這個師父？」

小子雖然知道他說的是氣話，也無可奈何，只有應一聲：「徒兒知錯了。」

傅香君連忙帮上口：「他既然知道，你老人家就原諒他這一次……」

「下不為例……」小子誓神劈願。

「一次還不夠，你有多少條性命。」

南偷冷笑。「劉瑾座下多的是高手能人，皇帝又是在鎮海樓中，你們也不想想這個鎮海樓今日會是何等守衛森嚴，就憑你們兩個小伙子就能夠殺得了劉瑾，殺得出重圍？」

「事實我……」

「要不是安樂侯帮忙，你能夠這麼容易逃出來？」

「侯爺的人告訴我，有他們接應，陸丹絕不會出事……」

「那早便該回來了，用得着等到現在？」南偷當頭又是一瓢冷水。

「以我看可能……」

南偷不等小子將話說完又截住。「可能巳被劉瑾抓起來，現在正被煎皮拆骨的了。」

「師父，陸丹吉人天相……」

「你什麼時候懂得看相的？」南偷冷笑。「我若是知道，根本就不會讓你們去冒這個險。」

「我們就是担心師父阻止所以……」

「若是有一個周詳的計劃，有成功的可能，你以為我會阻止你們？」南偷目光一轉。「幸好香君及時跟我說，又能夠找到安樂侯裏應外合。」

小子垂下頭去，傅香君插口道：「事情到這個地步責怪他們也沒用的，還是想一個辦法，看看如何將陸丹……」

南偷反問：「你知道陸丹現在在什麼地方？」

傅香君苦笑，南偷歎了一口氣。「現在就只有希望眞的好像這個小子說的，陸丹他吉人天相。」

小子突然跳起來，動身還未舉步，巳經被南偷喝住：「又要到那兒去？」

「去打探陸丹的下落……」

南偷「呵呵」一笑。「你這個人沒有什麼不好，就是衝動，偏偏陸丹也是這個性子，兩個人合起來不闖禍才奇怪。」

「禍巳經闖出來了。」小子一正面色。「徒弟這一次去打探一定會很小心。」

「你就是不想想給你們這一嚇，劉瑾巳經在城內外遍佈綫眼，這個時候你現身不就是自投羅網？」

小子如夢初覺，急問：「那麼應該怎樣才……」

南偷面色突然一變，一把抓起那個大紅葫蘆，身形一動，竄到大門旁邊，傅香君小子的反應也不慢，小子一個觔斗翻上橫樑，傅香君亦竄到大門的另一邊。

敲門聲即時响起來，南偷一怔，輕喝：「是那一個？」

「老前輩，是我——」

傅香君聽出是徐廷封的聲音，仍然待南偷點頭才將門打開，果然看見徐廷封一個人站在那裏。

徐廷封閃身而入，反手將門掩上，小子同時從橫樑上躍下來。「侯爺——」

（未完‧十四）

俠情倫理中篇連載

金戈·文
可飛·圖

酒·色·財·氣（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不嫌被天香宮總管雪娘想將他一掌打死，見旁邊出現玉面郎君，頓時將手收回，金不嫌趁機溜走，回到飯店，馬上叫譚盡、顧不全帶住白棗兒，改由小路逃走……雪娘遇到了酒色財氣之一的玉面郎君秦深，二人一見，如水乳相溶，秦深使出看家本領，早是勾情聖手，豈有錯過機會，雪娘亦非三貞九烈，一搭即成其好事，這邊二人作戲水鴛鴦，那邊金不嫌等人因在山路上走得渾身是汗，見一小溪，三男一小娃也在水中追逐，却被雪娘事畢看見，將白棗兒奪走，由於白棗兒不肯跟他們走，譚盡等人只好跟着雪娘回天香宮，半路遭雪娘襲擊……

保護白棗兒　尋覓天香宮

雪娘那一掌，十分輕柔，看來就像是她美麗的纖手，輕輕在譚盡的手背上，撫摸了一下一樣。但是，譚盡却在那刹那之間，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樣，尖聲叫了起來！

就在他被雪娘一掌拍中之際，在他的手背之上，傳來了一陣極度的痲癢之感，那一種痲癢的感覺，其實一點也不痛苦，反倒十分舒適，但是當譚盡一想到自己已中了雪娘的一下「紫氣摩雲掌」之際，他實在是沒有法子，不禁尖聲大叫，跳了起來。

譚盡一跳了起來，便疾向後退了出去，他退得急了一些，「砰」地一聲響，撞在桌子上，譚盡雖然中了一掌，但是他一身功力尤在，而此際他心中又驚又急，全身眞氣激盪，洶湧澎湃，力道何等之强，一撞之下，將那張桌子，撞得粉碎，木片四下飛濺，有一塊木板，斜刺裏疾飛了過來，「叭！」地一聲響，正撞在衝向前來，想自背後制住粉面玉郎君的金不嫌的胸口。

金不嫌本來就已身受重傷，這時，當胸又被那塊蘊有大力的木片撞擊了一下，與再中了一掌何異？只聽得他「哇」地一聲，一口鮮血直噴了出來，人也向後仰天跌翻了出去！

從顧不全伸手抱住白棗兒，雪娘突然出手，以一枚暗器打脫了顧不全手中的兵刄起，到這時，金不嫌吐血，譚盡尖叫，可以說只不過是電光石火間的事，粉面玉郎君只不過向前跨出了兩步而已！

正由於變故發生得實在太快，抱住了白棗兒的顧不全，陡地一呆，而就在他一呆之際，雪娘在拍了譚盡一掌之後，早已縮回手來，伸指一彈，青葱也似的纖指，彈在顧不全的臂彎之上。

顧不全只覺得臂彎一痲，不由自主鬆開了手來，他是抱着白棗兒的，一鬆手，白棗兒自然向下跌了下來，發出了一聲驚呼，但是隨即雪娘衣袖一拂，已將白棗兒捲了起來，又抱在懷中，白棗兒「咯咯」地笑着，說道：「雪娘，眞有趣，眞好玩呀！」

在客店房中，幾個高手，那樣的生死搏鬥，在任何成年人的眼中看來，都會冷汗直淌，緊張得屏住了氣息的，可是在白棗兒的幼小心靈看來，她却全然不知道那幾個大人是在幹什麼，只覺得有人忽然將她抱過來，又忽然將她接過去，實是有趣之極！白棗兒那樣說，雪娘也跟着笑道：「眞是有趣得很，好玩得很！」

顧不全在手臂一痲，被雪娘又將白棗兒接了過去之際，還想立時撲向前去，再拚了命不要，硬將白棗兒自雪娘的懷中奪了過來的。

可是，就在他一提腿，想要向前邁出一步之際，他臂彎處的那陣痲木之感正在迅速擴大，突然之間，全身皆痲，顧不全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身子向前一傾，「咕咚」一聲，栽倒在地。

他身形又高又大，猝然之間，手舞足蹈，栽倒在地上，白棗兒哪知就裏，又鼓着小掌，大聲笑了起來。而這時，粉面玉郎君也已到了雪娘的身邊，喘着氣道：「行了，我們快走吧！」

他拉住了雪娘的藕臂，可是仍不免向嘻大了嘴，笑得兩眼成一道縫的白棗兒，忍不住道：「哈，這小女娃兒，倒眞是有趣！」

雪娘微笑着，她看來仍是那樣美麗、媚人，誰也想不到這樣婀娜多姿的一個少婦，竟會在一眨眼之間，對付了武林之中三大高手。

雪娘笑着，略揚了揚頭，道：「譚大俠，你中了我一掌，還有半個月可活，你就趁這半個月，多喝點美酒，醉上十來天，也不枉了一生！」

醉而不俠譚盡，這時身子正僵立着，在不住地發着抖，他中了一掌「紫氣摩雲掌」，在現時而言，根本不痛不癢，毫無感覺，但是任何人一想及自己在半個月之後便會受盡痛苦而死，怎能不站着發呆，「紫氣摩雲掌」被稱爲「天下第一毒掌」，倒不是它毒性最强，而是它在擊中了對方之後，要在半個月之後毒才發作，以前有不少中掌之人，未到半個月，便受不住刺激，而如瘋似狂自戕而死！

雪娘又發出了一下銀鈴似的笑聲，望着顧不全，道：「大個子，這次，你眞是義無反顧了，我剛才那一指，已彈斷了你足少陽經，你顧不全，自此又可以多了一個外號，叫做顧拐子啦！」

顧不全只覺得左腿之上隱隱作痛，不禁滿頭大汗！

雪娘發出的笑聲，輕盈動聽，眞像是出谷黃鶯一樣，可是這時，在金不嫌、顧不全和譚盡三人的耳中聽來，這種美妙動聽的笑聲，實在比鬼哭神號更可怕。雪娘一面笑，一面身子向後退了開去，粉面玉郎君和她一起退出，轉眼之間，那種笑聲越來越遠，終於聽不到了！

直到雪娘的笑聲早已聽不到了之後，好久，好久，客店房中的三個人，還是一聲不出，一動也不動。

三人之中，最早有了動作的是顧不全，他一手按在地上，撐起了身子來，可是他一條左腿軟得像是棉花一樣，一點力道也沒有，才一站起，立時身子向左一側，又跌倒在地。

他又撐着身站了起來，用右脚向前跳出了幾步，來到了門前，用力一扯，將門扯了下來，一掌劈下，在門上劈出了一塊五尺來長的木板來，支着木板，一拐一蹺，向外便走。

顧不全一聲不出，便向外走去，金不嫌立時叫道：「顧不全，你到何處去？」

顧不全身形一凝，他並沒有轉過身來，是以也看不清他臉上的神情如何，但是顧不全寬厚的背脊，卻在不斷地抽搐，可見他的心中實是痛苦之極！

金不嫌喘着氣，又問道：「你到哪裏去？」

顧不全的聲音，嘶啞得像是破鑼一樣，難聽之極，他說的話，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齒縫中直迸了出來的道：「找一個地方去死，哪裏去！」

金不嫌掙扎着站了起來，他口角不斷有鮮血流出，這時一站起，漏出的鮮血又多了些，他道：「要死，哪裏不好死！可是我們還死不得。」

顧不全背脊搐動得更厲害，金不嫌又道：「我們是爲了白棗兒，才落到如今這一田地的，反正拚着一死，爲什麼不再想想辦法？」

金不嫌的話才一出口，顧不全突然仰天大笑了起來。他雖然是在笑着，但是發出來的聲音，却分明是號哭之音，而且，兩行熱淚，已自他的雙眼之中，疾湧了出來！

金不嫌的話，顧不全不是未曾想到過，但是，他們三個人，一點也未曾受傷，尚且落到了這等田地，如今一個身受內傷，一個等於斷了一條腿，一個簡直就是等死了，還有什麼辦法可想？顧不全的心中實在是難過到了極點，才會那樣哭笑不分的。

金不嫌和譚盡兩人，面上的肌肉，也不斷地抽搐着，金不嫌緩緩轉過頭，向譚盡望去。

他向譚盡望了片刻，一掀衣襟，在腰帶下解下了一柄金幌幌的鑰匙來，那鑰匙之上，還鑲滿了寶石，他苦笑了一聲，道：「譚大哥，這個給你！」

譚盡面如死灰，口唇顫動着，好一會才說出了四個字來，道：「這是什麼？」

金不嫌道：「這是我莊上的總鑰匙，你持着它到我莊上去，總管一見，就知道你是我差來的，我莊中金山銀山，煩你替我散了，莊中地窖中的美酒，隨你怎麼喝，也夠你喝上半個月了！」

譚盡的手發着抖，慢慢地伸了出來。

金不嫌替他作了那樣的安排，他在臨死之前的半個月，可以說不會再有什麼大的痛苦了，他本就嗜酒如命，如今可以在爛醉如泥中死去，倒也是一件賞心樂事。

他的手已伸了出去，手指已快碰到那柄金鑰匙了，可是，突然之間，他却縮回了手來，厲聲道：「誰說我要喝醉了來等死？」

譚盡中了一掌，半個月之後必然死去，但是現在，却是絲毫無損，那一聲大喝，眞氣充沛，直如半空之中響起了一個霹靂一樣，金不嫌內傷極重，又恰好在他的

面前，被他一聲大喝，震得身子一幌，跌倒在地。

譚盡看到金不嫌跌倒，才呆了一呆，道：「你傷得如此之重，還是回莊上去養傷吧，將顧大個子帶了回去，他斷了一條腿，也得讓他享享福，由我一個人，拚了早死幾天，也得盡盡力！」

顧不全霍地轉過身來，厲聲道：「誰說我要享福？要去，大家一起去！」

顧不全仍是滿面淚痕，那樣狗熊也似的一個大個子，滿臉淚痕，實在十分滑稽，可是看到顧不全的雙眼之中，像是要冒出火來一樣，却也決計不會有人笑得出來了。

譚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曳過一張椅子，坐了下來，胸脯起伏，過了一會，他的聲音已平靜得多，徐徐地說道：「我們不必瞎吵鬧，總得慢慢來商量辦法，白棗兒已落在雪娘的手中，是不是立時會有危險？」

顧不全瞪着眼，搭不上腔，這類要動腦筋的事，他素來出不了主意。金不嫌站了起來，靠着牆道：「照我看，她只要和小白臉在一起，便不會下手，她總不想小白臉看到她獰厲兇惡，連那麼可愛的小女孩，也下得了毒手！白棗兒看來暫時可以無事。」

譚盡道：「好，那我們還可以趕到天香宮！」譚盡說了這一句話，房間中立時又靜了下來。

譚盡的話是甚麼意思，金不嫌和顧不全兩人，心中全是明白的，他們三人先趕到天香宮去，或者有機會弄明白，白棗兒是甚麼身份，為甚麼天香宮的總管要追她回去，為甚麼龍門帮的人要保護她。

可是，連譚盡在內，三個人沒有一個再出聲，那是因為天香宮究竟在甚麼地方，他們三個人絕不知道，而且可以說，武林中也無人知曉。

既然不知道天香宮在甚麼地方，那麼，他們又怎能趕到天香宮去？

三個人悶住了不出聲，過了好一會，顧不全才啞着聲嚷叫道：「還是早點死了的好，免得記掛着白棗兒，心中難過！」

譚盡嘆了一聲，道：「現在只有一個希望，希望雪娘貪戀小白臉，一路上走得慢，我們還有機會跟得上！」

顧不全一聽，立時道：「那我們還等甚麼？」

他一面說，一面便疾轉過身去，他轉身得急了些，一時之間，忘記自己的左腿已然廢了，身子一個站不穩，「叭」地一聲，又跌倒在地上。譚盡身形一挺，竄前一步，將顧不全扶了起來，說道：「好吧，我們這就走，先去替顧大個子找一副拐杖來！」

顧不全道：「找甚麼拐杖，弄兩根門栓就可以了！」

譚盡點着頭，扶着顧不全，便向外走去，金不嫌跟在後面。當雪娘和他們動手之際，客店中的人，早已被驚動了，可是却人人躲了起來，沒有人敢走近來。及至譚盡大叫，顧不全怪笑，更嚇得客店中人一聲也不敢出，直到這時，看到他們三人走了出來，掌櫃的才勉强帶着笑，點着頭，但是他們三人理也不理，直向門外走去，來到了門口，顧不全一伸手，將客店大門的門栓拉了下來，當他拐杖拄着，便出了客店。

外面，街道上，月寒如冰，那輛馬車，早已不見了，譚盡回過頭來，道：「馬車向哪裏去了？」

掌櫃的忙道：「向東，向東！」

譚盡立時洒開大步，向東走去，三個人走出了不多遠，金不嫌拍開了一家車行的門，買了一輛車，挑了四匹好馬套上，扶着顧不全上了車，他和譚盡坐在車座上，譚盡揮下鞭，馬車向前疾馳而去！若說天下有比他們三人，更要茫然的人，那實在是沒有可能的了，他們明知對方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又根本不知道天香宮在甚麼地方，但是他們還是趕着車向前馳着，一直向前馳着！

× × ×

雪娘抱着白棗兒，和粉面玉郎君退出客店，直到上了車，她還樂得花枝亂顫，粉面玉郎君不再被人制押，心情自然也十分輕鬆，他一手摟着雪娘柔軟的細腰，一手揮着鞭，高聲呼叫着，趕着車，飛也似向東駛去。

雪娘的身子，半靠在粉面玉郎君身上，她斜着眼望望粉面玉郎君，笑得滿面皆是春意，看得粉面玉郎君心頭霍霍地動，忍不住又俯首下去，在雪娘的朱唇之上，輕輕吻着，雪娘一看到粉面玉郎君俯首下來，早已半閉着眼，媚眼如絲，昂起了頭，氣息也不由自主地急促了起來。

等到粉面玉郎君吻住了雪娘兩片朱唇之際，雪娘的丁香小舌，已微微向外吐來，粉面玉郎君只覺得雪娘吐氣如蘭，一陣陣沁人肺腑的異香，襲上心頭，令得他幾乎像是在雲端飄蕩一樣。

可是，就在這時，「砰」地一聲，他的臉上忽然着了一拳。那一拳，其實一點也不痛，可是粉面玉郎君却陡地一震，立時抬起頭來，連雪娘也呆了一呆。

然而，當粉面玉郎君看清，向他擊出那一拳的是甚麼人時，他又不禁呵呵笑了起來。

突如其來打了粉面玉郎君一拳的不是別人，正是被雪娘抱在懷中的白棗兒。這時，白棗兒還手揑着拳頭，睜大了眼睛，一面的怒容，望定了玉郎君，彷彿她打了玉郎君一拳還不夠洩憤一樣。

粉面玉郎君「呵呵」笑着，道：「白棗兒，為甚麼打我？」

白棗兒發着怒道：「我就是不教你親雪娘！」

粉面玉郎君笑着，伸出手指來，逗着白棗兒的下顎道：「白棗兒，你知道甚麼？雪娘已是我的人了！」

白棗兒陡地一呆，接着，她小嘴一扁，便哭了起來，一面哭，一面蹬着小腿，雙手亂揮，要自雪娘的懷中撲過來打粉面玉郎君。

白棗兒那種情形，在任何人看來，都是會覺得有趣，而不會生氣的，粉面玉郎君自然也不例外，他笑得更是有趣，伸手扭着白棗兒的面頰。

可是，就在那一剎間，忽然看到雪娘的面色一沉，雙眼之中現出十分厭惡的神色來，大聲叱喝道：「白棗兒，你胡鬧些

甚麼？」

粉面玉郎君本來是在笑着的，但在突然之間，聽得雪娘那一下厲叱，實在是冷酷之極！

白棗兒也呆了一呆，可是她立時大聲哭了起來，雪娘眼中厭惡的神色更甚，突然將白棗兒舉了起來。

粉面玉郎君看到雪娘將白棗兒舉了起來，他仍然在笑着，扭着白棗兒，道：「看你，惹惱了雪娘，要打屁股了，乖乖地別哭了！」

粉面玉郎君正在說着，只聽得雪娘已罵道：「小雜種，趁早死吧，免得碍手碍脚！」

隨着她的一聲咒罵，她雙臂一揮，便將白棗兒自她的手中向外直拋了出去！

這一下變化，實在是粉面玉郎君做夢也想不到的，馬車正在路上疾駛，路面上又有許多石塊，車座離地，足有七八尺高下，白棗兒被雪娘自車座上拋了出去，跌在地上，焉能有命？

粉面玉郎君的武功，算是極高，他陡地一呆之下，不由自主地發出了一下呼叫聲，手在車座上一按，身形已倏地離座而起！

在他離座而起的一剎間，還聽得雪娘叱道：「別理她！」雪娘不但呼喝，而且一伸手，還拉住了粉面玉郎君的衣襟，但是，由於粉面玉郎君向上拔起之勢，又快又迅疾，是以雪娘的那一抓，並未能將粉面玉郎君拔起之勢止住，只聽得「嗤」地一聲響，將粉面玉郎君的衣襟，扯下了一大幅來，而粉面玉郎君的身子，已翻至了半空。

粉面玉郎君身子一到了半空，疾翻了兩翻，他已看到，白棗兒扎手扎脚，離地已不過兩三尺了，玉郎君心裏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立時眞氣向下一沉，「砰」地一聲，他的身子，已迅速無比地自半空之中，直落了下來，落地之後，也顧不得身上的疼痛，疾滾了兩滾，滾到了白棗兒的身下，在千鈞一髮之際，將白棗兒托住了。

白棗兒被雪娘拋了下來，氣也窒住了，直到粉面玉郎君伸手抱住了她，她才摟住了玉郎君的頸子，「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粉面玉郎君也不及站起身來，仍然坐在地上，輕輕拍着白棗兒的背，柔聲道：「別哭，別哭，沒事了！」

這時，雪娘也一拉馬韁，兩匹健馬，長嘶一聲，停了下來，雪娘在車座上，轉過身來，柳眉倒豎地道：「你作甚麼？」

粉面玉郎君一挺身，站了起來，也喝道：「你作甚麼？」

雪娘看到玉郎君瞪着自己，也是滿面怒容的樣子，心中更是震怒，但是她心中雖怒，臉上反是不動聲色，倒甜甜地笑了起來道：「你怎麼啦，不想和我一起回到天香宮去了麼？」

粉面玉郎君秦深一聽，也不禁呆了一呆。

粉面玉郎君生性好色，而且他長得貌賽潘安，又善於揣摸女子的心理，言語討人喜歡，是以只要他看中了那一個女人，可以說未曾不上手的。然而，他見過的美女雖多，似雪娘那樣的尤物，却也是罕見！而且，雪娘不但美麗嬌媚，世所無雙，她還是天香宮的總管，在武林之中，有着高不可及的地位。粉面玉郎君早已想過，若是能和雪娘在一起，不但有絕色之娛，而且，再也沒有人敢對他無禮，他在武林中，可以說是唯我獨尊了，眞可以說是，人生到此，夫復何求！

所以，這時雪娘問玉郎君是不是還想跟她回天香宮去時，粉面玉郎君不禁怦然心動！

他忙也笑了笑，又拍了拍在他懷中的白棗兒，道：「你怎麼啦，忽然生那麼大的氣，白棗兒是小孩子，她懂得甚麼？」

粉面玉郎君乃是何等聰明之人，他已然從雪娘的眼光神色之中看出，雪娘拋出白棗兒，是存心將白棗兒摔死的，是以他雖然話說得委婉，但是却仍然站在原地，並不向前走去。

雪娘笑嘻嘻地望着粉面玉郎君道：「你可知道，我為甚麼會離開天香宮的？」

天香宮的威名雖盛，但是天香宮的人，絕少在江湖上走動，也是事實，粉面玉郎君自然不知道，何以天香宮的總管雪娘，忽然會出現在江湖上。

粉面玉郎君還沒有回答，雪娘已然道：「我就是為了她。」春葱也似的手指向白棗兒一指。

粉面玉郎君忙笑着問道：「你是為了找她？」

雪娘「格格」地笑了起來，她的笑聲，仍然極其動聽，可是這時，連白棗兒聽到了，在她胖胖的小臉上，也不禁現出一重驚恐的神色來。

白棗兒轉頭望了雪娘一眼，立時又將頭埋在粉面玉郎君的懷中，雪娘道：「剛才若不是你多事，事情已經了結了，現在，該你來下手了！」

粉面玉郎君一聽，不禁大吃了一驚，粉面玉郎君不是甚麼善男信女，許多正派中人，簡直將他當作下三濫，採花大盜看待，他也不是未曾殺過人，可是此際，他聽得雪娘叫他下手殺白棗兒，他却也有魂飛魄散之感，一時之間，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雪娘催促着，喝道：「怎麼啦，下手啊！」

粉面玉郎君本來只是站在原地不動，雪娘一出聲催促，他立時向後，退出了兩步。

粉面玉郎君一向後退出了兩步，雪娘笑得更是動聽，道：「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了麼？」

在那剎間，粉面玉郎君面上也不禁現出十分猶豫，十分迷惘的神色來，雖然在粉面玉郎君的身邊永遠有着艷光照人的美人兒，但是雪娘是特別與衆不同的，雪娘柔滑的嬌軀，嬌媚的風情，無不使粉面玉郎君着迷，要他驟然和雪娘分手，他這個風流種子，調情聖手，也是捨不得的。

就在他發呆之際，雪娘又柔聲道：「過來吧，別再和我鬧彆扭了！」

雪娘的那一句話，像是有極大的魔力一樣，粉面玉郎君不由自主又向前踏出了兩步，抬起頭來，望着雪娘，在月光下看來，雪娘更艷麗得令人心頭怦怦亂跳，雪

娘一直在笑着，粉面玉郎君又不由自主，向前踏出了兩步，巳經離得雪娘很近了。

也就在這時，突然之間，只見雪娘的身子，倏地凌空而起！雪娘的身形，才一拔起，粉面玉郎君便覺得一股勁風當頭壓了下來，他急忙抬頭看時，只是雪娘巳然到了自己的頭頂之上，掌影交織，如同一張網兒一樣，巳經向着他的頭頂，疾壓而下！

粉面玉郎君大吃一驚，身子向後便倒，他一倒在地上，一手抱住了白棗兒，一手按地，在刹那之間，連翻了七八個筋斗，向外翻了出去，雪娘掌勢一收，人落了下來，却未曾擊中！

以雪娘的武功而論，粉面玉郎君的身法雖快，本來也是逃不過去的。可是雪娘只想掌擊白棗兒，並不想擊中玉郎君，有這一重投鼠忌器的關係在，是以掌上稍慢了一慢，才被玉郎君逃了開去！

粉面玉郎君自然也知道自己不是以自己的功夫而逃開去的，是以他在翻出了七八個筋斗之後，站定了身子，面色青白，連聲道：「這是何苦，這是何苦！」

雪娘冷冷地笑着道：「好呀，白棗兒可眞得人緣，捨命保護他的人，又多了一個！」

粉面玉郎君聽出雪娘的口氣不善，刹那之間，像是全身浸在冰水之中，道：「雪娘，這小女娃那麼可愛，你……你怎麼下得了那樣的毒手？」

雪娘面上的笑容，漸漸消失，她的臉開始變得陰沉，道：「那是我的事，現在，要看你自己，如何取捨了！」

粉面玉郎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在那刹間，其實他的心中，巳經有了決定了！

粉面玉郎君心中的決定是：一定要保護白棗兒，寧可得罪雪娘這樣罕見的大美人。但是粉面玉郎君爲人機靈，口舌圓滑，心中巳有了決定，却並不直接地講出來，他陪着笑，道：「雪娘，我們在一起，何等快樂，何必爲了一個小女娃兒，鬧得不開心？」

雪娘笑道：「本來是嘛，你一出手，我……我就永遠是你的人了！」她在講到後來時，輕輕咬着下唇，嬌媚之態，眞叫任何男人看了，都恨不得能將她緊緊地摟在懷中，消受一番才好，粉面玉郎君更是給她引得心癢難熬，可是粉面玉郎君仍然道：「這……這我可下不了手。」

雪娘的面色，倏地一沉，厲聲喝道：「哼，原來在你看來，我還不如這黃毛丫頭！」

玉郎君道：「那是甚麼話，可是白棗兒……」

粉面玉郎君才說到這裏，雪娘皓腕一翻，手掌巳揚了起來，人也跟着直欺了過來，「呼」地一聲響，直欺向玉郎君，粉面玉郎君大吃一驚，身子急忙向後退去，身形一閃，閃到了一株大樹之後。

也就在他的身子剛剛到了大樹之後的那一刹間，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這雪娘的一掌，巳擊在大樹之上。那株大樹足有一人合抱粗細，雪娘一掌擊了上去，樹枝便發出一陣簌簌聲響來，枝葉紛落，而玉郎君也感到了一股大力傳來，「騰」地一聲，震退了一步！

粉面玉郎君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他知道，雪娘這一掌，並不是擊不中他，才擊在大樹之上的，而是可以擊中他而不擊，特地一掌拍在大樹上，好讓自己知道她的武功之高，自己萬萬不是敵手！

粉面玉郎君一想及此，忙將白棗兒放下來，指着附近的草叢，推着白棗兒，向草叢中奔去，白棗兒也十分乖巧，連跑帶奔，轉眼之間，便巳到了草叢之中，而雪娘也在這時轉過了大樹來，粉面玉郎君早巳躍起，雪娘一轉過樹來，他就從雪娘的身後，雙手一伸，輕輕摟住了雪娘的細腰，將臉埋在雪娘的頸際，輕輕吻了一口。

粉面玉郎君眞不愧是調情的聖手，雪娘被他在頸際吻了一口，便自全身酥軟，倒在他的懷中，喘着氣，頓着足，道：「冤家，那……」

粉面玉郎君也不等她再說別的，巳轉過了她的面來，吸住了她的朱唇，雪娘「伊唔」作聲，却是再也講不出話來，玉郎君將雪娘摟得更緊，雪娘也反手抱住了玉郎君，兩人一起倒跌在草地上。

白棗兒在草叢中向前奔着，脚高脚低，心中又害怕，又不敢出聲，好不容易奔出了草叢，來到路上，只見一輛馬車，疾馳而至，白棗兒一看到有人也不管是甚麼人，就「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那趕着馬車疾馳而來的，正是譚盡，顧不全和金不嫌三人，金不嫌在車廂中，看不清路上的情形，而譚盡和顧不全兩人，看到路邊的草叢之中，有一個小小的人影奔了出來，心中巳是陡地一動，可是他們還是不相信白棗兒能自己逃了出來。

及至白棗兒「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那是再無疑問之事了，譚盡立時勒住了馬，顧不全何等心急，早巳忘了他自己的一條腿不能動彈，車還未停，他巳然一縱身，向下直跳了下去。

只聽得「叭」地一聲，他老大的身軀，跌在地上，他還想一挺身，站了起來，可是急切之間，如何站得起，顧不全大聲叫着白棗兒，就在地上爬了過去。而這時，白棗兒也巳認出向前爬來的是甚麼人了，她一面哭着，一面迅速向前奔去，一大一小兩個人，轉眼之間，便巳緊緊擁在一起，顧不全抱住了白棗兒，仍然站不起來，只是在地上打着滾，譚盡也早巳竄了下來，一伏身，向前掠出了丈許，來到了顧不全的身前，伸手將白棗兒抱了起來，金不嫌也推開車門望來。

白棗兒緊緊摟住了譚盡的頸子，還在不斷地哭着，顧不全掙扎着站了起來，單足跳着，來到了譚盡的身邊，兩個大人，看到白棗兒哭得那麼傷心，心中都有說不出的難過，他們兩人，一個中了紫氣摩雲掌，只不過半個月的壽命，另一個被雪娘一指，彈斷了足少陽經，成了個廢人，然而他們却連眉頭也未曾皺一下，反倒是這時，白棗兒抽噎着，他們的眼中，倒潤濕了起來。

顧不全立時罵道：「見鬼麼，看看白棗兒是不是受了傷，何以哭成那樣！」

一言提醒了譚盡，忙將白棗兒抱離了自己的身前，仔細端詳着，只見白棗兒雪白的身子上，除了被野草割損了幾處之外，別無傷痕，兩人放下心來，白棗兒也漸

漸止住了哭聲，她又摟住了譚盡，抽噎着道：「雪娘將我抛下來，我……我……好怕！」

顧不全一聽，立時破口大罵，他罵的全是不堪入耳的粗言穢語，白棗兒自然聽不明白，而一拐一拐走過來的金不嫌則問道：「雪娘在那裏？」

譚盡替白棗兒抹着眼淚，白棗兒道：「我不知道，我……奔了過來，雪娘抛下我，是那個大哥哥抱住了我的，他又抱住了雪娘，叫我逃走！」

譚盡等三人，久歷江湖，什麼樣的古怪事未曾見過，白棗兒此際，說來無頭無腦，語焉不詳，但是他們對於事情的來龍去脈，既然早巳知道，自然也可以聽出其中的因由來，他們知道，一定是雪娘在中途，便起了殺機，是粉面玉郎君救了白棗兒，而且，現在粉面玉郎君一定是用軟功穩定了雪娘，白棗兒乃是一個小女孩，能跑出多遠，雪娘和粉面玉郎君，一定就在近處無疑。

譚盡一想到這裏，便抱着白棗兒，來到了車邊，顧不全和金不嫌便將白棗兒放在車中，道：「白棗兒，現在你知道了，有人要害你，你千萬不可再哭了！」

白棗兒睜大了眼，看來，她仍然是不明所以，但是至少她心中感到害怕，是以譚盡一說，她便止住了聲不哭，只是仍在抽噎着。

譚盡又轉過頭來，向顧、金兩人道：「你們在這裏守着白棗兒，我去看看，他們必在附近！」

顧不全忙道：「我也去！」

譚盡怒道：「你只剩了一條腿，跟去了反倒累事！」

顧不全瞪着眼，不服道：「誰說我只剩下了一條腿，我兩條腿好端端地全在，只不過有一條不聽使喚罷了！」

譚盡也不與他多爭執，只顧自己一直向前奔去，顧不全大叫一聲，向前跳出，可是他才跳出一步，便「叭達」一聲，跌倒在地。

就在這時，只聽得白棗兒叫道：「顧叔叔，我要你抱！」

白棗兒那一叫，比什麼都靈，顧不全在地上一個翻身，手按着地彈了起來，一隻脚跳着，向前跳來，白棗兒究竟是小孩，見顧不全跳得有趣，早巳破涕爲笑，咭咭咯咯，笑了起來，伸出了雙臂，撲進了顧不全的懷中，將小臉貼在顧不全的臉上，道：「我要你抱着我來跳！」

顧不全也渾然忘却了自己廢了一條腿的悲哀，抱着白棗兒，一隻脚跳了起來，逗得白棗兒笑得更是有趣，這種情形，在旁人看來，一定以爲顧不全瘋了，但是金不嫌在一旁却一點也沒有那樣的感覺，他也只是跟着笑。

却說譚盡在草叢中飛撲而出，不久，便聽見一陣異樣的喘息聲，譚盡忙伏下身，撥開草叢，向前看去。

譚盡撥開了草叢，向前一看，饒是他自詡老定，心頭也不禁怦跳了起來，他先看到粉面玉郎君的背影，玉郎君站着，正在慢慢向後退來，粉面玉郎君的雙眼，却注定在躺在地上的雪娘身上。

雪娘躺在草地上，長髮披亂，臉泛桃紅，飽滿的胸脯，正在迅速地伏着，最誘人的是她滑如凝脂，看了令人氣息爲之停滯的兩條玉腿，正活色生香，倒有一大半裸露在外！

譚盡慢慢咽下了一口唾沫，發出了「咽」地一響，以雪娘的武功而論，那一下聲音，雖然輕微，但是她一定也應該聽得到了！

可是這時，她却全然未覺，她的雙眼瞇成了一道縫，胸脯不斷起伏着，急速地喘着氣，鼻孔噏張，自她鼻孔中噴出來的彷彿是灼熱的火一樣，連粉面玉郎君正在慢慢向後退開去，她也渾然未覺。

譚盡雖然不好女色，但究竟也是成年人，自然知道這時雪娘何以會這等模樣，他心中暗罵了幾聲騷蹄子，眼看粉面玉郎越退越後，退到了他藏身之處，只有三四尺處了，譚盡在粉面玉郎君的身後，陡地站起身來，伸手一捏，巳捏住了粉面玉郎君腰際的軟穴。

譚盡的出手，實在太突然，粉面玉郎君只在注意仰躺在地上的雪娘，唯恐自己臨走，被她發覺，再也未曾提防，身後會有人進攻，軟穴一被捏住，身子一倒，便巳倒在譚盡的肩頭上，譚盡一手捏了粉面玉郎君的軟穴，一手抄起鐵葫蘆來，便待向外衝了出去。

這時候，粉面玉郎君一側頭，也看到拿住自己的，是醉而不俠譚盡，他看到譚盡還待向前衝出去，忙低聲道：「你想送死麼？還不快逃？」

譚盡本來想起雪娘只顧喘咻咻時，衝了出去，一鎚將之砸死的，但被粉面玉郎君一說，不禁氣餒，略呆了一呆，他立時想到，自己既然中了紫氣摩雲掌，遲早也是一個死，又怕得何來？

當他想到這一點，又待向外衝去之際，却聽得雪娘巳在叫道：「玉郎君！」

雪娘的聲音，銷魂蝕骨，動聽之極，但是譚盡一聽，却是心頭大震，立時身子一縮，縮進了草叢之中，一轉身，便向前疾奔而出。

他並不怕死，但是白白送死，他却也不肯，他身形起伏，疾奔到了車邊，只見顧不全滿頭大汗，還在不斷跳着，白棗兒巳笑得連氣也喘不過來。

譚盡一到，顧不全停了下來，譚盡鬆開了粉面玉郎君的軟穴，粉面玉郎君一挺身站直，立時道：「你們好大的胆子，還不快逃，你當她能在地上躺多久？」

譚盡笑着道：「那得看你的功夫如何了。」

粉面玉郎君的臉上，居然也紅了一紅，說道：「快走，上車去吧，走得越遠越好！」

他伸手將金不嫌、顧不全兩人，推進了車廂之中，和譚盡一使眼色，兩人飛身上了車座，抖起韁，揮起鞭來，車子向前疾駛而出。

這一夜，譚盡和粉面玉郎君兩人，輪流揮鞭，車子疾駛，未曾停過，一直到了天色微明時分，晨霧極濃，其中有一匹拉車的馬兒，實在吃不住，長嘶一聲，着地便跪了下去，車身也隨之一側，「砰」地一聲，撞向一旁，晨霧之中，看得分明，是撞在一個極大的石翁仲上。

粉面玉郎君一翻身，下了車，向前走了兩步，晨霧極濃，依稀間，只可以看出，那地方有許多高大的樹木，和石人石馬，像是一座古墓。

譚盡也下了馬，顧不全推開車門，白棗兒在他的懷中，沉睡未醒，金不嫌問道：「怎麼了？」

譚盡道：「馬兒奔不動了！」

粉面玉郎君已經走了回來，說道：「這裏好像是一座古墓，各位可曾到過這裏嗎？」

譚盡等三人，都在搖着頭，粉面玉郎君來到了顧不全身前，低頭望着正在沉睡的白棗兒，搖着頭，說道：「眞他媽的莫名其妙，爲了這小女娃，竟然鬧得如此狼狽！」

譚盡道：「狼狽些算什麼，我們連命都賠上了，那騷狐狸眞要害小女娃？」

粉面玉郎君點點頭，這四大高手的面上，刹那之間，都罩上了一層愁雲，因爲他們的心中都明白，如果天香宮的總管，一定要害白棗兒，那麼，以他們四人之力，是絕對保護不了的。目前，他們雖然已逃開了追踪，但是天長地久，他們有什麼方法可以逃得開雪娘的殺手？

他們都凝立着不動，一絲絲的濃霧，在他們臉上飄過，過了好一會，粉面玉郎君才道：「我看，我們還是快設法將這小女娃送到武當派去。」

金不嫌冷笑一聲道：「算了，那幾個名門正派，只是說出來好聽，我就不信他們敢和天香宮作對，他們肯像我們那樣，盡心盡力，保護白棗兒？」

金不嫌那樣一說，其餘三人的心頭又沉重了幾分，人人都一聲也不出。

霧好像越來越濃了，他們四人聚在一起，相隔極近，但是相互之間，也看不清對方的臉容，又呆了好一會，金不嫌才說道：「我們什麼地方也不去，就向天香宮走！」

顧不全道：「去送死麼？」

金不嫌道：「你知道什麼，白棗兒是自天香宮來的，未必是天香宮主人要殺她，說不定，她和天香宮主人，還有極大的淵源。」

顧不全大是不服，道：「你這不是放屁，天香宮的總管何以要殺她？」

粉面玉郎君忙道：「雪娘要殺她，不一定是天香宮主人的主意，金兄的話對了，依我看，也只有將白棗兒送回天香宮，才最安全。」

顧不全說道：「你是捨不得那個大美人！」

譚盡叱道：「別瞎夾纏，我們就算要到天香宮去，却是如何動身？天香宮在什麼地方？」

他一面說，一面向粉面玉郎君望來，顧、金兩人，也一齊瞪着粉面玉郎君，粉面玉郎君苦笑道：「她雖然說要和我一起回天香宮去，但是也未曾告訴我天香宮在何處！」

顧不全急着道：「那麼，豈不是白說了？」

譚盡想了一想，道：「白棗兒是從龍門帮帶來的，我們到龍門帮總壇去，或者可以問出一個究竟來，只不過這一趟前去，却要千萬小心！」

粉面玉郎君本不知道白棗兒是什麼來歷，這時聽說事情又和龍門帮有關，不禁大爲詫異，忙又問了個究竟。漸漸地，陽光自濃霧中透了出來，霧也漸漸地散了，他們四人才看清所在的地方，果然是好大的一座古墓，荒凉得實在可以，一匹馬已然力瘁而死，譚盡將之解了下來，只用一匹馬拉着車，緩緩地開出了那座古墓。

等到他們快要穿出那座古墓之際，粉面玉郎君和譚盡兩人，忽然看到，一個石翁仲之旁，倚着一個人，那人高冠古服，服飾很是奇異，倚在石人之旁，一動也不動。

粉面玉郎君和譚盡兩人，陡地一呆，粉面玉郎君已然大聲道：「朋友何人！」

可是那人仍然一動不動，粉面玉郎君飛身而起，到了那人身後，又是一聲大喝，那人仍是不動，粉面玉郎君伸手出去，他的手指才一碰到那人，那人身子一側，便「砰」地跌在地上，只見他面色深紫，早已僵斃多時。

一看到那人深紫色的面皮，醉而不俠譚盡，首先發出了一下顫呼聲來，粉面玉郎君、顧不全、金不嫌三人，也自呆住了出不得聲！

他們四個人，都不認識那死者是什麼人，但是却都知道，那死者是中了紫氣摩雲掌，毒發了後，死在這裏的！四人心中，尤以醉而不俠譚盡，最不是味兒，因爲他自己也中了紫氣摩雲掌，算算在十四日之後，他也要和那個人一樣了！

四個人呆立了好一會，金不嫌才緩緩吸了一口氣道：「這人是什麼路數，你們可看得出來？」

粉面玉郎君沉聲道：「看他的裝束，他倒也像是從天香宮來的。」

顧不全心急，早已俯下身去，在那人的身上，搜了一搜，未曾搜出什麼來，及至掀開了那人的衣襟，才看到他的腹際，扣着兩塊金牌，顧不全伸手將那兩塊金牌摘了下來，只見一塊較大的，正面刻着「天香宮北路使」六個字，反面刻着一個「陳」字。

而另一面較小的，正面是「令付聚雲莊主」六字，背面則是一個花押。顧不全翻弄着金牌，其餘三人，也是一齊湊過頭來觀看，一看到那個花押，四個人齊齊吃了一驚，抓住了金牌的顧不全，竟驚得一鬆手，「噹」地一聲，那塊金牌跌到了地上！

他們四人，全是武林之中，見多識廣的高人，自然一看到那花押，就已經認出，那正是天香宮主人的手跡，當年，這個花押，令得大河南北，武林中人一見到了它，誰不感到頭痛？

當下，四人互望了一眼，粉面玉郎君將金牌拾了起來道：「奇怪，聚雲莊主，和天香宮有什麼關係，何以天香宮主人要令他行事？」

譚盡吸了一口氣，說道：「照我來看，聚雲莊主，極可能也是天香宮有職守的人！」

譚盡的見識又比其餘三人廣些，三人一聽，覺得大有道理，一時之間，他們心頭，又怦怦亂跳了起來。他們要到天香宮

去，但不知天香宮在何處，就算照他們原來的計議，到龍門帮去，龍門帮中的人，知道天香宮所在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

但如果聚雲莊主，是天香宮中的人，那麼，只要一到聚雲莊，自然就可以分曉了！

而聚雲莊在河北大大有名，河北兩莊，武林之中，無人不知，一個是金不嫌多多益善的聚寶莊，一個就是雲中雙鶴的聚雲莊了！

四人當下也不再說什麼，合力搬了幾塊大石，將那人的屍體掩好，立時就上了車。

他們四人上了車，由粉面玉郎君來趕車，一直向前駛去，不久，便上了官道，他們唯恐被雪娘發覺他們的行踪，是以白天不敢趕路，在一家小客店中躲着，到了晚上，才敢連夜趕路，一連兩天，皆是如此。

他們四個人，一個廢了一條腿，一個死期越來越近，一個內傷極重，只有粉面玉郎君一人，總算沒有事，但是他是出了名的玉郎君一日沒有女人相陪，便覺得片刻難過。可是這兩天來，他們晚上趕路，白天住在客店之中，却是其樂融融，笑聲不絕，自然那是因爲有白棗兒和他們在一起的緣故。

有白棗兒和他們在一起，將死的可以忘死，已傷的也忘了自己負傷，和白棗兒說說笑笑，聽白棗兒發着似是而非的議論，眞足以令人開懷。

兩天下來，白棗兒雖然說不出天香宮之中的什麼秘密來，但是他們四人，越聽越覺得白棗兒在天香宮中，身份十分奇特，彷彿她在天香宮中，要什麼就有什麼，絕不會有人違反她的話一樣！

但是，何以天香宮的總管，却又要趕着殺她，四人眞是百思不得其解，看來，若是不到天香宮的話，這個謎也着實不容易解開了！

第二天，算算離聚雲莊已然很近了，是以下午時分，他們便離了客店，一輛馬車，在道上疾馳，又馳過了一座鎭甸，在天色黃昏時分，只見官道之旁，有一條筆也似直的大道。

那大道的兩旁，都是合抱粗細的大榆樹，每隔丈許一棵，一直通向前去，已可以看到大道盡頭處，聚雲莊的高高低低的房舍了。

粉面玉郎君揮着鞭，車子轉進了那條大道，才馳出了十來丈，便看到七八個人，一身勁裝，迎面而來，貼着他們的車子馳過，馬上的人，都回頭來打量那輛車子，面上也頗有訝異的神色。

那七八個人，自然是聚雲莊上的高手，粉面玉郎君也未及和他們打招呼，馬就馳過去了，再向前去，只見三五成羣的莊丁，來來往往。

直駛到了大門口，只見聚雲莊的大門，高及兩丈，氣派非凡，在大門的兩角，兩隻金鑄的仙鶴，都作振翅欲飛之狀，看來栩栩如生。

馬車一到了大門之前，粉面玉郎君勒定了馬，立時有八名莊丁，迎了上來，那八名莊丁，一式黑色勁裝，跨着腰刀，其中一個道：「何方朋友，請通姓名！」

那八個莊丁，步伐一致，開口的那人，更是中氣充沛，可知他們雖作莊丁打扮，但其實一定是莊中的高手。這時，坐在車座上的譚盡和粉面玉郎君兩人，兩人一俊一醜，一個氣宇軒昂，一個神情猥瑣，看來實是十分惹眼，那莊丁一問，譚盡先道：「醉而不俠譚盡！」

粉面玉郎君接着道：「粉面玉郎君秦深！」接着，車簾一掀，顧不全探出頭來，大聲道：「義無反顧顧不全！」

金不嫌則拱了拱手道：「金不嫌多多益善！」

一聽得這四個人自報名頭，那八名莊丁，不禁一起皺緊了眉頭，需知這俠、義、金、粉四個人，酒色財氣，實在不是什麼正派人物，是以任何人聽了，心中總不免打上一個突的。可是，偏偏就在這時，白棗兒也從車中，鑽出一個頭來，大聲道：「我叫白棗兒！」

白棗兒也學着四個高手，自報名頭，這一來，却將那八名莊丁全都逗樂了，那爲首的那個拱手道：「四位前來，有何指敎？」

譚盡道：「我們有要緊的事要見雲中雙鶴！」

那爲首的莊丁笑着，態度不亢不卑道：「四位與敝莊向無往來，只怕兩位莊主不會接見！」

那爲首的莊丁這樣說法，自然有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意，若是換了平時，就算別人忍得，火撩毛脾氣的顧不全，一定也已大怒、可是此際，他們乃是有爲而來，絕不想和人家動手，是以顧不全也忍住了沒有出聲，粉面玉郎君笑嘻嘻地道：「我們有一件東西，閣下拿去給雲中雙鶴一看，他就會見我們了！」

粉面玉郎君一面說，一面自懷中摸出了那面金牌來，金牌的外面，用一方絲帕包着，那一方絲帕，也不知是哪一個美人兒給他的東西，綉着鴛鴦戲水，還香噴噴地，他一揚手將金牌拋向那爲首的莊丁，那莊丁一伸手，接在手中，又不禁皺了皺眉。

他也不知那手帕中包的是什麼，只得道：「四位請稍待，等我去通報！」

白棗兒仰着頭，問金不嫌道：「我們明明是五個人，他怎麼只說四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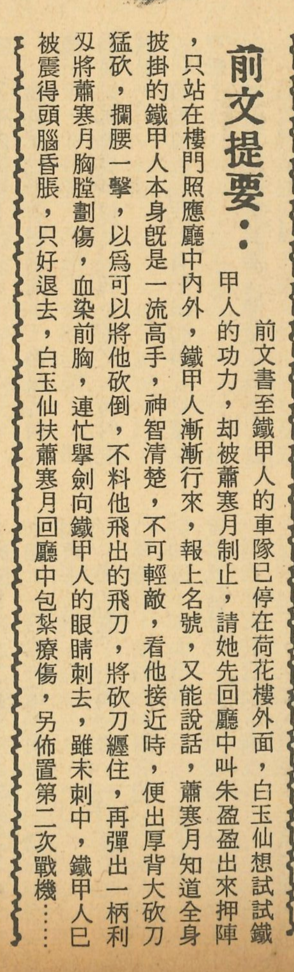
金不嫌哈哈大笑，說道：「是啊，他敢瞧不起鼎鼎大名的白棗兒，那眞是該打呀！」

在門口的其餘莊丁，又一起笑了起來，那莊丁去了之後不久，就急急奔了出來，道：「四位快請，兩位莊主急於與四位相會！」

那名莊丁一面叫着，一面奔了出來，已揮着手，令衆人大開莊門，粉面玉郎君早知道，那面金牌一進去，雲中雙鶴一定會接見自己的，是以揮起馬鞭，一聲吆喝，馬車便向前直駛了進去。

駛出了十來丈，經過了一個廣場，眼前是一座巍峨的巨宅，只見兩個一身灰衣，身形瘦長的中年人，正大步迎出來，這兩個中年人，便是大河以北，鼎鼎大名的武林高手，雲中雙鶴，雲氏兄弟，雲起剛，雲起强了。

（未完．四）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鐵甲人的車隊已停在荷花樓外面，白玉仙想試試鐵甲人的功力，却被蕭寒月制止，請她先回廳中叫朱盈盈出來押陣，只站在樓門照應廳中內外，鐵甲人漸漸行來，報上名號，又能說話，蕭寒月知道全身披掛的鐵甲人本身既是一流高手，神智清楚，不可輕敵，看他接近時，便出厚背大砍刀猛砍，攔腰一擊，以爲可以將他砍倒，不料他飛出的飛刀，將砍刀纏住，再彈出一柄利刄將蕭寒月胸膛劃傷，血染前胸，連忙舉劍向鐵甲人的眼睛刺去，雖未刺中，鐵甲人已被震得頭腦昏脹，只好退去，白玉仙扶蕭寒月回廳中包紮療傷，另佈置第二次戰機……

敵方弱點被窺破　攻其無備奏奇功

但聞閑雲大師高喧一聲佛號，道：「施主雖然身披鐵甲，但良心仍在，當眞就不能分辨善惡麼？」

蕭寒月緩緩站起身，接道：「白姑娘，咱們也去看看吧！」

白玉仙道：「閑雲大師，再加向中天、聞百奇兩個高手相助，何況還有朱姑娘從旁幫忙，我看你還是坐息一會吧。」

蕭寒月道：「得姑娘敷藥之後，在下已覺得不妨事了。」

突然放低了聲音，道：「白姑娘，鐵甲人雙目外露，是他們缺點之一，而且，眼睛四週的鐵甲也可能薄了一些，姑娘對敵之時，可以對他們的兩眼週圍下手。」

白玉仙笑道：「我一直被鐵甲人的威勢嚇住，今見蕭兄竟然擊敗一個鐵甲人，使我存在心中的畏懼之感大爲消退，再找出了他們的弱點，鐵甲人就不足爲懼了……」

突然，但聞鏘然一聲大震，傳了過來。

蕭寒月心中大急，一跨步，人已到大廳之外。

白玉仙緊隨着躍出大廳。

其實，向中天、聞百奇都已行至廳外。

這時，閑雲大師和鐵甲人已動上了手。

剛才，那一聲鏘然大震，正是閑雲大師手中的長槍，當作禪杖施用，一招「雪花蓋頂」擊在鐵甲人的頭上。

不知他是閃避不開呢，還是故意賣弄？閑雲大師一槍竟然擊中。

但那鐵甲人竟然絲毫也沒損傷，舉步直向閑雲大師逼來。

閑雲大師手中的長槍亦是純鐵打造，一擊之下，槍桿彎曲。

閑雲大師亦覺着虎口發麻，心中暗暗吃驚，急急後退三步，一槍刺出。

那鐵甲人左手一揮，架開鐵槍，右手一伸，一拳直搗過來。

閑雲大師手中鐵槍長逾七尺，一槍刺出，仍然和那鐵甲人保持了相當的距離。

面對着這等江湖上從未遇過的人物，這位空門高人，也提高了警覺，一槍刺出，人也同時運氣護身，身上的僧袍突然鼓了起來。

但見那鐵甲人搗出的右拳，忽然長伸而出，擊在了閑雲大師的前胸之上。

原來，那右拳由肘間突然切斷射出，發出之力，再加上彈出鐵拳機簧力量，十分強大，閑雲大師雖然早已運氣戒備，仍然被這一拳搗中了前胸，鼓脹的僧袍，竟被擊穿了一個大洞，人也被一拳震退了三步。

好凌厲的一擊。

那飛出的鐵拳，有四條鋼鍊御接，擊中了閑雲大師之後，立刻又收了回去。

這鐵甲構造奇巧，已不是單純的護身之用，而是具有了强大殺傷高手的力量。

向中天一躍而出，揮動狼牙棒，橫掃了過來。

他這一擊倒非志在傷敵，而是要阻止那鐵甲人再趁勢攻襲。

聞百奇雙刀飛舞，攔在了閑雲大師身前，道：「大和尚，傷到沒有？」

閑雲大師長長吁一口氣，道：「這鐵甲人果然厲害，幸得老衲不敢托大，早有防備，多承關懷，老衲還支撑得住。」

這一記鐵拳，幾乎打散了閑雲大師的護身眞氣。

聞百奇這時收住了雙刀，說道：「大師！請退後先調息吧，由在下和向兄聯手合力去對付……」

閑雲吁一口氣，道：「老衲還可以再戰。」

鐵槍一抖，刺出三槍。

三槍快如閃電，但聞錚錚錚三聲金鐵交鳴，全都刺中了那鐵甲人的前胸之上。

鐵甲人的攻勢被這三槍阻止，未再向前逼近，但這三槍卻也無法傷到鐵甲人。

閑雲大師暗暗歎息一聲，道：「訓練這樣匪夷所思的殺手，實在不易對付，看來如沒有特別鋒利的寶刄，對付這鐵甲當眞是困難異常了。」

朱盈盈站在廳門中處，早已蓄勢待發，但因向中天、聞百奇、閑雲大師一直擋在鐵甲人的身前，她不敢發出「銀月飛霜」，唯恐傷害到自己人。

向中天掃出一棒未中，突然又向前踏出一步，雙手揮動狼牙棒，平擊出一招「橫掃千軍」來。

這時，那鐵甲人吃閑雲大師刺中三槍，表面看去，雖然未受到傷害，但閑雲大師功力深厚，槍上內勁極强，三槍連擊，鐵槍槍尖折斷，但那鐵甲人也被槍上力道震的內腑中氣血翻動，一時間無法反擊。

向中天一棒橫掃，接運而來，這一棒力道的猛强，帶起了强烈的呼嘯之聲。

那鐵甲人右臂突然屈肘一橫，迎向狼牙棒，口中發出一聲咕的大叫，左手一抬，反擊向中天。

只聽一聲金鐵大震，閃出一片火星，那鐵甲人被一棒擊得橫移兩步。

向中天也被震得虎口發麻，棒上的狼牙折斷了一片。

鐵甲人距離向中天很近，也被他這一棒擊得退了兩步，左臂已無法夠到向中天，但卻不料那揚起的左臂中，突然飛出一道寒芒，疾如閃電一般。

向中天吃了一驚，閃避已自不及，急的一

縮身子，避開了前胸要害，寒芒射中左肩，洞穿而出。

聞百奇右手鬼頭刀一式「手揮五弦」劈向鐵甲人，左手鬼頭刀斬向寒芒。

閑雲大師目光銳利，已看場出中形勢，那射中向中天的寒芒，是一種特製的飛刀，有一道銀綫連在那鐵甲人的左手之上，上面還有倒鈎，鐵甲人只要一收，向中天的這條左臂不廢去，也將痛苦難當，如果聞百奇這一刀斬中連在飛刀上的銀綫，同樣會帶給向中天無比的痛苦，心中大急，鐵槍一抬，架住聞百奇的鬼頭刀，道：「不可造次！」左手持槍，右手抓住了繫連飛刀的銀綫。

聞百奇大喝一聲，全力揮舞雙刀，擋住了那鐵甲人。

雙刀和鐵甲擊撞，响起了不絕於耳的金鐵交鳴之聲。

蕭寒月急奔而去，目光一掠場中形勢，低聲道：「大師……」右手長劍一揮，已切向銀綫。

原來那銀綫極細，閑雲大師一手抓住，鐵甲人正全力收綫，兩方角力，銀綫已勒入了閑雲大師的肌膚之內。



為了保護向中天一條左臂，這位悲天憫人的佛門高僧寧可廢了一隻右手。

他雖然禪功精深，但銀綫勁力極强，刀劍難斷，閑雲纏在右腕上，在那鐵甲人力收之下，細索已勒入肉中。

蕭寒月那一劍竟然未能斬斷細索。

但他反應奇快，立刻大聲叫道：「盈盈快來！」

朱盈盈應聲而至，道：「什麼事啊？」

「快！用『銀月飛霜』斬斷細索。」

事實上，朱盈盈也看出了蕭寒月叫她的目的，蕭寒月一開口，朱盈盈已握着「銀月飛霜」一斬了下去。

落刀的地方，就是剛才蕭寒月揮劍切斬之處，也是閑雲大師和鐵甲人爭持不放的細索之間。

果然是鋒利無匹的寶刀，寒鋒過處，細索應手而斷。

閑雲大師輕輕吁一口氣，道：「如此强韌的細索，謝謝女施主了。」

朱盈盈微微一笑，却不知如何回答。

蕭寒月要她帮忙，果然一舉間，就解決了蕭寒月的難題。

閑雲大師的右手，已被細索勒破，流出血來，如若雙手再爭下去，閑雲大師這條右手，



恐怕會生生的被勒斷。

那細索比髮絲粗不了多少，有如刀刃，閑雲大師功力再深厚，也無法用血肉之軀，在鐵甲人力收之下，支持太久的。

但他一鬆手，向中天被洞穿的左肩，勢必為飛刀上的刀鈎帶動筋骨，身受重創。

目睹「銀月飛霜」這般的鋒利，蕭寒月心中一動，低聲道：「也許妳手中的兵刃，正是那刀槍難入的鐵甲剋星。」

朱盈盈道：「可要出手試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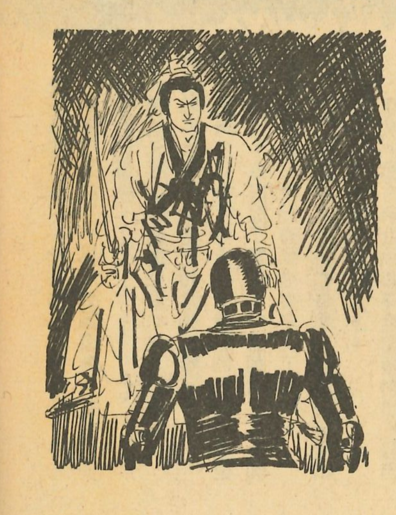
蕭寒月道：「我去替聞老前輩下來，妳再施展『銀月飛霜』。」

朱盈盈點點頭。

這時，聞百奇已在鐵甲人猛烈攻勢之下，支持不住，手中兩把厚背薄刃的鬼頭刀，刄面都已倒捲過來。

閑雲大師和那鐵甲人正在爭持之際，鐵甲人只能一隻右手對付他聞百奇，雙方之間還可暫時維持一個不敗不勝的局面，現在，鐵甲人雙手齊攻，聞百奇已被迫得連連倒退。

想一想，縱有高深的武功，精妙的招數，也是無法對付鐵甲人的，他身上鐵甲堅厚，你一刀斬過去，他理也不理，却揮拳攻出，而且，每一拳都如鐵錘擂岩一般，力逾千斤。



只聽一聲金鐵震响，聞百奇左手的鬼頭刀已被鐵甲人一拳擊落。

此刻，聞百奇眞正領略到了這些鐵甲人的厲害，二先生已訓練成了這些厲害殺手，難怪聞百奇在二先生心中的份量，日漸低減了。

蕭寒月飛身而上，來的正是時候，鐵甲人正準備施下毒手，殺了聞百奇。

揮動長劍，一下子擊中了鐵甲人的左眼，雖然沒有把鐵甲人左眼刺傷，但却迫得鐵甲人疾退了兩步。

蕭寒月終於發現了一個秘密，這鐵甲人眼睛附近的鐵甲，最是單薄，也是他們最大的弱點。

所以，蕭寒月手中長劍的攻勢，就集中對付鐵甲人的雙目之上。

但見寒光閃動，蕭寒月一連三劍，都刺在了那鐵甲人雙目之上。

果然，功效立見，那鐵甲人被迫得連連後退。

只可惜，這個秘密雖然已被蕭寒月發現了，但別人却無法施用。

因為，當今武林之中，除了劍帝和蕭寒月之外，誰又能刺出如此快速的劍招，何况，那鐵甲人雙手揮動，防守極嚴，想要衝破兩隻鐵拳的防護範圍之內，談何容易。

但蕭寒月的快劍可以。

鐵甲人雖被蕭寒月找出了弱點，封住了他的攻勢，但仍無法傷得了他。

朱盈盈發出了「銀月飛霜」。

寒芒轉動，有如輪月，飛射而至。

鐵甲人有一個最大的缺點，那就是閃避不够靈活，眼看寒芒飛旋而至，舉起左臂封擋過去。

一聲輕微的金鐵交鳴，鐵甲人一條左臂，由肘間生生切斷。

鮮血湧出，鐵甲人才感覺到一陣劇痛，大喝一聲，轉頭而去。

朱盈盈如若再發一次「銀月飛霜」，也許能取得那鐵甲人的性命，但她却在收回寶刀後，楞在當地。

聞百奇伏身檢起了一截鐵臂，取出斷手。

這時，白玉仙已經把向中天扶入廳中來，但却無法取下他透穿左肩的飛刀。

原來，那飛刀尖端處有一個倒鈎，另一面却有一個圓形鐵柄。

想取下飛刀，實要大費週折。

白玉仙想到了朱姑娘手中的銀月飛霜，既然能一下子斬斷了那鐵甲人的鐵臂，切去飛刀，應非難事，急急奔出廳外，一把拉着朱盈盈，道：「來，帮我一個忙。」

「銀月飛霜」果然是一柄寶刀利器，朱盈盈潛運內力斬下，很輕易的就斷了那柄長刀。

向中天目光一掠白玉仙和朱盈盈，輕輕歎息一聲，欲言又止。

白玉仙一面替向中天敷藥包紮，一面低聲說道：「向老前輩，好好的休息一下！你的傷勢雖然不重，但鐵甲人受到重創，二先生怕會惱羞成怒，不知道還會耍出什麼花樣了？」

向中天苦笑道：「如非朱姑娘寶刀鋒利，



只怕老朽這條左臂非得報廢不可。」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眞想不到啊！這嫈小小的七首，竟有如此妙用。」

她出身帝王之家，人生得嬌美，嘴巴又甜，極受皇伯、皇叔的寵愛，出入禁宮、寶庫，確見過無數的寶藏。這把寶刄的厲害，在她而言，實不算什麼貴重之物，但它鋒利無匹，在江湖之上，却是大為有用之物。

她忽然想到了父親的慈愛，給了她這把寶刀，一方藩王的才智，果非常人能及。

這時，蕭寒月、閑雲大師都已行入廳中。

蕭寒月道：「白姑娘，二先生下一步會如何對付我們？」

白玉仙道：「我不知道他會再耍出什麼手段，不過，我知道他不會就此罷休。」

閑雲大師低喧一聲佛號，道：「咱們正要深入鍾山去秘谷救人……」

白玉仙接道：「只可惜，咱們受傷的人太多，一時之間，恐怕是很難離得開了。」

蕭寒月說道：「此地石樓堅固，易守難攻，在下和二先生一決高下，倒不失是一處好戰場？」

白玉仙道：「蕭兄豪氣干雲，但不知傷勢如何？」

蕭寒月道：「得姑娘靈藥療治。在下的傷勢已好了大半，適才和强敵動手，傷口未裂，足為證明了。」

閑雲大師看看手上被勒成一道紅痕，道：「貧僧完全沒有傷損。」

白玉仙低聲道：「唐明、常九，雖然傷勢不輕，一旦拚命時，還可出手，向前輩若能服食藥物，休息半日，仗憑深厚功力，當可行動無碍，唯獨陳抱山傷勢奇重，沒十日半月的養息，很難行動。」

蕭寒月道：「如非姑娘身懷靈藥，只怕我等都很難復元的如此之快。」

白玉仙道：「小妹確收了不少保命的丹散，只可惜現在已所餘無多，諸位對敵之時，還望多多保重。」

閑雲大師說道：「但秘谷救人，也不宜拖延下去，晚去一日，就可能多一位武林高手遭殃。」

白玉仙沉吟一陣，道：「只可惜咱們人手單薄，如若是兵分兩路，實力分散，只怕很難應付二先生的攻勢。」

常九突然開口說道：「如能通知王總捕頭一聲，由他率領大隊人馬到此，即可輕易的救咱們出去了……」

蕭寒月接道：「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白玉仙接道：「誰去呢？」

「我……」蕭寒月微微一笑，說道：「在下如見得王總捕頭，相信他會立刻帶人趕來解圍。」

朱盈盈道：「那些捕快、軍兵，如何和諸位這等高手相比，只怕調他們過來，也無甚大用……」

白玉仙道：「這個妹妹可以放心，天下再厲害的强盜，只要有一步路走，都不會和官兵捕快動手，大概這就是邪不勝正了，只要王總捕頭率一隊兵馬趕來，二先生佈守的人手，定然會立刻撤退。」

蕭寒月道：「在下立刻動身。」

白玉仙道：「假如我的判斷不錯，我相信二先生已在這週圍佈下了重重陷阱，蕭兄縱然武功高强，只怕也難越雷池一步。」

蕭寒月冷笑一聲，道：「在下不願殺人，但他們如是逼得太急了，在下也只好大開殺戒了。」

白玉仙道：「如若那些陷阱，只是派人防守，以蕭兄的快劍，我相信你能闖得出去，但如他們另有埋伏，那就很難說了。」

常九接道：「白姑娘說的不錯，可惜我常九傷勢未癒，無法陪你一起去了。」

朱盈盈道：「我陪蕭大哥去吧。」

白玉仙道：「江湖上的險詐，妹妹又知道多少，就算有妳陪着，只怕也一樣會中人暗算的。」

朱盈盈沉吟一陣，道：「白姊姊精明多智，何不陪同蕭大哥一行？」

白玉仙道：「我不能去……」

朱盈盈奇道：「為什麼？」

（未完．四十八）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這神秘人言談怪異，行動詭秘，摸不着頭腦，見對自己沒有惡意，要收爲入門弟子，便樂意拜他爲師，神秘人雖然狂妄，但對岳小玉似是諄諄善誘，認爲岳小玉是練武的好材料，敎導他如何闖江湖，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和錯誤的做法一一解釋，將自己穿的北天山銀蠶織成的軟甲贈送給岳小玉，發現他懷裏藏有一本郭冷魂的「可勝則勝譜」秘笈，叫他好好收藏，避免被人搶奪。岳小玉雖然知道神秘人的一番好意，但對他的說話，實在無法理解，神秘人最後叫他去找許不醉，並帶一塊銅牌、一叠銀票，一部武功秘笈，便知道他的來意了……

遵師囑送物　硬闖百鳥林

岳小玉道：「武林公主看見他，一定是很高興了？」

神秘人道：「武林公主自然是很高興，但許不醉却緊繃着臉對她說：『妳爲甚麼無緣無故送酒給我？』武林公主無言以對，老許接着又說了許多似醉非醉的說話，結果弄得武林公主放聲大哭。」

岳小玉皺眉，道：「這未免是太過份了。」

神秘人道：「當時，爲師也在一旁暗中窺看，越看越是怒火中燒，差點沒有上前把他痛毆一頓。」

岳小玉道：「後來呢？」

神秘人道：「後來有趣萬分。」

岳小玉奇道：「怎麼忽然又變得有趣起來了？」

神秘人道：「原來老許此人，就算醉得一塌糊塗，他的心腸還是軟弱得很的，當他看見武林公主哭個不亦樂乎的時候，整個人就好像是忽然完全清醒過來。」

岳小玉道：「他怎樣了？」

神秘人道：「他做了很多古怪奇特的動作，又說了許多連我也從未聽聞過的奇人異事。」

岳小玉道：「武林公主是不是始終原諒了他？」

神秘人道：「不要說是武林公主，就連爲師也聽得爲之忍俊不禁，滿腔怒火頓時化爲烏有。」

岳小玉道：「這倒是一種很特別的本領，居然可以使一個哭鬧中的女人轉怒爲喜。」

神秘人道：「自從那時候開始，老許和武林公主就成爲了知己。」

岳小玉讚嘆道：「這故事眞美。」

神秘人又嘆道：「但後來却不怎麼美了。」

岳小玉一怔：「他們出了事？」

神秘人道：「武林公主要嫁了，那是武林皇帝的命令，她無法抗拒。」

岳小玉道：「她嫁給了誰？」

神秘人說道：「是一個從波斯來的商人。」

岳小玉怒道：「爲甚麼有千千萬萬的漢人不嫁，却要嫁給一個從波斯來的狗崽子？」

神秘人嘆氣道：「因爲那波斯人帶來了八箱珠寶，還有一柄鑲滿了貓眼石的寶刀。」

岳小玉怒意更甚：「就是爲了這些臭東西，武林皇帝出賣了自己的女兒。」

神秘人點點頭，黯然的道：「正是這樣。」

岳小玉的眼睛忽然變得一片殷紅，恨聲道：「這還算甚麼武林皇帝？這種父親簡直連豬狗也不如！」

神秘人嘆了口氣，道：「可惜的是，人間有不少這種父親，這些人不管貧或富，他們都會爲了自己的慾念，而把女兒當作是貨物一般賣掉！」

岳小玉長長的吸了口氣，沉默了好久才道：「許前輩，一定很傷心了。」

神秘人道：「我不知道。」

岳小玉道：「你和他是好朋友，怎會不知道？」

神秘人道：「他不是爲師的好朋友，是爲師的死對頭。」

岳小玉道：「不管怎樣，你是最瞭解他的。」

神秘人道：「有時候，我也會認爲自己是世間上最瞭解他的人，但有時候，我又好像根本完全不瞭解他，甚至彷彿覺得老許是一個陌生人。」

岳小玉道：「這可矛盾之極。」

神秘人道：「但不管怎樣，爲師信賴他，就算他天天大醉，爲師還是願意把一

切交付到老許的手上。」

岳小玉心中不由嘀咕：「但願你一注沒有押錯，否則，小岳子可就完了。」

神秘人仰望天色，道：「你現在最好是甚麼都不要想，先行好好的睡一覺，到了明天才啓程罷。」

岳小玉點點頭，道：「徒兒遵命。」

雖然在荒野之地，但岳小玉果然很聽話，首先找到了一塊平滑的大石，然後就躺在石上睡覺。

初時，他也以爲自己很難睡得着了，但不知如何，他只是躺在大石上片刻，接着就沉沉地墮進了夢鄉。

他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他夢見了龍神廟裏的龍神老爺。

從前，他一直認爲龍神老爺只是個木偶像，但在這個夢裏，龍神老爺却很活躍，既會說笑，又會擠眉弄眼，做出很多令人捧腹大笑的動作。

岳小玉不禁笑了，大笑。

但就在他笑得最愉快的時候，龍神老爺突然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同時罵道：「你的好朋友全都在苦難之中，還有甚麼事情值得開懷大笑？」

岳小玉呆住，然後就看見了滿身傷痕的金德寶，又看見了正在奄奄一息的郭大哥。

他要撲上前，但霎眼間這兩個人都不見了，倒是兇相畢呈的萬絕頭陀獰笑着飛奔過來。

岳小玉大吃一驚，想要躲避，但這個惡頭陀粗大的手已揑着了他的脖子。

他更吃驚了，但也就在這個時候，地上突然裂開了一個大洞，一條三頭怪蛇從洞裏飛竄上來，一下子就把萬絕頭陀拖走了。

岳小玉鬆了一口氣，才稍爲定了定神，又見一個人揮舞着一柄古怪的刀衝了過來。

那是趙王爺！

趙王爺不是早巳經死了嗎？但這時候，岳小玉又再看見了他，還聽見他不斷的在呼喊着：「假的，假的，這玉山羊是假的。」他的叫聲十分凄厲，彷彿從一個極遙遠極遙遠的地方傳來。

岳小玉見了，心中不忍，便說：「你弄錯了，玉山羊是眞的，是眞的！」

趙王爺聽見岳小玉這樣說，立刻就不再叫喊，臉上的神情還變得很安詳，很滿足。

但接着，岳小玉却給人用粗大的繩索縛了起來。

縛住了岳小玉的，是尤婆婆的師侄，那個叫「業兒」的錦衣少年。

錦衣少年縛住了他之後，就用一把劍指着他的咽喉，同時喝道：「小雜種，你投降不投降？」

岳小玉大怒，叫道：「不投降，不投降，你有種的話就一劍殺死我！」

錦衣少年大笑，道：「本少爺現在要殺你，簡直是易如反掌，但這樣太便宜了你，我要你受盡折磨，讓你變得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看看小師妹以後還會不會再瞧你一眼！」

岳小玉看見劍鋒不斷在自己眼前幌來幌去，但他還是絕不屈服，依然向那錦衣

少年破口大罵。

錦衣少年生氣極了，突然劍尖向前一送。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一條婀娜多姿的影子飄了過來，毫不遲疑地擋在岳小玉的面前。

那是穆盈盈。

她來了，在這最要命的時候來了。

岳小玉呆住，錦衣少年也呆住，他們都巳看見無情的劍刄巳穿過了她的胸膛。

「穆姊姊，穆姊姊！」岳小玉驚駭極了，簡直比看見自己中劍還要驚駭千萬倍似的。

穆盈盈終於回眸，向他輕輕一笑。

這一笑，是那麼美，又是那麼淒然。

這時候，岳小玉突然奮起全身力量，把身上的繩索寸寸震裂。

他不顧一切地緊抱着穆姊姊，他要永遠永遠這樣地緊抱着她。

但忽然間，穆姊姊變成了一隻粉藍色的蝴蝶，她拍動着翅膀，從岳小玉的懷裏輕盈地飛了出去。

然後，他就看見了一道燦爛的金光。

金光很刺目，他再也看不見穆姊姊，也看不見那隻粉藍色的蝴蝶……

× × ×

金光就是陽光，黎明終於又再來臨。

岳小玉揉了揉眼睛，還想再去追尋那一隻粉藍色的蝴蝶。

那隻蝴蝶當然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能够看見的，只有師父。

那個神秘的師父就站在他身邊，臉上掛着一種極曖昧的神情。

「師父，你早。」岳小玉深深的吸了口氣。

神秘人笑了笑，神情却變得怪異：「你在夢裏看見穆盈盈了？」

岳小玉一呆，道：「你怎會知道？」

神秘人說：「因爲剛才你還在叫着：『穆姊姊，穆姊姊！』」

岳小玉面上一紅，說道：「徒兒知錯了。」

神秘人不斷地搖頭，道：「你有甚麼錯了？何況這只不過是做夢。」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我也許是個傻子，所以連做的夢也很傻。」

神秘人道：「做人太正經巳是大錯，若連做夢也要行規步矩，倒不如早點去上吊。」

岳小玉不禁由衷地說：「師父，你太好了，我從來也沒想到世間上會有這樣的人存在。」

神秘人道：「爲師不算好，比爲師更好的人還多着哩，就像許不醉，他就是一個好得令人噴飯的大好人。」

岳小玉怔了怔，神秘人又道：「你現在開始，你我要分道揚鑣啦。」

岳小玉道：「師父要往那兒去？」

神秘人道：「西北方。」

岳小玉道：「徒兒又該怎樣走？」

神秘人道：「向正東進發，到了九十里外，隨便問誰都會告訴你公主軒在甚麼地方？」

岳小玉道：「許前輩是個怎樣的人？徒兒可沒見過他。」

神秘人道：「老許面龐略圓，眼略浮腫，身材略胖，但最重要的還是最後一點，他永遠都是滿身酒氣。」

岳小玉道：「徒兒記得了。」

神秘人道：「只要你見到了老許，甚麼事情都不用害怕，有我這一包東西，他會照顧你一輩子。」

岳小玉道：「徒兒會照顧自已的。」

神秘人道：「你要緊記着，爲師一天不回來，許不醉的說話，也就等如是爲師的說話。」

岳小玉眉頭一皺，「他若在酩酊大醉的時候，徒兒又該怎辦？」

神秘人道：「仍然應該聽他的說話，因爲就算他醉得連頭也抬不起來，他對事情的判斷往往還是十分正確的。」

岳小玉吸一口氣，道：「這人眞的這麼厲害？」

神秘人道：「當然厲害極了，否則又怎配做爲師的死對頭。」

岳小玉皺眉道：「你們怎麼成爲死對頭的？」

神秘人嘆了口氣，道：「這個說來可話長了，但若簡單的一點說，大概是因爲他不肯聽我的說話，而我又不肯聽他的醉話，所以只要咱們一碰頭，就算初時談得興高采烈，萬二分的投契，但最後還是要爭吵得面紅耳熱，不歡而散的！」

岳小玉微微一笑：「這種事，原本就稀鬆平常的緊，總要沒打起來就是了。」

神秘人哼的一聲，道：「他怎麼敢動手？」

岳小玉道：「是他武功不如你，他打不過師父嗎？」

神秘人道：「這可不關武功的高下，而是我欠下他不少銀子，倘若失手把我打死了，這筆債他就永遠討不回來啦。」

岳小玉一怔，「師父欠下許前輩許多銀子嗎？」

神秘人眨了眨眼，道：「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總共是九萬六千三百二十五兩一錢七分四。」

岳小玉又再怔怔，「師父怎會欠他這許多銀子？」

神秘人道：「是賭債。」

岳小玉又再問道：「只是你們兩個人賭？」

神秘人說道：「當然只是咱們兩個人賭。」

岳小玉道：「你們怎麼賭法？」

神秘人道：「甚麼都賭，有一次，咱們在街上看見一隻狗，於是，咱們又賭起來了。」

岳小玉奇道：「在街上看見一隻狗，這種事實在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又怎能作爲賭博？」

神秘人道：「怎麼賭不得？而且還可以賭三次之多哩。」

岳小玉越聽越是稀奇，道：「師父與許前輩怎樣賭法？」

神秘人笑了笑，道：「首先，咱們先賭一賭，這頭狗的身上有沒有虱子。」

岳小玉道：「若由徒兒來賭，就一定賭牠身上有虱子。」

神秘人道：「爲師也是這樣賭法，結果贏了。」

岳小玉道：「這麼說，許前輩賭得似

乎並不怎麼精明，街上的狗，又怎會身上乾淨得連一隻虱子也沒有？」

神秘人道：「接着，咱們又賭一賭，這條狗有幾斤，我猜二十五斤，但許不醉却說牠足足有二百斤重。」

岳小玉差點沒跳了起來：「荒謬絕倫！狗又怎會有兩百斤重？除非那是一條大母豬！」

神秘人笑了笑，道：「但他不服氣，一定要秤一秤，還要跟我賭一賭。」

岳小玉道：「結果怎樣？」

神秘人說道：「爲師法眼無差，一秤之下，該犬不多不少，恰好是二十五斤無零！」

岳小玉道：「那麼師父又贏了？」

神秘人道：「當然是又贏了。」

岳小玉道：「後來又怎樣？」

神秘人道：「老許連輸兩次，不禁大是恚怒，便說：『此狗狗屁不通，又瘦又有虱子，留來何用？』說罷，一掌拍在狗頭之上，那狗立刻就一命嗚呼了。」

岳小玉嘆道：「這狗眞可憐。」

神秘人道：「老許若不宰了牠，老許才最可憐哩。」

岳小玉「啊」的一聲，笑道：「徒兒明白了，原來許前輩想吃狗肉！」

神秘人道：「這還用說嗎？何況這條狗累他輸了錢，更是非吃掉牠來補償一下不可。」

岳小玉道：「師父與許前輩第三次又是怎樣賭起來的？」

神秘人道：「說來奇怪，雖然爲師贏了他兩次，但他好像一點也不介意，居然還找了幾罈最好的酒，來欵待我這個死對頭。」

岳小玉道：「也許許前輩很喜歡跟你老人家喝酒。」

神秘人嘿嘿一笑，道：「你這種想法眞是幼稚復可憐，他要喝酒，就算對着一棵大樹也可以喝個天昏地暗，爲甚麼非要我這個死對頭陪伴不可？」

岳小玉皺眉道：「這麼說，他是另有用心了？」

神秘人道：「這還用說嗎？他用最好的酒來對付我，就是想我的腦筋會糊塗起來。」

岳小玉道：「就算師父的腦筋糊塗，他又有甚麼好處？」

神秘人道：「我糊塗，他清醒，在這時候再賭一把，你說結果將會怎樣？」

岳小玉道：「那當然是對師父大大的不利了。」

神秘人道：「這還用說嗎？等到爲師喝得差不多連手指頭都算不清楚的時候，這混蛋又要跟我再賭一次。」

岳小玉道：「這次怎樣賭法？」

神秘人道：「他賭我再也吃不下一碗狗肉！」

岳小玉道：「師父當時是不是巳經很飽了？」

神秘人道：「不錯，但一碗狗肉，我無論如何還是吃得下的，於是，咱們又賭了。」

岳小玉道：「照這樣看來，師父應該還是穩操勝劵才對。」

神秘人嘆了口氣，道：「偏偏就是輸了啦！」

岳小玉奇道：「師父怎會輸的？」

神秘人說道：「老許見我肯賭，十分高興，馬上就從桌底下，捧出了一隻大碗來！」

「大碗？」岳小玉哈哈一笑，「這碗到底有多大？」

神秘人說道：「比較你的腦袋還大兩倍！」

岳小玉吃了一驚：「我的媽啊，這樣的一個大碗，可以載得下多少斤狗肉？」

神秘人道：「多不敢說，十幾斤總是載得下的。」

岳小玉道：「這豈不是取巧嗎？」

神秘人道：「取巧也好，巧取豪奪也好，總之，爲師這一次的確輸了。」

岳小玉道：「但師父贏了兩次，只輸一次，仍然是以二對一贏了許前輩。」

神秘人道：「若以輸贏的次數來說，爲師確是佔了上風，但若計算銀兩，爲師却是輸得一敗塗地。」

岳小玉怔一怔，道：「你們是怎樣賭的？」

神秘人道：「賭狗虱的時候，咱們只賭三千兩。」

岳小玉倒抽了一口冷氣：「只賭三千兩！」

神秘人道：「到了賭狗有幾斤的時候，咱們賭一萬二千兩！」

岳小玉的眼睛睜得更大：「師父連續贏了兩把，巳經贏了一萬五千兩啦。」

神秘人道：「但那又有甚麼用？因爲最後一次，咱們賭了五萬五千五百兩。」

岳小玉拍了拍額角：「徒兒的娘親啊，這豈不是輸得十分寃枉嗎？」

神秘人道：「寃枉不寃枉，那是不必提了，總之，爲師到目前爲止，總共欠下這個姓許的混蛋九萬六千三百二十五兩一錢七分四！」

岳小玉吁了口氣，道：「賭債賭還，那也不必太緊張。」

神秘人兩眼一瞪，道：「這是甚麼話了？賭債賭還，是屬無賴之言，我欠他九萬多兩銀子，是非還不可的，而且一定要用白花花的銀子還給他，那才算是賭得起，輸得硬直的好漢。」

岳小玉忙道：「師父說的是，徒兒知錯啦。」

神秘人「唔」的一聲，過了很久才道：「時候不早了，你也該速速前往公主軒，記着在途中切莫多生事端，否則爲師定不輕饒！」

岳小玉凝視着神秘人：「師父，你眞的要跟徒兒分手了？」

神秘人揮了揮手：「男兒好漢，要分便分，要聚便聚，幹嗎像個姐兒一般？」

岳小玉道：「徒兒走啦，師父要多多保重。」

神秘人面露不耐煩之色，道：「速去速去，再躭誤時候，爲師非踢你的屁股不可！」

岳小玉一懍，怕他眞的踢了過來，那種滋味可不好受，只好立刻帶着神秘人給他的東西望東而去。

× × ×

行行重行行，到了午晌時份，岳小玉

來到了一個頗為熱鬧的市集上。

他東張西望，只覺得四週環境十分陌生，便向一個賣糖糕的漢子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賣糖糕的漢子哈腰鞠躬，笑道：「小哥兒，你是從遠方來的？」

岳小玉道：「說遠不遠，說近不近，我家距離這裏約莫一百里左右。」這個「一百里左右」，他也只是憑空想像而已，因為他根本不知道神秘人昨晚帶着自己走了多少路。

賣糖糕的漢子又笑了笑，道：「這是花香集，但這裏最有名的却不是花花草草，而是俺的糖糕。」

岳小玉道：「多少錢一塊？」

賣糖糕的漢子說道：「一塊只要五文錢。」

岳小玉往衣衫裏一摸，心想：「這回糟了，身上縱有銀票，武學奇書，但銀兩却是他媽的十分缺乏……」

誰知他隨意一摸之下，却發覺懷中袋裏居然有點銀子。

他悄悄一看，原來自己身上不但有銀子，還有幾片黃澄澄的金葉子，不問而知，這是神秘師父暗中放進去的。

既有金子，又有銀子，岳小玉的心情登時愉快起來。

他買了兩塊糖糕，一面走一面吃，覺得味道果然很好。

就在這時，他看見了一輛馬車從大路上駛了出去，心下尋思：「老子如今既然有錢，何苦還要辛苦了自己的兩條腿？」

想到這裏，立刻左逛右鑽，終於找到了一輛正在等候客人僱用的馬車。

這輛馬車雖然殘舊一點，馬兒却還算很壯健，但那車伕見岳小玉年紀小小，居然要僱用馬車，不禁面露狐疑之色，顯然以為是個頑童找自己尋開心。

岳小玉心裏有氣，也不多說甚麼，從懷裏摸出了一塊銀子。

那車伕看見白花花的銀子，面上的神情立刻大大地轉變，忙道：「這位小公子，你要上哪兒去？」

岳小玉道：「公主軒。」

那車伕似是怔了一怔，過了半晌才道：「到公主軒，是要經過百鳥林的。」

岳小玉道：「管他百鳥林還是百獸山，老子只是要往公主軒，你去不去？」

那車伕緊蹙着眉，道：「不是小人不想賺你的銀子，但百鳥林是强人出沒的地方，咱們只有兩個人前往，那是十分危險的！」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是不是要三幾百個人一湧而過，那才可以保證平安大吉？」

車伕道：「那也不一定，就算人再多，若是不懂武功，在那些强人眼中看來，也只不過是一羣大大的肥羊而已。」

「不要提這個羊字，老子一聽見就他媽的十分不高興！」岳小玉悻悻然的說：「你是不是決定不去？」

車伕道：「那也不是，除非小公子願意兜一個大大的圈子，避開百鳥林這一趟路，那麼小人是一定會去的。」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這個大大的圈子，到底有多大了？」

車伕道：「從這兒望東北走，快則一天，遲則日半，便到小鷹集，咱們在那裏歇一晚，然後再繞過骷髏山，先在官河渡頭吃午飯，再向北走兩三個時辰，大概黃昏左右，就可以到了張家寨，然後咱們在張老爹的客棧裏住一晚，第二天趁早起床去……」

「不要說得這麼瑣碎，到底要多少天才能到得了公主軒？」岳小玉不大耐煩地說。

車伕屈指一算，道：「大概八九天左右，就可以到那個地方啦。」

「荒謬！」岳小玉「呸」的一聲，「才幾十里路，居然要跑個八九天，簡直笑話。」

車伕苦笑着說道：「若從這兒直打直過，自然只有幾十里路，但若是這麼兜個大大的圈子，那就少說也有六七百里路程啦。」

「六七百里！我的娘親！這可不用想了。」岳小玉道：「就算你這匹馬熬得住，只怕老子的屁股也要生出幾顆疔瘡來，使不得！使不得！咱們就直打直走過去好了。」

車伕苦着臉，道：「這怎麼行？豈不是送……送人入虎口嗎？」他本來想說「送羊入虎口」，但猛然記起這位「小公子」對這個「羊」字頗為避諱，所以才改口把那個「羊」字改作「人」字。

岳小玉黑着臉，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車伕道：「小人姓簡，在家中排行第六。」

岳小玉道：「原來是簡六哥，你在這兒混了多久啦？」

簡六嘆了口氣，道：「不多不少，剛好四十個年頭。」

岳小玉道：「成了親沒有？」

簡六一怔，道：「小公子，你問這個幹嗎？」

岳小玉喝道：「現在是老子問你，你不答反問，算是跟我抬槓嗎？」

簡六道：「小人不敢。」

岳小玉却忽然嘻嘻一笑：「你若要跟槓就抬到底好了，為甚麼說不敢？」

簡六苦笑道：「小人是全靠大爺們看顧，才能掙一口飯吃的，就算小人胆子再大，也萬萬不能為了一時之氣而跟客人作對。」

岳小玉說道：「銀子眞的是那麼重要嗎？」

簡六嘆道：「在你們有錢子弟眼中看來，銀子和砂子幾乎是沒有甚麼分別的，但咱們這些窮酸破爛的小蟻民，有時候為了幾文錢也會大打出手，爭得一個你死我活。」

岳小玉說道：「你還沒有回答，你成了親沒有？」

簡六道：「小人太窮，娶不起。」

岳小玉說道：「若有兩片這樣的東西呢？」

簡六一怔：「甚麼兩片這樣的……」才說到這裏，忽然眼前一亮，差點沒有跌倒在地上。

因為他已看見岳小玉的手裏，正拈着兩片黃澄澄的金葉子。

「小公子……這……這是甚麼意思？」簡六結結巴巴地說。

岳小玉道：「只要你敢直打直過，從捷徑趕往公主軒，這兩片金葉子就是你的了。」

簡六倏地精神大振：「是……不是眞的？」

岳小玉道：「當然是眞的！」

簡六吸了口氣，道：「好，那麼小人就捨命陪君子可也！」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咱們這就直衝過去可也！」說着，跳上了馬車，嘴裏愉快地哼起小曲子來。

只聽見簡六吆喝一聲，接着鞭聲呼嘯，馬車立時向前疾馳而去。

為了兩片金葉子，就算是鬼門關簡六也得闖一闖了。

×　×　×

秋風吹來，已有陣陣涼意。

道上沙塵飛揚，更有落葉無數。

馬車穿過了一片廣闊的田野，又繞過了兩座小山丘，終於來到了百鳥林。

簡六沒有說這裏就是百鳥林，但岳小玉已從道上的一塊路碑，知道百鳥林已然歷歷在望。

還沒到百鳥林，岳小玉已聽見不少雀鳥吱吱喳喳的聲音。

簡六臉上的神情很凝重，就像個孤注一擲的賭徒，正在看着開出來骰子是「大」還是「小」。

其實，岳小玉心裏也是相當害怕。

明明知道前面是個强盜窩了，但他還是要硬着頭皮闖上一闖。

他知道，這是極危險的。

若在平時，他倒不怎麼担心，反正自己只不過光棍一條，若是强盜遇上了自己，那就只好算是大家都同樣倒霉。

但現在，岳小玉身上值錢的東西，眞是難以計算。

不要說別的，單是那一叠銀票，是神秘師父用來「還債」的，就算沒有十萬也有九萬多兩！

此外，既有「可勝則勝譜」，又有神秘師父的另一本武功秘笈，嘿嘿，相比下來，身上那一撮金葉子，簡直就變得完全微不足道了。

若只光棍一條，自然是甚麼都不必顧慮，但身上有這許多無價之寶，情形就大大的不相同了。

岳小玉絕不是個傻子，他當然早已想到：「馬車兜個大大的圈子，肯定會大大的安全。」

但他却寧願冒險，也不願意「兜這個大大的圈子」。

為甚麼？

原因只有一個：他要儘早去見許不醉，同時，把神秘師父的事情告訴許不醉知道。

因為岳小玉認為：神秘師父一定遭遇上某種艱險的事情，而現在唯一可以帮得了他的人，也許就只有許不醉而已！

所以，岳小玉一定要趕往公主軒，而且越快越好！

×　×　×

馬車才駛入百鳥林，簡六的身子就已抖個不停。

他絕不是個有胆色的人，但為了兩片金葉子，就算是鬼門關他也要闖一闖了。

他只希望今天會有好運氣。

因為他曾聽人說過，百鳥林雖然經常有强盜出沒，但也不一定會遇上的。

據說有時候，强盜在外面幹了一票大買賣，就會好幾個月也不向行經的商旅打主意。

簡六希望今天正是這樣的日子。

百鳥林的路徑，是左曲右彎的，只見路上遍地黃葉，但頭頂之上仍然是林葉蔽天，絕少陽光可以透射進來。

這眞是一個很陰森的地方。

馬車疾馳極快，因為簡六希望可以迅速穿過這座林子，把車廂裏的小財神送到公主軒。

只要到了公主軒放下這個小財神，簡六就再也不會折回這座百鳥林。

他會兜個大大的圈子，很小心很安全地回到香花集去見阿花！

阿花已二十八歲了，她當然不怎麼美，但却健康，肌肉結實，相當能幹。

簡六早已看上了她，而她每次遇上簡六，也總是含情脈脈的。

要討老婆，阿花幾乎是簡六唯一的希望了。

一直以來，簡六苦苦等待着的，就是錢！

沒有錢，一切都只是夢想！

為了趕這一段要命的路，簡六鞭如雨下，幾乎把馬兒的潛能發揮到了盡點。

這匹馬，簡六極疼愛牠，平時手裏的馬鞭只是用來裝模作樣，就算是揮鞭，通常也只是虛鞭之勢，聲音不錯是響極了，但鞭梢根本就沒有打在馬兒的背上。

可是，今天馬兒的屁股已打得差不多快要開花。這種花當然是有血的！

×　×　×

路徑彎曲，兼且車行急迅，那是相當危險的。

就在馬車轉了十幾個彎曲的時候，簡六忽然看見前面也有另一輛馬車。

簡六大吃一驚，全力勒馬。

總算他這一勒夠快夠狠，這才沒有釀成馬車撞馬車的悲劇。

岳小玉臉色一變，從車廂裏探出頭來，叫道：「簡六兒，出了甚麼事？」

簡六已驚得面無人色，連話也說不出來。

岳小玉皺了皺眉，攀上車轅之上，向前面望去。

只見這條不大寬闊的路徑上，赫然已佈滿了一羣人。

這羣人，每一張臉孔都是冷冰冰的，其中有幾個正在用衣衫來抹刀擦劍。

岳小玉的一顆心陡地向下沉，暗叫一聲：「這番完也！」

擱在馬車面前的，是另一輛馬車。

這輛馬車是黑沉沉的，連馬兒也是全身黑漆如炭，令人看來有着一種說不出奇詭的味兒。

只見一個身材高高瘦瘦的黑衫漢子，正橫躺在車廂頂上，他左手翹起撐着後腦，反手輕輕搖動着一柄紙扇，面上神態深沉之極。

（未完・十一）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祝天俊以天地教總護法身份向宋老爺子率領的人示威,被他擊敗的有宋文俊、竺三山、邵玄風,因崆峒派近三十年來搜羅八大門派的劍法加以精研,故能迎刃破解,另方面衆俠入塲時已中了「散功毒」,眞氣渙散,無法對敵,當時情況是處於劣勢,宋老爺子發現祝天俊眉宇間有一顆紅痣,想起自己二妹夫陳啓天失踪的兒子龍官,正想向他問個明白,祝天俊一時弄不清楚,未有答話,而火靈聖母便仗劍阻攔,怕被祝天俊知道,向宋老爺子攻來,宋老爺子見衆俠都敗退回來,不敢戀戰,吩咐押陣的玉玄子準備掩護傷者撤退,部署如何突圍……

半路捉逃犯　趕禪院支援

孟達仁的對手禿尾龍段伯陽,卻不易對付,他身子雖矮,一柄闊劍,可使得開闔有風。

孟達仁逆來順受,他「六合劍法」原是以柔克剛爲主,任你如何搶攻,他劍上不使眞力,每一劍使得更是柔和,倒教段伯陽激怒得哇哇大叫。

孟達仁心中暗暗好笑,就在商景雲以劍氣擊斃狼山一狽索毅夫之際,他忽然大笑一聲道:「甘兄,商掌門人已經得手了,咱們總不能和段大頭,靳半丁空打一塲,一無收穫吧?」

甘玄通知道他的心意,連忙點頭道:「正是,正是,咱們也得把這兩人收拾了才是!」

段伯陽聽了大怒,洪喝一聲:「孟禿子,你少冒大氣,看劍!」闊劍呼的一聲,直刺過來。

孟達仁就要禿尾龍動怒,尤其他一直和他遊鬥,心知對方已無防範之心,此時忽然大笑一聲,長劍突轉,使出六合門的「合」字訣!

「叮」的一聲,一下子吸住了對方刺來的闊劍,左手更是劍光,一記「六合神指」暗向段伯陽左乳「命脈穴」上襲去。

「六合神指」勁氣如絲,最不易防範,何況段伯陽也沒防到孟達仁突然會吸住他的闊劍,正待力貫劍身,和對方硬拚。

忽覺「命脈穴」如中巨錐,半邊身軀一麻,那還使得出力道,口中悶哼一聲,棄了闊劍,一個人往後連退。

孟達仁也不追擊,長劍一收,大笑道:「甘兄,咱們不用打了。」

靳半丁方自一怔,甘玄通和孟達仁已經退了回去。

這一來,戰塲上只剩下宋鎭山和無住大師二人,和火靈聖母、祝天俊尚未分出勝負。

八大門派方面,因有孟達仁、甘玄通二人保全眞力,退了下來,雖是守勢,也已稍稍增强了幾分實力。

火靈聖母氣得雙眼通紅,大聲喝道:

「你們這些無用的東西,還不給我攻過去,殺,今天這些人,一個人也不能放他過去。」

她這一喝,靳半丁、九指羅漢,湘西雙屍、五叉眞人等一干兇人,立時採取行動,朝羅漢陣撲攻過來。

本來還站在階上的催命婆婆巫姥姥、賣花婆竺三姑、柳青青、和火魔女祝巧巧,也同時上陣,出手夾擊。

這一來,本來分別接戰的局面,頓時變成了一塲混戰之局。

玉玄子看出情形不對,好由「羅漢陣」負責守住陣脚,照料傷患,自己和惲欽堯、甘玄通、孟達仁四人率同八個門人,全力迎戰。

宋文俊、竺三山、邵玄風三人,本以爲休息了已經好一回,眼看敵人撲攻過來,也一齊上陣接應。

宋文俊長劍一擺,正好迎上柳青青,(他前次易名梅香,在天華山莊充當使女)大喝一聲:「揮劍擊去。柳青青冷笑道:「你還以爲在天華山莊?」

雙劍乍接,發出「噹」的一聲金鐵交鳴,宋文俊驟覺眞氣大虛,一個人踉蹌後退,差幸一名武當弟子揮劍迎上,把他替下。

竺三山、邵玄風也和他一樣,迎着巫姥姥,和祝巧巧,不過一指,也招架不住,只好廢然長嘆,退入羅漢陣中。

十八名少林羅漢堂弟子,在敵人逼進之時,十八支鑌鐵禪杖,同時揮起,宛如十八條神龍,盤空匝地,杖風呼嘯,把一片五丈方圓的陣勢,全籠罩住了。

十八名和尚的「羅漢陣」,在少林寺來說,只是「小羅漢陣」(「大羅漢陣」由一百單八人組成),但威勢之强,却已發揮了極大作用,把撲攻過來的一干兇人的猛惡攻勢,一齊阻遏在陣勢之外。

這一塲混戰,當眞兇惡無倫,但見人影閃耀,兵刃交擊,大有山川震眩,勢崩雷電的聲勢。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的氣概!

八大門派方面,這是困獸之鬥,只要時間一長,終將全面潰敗,但這時候已經顧不得這麼多了,大家都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能拖延到什麼時候,就算是什麼時候了。

商景雲手持長劍,以劍支地,緩緩站了起來,運集逐漸耗散的一口殘餘眞氣,大聲喝道:「諸位道友,不用再顧貧道等人,能突圍的,儘快突圍,八大門派還在,只要突圍出去,聯合各大門派,仍足有消滅這股邪勢力的力量,不可久耗下去,落得個同歸於盡。」

這幾句話,他以內力送出,但話聲甫落,一個人已砰然往後摔倒。

火靈聖母喋喋尖笑道:「你們還有人能突圍出去麼?」

宋鎭山長劍突地一劃,瞋目喝道:「祝靈仙,老夫年事已高,拚着一條老命,也要把你活劈劍下。」

劍風豁然,劃出一道精芒耀目的匹練,勢如龍捲,把火靈聖母嚇得臉色劇變,連退了四五步之多。

「阿彌陀佛!」

就在此時,但聽一聲佛號響處,從山

門外走進一行人來！

爲首的是身穿黃衣，個子高大的老和尚，手中持着一柄古劍，目光烱烱，朝大天井上一掃，立即向「羅漢陣」大步走過來。

隨在他身後的是個身穿月白僧衣的和尚，手中也各仗長劍。

這老和尚，正是峨嵋派掌門人，峨嵋伏虎寺方丈連生大師。

和連生大師同來的，還有四個女的，那是惲夫人、惲慧君、小翠、和另外一個一身布衣荊釵的婦人，這四人也同樣手持長劍，朝羅漢陣奔了過來。

宋鎮山一眼看到布衣婦人，急忙叫道：「三妹，和無住大師動手的祝天俊，就是妳失踪了十六年的龍官！」

原來這布衣婦人正是宋老爺子的三妹，一向隱居九華，是惲夫人趕去九華把她約來的。

火靈聖母聽得大怒，喝道：「二老快把他們截住，不可放走一個。」

她口中稱的「二老」，自然就是崆峒四皓中的老大、老三了。（老二、老四去了雪山。）

他們自恃身份，沒有下場，但他們也是另有任務的。

那是負責監視戰場，只要八大門派中有人突圍，就由他們兩人出手攔截，目的自然是不使八大門派有人漏網了。

但此時情勢，因有峨嵋派連生大師和惲夫人等趕到，八大門派已屈居下風的苦戰，不啻來了一批生力軍。

故而火靈聖母要二老出手，截住連生大師等人。

崆峒四皓老大、老三口中「唔」了一聲，「唔」聲方出，兩道人影已然疾如飛鳥，從大殿走廊上飛出！

但就在兩道人影飛出的同時，只見從山門外凌空飛進一道人影來！

這道人影，來得十分突兀，就是迎着兩道人影撞來。本來對方只有一道人影，就是凌空撞來，也只能撞上一個。

那知崆峒二皓眼前一花，大皓、三皓全都給來人撞了個滿懷，也撞成了一堆，半空中傳出「砰」「砰」兩聲暴響，三個人同時撞落地上，也同樣脚下踉蹌各自後退了一步。

大皓、三皓覺得奇怪，擧目望去，只見和自己三人在空中相撞，竟然是個頭戴瓜皮帽的瘦小老頭。

這人生相猥瑣已極，鬥鷄眼、酒糟鼻，臉色焦黃，嘴上還留了兩撇黃蒼蒼的鼠鬍，一身皮包骨，脅下還挾着兩個很大蔴袋。

這時瞪着兩顆鬥鷄眼，望望兩人，憤憤的把兩隻蔴袋往地上一放！

那猥瑣老頭瞪着兩顆鬥鷄眼，把手中兩隻蔴袋，往地上一放，氣呼呼的道：「你們兩個老頭，也不看看兄弟手裏挾着什麼東西，就横衝直撞，幸虧兄弟我這把瘦骨頭還頂的住，沒失手把蔴袋給你們撞得掉下來，不然活生生跌死兩個人，可不能怪兄弟不小心。」

他這份德性，自然是賽管輅金鐵口！

大皓雖然看不出這個酒糟鼻小老頭是何來歷，但能在半空中連撞自己二人，此人一身功夫，就非同等閒。

他並沒有小覰來人，只是冷冷的道：「閣下何人，恕老夫眼生得很。」

這話在他來說，已經很客氣了。

金鐵口朝二人上上下下一陣打量，忽然嘻的一笑，抱抱拳道：「二位老哥，大概就是大名鼎鼎的崆峒四皓的大皓、三皓了，兄弟我是受人之託，護送兩個人給兩位老哥來的。

「那人曾說，只要兄弟把人護送到地頭，可向二位老哥領取賞銀二十兩，現在人已護送到了，嘻嘻，二位驗收之後，這賞銀……」

他伸出手掌，攤了攤，是在向二皓索取賞銀。

大皓道：「人在那裏？」

金鐵口一指兩個蔴袋，聳聳肩，陪笑道：「就在袋裏，兄弟從山麓揹到這裏，走了十七八里的山路，越揹越重，這點銀子眞不好賺，嘻嘻！」

天下武林，敢和崆峒四皓稱兄道弟的，如今可說早就沒有了。

三皓嘿道：「你把它打開來。」

金鐵口道：「人可要二位老哥驗收，兄弟跑了一大段山路，連氣都喘不過來了，這可不能由兄弟代勞。」

大皓道：「三弟，你去打開來看看，裏面究竟是什麼人？」

這時一直楞楞的站在石階上，雙眉深鎖不開的竺秋蘭，看到金鐵口，就像看到了親人，急忙三脚兩步搶奔出來，叫道：「老哥哥，你來了，他……」

金鐵口朝她霎霎鬥鷄眼，聳聳肩，截着她話頭笑道：「別急，別急，他就在後頭，老哥哥只不過趕先了一步。」

竺秋蘭口中的「他」，和金鐵口口中的「他」，會是誰呢？

× × ×

岳少俊、仲飛瓊，自從雪山下來，爲了要在臘八大會那天，趕到擲鉢禪院，一路曉行夜宿，馬不停蹄的趲程，現在總算趕到了！

臘八，午牌還差一點，兩匹雪山神駒，口中吐着白氣，在黃山脚下停了下來。

仲飛瓊一躍下馬，手掌拍拍馬頭，讓兩匹馬在山間自行休息，回頭道：「俊弟咱們走。」

兩人循着小徑，往山上行去，不大工夫就經過了祥符寺，這一帶山徑幽曲，足以代表黃山的景物，所謂有松皆怪，無足不奇。他們自然無暇觀賞沿途景色，奔行之間，只見左道一條叉徑上，一株盤屈的古松之下，正有一男一女並肩坐着，好像在喁喁情語，兩人身前，還放着兩個很大蔴袋！

那男的聳着肩膀，腰背已彎，像已上了年紀的人；但那女的，却是個秀髮如雲，身材妖嬈的女子，看兩人年齡，就差了一大截。

遊山男女坐下來歇歇脚，這原是常有之事，但正因這老男少婦，年齡上太不相稱，不覺多看了一眼。

這一眼，看得仲飛瓊不覺心中一動，這女子穿着一身翠綠衣裙，從背影看去，極像黎姬！

兩人本已順着山徑奔行而過，但仲飛

瓊心中這一動，立即叫道：「俊弟，等一等。」

岳少俊聞言住足，問道：「瓊姐姐發現了什麼？」

仲飛瓊點點頭道：「我發現一個人，極似黎姬，我們回去看看！」

兩人轉頭走去，找到叉徑，只見古松下只有綠衣少婦一人，垂頭坐在原處。

本來和他並肩坐着的男人，已經不見了。

仲飛瓊越看那綠衣少婦，越像黎姬，暗暗朝岳少俊使了個手勢，要他防範黎姬逃脫。

身形如風，一下電射過去，在綠衣少婦面前瀉落，定睛看去，那不是從雪山逃出來的黎姬，還有誰來？不覺喜道：「俊弟，快來，她果然是姓黎的賤人！」

話聲甫落，突聽樹上傳來一聲尖笑，說道：「哈哈，咱們已在這裏恭候你們多時了！」

岳少俊一掠面前，和仲飛瓊站在一起，大聲道：「什麼人，怎不給我出來？」

「來也！」

但聽到刷刷幾聲，從樹上飛墮四五條人影，一下把自己兩人包圍住了。

岳少俊、仲飛瓊看清來人，口中不覺「咦」了一聲！

對方爲首那人不覺呵呵大笑道：「妳們看，如何，小老兒料得不錯吧？」

原來爲首的正是賽管輅金鐵口，其餘四人，則是仲飛瓊的四個使女春風、夏雨、秋霜冬雪是也。

金鐵口聳着肩，嘻嘻一笑，朝仲飛瓊道：「老哥哥要她們別去擲鉢禪院，在這裏就等到你們，她們才還不信呢？」

仲飛瓊望望黎姬，依然坐着不動，好似被人點了穴道，這不用說，準是被金鐵口制住的了，一面問道：「老哥哥，你怎麼會知道，要把她制住的呢？」

金鐵口嘻嘻笑道：「這還不簡單，她不是從雪山逃下來的麼？」

岳少俊佩服的道：「老哥哥，你眞有未卜先知？」

「山人如果不知過去未來，還能稱賽管輅？」

金鐵口露出兩顆黃牙，笑了笑道：「小兄弟，老哥哥不妨告訴你，我是聽崆峒二皓說出來的。」

仲飛瓊道：「老哥哥，你遇上從雪山下來的崆峒四皓老二，老四了麼？」

金鐵口隨手朝兩個蔴袋一指，笑道：「他們不是在那裏麼？」

二皓、四皓給他裝在蔴袋裏面了。

岳少俊聽得好奇地，問道：「老哥哥你……」

金鐵口搖着手，截住他話頭，說道：「別再叫老哥哥了，你們以爲臘八大會很平靜麼？告訴你們，這時候八大門派的人，已經在苦苦撐持了，再不及時趕去，只怕都要完蛋了。」

岳少俊急道：「有這麼嚴重，老哥哥，那我們快走。」

金鐵口搖搖頭，慢條條斯理的說道：「老哥哥就是爲了等你們，不然，早就趕去了，不過，小兄弟，你今天可是主角兒，那姓祝的婆娘，可要你去對付她才行，來，你學了兩招劍法，還無法置她於死地，老哥哥現在再教你第三招。」

岳少俊遲疑的道：「這第三招難不難？剛學就能使用麼？」

金鐵口笑道：「老哥哥現在就教你，今天自然得現買現下鍋了，你快附過耳朵來。」

岳少俊依言附耳過去。

金鐵口在他耳旁低低的道：「記住，遞出第二招之後，劍尖再往右上斜揚一寸三分。」

岳少俊聽了不覺一怔，問道：「這就是第三招了？」

金口笑道：「沒錯。」

岳少俊道：「就這樣簡單？」

「這還簡單？」

金鐵口聳聳肩，接着道：「這是三招中的精英所在，你別看它簡單，可以說天底下無人可破，好了，老哥哥要先走一步，再遲就來不及了。」

說罷，一手一個夾起兩隻蔴袋，回頭道：「這小娘子就交給你們了。」

一邊說一邊走，如飛而去。

岳少俊回頭道：「瓊姐姐，我們也該走了。」

仲飛瓊道：「放心，有老哥哥趕去了，大概不會再有什麼差錯，倒是這姓黎的賤人，既被我們逮住了，總得先問問她，到底在我爺爺身上，下的是什麼毒，有什麼解藥可解？」

岳少俊點頭道：「瓊姐姐說得是。」

仲飛瓊看他處處依順自己，心頭甚是喜悅，朝他甜甜一笑，擧步走近大石，手掌一揮，連拍了黎姬三處穴道。

黎姬眨動了下眼睛，突然清醒過來，一眼看到仲飛瓊站在她面前，口中不覺驚咦了一聲。

春風、夏雨、秋霜、冬雪四人，不待吩咐，身形閃動，迅速的圍了上來。

仲飛瓊臉色一寒，冷峻的道：「黎姬，妳想不到會落在我手裏吧？我可以看在姬山主的份上，不爲難妳，但妳必須好好的答我所問，如有半句虛言，莫怪我心狠手辣。」

她剛說到這裏，春風、夏雨等四人，鐵腕抬處，一連四聲鏘鏘劍鳴，掣出了四柄雪亮的短劍！

這份聲勢，本來足夠唬人！

但黎姬水樣眼波，朝她們瞧了一下，忽然格格笑出聲來，嬌媚的道：「二姑娘，妳可知這裏是什麼地方麼？」

仲飛瓊冷然道：「我不管這是什麼地方，妳既然落入我的手裏，就得答覆我所問。」

黎姬格格嬌笑道：「你們大概還不大清楚，這裏離擲鉢禪院，不過二十來里，已是天地敎的禁區之內，虧妳還敢對我發横。」

仲飛瓊道：「天地敎區又怎麼樣？」

黎姬說道：「這妳也不懂，天地敎的禁區，就是在天地敎的範圍之內，從今天午刻起，天地敎就一統武林，三帮八派，五湖四海，莫不臣伏，我是天地敎敎主的左右侍姬，憑妳二姑娘，就能威脅得了我麼？」

仲飛瓊總算聽懂了，原來她說的天地

敎，就是崆峒派的人搗的鬼，大概要在這次臘八大會上，宣佈成立。

哼，一統武林，口氣眞還不小！

想到這裏，不覺哼了一聲道：「就憑你們崆峒派，能有多大的氣候？」

黎姬輕輕撇了一下嬌紅的櫻唇，說道：「你們要是不信？不妨跟我到擲鉢禪院瞧瞧去，八大門派，哼，只怕早就俯首稱臣了呢。」

岳少俊道：「我不信。」

黎姬伸手一指，說道：「你們看，那不是巡山使者來了麼？」

仲飛瓊冷聲道：「黎姬，妳少在我面前使花樣……」

話聲未落，突聽一聲低啞的聲音傳了過來：「爾等是什麼人？」

五條人影，飛也似的趕了過來。

一共有六個人，不過稍後一個走得慢條斯理，敢情此人是自恃身份，才故意落後幾步，以示與前面五人，身份不同。

前面五人轉眼功夫，就已掠到大樹前面，這五人，岳少俊全都認識！

前面三個是痲面狼沈九，白鼻狼白勝，斷尾狼張超，後面兩個則是鐵筆李北魁，鋼爪何百通，那是在瓜州古渡頭的小酒店裏見過。

鐵筆李北魁看到岳少俠，微微一楞，立即堆笑拱拱手道：「兄弟記憶不錯的話，這位是岳公子吧？這裏二十公里之內是天地敎的禁區，岳公子來此作甚？」

仲飛瓊連頭也沒回，冷峻的道：「我在這裏有事，你們給我滾。」

鋼爪何百通勃然作色道：「妳是什麼人，敢和李老大這般說話？」

他話聲甫出，但聽他臉頰上，響起「拍」「拍」兩記清脆的聲音！

何百通被打得兩眼直冒金星，原來這眨眼之間，他面前已多了一個頭戴毡帽的藍褂瘦小老頭，往他臉上呸了一聲，叱道：「沒長眼珠的東西，你敢對二姑娘這般說話，大概連六斤四兩（頭）都不想要的了。」

何百通看到藍褂老頭，一手捂着臉，連連躬身道：「是，是，屬下知罪……」

那藍褂老頭連看也沒看他一眼，只是朝仲飛瓊躬着身，連連陪笑道：「小的不知二姑娘在此，小的手下，有眼無珠，還望二姑娘恕罪。」

黎姬冷哼一聲道：「孫無害，你只看到二姑娘，沒看到奴家麼？你主人趙光斗呢？」

原來這藍褂老頭，正是虎爪孫無害。

他聽到黎姬的話，擧目看去，只見四個玄衣使女，手中各持一柄雪亮的短劍，鋒利劍尖交叉架在一個綠衣少婦的粉頸之上。

這綠衣少婦口氣極大，只是自己從未見過，不覺楞了一楞！心中暗想：「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自然知道這四個玄衣使女，乃是二姑娘的手下，但這綠衣少婦又會是誰呢？

就在他微一怔之際，只聽遠處傳來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什麼人問起老夫來了？」

虎爪孫無害的「主子」，自然是黑虎神趙光斗了！

他人還在遠處，但這句話和對面說的一般，聲音洪亮震耳，果然不愧黑虎神這個外號。

隨着話聲，遠處山徑已經出現了兩條人影，向這裏奔行而來。

兩個人漸漸接近了，大家已可看清前面是一個穿灰布長衫的人，此人生得又瘦又長，形同竹竿，臉上漠然一無表情，連他兩顆眼珠，都直定着一霎不霎。

此人正是虎倀敖無忌，和虎爪孫無害，同是黑虎神趙光斗手下的哼哈二將。

虎爪孫無害出現的地方，黑虎神不一定會在附近；但虎倀敖無忌一到，黑虎神趙光斗一定就在後面。

如今走在他前面的是虎倀敖無忌，跟在他後面的正是濃眉虎目，面如黑鍋，身材高大，穿着一件寬大黑袍的黑虎神趙光斗！

仲飛瓊冷然道：「姓黎的賤人，妳以爲趙光斗來了，就能救得了妳麼？如果不好好答我的話，就是當着姬山主，我一樣要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接着回頭朝岳少俊道：「俊弟，你攔着趙光斗，別讓他過來。」

岳少俊點點頭，朝前迎上去幾步。

這幾句話的時間，走在黑虎神趙光斗前面的虎倀敖無忌已經行到大樹前面。

岳少俊喝道：「閣下站住。」

虎倀敖無忌翻着兩顆灰白眼珠，還未開口。

黑虎神趙光斗跟在後面，沉喝道：「站開去。」

他巨目掄動，看到了仲飛瓊，自然也看到了黎姬，臉上微微一怔，拱手道：「二姑娘請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仲飛瓊道：「這裏沒有你的事。」

趙光斗道：「老夫奉命巡山，二姑娘總該知道黎姬是敎主左右侍姬，若有什麼誤會之處，該向敎主禀報才是，二姑娘刦持了黎姬，在這裏……」

仲飛瓊冷然道：「我說過。這裏沒你的事，你不用管。」

黑虎神臉色微沉，說道：「二姑娘這就不對了，老夫職司巡山，如果這裏出了事，老夫職司所在，焉得不管？」

仲飛瓊冷哼了一聲道：「崆峒派覆亡就在眼前，你還巡什麼山？還不給我夾着尾巴快滾？」

這話，自然說得很重。

黑虎神趙光斗雙目精光暴射，沉聲道：「二姑娘，妳說什麼？」

仲飛瓊說道：「我說什麼？你沒聽見嗎？」

黑虎神道：「二姑娘想造反麼？」

仲飛瓊道：「我從雪山趕來，就是要跟祝靈仙算賬來的。」

黑虎神洪聲一笑道：「二姑娘果然心懷二志，老夫說不得只有先把妳擒回擲鉢禪院去了。」

仲飛瓊怒聲道：「趙光斗，你敢對我如此說話？」

黑虎神道：「老夫有何不敢？」

正待大步逼上前去。

岳少俊喝止道：「趙光斗，你給我站住。」

黑虎神自恃身份，不屑與岳少俊動手

，回頭道：「無忌，給老夫廢了他。」

虎倀敖無忌答應一聲，他擧動緩慢，搖搖幌幌的擧步上前，口中吐出一個生硬的：「去！」

揮手一掌，拍了過來。

江湖上人，遇上虎倀敖無忌，就十有九死，故有虎倀之名。

他奉命廢人，這一掌出手當然不會輕到那裏去。

岳少俊負手而立，既不閃避，也沒有封架，但聽「砰」的一聲，結結實實拍在胸脯之上。

岳少俊連身子也沒幌一下，左手一探，一把扣住了敖無忌的右腕，口中同樣喝了聲：「去！」

一抖手，把敖無忌一個人，像稻槁人一樣，凌空摔了出去。

虎倀敖無忌做夢也沒想到對方居然能以胸脯生受自己一掌，更沒想到自己會被人家稀裏糊塗的摔飛出去。

但他究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飛出去一丈多遠，雙腳一點，一條人影疾如飛鳥，一下又飛了回來。

脚跟還沒有落地，兩隻大袖一抖，寒光陡亮，兩柄飛刀比閃電還快，朝岳少俊胸脯左右激射而來。

他這兩柄飛刀，柄上繫有細鍊，能發能收，從未失過手。

但這回兩道寒光堪堪射到岳少俊身前，就被岳少俊雙手食中兩指夾住，劍眉一揚，冷喝道：「敖無忌，岳某久聞江湖上人說你爲虎爲倀，是趙光斗的殺手，替他殺過很多人，雙手都是血腥，岳某今日要爲江湖除害，但岳某從不殺人，可以饒你一命，你雙手必須廢去。」

雙手一揚，兩柄飛刀變成兩道電光，朝敖無忌回敬過去。

敖無忌兩柄飛刀被接住，心知遇上勁敵，在他說話之時，連連接動細鍊，還想把飛刀收回，都沒能掙動。

此時看到他把雙刀擲回，心中還在暗暗竊笑：「自己刀上有鍊，豈能傷得了我麼？」

那知心念還未轉完，口中忽然發出一聲慘嘷，兩柄飛刀已經插入他雙臂，連骨切斷，痛的他只是在地上打滾。

黑虎神趙光斗一雙虎目之中，精芒連閃，沉哼一聲道：「好小子，老夫倒是輕估了你！好，你就接老夫一掌。」

他果然不愧黑虎神之名，風從虎，他脚下一個虎步，逼近過來，就虎虎生風，只見右手抬處，伸出一隻色呈灰白，比常人大了一倍有奇的手掌，五指勾曲，朝岳少俊飛來。

最奇怪的是他手掌灰白，但五指勾曲，指甲却烏黑有光！

仲飛瓊及時叫道：「俊弟，當心他的『黑虎毒掌』！」

岳少俊根本沒把黑虎神放在眼裏，回頭對她道：「瓊姐姐總聽過畫虎不成反類犬，小弟看他不過是江湖上的一條惡犬罷了！」

他這句聽得春風、夏雨等四個使女忍不住「哈哈」笑出聲來。

黑虎神趙光斗一隻奇大手掌，剛剛遞到一半，他在江湖上，一向自視奇高，投入崆峒派，當上天地敎總巡，地位也和總護法不相上下。

如今岳少俊居然把他看作江湖上的一條惡狗，而且還當着他手下人面前，如何忍受得了？」

一時激怒得他連連拍出的手掌，忽然中途一停，滿臉虬髯，根根直豎，一身黑袍也隨着鼓了起來，眼若銅鈴，射出稜稜兇光，沉笑道：「小子，就憑你這句話，老夫非生啖你的心不可！」原來他還吃人心！

× × ×

岳少俊本來帶着微笑的臉色，也忽然一怔，凜然道：「趙光斗，就憑你這句話，你就死有餘辜！」

「很好！」

黑虎神大喝一聲，停在中途的巨靈般手掌，重又朝前拍來。這一掌的聲勢，如方才就大不相同，隨着掌勢，風聲如濤，勁氣如潮！

岳少俊看他拳力如此强猛，倒也不敢輕視於他，口中長笑一聲，揮手一掌，迎擊出去。

但聽「蓬然」一聲巨響，起了一陣巨大的旋風，當眞沙飛石走，令人睜不開眼睛！

就在一片風捲沙飛的狂捲之中，接連響着一陣急如擂鼓的「蓬」「蓬」大震，震聲一共九響。

黑虎神的看家本領「虎風八式」，掌勢有如開山，不但重逾山岳，而且快疾如風，江湖上沒有人能接得下他三掌，他也從未一口氣拍出八掌過來。

這回遇上岳少俊，還是他數十年從未遇上過的强敵，故而一連拍出了八掌，但蓬然大震却淸淸楚楚響了九聲！

這九響之後，兩條人影倏然分開，飛捲的沙石，宛如一片濃霧，隨着漸漸消散，兩人已經分開足有一丈來遠！

岳少俊淸俊的臉上，微見蒼白！

黑虎神趙光斗銅鈴般的雙目，目眥皆裂，緩緩低頭看去，只見他方才鼓起的一件黑袍已如洩了氣的皮球！

胸前淸晰的印上了一個手印，經風一吹，像燒成了灰一般，隨風散落！

「好掌力！」黑虎神只說了三個字，口角已經流出鮮血，血中還有細碎的血塊，一個人隨着話聲，「砰」然往後倒了下去。

岳少俊原來聽他說出要生啖人心，就下了爲世除害之心，和他連拚八掌，這第九掌就擊中黑虎神的胸口，震碎了趙光斗的心臟。

黑虎神中掌倒下，只看得虎爪孫無害，鐵筆李北魁，鋼爪何百通以及痲面狼沈九、白鼻狼白勝，斷尾狼張超幾人，魂飛魄散，正待分頭竄逃！

岳少俊朗喝一聲，道：「你們給我站住！」

虎爪孫無害駭然道：「少俠……」

岳少俊正容道：「我知道你雖是趙光斗手下，平日尙無大惡，我也不願多殺無辜，李北魁、何百通，你們也是黑道中人，平日還講義氣，只有痲面狼沈九三人，一向作惡……」

痲面狼沈九等三人聽得臉色大變，一

齊撲的跪倒地上，求饒道：「齊少俠饒命，小的兄弟以後自當改過向善，但望岳少俠高抬貴手。」

岳少俊微微一笑道：「我要出手，你們那裏還有活命的機會，我說過不殺你們，但你們今後一定要革面洗心，重新做人。天地教覆亡在即，趙光斗就是你們的榜樣。好了，你們替他把屍體埋了，就下山去吧。」

瘋面狼等三人連聲應是，抬起趙光斗的屍體，一齊動手，挖了個坑，把他埋了，才再三叩謝，和廢了雙手的敖無忌，一同下山而去。

仲飛瓊回頭道：「姓黎的賤人，趙光斗死了，擲鉢禪院一干崆峒派的人，你如果還不肯乾脆回我的話，我耐心有限，可要不客氣了。」

話聲一落，吩咐道：「春風，我問她一句，她若是不說，妳就替我割下她一隻耳朵，兩句不答，割下她一雙，再要不說，就割她鼻子，只要她不說，妳給我一件件的割下去。」

春風躬身道：「小婢知道，只留她一張嘴說話，身上的肉，都可以割。」

說完，左手拉住黎姬一隻耳朵，道：「二小姐，妳問吧！」

黎姬這回怕了，急忙尖聲道：「二姑娘，叫她慢慢動手，我說了。」

「好！」仲飛瓊問道：「妳說，妳是奉了何人之命，向我爺爺下毒的，那是甚麼毒藥？」

黎姬道：「我是奉副山主之命去的，那時，山主中的毒還沒有發作，副山主向山主進言，雪山老神仙三個令孫女，都下了山，沒人照顧。山主和老神仙是老朋友，要我去帮忙照顧，還是山主親自送我去的，給老神仙下的毒，和山主一樣，都是慢性散功散，加少量的迷失散……」

岳少俊聽得頗感意外，問道：「妳們也在姬山主身上下了毒嗎？」

黎姬道：「是的，那是柳姬下的，因為山主不贊成副山主創立天地教的事。」

岳少俊道：「妳和柳姬，都是伺候姬山主的人，怎麼會聽祝靈仙的話呢？」

黎姬苦笑了笑，說道：「因為我們都是副山主的人，而且也服了副山主的毒藥，不得不聽她的了。」

仲飛瓊道：「妳給爺爺服的慢性散功散和迷失散，可有解藥。」

黎姬道：「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仲飛瓊道：「那麼這兩種毒藥，是什麼人配的呢？」

黎姬道：「是賣花婆竺三姑和催命婆子巫姥姥兩個人配製的，我想她們一定有解藥，因為散功毒是陝北巫完的祖傳，迷失散却是賣花婆家傳秘方，這兩種藥，都是無色無味的東西，放在茶水中不易發覺，她們兩人，如今和副教主寸步不離左右，大概就是防她們洩漏機密了。」

岳少俊自從在揚州和竺秋蘭分手之後，竺秋蘭就如石沉大海，一去不聞消息，心中一直惦記着她，只是事情接二連三的發生，使她根本沒有去找她的機會，此時聽黎姬說出毒藥是賣花婆和巫婆子配的，她們二人終日不離火靈聖母左右，那麼竺秋蘭一定是在她娘的身邊了。想到這裏，忍不住問道：「賣花婆竺三姑也投到崆峒派去了？」

黎姬笑道：「竺三姑一直是副山主的心腹，她賣花就是替副山主在各地物色拉攏江湖人物罷了。」

賣花婆善於使迷，自然可以輕而易舉的網羅到各地的黑道人物了。

岳少俊說道：「瓊姊姊，妳問完她了麼？」

他急着要趕到擲鉢禪院去。

仲飛瓊道：「好，我們走！」

她回頭朝春風、夏雨等四人吩咐道：「待回到了擲鉢禪院，妳們四人中，可由秋霜、冬雪兩人，押着黎姬，春風、夏雨準備拏人。」

秋霜、冬雪躬身領命。

春風問道：「二小姐要小婢二人去拏誰呢？」

仲飛瓊道：「賣花婆武功詭異，由我親自對付她，妳和夏雨給我把巫婆子拏下，記住，此人關係十分重大，必須捉活的，而且也切莫讓她逃了。」

夏雨道：「小婢省得，二小姐只管放心，保管誤不了事。」

春風也道：「一個巫婆子，諒她也飛不上天去。」

仲飛瓊道：「不，此事妳們絲毫大意不得，因為只有逮住他，才能解爺爺身中之毒。」

秋霜，冬雪二人奉命押解黎姬，冬雪用劍尖在黎姬肩上拍了一下，說道：「起來，起來，咱們就要走啦，還賴在石頭上作甚？」

黎姬身落人手，只好忍受委屈，她不相信副山主籌劃，十多年的天地教，會被人輕易毀去，尤其是八大門派的人，副山主都早已有了安排，還有誰有這大的力量，能和天地教作對？因此聽說他們要押着她到擲鉢禪院去，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心中暗喜，立即依言站了起來。

仲飛瓊廻眼四顧，然後朝岳少俊道：「俊弟，我們走吧！」

一行人由秋霜、冬雪押着黎姬，走在最後，大家都急着趕路，奔行自然極快，不多一回，便已趕到擲鉢禪院。

這是寺內搏鬥雖然十分激烈，但山門外，却依然保持着肅穆，遠遠望去，看不出有混亂的迹象，只有一陣陣因風傳來的兵刃擊撞，和夾雜着叱喝之聲，劃破了佛門清靜之地。

顯然，雙方尚在激戰之中，岳少俊心頭一急，腳下正待加緊！

瞥見從擲鉢禪院右首一道側門中，閃出八個蒙面青衣人來！這八人臉上蒙着一層青紗，看不清他們面貌，手中各持精鋼長劍，映着日色，寒光耀目，步履輕捷之中，顯得異常沉穩！

轉眼間，已到面前，但從他們蒙面青紗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每一個人的眼神！烱烱有光，透過青紗逼視過來。

仲飛瓊看出這八人有異，連忙叫道：「俊弟小心，這八人絕非等閑之輩！」

她喝聲未落，那八個蒙面人並不打話，已經長劍一擺，圍攻上來，劍光如波，怒捲，來勢奇猛絕倫。

岳少俊不由的劍眉挑動，哼道：「無

知鼠輩！」

刷的一聲，抽出吳鈎劍，（吳鈎劍原是姬山主之物，是仲飛瓊從黎姬手中奪來，交給岳少俊的）劍光乍亮，一道鈎形虹光，一下就截住了四個蒙面人。

仲飛瓊也不怠慢，同時掣出寒英劍，攔住了四個敵人。

春風、夏雨不待吩咐，回身和秋霜、冬雪站在一起，以防對方乘機搶救黎姬。

但八個蒙面人却並無分出人來搶救黎姬的企圖，他們遇上兩個對手，只顧發劍搶攻，刹那間，劍氣重重，劍影如山，攻勢之兇，竟然十分凌厲！

岳少俊，仲飛瓊兩人身法如行雲流水，雙劍如蛟龍戲水，拒擋住對方八人的連番攻撲，很快就已發現這八個人所使的劍法，各有所長，使的竟然是華山、峨嵋、武當等各大門派的劍術，而且個個爐火純青，造詣極深！

其中和岳少俊動手的一人，劍招奇詭，使的是無量劍派的劍招，功力之深，幾乎還凌駕在封南山（無量劍派掌門人）之上。

以岳少俊、仲飛瓊的武功，居然被他們逼得只夠封架，轉眼工夫，兩人在對方圍攻之下，已拚搏了十幾回合。

仲飛瓊突然發現這八個人形同拚命，似乎只知搶攻，不計本身安危，心中不覺一動，忖道：「祝靈仙使用的迷神藥物，連自己爺爺和姬山主都受她毒害，這些人，莫非都被迷失了本性，攻勢才會如此瘋狂？」

一念及此，立即叫道：「俊弟，這八人只怕神智受迷，不可傷了他們性命。」

一面嬌喝一聲：「春、夏、秋、冬，給我祭風拿人！」

她喝聲甫出，春風、夏雨、秋霜、冬雪四人嬌「唷」一聲，柳腰輕搦，像花蝴蝶般飛閃而出，一下散了開去，纖手臨風，從他們手中，連續飛出幾絲寒芒，一閃而沒！

這是在目光之下，才會看到幾絲寒芒飛閃，若非日光映照，目力最好，只怕也無法發現！

這邊寒芒才閃，八個蒙面人立時如響斯應，一齊跌倒下去。

原來仲飛瓊說的是暗號，她發現對方八人只知拚命攻敵，不顧己身安危，因此才要春風等四人「祭風拿人」。「祭風」，就是要她們使展暗器「天風針」也。

「天風針」正是雪山三英（仲飛瓊三姐妹）自己練製的獨門暗器，取名「梅花針」，但比「梅花針」要細得多，每支針細得像牛毛，專取敵人穴道，取名「天風」，就是說像天風吹拂，使人難以抗拒之意。

岳少俊眼看八個蒙面人一下全被制住，不由得一怔，正待問話，只聽有人高聲叫道：「岳少俠劍下留情。」

岳少俊轉臉望去，只見幾條人影如飛而來，當前一個藍袍老道，正是無量劍派的掌門人封南山，他身後緊緊隨着八個門人。」

岳少俊長劍一收，拱手道：「道長也趕來了。」

封南山打了個稽首，連話也來不及說，急忙朝八個蒙面人看了一眼，問道：「是少俠制住了他們？」

他是老江湖了，只此一眼，就看出八個蒙面人身上無傷，自然只是被制穴道而已。

仲飛瓊道：「不錯，我看他們好像神志被迷，故而只是制住了他的穴道。」

「如此就好。」封南山又打了個稽首，說道：「貧道是接到崆峒派的請柬，只是遲到了些時候，方才在遠處望見和岳少俠動手的幾人之中，有一個使敝派劍法的，極似敝師兄查南樵，故而出聲請少俠劍下留情……」

仲飛瓊道：「道長令師兄，只怕是被崆峒派的藥物迷失本性，此時已為『天風針』所制，在解藥尚未取到之前，暫時還不宜替他們解穴。」

封南山道：「崆峒派也算是江湖上一大門派，怎會使用迷神藥物，難道不怕天下武林嗤笑麼？」

仲飛瓊道：「道長大概遲來了一步，也許不知內情，此時八大門派正在和崆峒派的人動手呢！」

封南山道：「會有這等事！」

仲飛瓊道：「我們也剛從雪山趕來，詳細情形，也不太清楚，據說八大門派已有很多人中了崆峒派的毒，道長進去就會明白，只是這八個人目前穴道受制，不能動彈，道長暫時可命隨來的八位令高徒在此守護，等取到解藥，再替他們解穴，不知道長意下如何？」

封南山點點頭道：「姑娘說得極是。」

一回身朝八個道人吩咐道：「這八人穴道受制，你們就在此守護，不用跟為師進去了。」

八個道人一齊躬身領命。

封南山抬手道：「岳少俠，仲姑娘請吧！」

岳少俊因不知裏面情形如何，急於趕着進去，也就不再和他客氣，急步往擲鉢禪院山門行去。仲飛瓊、封南山隨同加快腳步，春風、夏雨等四人，不待吩咐也押着黎姬緊跟在三人身後，相繼進入山門。

× × ×

這時，擲鉢禪院的大天井上，雙方形勢，顯然有了極大的改觀！方才八大門派陷於苦戰劣勢，自從連生大師和惲夫人，陳夫人，惲慧君等人加入之後，就有優劣易勢之感。

八大門派中，雖有很多人經過一場激戰之後，眞氣渙散，退入了「羅漢陣」，但幾個主要人物，如宋鎮山、無住大師、孟達仁、甘玄通，都因對敵之時，減少使用眞力，加之以本身功力深厚，至今尚能保持現狀，不使劇毒發作，玉玄子和惲欽堯，則司職責救人，並未和人動手，因此也並無眞氣渙散之象。

天地教方面，狼山一狽索毅夫死於華山掌門商景雲的劍氣之下，噴霧豹滕仰高和霍萬清打了個兩敗俱傷，百步神拳袁廣傑和乾坤手佟世昌力拚之下，也耗損了不少眞力，退下休息，左護法禿尾龍段伯陽中了孟達仁一記「六合神指」，擊中「命脈穴」，幾乎被震散眞氣，此時也在瞑目調息之中。在天地教來說，可說是損失慘重。

（未完・卅二）

齊雲飛傳奇故事之三

毒神仙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毒神仙因為舒燕北、齊雲飛沒有帶銀両來求解藥，便施毒將他們懲戒，二人中毒連呼吸都沒有，柳擷紅以為他們死去，準備將屍體火化，幸好二人先後醒來，毒性盡除，齊雲飛只好協助舒燕北到新鄉富戶打刦銀両，再來求取解藥，潛入一家為富不仁的富戶，將戶主魯有財捉住，要脅他舅舅曹敬賢用四千両銀子贖回，曹敬賢是江湖聞名的「金刀錦衣」大俠，經過和齊雲飛格鬥後才知道他的身份，知道自己外甥的劣跡，除送出銀両外，還和齊雲飛等人結為朋友，並陪他到邯鄲拜訪趙莊主兄弟。齊雲飛此次拜訪是為武當派的事而去，和舒燕北約定……

開鎖能手　遭人暗殺

齊雲飛一聽，心頭一怔，脫口問道：「莊主此言當眞？」

趙一龍訝然道：「少俠為何有此一問？難道賤兄弟有必要騙你？」

齊雲飛忙道：「在下並無此意！」

趙一虎說道：「家兄之言屬實，賤兄弟的確不曾去過武當，莫非少俠曾聽人提及？」

齊雲飛不想在此吐露武當派的事，便笑道：「兩位莊主千萬莫介意，在下只是奇怪而已！因為在下出道日子淺，地位低微，不曾去過不奇怪，但以兩位的資歷也未曾去過，難免有點出乎意料！」

趙一虎道：「賤兄弟事務纏身，的確有意去武當山一遊，順便拜訪武當派衆兄弟們，只可惜一直無此良機！」

曹敬賢連忙向齊雲飛打眼色，齊雲飛舉杯道：「今日得兩位莊主熱誠招待，在下也敬兩位一杯，聊表寸意！」

衆人都喝了酒，又繼續吃菜，趙一龍道：「少俠若想知道武當的情形，可去問『黃河隱叟』蒲松志蒲老爺子，他曾到寒舍，述及武當的勝景！」

曹敬賢道：「蒲老爺子雖然一向在黃河兩岸，但萍踪不定，誰也沒有把握可以找到他！」

趙一虎道：「這倒也是！」

齊雲飛忙道：「多謝諸位關懷，到了武當紫霄殿，料武當的道長們也會派人指點途徑！」

五人一直談說些武林傳聞，直至二更才散席。齊雲飛與柳擷紅在趙家莊住了兩夜，第三天才告辭，趙氏昆仲盛意拳拳，一直欲挽留他們多住幾天，奈何齊雲飛去意已決，只好作罷。

兩人去了邯鄲城，柳擷紅此時忍不住道：「雲飛，你現在大概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一直關心趙氏昆仲，是否曾去過武當山？」

齊雲飛眉頭深鎖，道：「因為黃松道長交給我一份名單，上面寫明趙一龍在去年中秋後曾去武當山！」

柳擷紅微微一怔，道：「你認為趙一龍在騙咱們？」

「不一定，因為他態度十分誠懇，不像是在騙咱們的！」

「那麼，就是黃松道長那份名單有誤了！」

「這件事非同小可，按理是不會疏忽的！」

「不是疏忽，就是他故弄的玄虛！」

齊雲飛想了一下，嘆息道：「現在我也分不清，錯在那一方！」

柳擷紅頓了一頓，又問：「黃松道長給你的那一份名單，有否寫明趙一龍去武當何事？」

「有的，他是要去取一顆『玉露不轉丹』！」

「聽說武當秘製的這種藥，跟少林的『大還魂丹』功效很相似，都有起死回生之能！」

「起死回生之說，未免有點誇張，但那的確是治傷、固本、復元的聖藥！」

「這樣看來，很可能是趙一龍不想別人知道他受武當恩惠，也許不想讓人知道他曾經受過重傷，故意騙咱們！」

「正因為有此可能，所以我才不敢肯定，到底是武當派弄錯了，還是趙一龍故意隱瞞！」

柳擷紅道：「咱們現在去那裏？」

「到濟源跟舒少俠會合之後，然後去武當山，我想問清楚黃松道人一件事，因為名單上沒有註明，趙一龍是為誰而向武當求那顆『玉露九轉丹』的！」

柳擷紅點點頭，道：「不錯，趙一龍顯然不是為自己去求的，因為假如他需要服食『玉露九轉丹』，那麼他也沒法長途跋涉去武當了！」

齊雲飛接道：「因此也有可能趙一龍是為了維護某個人的面子，所以才隱瞞，而這個人必定是有恩于他，或者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柳擷紅道：「這個人會不會與武當失劍有關？」

齊雲飛苦笑一聲：「現在還未到推敲的階段！」

× × ×

齊雲飛與柳擷紅到濟源才九月初七，他們雖然估計舒燕北還未到達，但在客棧安頓了之後，仍依約到城內最大的酒樓源香酒樓。

不料他們在源香酒樓內找不到舒燕北，却找到顧雲生，顧雲生一見到他們便堆下笑容，說道：「兩位怎會來這種小地方吃飯？」

顧雲飛笑道：「在下仍路過。」

「路過的？」顧雲生探頭向外望了一眼，道：「顧某在這裏坐了一頓飯工夫，到現在還未聽到馬蹄聲停在外面，兩位眞的是路過的？」

柳擷紅心中暗道：「此人果然仔細，不愧有神捕之稱。」當下道：「我們是走路的！」

顧雲生笑道：「兩位騙別人還行，要騙顧某，則尚欠思量！」

柳擷紅不服氣地道：「閣下只是『神捕』，又不是神仙，怎見得咱們不是走路呢？」

「有兩個原因，顧某不說出來，兩位料不服氣！」顧雲生雙眼閃過一絲得色，「第一，兩位的褲子靠臀部附近有一團汗跡，證明是長時間坐着的，假如走路，褲子的汗跡便不會形成一個印子，第二，兩位褲子膝頭及腿彎的部份，特別硬，那些紋都摺得死死的，這也認明兩位不是走路，而是乘馬，且經長途跋涉！」

柳擷紅不由無言以對，齊雲飛笑道：「今日才領教過神捕的工夫，的確觀察入微，不同凡响，佩服之至！」

顧雲生長身肅立道：「請兩位賞臉，一齊吃一頓飯！」

柳擷紅望着齊雲飛，齊雲飛悄悄向她打了個眼色，便拉開椅子坐了下來，顧雲生立即將小二呼來：「兩位吃些什麼？」

齊雲飛道：「隨便！」

顧雲生便點了三個小菜，又喚來一壺酒，齊雲飛問道：「神捕在此辦案？」

「如蒙不棄，請以兄弟相稱，神捕兩字在此時此刻出自齊兄之口，使小弟頗覺刺耳！」

這句話頗為坦白，齊雲飛與柳擷紅不由莞爾一笑。顧雲生又道：「小弟在此等一位朋友，兩位為何來此小地方？」

齊雲飛道：「也是來等朋友！」

「不知小弟是否認識貴友？」

齊雲飛笑道：「小弟並無問顧兄朋友的大名！」

顧雲生哈哈大笑解窘，笑聲一止，道：「顧兄厲害，來，讓小弟敬你一杯！」

「不敢，應該由小弟敬你！」

三人都不是豪量之人，淺喝一口便放下酒杯。顧雲生誠懇地道：「小弟還是為

了那件案子奔波，怎像得兩位這般快活逍遙！小弟有一句話還要再說一次，請兩位念在蒼生安危份上鼎力相助，兩位相助並非爲小弟，也非爲朝廷，而是爲了天下蒼生！」

柳擷紅「噗嗤」一笑：「想不到顧兄查案厲害，說話也厲害得很！」

顧雲生苦笑着說道：「小弟乃第一次求人……」

齊雲飛咳了一聲：「顧兄在此找到蛛絲馬跡？」

「不，京城有一個人口販子，逃到這裏來，小弟來找他！」

齊雲飛道：「他肯見你？」

顧雲生笑笑。「有人去請他。」他雙眼瞪着齊雲飛，絕不放鬆。「顧兄還未答覆小弟！」

齊雲飛道：「顧兄太過抬舉小弟了，小弟眞是有心無力！」

顧雲生道：「若連齊兄也有心無力，恐怕武林中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柳擷紅道：「你大可以不在武林中挑選！」

顧雲生道：「誰不知道？但那人武功之高，令人咋舌，普通人如何奈何他？」

齊雲飛也誠懇地道：「多謝顧兄瞧得起小弟，不過在下雖然管成了幾件閑事，却全是運氣使然，要我正正式式去調查一件案子，實在無此能力！」

顧雲生臉上仍然一本正經。「這就是說齊兄的運氣一向很好！」

齊雲飛沉吟道：「也可以這樣說！」

「如此小弟更加不能放過你了！」

柳擷紅一怔，脫口道：「他運氣好跟你要調查的案子有何關係？」

「因爲我很相信運氣，幹咱們這一行的，雖說是有這方面的本領，但運氣也很重要，運氣不來時，兇手與你擦背而過，你也不知道，運氣來時，兇手還未出現眼前，你便有一個感覺！」

柳擷紅道：「這豈不是很玄？」

「不玄！」顧雲生道：「這就是好像高手相遇，雖然雙方都不曾出手，但隔遠便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凌厲之氣！」顧雲生不斷地說服齊雲飛。

恰好，小二將酒菜端上來，齊雲飛便乘機敬酒，顧雲生道：「兩位莫客氣！」他首先挾了一塊炸排骨放在嘴裏。「齊兄在這小地方等什麼朋友？」

齊雲飛笑道：「吃飯時候，豈可說此煞風景的話！」

顧雲生笑道：「齊兄不說，小弟也有辦法查到！」

柳擷紅問道：「你有何辦法？」

「最簡單的辦法便是一直跟着兩位，只要我想跟踪一個人，恐怕很少人能甩掉我！」顧雲生道：「你不要生氣，幹咱們這一行的，若連這賴皮的胆量都沒有，只能回家抱小孩！」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你用不着跟踪，小弟告訴你，他是舒燕北！」

顧雲生喝了一口酒，眨眨眼道：「你答應他的要求？」

柳擷紅道：「假如他查不到眞相，只怕眞的活不下去！」

顧雲生嘆息道：「假如小弟抓不到兇手，恐怕活不下去的不止一個人！」

柳擷紅道：「神捕必有良策，眞的不行的話，還可以去向令尊令堂求救！」

「家父家母脫離江湖已久，即使他倆老人家有三頭六臂，怕亦無能爲力，不過小弟還是有一個辦法。」

齊雲飛一喜，忙問：「什麼辦法？」

顧雲生又喝了一口酒，才悠悠地道：「這辦法簡單得很，便是一直跟着你倆，直至你倆答應爲止！」

齊雲飛與柳擷紅齊是一愕，頗有哭笑不得之感，覺得此人十分難纏，只聽顧雲生道：「齊兄，柳姑娘，咱們訂個條件互惠如何？」

「如何互惠？」

「齊某帮你們調查舒燕北的事，你倆帮助小弟調我要辦的案！」顧雲生還怕他倆不答應，忙又加了一句：「我先帮你，待水落石出之後，你倆才帮我？」

齊雲飛仍在沉吟，顧雲生臉色一變，道：「小弟如此委屈求全，齊兄尚不肯答應？」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顧兄誤會了，只因小弟還答應了黃松道長的請求，替武當查一件案，若再加上你那一件，就算小弟有三頭六臂之能，也分身乏術！」

顧雲生一呆，隨即道：「小弟便大贈送，索性再助你一次吧，如此吾兄該無話可說了吧？」

齊雲飛道：「小弟若再推却，未免不近人情！」

×　×　×

顧雲生是在酉時才到客棧找齊雲飛與柳擷紅的。柳擷紅道：「神捕出馬，是次該有所獲吧？」

顧雲生道：「姑娘看我這副神色也知道結果。」

齊雲飛道：「那人販子不肯招供？」

「他什麼都說清楚了，但這件案子，顯然與他無關，我起初以爲他洗手不幹，是因爲做了大案子，不料原來是他親家死了，他女婿找他來此同住！不過我仍派人監視他！」顧雲生道：「說你的吧！」

齊雲飛便將自己跟舒燕北去五老峯找尋毒神仙的經過說了一遍，然後又將武當失劍的事說了。「請神捕守秘，免得無端端爲武林製造一塲風暴！」

「齊兄放心，這個不用你叮囑！」

齊雲飛又取出黃松道長給他的那份名單。「這是黃松道長給我的，上面記錄了去年到武當派拜訪過的每一個人！」

顧雲生匆匆看了幾眼，又將名單交給齊雲飛。「這個還是由齊兄保管，小弟要看時再向你要！」

接着柳擷紅又將他倆跟曹敬賢造訪趙家莊的事詳述了，顧雲生目光一亮，立即陷於沉思。半晌才道：「無論如何，這個便值得咱們注意，它可能便是一條很有價值的綫索！」

柳擷紅道：「神捕有何高見？」

「小弟可以帮你們辦兩件事！」顧雲生後背往椅背上一靠，道：「第一件是找尋蒲松志，第二件是帶你們去探訪一位有『鎖神』之稱的姬知祥！」

柳擷紅動容道：「我曾聽家父提過，這姬知祥行踪十分隱秘，又擅易容術，你

知道他的下落麼？」

顧雲生笑道：「別人找他不到，小弟自有辦法！事實上我跟他也時有見面！」

×　×　×

九月初九，齊雲飛三人由辰時開始便泡在源香酒樓，一直等至戌時，還不見舒燕北前來，柳擷紅不由担心起來：「不知舒二俠會否發生什麼意外？」

齊雲飛內心亦十分担心，却安慰她：「也許他路上有什麼躭擱也未定！」

可是酒樓已打烊了，仍無舒燕北的踪影，三人雖然担憂，也只好回店，但齊雲飛走了幾步，忽然道：「你們回去吧，我再在這裏等一陣！」

柳擷紅還待說話，顧雲生已道：「如此也好，小弟在三更時分也接替你！」

齊雲飛與顧雲生等了一夜未果，次日三人仍泡在源香酒樓，眼看日已將晚，柳擷紅不由道：「雲飛，咱們明早不如去五老峯找他吧！」

話音未落，顧雲生已道：「也許他來了。」語畢，果聞一陣急劇的馬蹄聲傳來，馬蹄聲至店前，忽又是一陣刺耳的希聿聿馬嘶聲。

齊雲飛剛離座，只見一條漢子臉上塗滿泥巴，披頭散髮，如風般吹至，不正是舒燕北？

柳擷紅忙問：「你爲何至今才到？」

舒燕北也不答話，提起酒壺，將壺口含在嘴裏便是一陣牛飲，眨眼間，那半壺酒巳全倒在他腹中，舒燕北長長地吐了一口氣，這才坐下道：「我一路未停過，還換了三匹馬！」

齊雲飛連忙呼小二加一副杯筷，又喚來一壺酒，舒燕北也不客氣，一口氣挾了三塊鷄脯肉放在嘴裏咀嚼！

顧雲生道：「舒二俠，這個饅頭你先吃吧！」他將自己面前的那個饅頭，推到舒燕北前面，舒燕北這才發現他，訝然地道：「你爲何在此？」

顧雲生道：「舒兄先塡飽肚子，等下回客棧之後再說！」

×　×　×

四人一回到客棧，柳擷紅便急不及待地問：「舒二俠你何事遲到？」

「唉！」舒燕北嘆了一聲：「丐帮弟子爲了爭奪帮主鬥得十分激烈，每日都不斷有弟子集中到五老峯下，地位低微的根本不能上山，舒某又因等不到毒神仙，所以一直留在山下，誰知下山時又被丐帮截住，花了好大的勁才脫了身，所以便來遲了！」

齊雲飛道：「這樣說來，你還未見到毒神仙？」

「是的，不知道爲什麼他一直都不現身！」

顧雲生問：「你有否燒馬糞？」

「每日燒十餘堆，有時兩堆一齊燒，到後來被丐帮弟子發現了，還幾次上來窺看，不過我居高臨下，他們來時便匿起來，當他們查了三次，都找不到人，便索性派了十多個弟子駐紮在山頭，可是舒某不心息，仍在附近等待！」

齊雲飛道：「也許毒神仙因爲有丐帮弟子在塲，所以才不現身！」

柳擷紅道：「不知丐帮何時可以選出帮主？」

舒燕北懊惱地道：「看情況不會這般快！」

顧雲生道：「齊兄，既然如此，咱們何不先去武當？」

舒燕北聽得一怔，問道：「去武當何事？」

齊雲飛便將顧雲生的協議告訴他。「舒二俠可會反對？」

舒燕北道：「武當派的事，可能會牽連整座武林，而顧神捕的事，又關乎天下蒼生，邦國之事，舒某再不肯，也不敢反對！」

柳擷紅道：「如此咱們不如趁這時候去武當，再回頭來找毒神仙，避免與丐帮衝突……」

舒燕北喟然道：「看來這也是最好的辦法了！」

顧雲生道：「如此我明早便去找人找尋蒲松志的下落！」

×　×　×

由於顧雲生有一張良好的信鴿通訊網，所以第三天他們便得到消息，謂「黃河隱叟」蒲松志在孟津一帶當梢公，因此四人立即收拾行裝南下。

由濟源到黃河，不過數十里之遙，不到半日行程巳來至黃河北岸，此刻巳是正午，渡上的船夫都巳去吃飯。四人在岸邊等候。

柳擷紅問道：「神捕可認得蒲老爺子麼？」

「見過他兩次，但兩次都不同裝束及面貌，假如沒人指點，說不定第三次見面也認不得！」

齊雲飛忽然咦了一聲：「咦，那裏有一艘船，船上有人！」

衆人隨他的目光望去，只見岸邊亂石之中，露出一截船首來，後半截却被岩石遮住，看不到人，但石上却有白烟冒騰！

舒燕北道：「梢公在炊食！」

齊雲飛跑了過去，叫道：「喂，梢公，請送咱們過渡，船資加倍給你！」

石後無人回答，齊雲飛又喚了一遍，才見石後冒出一條滿面虬髯的壯漢，道：「人是鐵，飯是鋼，俺是人也要吃飯！」

「咱們趕着過渡，請您方便一下！」

「俺若沒有力氣，怎可載你們過河？等俺吃了飯吧！」

齊雲飛道：「您身子這般壯健，不吃一頓也沒有問題，咱們給三倍船資與你就是！」

那梢公索性蹲下去，身形隱在石後，大概又煮飯去了！顧雲生忽然道：「船老大，等你吃了飯，其他人也都回來了，咱們可不一定要搭你的船，這三倍的船資，你可賺不到了，想想看這是多美的事！」

半晌，衆人只道沒希望，那知那艘船却從石後滑了出來，道：「你們下船時，小心一點，不要踢翻了我的炭爐鍋子，否則要你們賠！」

四人先後跳下小舟，那舟只微微一沉，梢公臉色微微一變，隨即轉身撐櫓，道：「客官坐下！」

四人坐下便覺小舟慢慢順流而進，駛了一程，河水逐漸湍急，小舟載浮載沉的，但浪雖然大，仍覺十分平穩，舟上那一

爐一鍋，依然穩如泰山，炭火通紅，鍋內已在冒烟。

柳擷紅問道：「梢公伯伯，你在煮什麼？」

「熬些魚湯！」梢公仍然搖着櫓，一對眼睛，只望着河面，不與船上的渡客接觸。

顧雲生忽然問道：「老大，你今年多大的年紀，膂力好大呀！」

齊雲飛等人都有點奇怪，那梢公沉聲回答道：「俺今年剛四十歲，還未成家立室！」

「你未成家立室，這個我倒知道，不過你不是四十歲吧！」

齊雲飛三人更加奇怪，梢公悶聲道：「俺不是四十歲，難道已有五十歲？」

「五十歲？」顧雲生搖搖頭，道：「還太年輕，你起碼超過六十歲！」

齊雲飛等三人的眼睛，一會兒望着顧雲生，一會兒又望向梢公。梢公怒道：「你雖然有錢搭渡，也不能侮辱俺！」

顧雲生向齊雲飛笑笑，齊雲飛心頭倏地一跳，這才發覺河水湍急，黃浪滔天，但小船依然十分平穩，雖說能在黃河兩岸操舟的梢公，不但熟悉水流，而且膂力過人，但像這船如此平穩的，顯然不是膂力强就能夠勝任的！

只聽顧雲生哈哈一笑，說道：「誰敢侮辱你？除非那人不知道『黃河隱叟』的厲害！」

此言一出，舒燕北與柳擷紅都「啊」地叫了一聲。梢公道：「誰是『黃河隱叟』，怎地俺從未聽過？」

顧雲生哈哈笑道：「我剛才也幾乎給你隱瞞，請看看你的雙手？你臉上的易容術雖然高明，奈何雙手因爲濕過水，藥都化了，露出了破綻！」

雙雲飛三人轉頭瞪着梢公的雙手，這才發覺他雙手皮膚皺摺，與臂上的平滑完全不同，都暗暗佩服顧雲生目光犀利。

梢公目光一變，隨即苦笑一聲：「小顧，老夫這次眞的佩服你啦！你以爲老夫剛才做什麼？老夫遠遠見到你過來，怕被你認出來，還故意再加上這把鬍子，想不到還是瞞不過你一對利眼！」

顧雲生道：「不是晚輩眼利，而是咱們有緣！」

蒲松志仍不停地搖着櫓，邊問道：「聽你這話，好像有事要找老夫！」

「正是！」

「什麼事？」

「要找你的，不是晚輩，而是這位齊雲飛齊兄，老爺子大概也聽過『銀劍白龍』的外號吧？」

蒲松志深深地看了齊雲飛一眼，齊雲飛向他點點頭。道：「晚輩有事要請教您老人家，不過，到了岸邊再說吧！」

蒲松志默默地搖着櫓，由於身份暴露，所以沒有顧忌，運起內家眞力，小船去勢登時加快，不一刻，船便已停泊在南岸。他不靠碼頭，只用麻繩纏住岸邊的一塊大岩石，回首道：「這附近沒人，娃子們有話便問吧！」

齊雲飛單刀直入：「請問老前輩是否跟武當派的道長們很熟？」

蒲松志一怔，反問：「娃子你問這個作甚？」

齊雲飛道：「請前輩先答晚輩！」

蒲松志沉吟了一下，道：「是的！老夫跟武當黃字輩的牛鼻子都熟得很！」

「您經常去武當？」

「少說也有十多次！」

「去年重陽前也去過？」

「是的，老夫記得是重陽節的前兩天上山，在山上住了五天才下山。」

「何事而去？」

蒲松志呵呵笑道：「老夫常常無事也去找牛鼻子們品茶弈棋，難道朋友要有事才交往？」

柳擷紅插腔問道：「老前輩跟武當的黃字輩道長，那一位最熟？」

蒲松志沉吟了一下，道：「最熟的是黃柏，其次是黃山跟黃松。」

「爲何跟黃柏最熟？」

蒲松志坐了下來，道：「有兩個原因，第一，老夫早年跟他在江湖上相處過一段歲月；第二，他精於棋道，與老夫功力悉敵，每次上山都要跟他殺個不亦樂乎！黃松那牛鼻子。只喜喝茶，棋力甚差，老夫對他不感興趣，黃山又整天忙於料理派裏的事，無暇陪我！娃子們，你們問這些作甚？」

齊雲飛再問：「老前輩跟趙家莊趙氏昆仲也熟？」

蒲松志呵呵笑道：「他倆倒不太熟，老夫是跟他父親熟，不過聽說他倆很好客，老夫有時路過，也會去他們那裏叨擾幾杯！」

「不知前輩知不知他倆是否有去過武當？」

蒲松志道：「老夫不太清楚，不過去年老夫去他家時，他們却說未去過！」

前輩認爲他們的話可否相信？」

蒲松志怒道：「娃子，你已問了老夫不少問題，却連你的目的也未曾提過，你把老夫當作犯人不是？」

齊雲飛忙道：「前輩息怒，晚輩問你，可不是爲了自己，而且絕無惡意，相信前輩知道內情，也會關心。」

「那你就給老夫說個明白。」

齊雲飛苦笑道：「可惜晚輩已答應有關之人，不將眞相透露出去。」

「你既然不能相信老夫，還問老夫這許多作甚？」蒲松志站了起來，彎腰欲去解麻繩。

顧雲生忙道：「老爺子，齊兄的確有他的苦衷。」

蒲松志回答道：「難道老夫便沒有苦衷？」

「老爺子有何苦衷？」

「肚子餓了，不想再跟你逗嘴皮。」

「且慢，老爺子這件事咱們十分難辦，告訴了你，對委託之人不住，不告訴你又對你不敬……」

蒲松志淡淡地道：「老夫不問你們的內情，只問是誰委託你們的行不行？」

顧雲生望了齊雲飛一眼，道：「是武當派。」

蒲松志一怔，脫口道：「武當派爲何委託你們查趙氏兄弟？」一頓又道：「你們可以不答！」

齊雲飛道：「不是要查趙氏兄弟，而

是要查去年上武當造訪的所有人。」

蒲松志喃喃地道：「莫非武當發生了什麼大事？」

顧雲生輕咳一聲：「老爺子不可上武當詢問，免得反要誤了大事。」

「老夫已經六十五歲了，這還用得着你教？」

齊雲飛說道：「老前輩還未答覆晚輩呢。」

蒲松志想了一下，道：「看來那兩個小子說的話還靠得住。」

齊雲飛與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沉思不已，不知出錯的是那一方！

蒲松志問道：「你們還有什麼話要問的？」

齊雲飛長身道：「叨擾前輩甚久，深感不安，船資多少，請老前輩……」

蒲松志拂袖道：「你若當老夫是朋友，就不要跟老夫計較，上岸去吧。」

齊雲飛道：「這怎行？」

「如何不行？」蒲松志瞪了他一眼，「你給錢我，算是同情老夫？」

齊雲飛拱手道：「如此晚輩便謝了，下次有機會再請老前輩喝幾杯吧。」

蒲松志笑道：「這才差不多。」

衆人都向他告辭上岸，蒲松志解纜而去，舒燕北道：「如今咱們去那裏？」

顧雲生道：「先找個地方塡飽肚子，再去找『鎖神』姬知祥。」

× × ×

姬知祥隱居南陽城外的一條村子裏，顧雲生曾來過幾次，自然是駕輕就熟。

姬知祥不但是開鎖大行家，也是易容大行家，而且還是個萬事通，因此，即使是武林中的一派宗師，也不敢因他低微而輕視他。

顧雲生伸手在門板上連敲三下，再慢慢敲了兩下，這是武林中絕少人知道的暗號。

半晌，屋內有人道：「進門！」

顧雲生道：「老姬，門外有鎖。」

裏面道：「有鎖即是無鎖，無鎖即是有鎖。」

「這算是什麼佛偈？」

「屋子這般大，鎖只有一柄，你不會從無鎖之處進來麼？」

「無鎖之處，沒有門怎進去？」

裏面的人聲音十分冷峻。「你若連這個本事也沒有，還有胆子來？」

顧雲生說道：「我只怕會撞毀了你的牆。」

裏面沒有答他，顧雲生又拍起門來。

「老姬，你在攪什麼鬼？」

齊雲飛忽然拉一拉他的衣袖，向上指了一指，顧雲生會意，雙脚輕輕一頓，跳上屋頂，只見上面一個兩尺見方的天窗洞開，陽光洒滿了屋，他探頭下去，道：「老姬，是我！」

姬知祥臉上露出一絲笑意，道：「你總算沒令我失望……咦，不對，這不是你想出來的，叫他先下來。」

顧雲生向下面招手，齊雲飛等人便提氣躍上，他將齊雲飛推了下去，然後才跟着跳落。

齊雲飛剛才在外面聽見那雄渾的聲音，只道姬知祥是肥胖健壯的人，不料竟是個乾瘦如同猴子的老人，他向他行了一禮，道：「前輩便是姬知祥？」

姬知祥冷哼一聲：「不是我是誰？」說着其他人也都進了屋，姬知祥臉色一沉。「小顧，你違反了咱們的協定，可別怪我。」

顧雲生忙道：「老姬，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你有何苦衷？」

「既然是苦衷，自然是不足爲外人所道。」

「如此你還來作甚？」

「有幾件事想請教你，希望你仍如以前一樣，通誠合作。」

姬知祥哼了一聲，道：「假如我不合作呢？」

「除非是你有能力，將咱們全部都殺死。」

姬知祥一怔，脫口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顧雲生學他的聲調語氣道：「你連這個也不懂，還有胆問我？」

姬知祥又哼了一聲：「你的意思是假如我不合作，便將老姬的地址公開？」

「你總算沒令我失望。」

姬知祥哈哈笑道：「我早就要想搬家了。」

「但假如由現在開始，我便一直派人釘着你，你想我會被你甩掉麼？」

姬知祥臉色一變，說道：「你……這是……」

「只要你合作，你依然可以在這裏繼續住，這幾個人都是有名有面，有信有義，他們絕不會洩露你的藏身之所。」

齊雲飛接道：「不錯，姬老前輩大可以放心。」

「哼，不放心又能怎樣？我又沒能力殺死你們。」姬知祥悻悻然地道：「有話便快問吧。」

顧雲生道：「老姬，有關開鎖製鑰匙這方面的本領，你是不是天下第一？」

姬知祥又哼了一聲：「老姬還不致於如此自大。」

「江湖中有誰本領可以與你一爭長短的？」

姬知祥沉吟了一下，道：「起碼有三四個。」

齊雲飛接問：「除你之外，還有那位開鎖大行家，也懂易容術？」

姬知祥道：「那只有一個，便是『鎖不住』柳宣陽！」

齊雲飛點點頭。「就是南柳北姬，那一柳？」

姬知祥說道：「眞正能與我老姬爭長短的，頭一個便是他，你們還有什麼要問的？」

「你可否只看幾眼鎖孔，便製造出開鎖的鑰匙來？」

姬知祥想了一下，說道：「這要看那是什麼類型的鎖，有的鎖要試過幾次才能確定，而且也不一定需要另製鑰匙才能開的。」

齊雲飛頓了一頓，忽然出其不意地問：「你去年爲何去武當？」

姬知祥一愣，怒道：「誰說我去年去武當？」

顧雲生道：「你去年眞的沒去？」

「什麼去年？我老姬只在十五年前去過一趟，因爲受不住那些牛鼻子的冷嘲熱諷，所以發誓以後絕不再去。」

齊雲飛與顧雲生交換了一個眼色，問道：「請問柳宣陽住在何處？」

姬知祥目光一凝，道：「請勿迫老姬做不道德的事。」

顧雲生道：「武林即將有一場風暴，咱們不得不去找他，對證一件事。」

姬知祥頷首道：「老夫所知不少，也許你們說了出來，經老姬之耳，可以聽出什麼玄妙來！」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道：「武當失了一件寶貝，這寶貝可以引起武當一場火併，更有可能在武林中造成風暴。」

姬知祥問道：「東西是放在絕密的地方？」

「放在武當掌門的密室內，那密室只有黃山才有鑰匙，即使是武當的黃字輩諸人，要進去也得經黃山的同意，取了鑰匙才能進去。」

姬知祥道：「自古以來，監守自盜，賊喊捉賊的事，時常發生……」

齊雲飛道：「前輩的意思，晚輩明白，不過失去此物，最不利的便是黃山，他又怎會監守自盜？」

「這樣說來，偷的是別人嗎？」

「問題是誰有這種本領？」

姬知祥笑道：「這個老姬怎能知道，或者武當的牛鼻子中有叛徒。」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道：「看來這一點的可能性亦不高，因爲假如有叛徒的，這一件事早已捅了出去，武當派亦已大亂了！」

姬知祥問道：「此事發生在何時？」

「大概是在去年入夏後到今春。」顧雲生道：「確實的日期，大概只有下手的人才知道。」

姬知祥道：「你們要問的都已問完了吧？」

顧雲生道：「晚輩還有一個請求，希望你帶咱們去找柳宣陽。」

姬知祥嘿嘿冷笑，說道：「老姬沒此義務！」

齊雲飛道：「前輩以前做了許多不大光采的事，何妨在晚年做一件大好事。」

「什麼好事？」

「捉到下手的人，尋到失物，使武當派免却一場大難！」

顧雲生道：「齊兄之言，小弟贊成之至，姬老爺子若是在晚年做一件好事，對你那衣砵傳人，也是你唯一的兒子，大有好處。」

姬知祥臉色一變。「老姬不曾娶妻，怎有兒子？」

「你很早便有了妻子，不過將她休掉罷了，幸好你還有良心，一直暗中給錢她母子，她將兒子改姓軒轅，總算對你還有一點點懷念。」

柳擷紅訝然道：「她將兒子改了姓，還說對姬前輩有懷念之意？」

「傳說黃帝軒轅氏，後人因居於姬水，是以改姓姬，如今她將兒子的姓，由姬改爲軒轅，不是要兒子不忘祖麼？」顧雲生續說下去：「軒轅廣後來跟老姬偷偷學藝，他雖然入行稍遲，但如今已成了名家之一。」

姬知祥如虛脫了般地喘着氣，語氣頗有幾分怨恨之意，「小顧，你對老姬的一切，實在太感興趣，這跟你父母似乎有點不同。」

「誰說的，沈爺爺對每一件事也是要弄得清清楚楚，我父母跟了他這許多年，又怎會不受影响，只不過他倆沒找上你罷了。」

姬知祥嘆了一口氣，道：「你這算是威脅？」

「不敢，我是說，希望你替你兒子積點德！」

姬知祥考慮了一下，道：「好吧，但老姬只肯帶你們到那附近……我不方便露面……」

「這個咱們不會難爲你，」顧雲生問道：「柳宣陽隱居在何處？」

姬知祥神不守舍地吐出七個字來：「大運河畔的丹陽！」

× × ×

齊雲飛五人乘船沿大運河南下，秋意漸濃，河上更有涼意，五人在船艙內喝酒談天，倒也不寂寞，最無憂無慮的乃是柳擷紅，對舒燕北，顧雲生等人的遭遇，她只有同情，而無責任，且情郎就在身畔，又怎不快樂？

姬知祥起初也神不守舍一般，後來也逐漸寬懷，只有舒燕北自始至終都鬱鬱寡歡，但酒却喝得最快樂了。

不一日，船經揚州，只聽岸上有人叫喊：「春卷，五仁包子。」

齊雲飛說道：「這裏的茶館，不但雅緻，而且點心更使人垂涎，眞想上去泡一趟。」

姬知祥說道：「老姬的時間有限，你喜歡吃，上去買幾個下來，可不能泡館子呀！」

「吃點心不泡茶館子，有何意思？算了吧，下次經過再去！」

船仍繼續南下，由揚州到丹陽，只有五十多里水路，次日他們便上岸了。

姬知祥說道：「天黑好行事，這就去吧！」

丹陽是座古城，房舍都已很舊，姬知祥帶着齊雲飛他們，左轉右轉，不一刻來到一條小巷，他指一指前面一棟磚瓦屋，說道：「老柳便住在那裏面，你們自個去吧！」

「假如他不在裏面呢？」

「老姬可不包保他一定在屋裏！但我絕不騙你！」

齊雲飛問道：「他的樣貌如何？」

姬知祥笑道：「他相貌千變萬化，就算我告訴你也沒用，你以爲我這副面容，便是老姬的眞面目麼？」

顧雲生道：「我自有辦法迫他承認身份！」

齊雲飛向舒燕北打了一個眼色，舒燕北立即會意，便留下來跟姬知祥「作伴」。顧雲生、齊雲飛和柳擷紅則向那棟瓦屋奔去。

到得那跟前，只見那棟瓦屋已十分破舊，三人心中却是一動，忖道：「南柳北魏都家產豐厚之人，想不到都要住在破屋

內，看來一個人因得不義之財而發達的，生活也不好過！」

破屋內沒有燈，一片漆黑，屋內的人大概都已睡着了。顧雲生伏耳在門板上聽了一陣，裏面沒一絲聲息，門板上又上了銅鎖，窗口關得緊緊的，他略一沉吟，向齊雲飛打了個手勢，便飛身躍上屋頂，齊雲飛則繞到屋後。

顧雲生在屋瓦上走了幾步，便見到天窗已破了，木板不是因日久受不住風雨侵蝕而爛的，像是被人用掌刀震破，他心頭一沉，暗道：「莫非他已搬了家？」

當下暗暗吸了一口氣，縱身跳下去，鼻端立即聞到一絲焦味，他摸出火摺子，將其燃亮！

火光一起，顧雲生便肯定屋內已沒有人住！因爲牆壁上有火燒過的痕跡，桌子上鋪着一層厚厚的灰塵，牆角則掛着蜘蛛網！

顧雲生拉開一扇窗戶，見柳擷紅立在外面，便道：「柳姑娘，請通知他們進來，裏面無人！」

他說罷便走到寢室外，只見門板掛了一柄大銅鎖，另一間房亦復如此，顧雲生便在廳裏找到半截蠟燭，將其點燃，把火摺子收起來。

過了一陣，齊雲飛和姬知祥等人，便都由窗戶跳了進來，顧雲生立道：「老姬，現在看你的了。」

姬知祥冷冷地道：「什麼意思？」

「將這扇房門的鎖打開！」

姬知祥將燭台端到門前，抄起銅鎖看了幾眼，道：「這不是老柳安的！」

柳擷紅忍不住問道：「哦？你如何知道！」

「假如是老柳安的，他絕不會選這種『紙紮鎖』！這種鎖根本防不了行家！」姬知祥將燭台交給她，自懷中掏出一串鐵器來，全都是鐵絲鐵綫式扁平的鐵板，只見他迅速地找了一根鐵綫，伸進鎖孔裏，只撬了兩下，便聽到「啪」的一聲輕响，銅鎖開了！

柳擷紅輕輕將門推開，衆人立即聞到一股焦味，姬知祥道：「裏面有屍骸！」

齊雲飛自柳擷紅手中接過燭台，首先走了進去，只見這是一間寢室，房內四壁都黑黝黝的，炕上斜躺着一具白骨！

衆人一聽都輕啊一聲，心中對姬知祥更是佩服！

齊雲飛再走前，回首一望，房內的木具傢俱已全不見，炕前堆滿了灰燼，顯然有人在此放火！

姬知祥見屍骸四肢都彎屈着，便又說道：「這人是被人縛住，活活地遭火燒死的！」

顧雲生道：「這是一件謀殺案，放火燒人的兇手十分謹愼，讓火燒掉屍體的血肉，又不讓屋子着火！」

柳擷紅有點害怕。「這人到底是不是柳宣陽？」

舒燕北道：「這是他的家，料必是他了！」

顧雲生道：「這倒未必，也許是他的家人也未定！」

姬知祥道：「此人是男人，看骨格，高度又與老柳差不多！」

齊雲飛道：「嗯……燒死他的人，莫非……」

顧雲生目光一變，道：「莫非老柳被人利用到武當派偷東西，事後再給人殺了滅口？」

齊雲飛道：「小弟也有這個想法！」

顧雲生說道：「咱們快在屋子內搜一搜，以老柳的爲人，臨死之前必有綫索留下！」

齊雲飛道：「先將隔壁那扇門打開看看再說！」

衆人退了出去，姬知祥又打開另一扇門，裏面仍然飄着焦味及一陣異味，可是却不見有屍骸，顧雲生道：「屍骸藏在炕裏！」

齊雲飛走前，只見那炕封得密密的，運那放炭的小洞也沒有，姬知祥道：「將它鑿開看看！」

舒燕北立即出房，不多久，他由灶房處找到一柄鋤頭進來，只見他認定一個地方，運起內功，用力掘了幾下，那炕便開了一個洞來，一股中人欲嘔的屍臭，立即由裏面衝了出來！

衆人忙不迭退了出去，但是仍然忍受不住，終於離屋出去！

顧雲生道：「咱們暫且守在附近，明早我去報官！」

× × ×

次日一早，顧雲生去衙門走了一趟，便帶來了一大批衙差和仵工，隣居都聞到那股子屍臭，早就在那裏探頭探腦，此刻見到官府派人來，更知道出了事！

官府在屋裏「掘屍」，齊雲飛則與顧雲生向隣居查問，他們只知道住在這裏的人姓楊，與一子一媳一孫同住，平日他兒子在外面營商，老人家則深居簡出，但爲人十分和靄，隣居有困難，往往能解囊相助！

但自去年底，這家人便不見出入，大門鎖上，他們都以爲是去媳婦娘家，因爲去年底有人來報，楊家媳婦娘家二老都病重！

齊雲飛再問：「那媳婦的娘家有沒有人來探過他們？」

「來過兩次，但見門鎖上，問了隣居幾句便回去了！」

不一刻，仵工們已將炕掘開，出來換氣時道：「捕頭，炕裏有三具屍體，一男一女，還有一個小孩！」

顧雲生估計是柳宣陽的兒孫，便道：「梁捕頭，叫他們先別動，待我去看看再說！」

丹陽城的捕頭立即吩咐屋內的人出來，他們口中雖然含了辟臭的藥物，但出來時，仍都臉色青白，噁心作悶。仵工道：「裏面空氣不流通，很難受！」

顧雲生又吩咐衙差將柳家窗子全打破，惡臭衝了出來，看熱鬧的人都散開了，隣居的門窗也全部關了起來。

過了好一陣，屍臭才稍散，顧雲生向仵工討了幾束薰香，將其點燃，然後與齊雲飛和姬知祥進去，雖有薰香，但三人仍忍不住，閉住呼吸，走到炕前觀察，只見炕裏堆放着三具屍體，果然如仵工所說，一男一女和一個小孩，屍體早已爛得不成樣子，面目難辨，但身上並沒有傷痕！

三人看了一陣，便退了出去，吩咐仵工將屍體抬出來。首先抬出來的，是那小孩，繼而是那男的，經過姬知祥身邊時，他忽然道：「停下來！」

仵工依言停下，姬知祥蹲下身查看，半晌長身道：「這才是老柳！」

齊雲飛道：「前輩如何知道？」

「大凡屍體的血肉雖易腐爛，但毛髮均不易變化，你們看他這鬍子！」

「也許他兒子也蓄鬚！」

「但鬍子已灰白，年紀便有差別，我已試過這鬍子是眞的，不是黏上去的！」

顧雲生立即吩咐梁捕頭，將這具屍體放在殮房裏，三具屍體都抬走之後，屍臭才慢慢變淡，再過了一陣，五人再度進去，那梁捕頭懾于顧雲生的名頭，沒他的吩咐，不敢進去。

房內點了好幾束薰香，又點了火把，將房子裏照得如同白晝！

炕內仍惡臭陣陣，顧雲生閉着呼吸，跳了進去，久久都沒有發現，齊雲飛忍不住也跳了進去，只見地上有一團團深褐色的東西，料是血水已滲進地上！

姬知祥在外面道：「小顧，假如兇手是由天窗進來的，當他震破天窗時，老柳一家已醒來，屋內難免一陣惡鬥，結果他輸了，被人制住，然後送進炕裏，假如你是兇手，會使什麼辦法制住他，使他動彈不得？」

顧雲生道：「這還用說，最簡單的辦法便是制住他的暈穴或者麻穴！」

「不錯，如此即使老柳如何聰明，也無所施其技！」

他話音未落，顧雲生與齊雲飛已跳了出來，道：「他只能夠將綫索留在打鬥的現場！」

舒燕北道：「天窗在廳裏，相信打鬥現場也在那裏！」

五人魚貫出房到廳內，五人的目光都一齊落在那張桌子上！

火把移近，桌面的灰塵被拭乾淨，但一切如常，這桌子顯然是新買不久的，連一道刀痕也沒有！

齊雲飛道：「下面！」說着拿着火把鑽了下去，但桌底依然什麼也沒有！

姬知祥有點氣餒，舒燕北忽道：「也許他將綫索留在牆壁上，當時屋內必定無火，兇手未必查覺！」

衆人都覺得他說得有理，於是用稻草及破布，在薰黑的牆壁上拂擦起來，忽然柳擷紅道：「你們看，這是什麼？」

衆人立即走了過去，只見牆壁上被人用利器刮了一個梅字！

顧雲生道：「兇手姓梅？」

姬知祥道：「快找一找！」可是內壁除了這個潦草之極的梅字，什麼也沒有！

五人只能作罷，離開柳家。

顧雲生道：「兇手一定不會讓柳宣陽將綫索留下來，因此這屋子已『價値』不大，咱們不如再去看看柳宣陽的屍體！」

五人跟梁捕頭到了衙門的殮房，圍着柳宣陽的屍體，仔細觀察起來。

姬知祥道：「將他身上衣服剝下來！」

仵工立即動手，柳擷紅只好退了出去。

仵工將柳宣陽的衣服解了下來，屍骸已「體無完膚」，衆人都仔細地檢查他的身體。柳宣陽身上的衣服極少，顯然當時是在睡夢之中，也許他在衣服上面留下了綫索，但現在早已變了色，瞧不出什麼來，衆人只得快快離開。

顧雲生到衙門交代事情，其他人則到飯館裏等他，幸而他身份特殊，只一陣便「脫身」回來，衆人便討論起來。

顧雲生道：「殺死柳宣陽的，九成便是與那『梅』字有關的，不過是不是此人偏他到武當偷東西，則無法肯定！」

齊雲飛道：「無論如何，咱們也得向武當派交代一下，因爲咱們已替他們找到兩個疑點！」

姬知祥道：「老姬的任務已完成了吧？沒我的事，我可要回家納福去了！」

齊雲飛與顧雲生連忙謝了他一番，飯後衆人分道揚鑣，齊雲飛、柳擷紅，顧雲生和舒燕北，乘馬向西急進！

在路上，他們已聽到一個消息，丐帮已選出新帮主，新帮主是鍾元濟，新任的副帮主卻是位名不經傳的高知遠！

齊雲飛雖然知道高知遠有長老歐陽鴻助他，但仍頗覺意料，不知他如何晉陞上去的！

四人在路上馬不停蹄，到十月初才至武當山下，齊雲飛依言到太清齋堂，接待的是位小道童，齊雲飛道：「請問觀眞道長在麼？」

小道童道：「在，請跟我來！」他引四位到一間雅室坐下，又道：「請稍候！」一言畢出去，四人等了一陣，不見有人來，不覺有點納悶，就在此刻，柳擷紅發覺窗外有人偷窺！

（未完・五）

奇俠司馬洛故事

凶靈魔塔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朗、希閣被鬼眼追擊，希閣遇害，白朗被李敏搶救，並將鬼眼擊斃，李敏和白朗接應司馬洛將江老先生的屍骸順利盜走，却被拉沙看見，司馬洛向他說服，帶李敏、白朗向酋長謊報，然後帶着屍體另走一條路，不幸遇到施米夫帶人截擊，雖然將他的手下擊斃，但又遇到戈拔，只好再向他說時，戈拔不肯，決定帶回去見酋長，酋長經過司馬洛解釋，知道施米夫運炸藥想將部落毀滅，要求司馬洛協助對付，此時拉沙和李敏、白朗還未回來，酋長派司馬洛協助戈拔去找他們，可惜已被施米夫將他們擄走……

暗改水道　防止水淹

「我眞担心她，比如我的哥哥！」戈拔說。

「我奇怪他們現在的情形又是如何了。」珍美說。

× × ×

現在，李敏與拉沙及白朗是被囚禁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一座鑽油塔頂上。

那鑽油塔的樣子，大致有如建築用的打樁機，也有點像巴黎鐵塔，高高的蛛網形的鋼架，伸到高處。因爲探油的油管很長，才能鑽入地下的深處，因而就要有這樣一座塔把油管穩住才能鑽入地下。拔出來時亦是要有這樣一座高塔爲助，才能夠拔出來的。

這裏鑽探已經失敗了，塔還未拆去。這塔頂上有一個用金屬板搭成的小房間，作瞭望及指揮之用的。

此時，李敏、拉沙、白朗就是給囚在這上面。

這裏本來是有一座鐵梯通上去的，但是鐵梯已經拆去了，他們就不能夠爬下來。即使以李敏的身手，要沿着那鋼架爬下來也不是易事，尤其是外面正在下着細雨，那些鋼架會很滑。即使她企圖爬下來，也要花很長的時間，下面守衞着的人，是很容易看見的。

她在窗口向下望去，細雨使視綫一片迷濛，什麼都看不清楚。她忍不住咒罵起來，因爲她這個人的脾氣向來就並不太好的。

「李小姐，」拉沙說：「這都是我的錯，假如不是我那麼笨，上了施米夫的當，就不會弄到今日這田地！」

「算了吧！」李敏說。

「不過，與你死在一起，我也是甘心的！」拉沙說。

拉沙一直是傾慕李敏的，所以會對李敏講出這樣感情豐富的話來。

李敏則是不耐煩地斥道：「你不要悶我好不好？」

李敏還是對男性的恭維和追求的興趣不大，而且認爲這是會把她悶死的事情，尤其這話是出自一個她對之並沒有什麼好感的男人之口。

拉沙頹喪地低下頭來，而白朗則躺在一角落裏，露出一個淡淡的苦笑，白朗的嘴角還是在淌着血。

雖然施米夫因爲李敏的關係，暫時不殺白朗，但是他對白朗却是不能不加以虐待的。

他把白朗當衆毆打了一頓，由他的手下的其中一個打手來動手。這個打手是打人的專家，被他所打的人不會受到太重的傷，也不會致命，但是却會得到最大的痛苦。

施米夫就是把白朗打到死去活來，然後才把他與李敏及拉沙一起送上這塔頂上去。

現在升降機停止了，鐵梯亦拆去了，李敏一時想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逃走，尤其是要帶着受了傷而正在很痛苦的白朗，

還要硬爬下去的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拉沙走到白朗的身邊，蹲了下來，在昏暗之中看着他，問道：「你現在覺得怎樣？」

「别担心我，」白朗以沙嗄的聲音說：「我的性命是不要緊的，我巳經做成功了這件事，我已經把施米夫的詭計陰謀揭穿了，雖然我們幾個人巳被捉來了，但是司馬洛一定會通知酋長！」

「問題却是，」李敏說：「司馬洛拿了屍體之後就要離開了，他以為會是由我們去通知酋長的，而他未必知道我們是巳經給捉起來了。除此之外，施米夫既然捉我們，一定亦會派人去對付他，假如他萬一有什麼不測呢？那時就沒有人通知酋長了！」

「我們……我們得想個辦法！」白朗焦急地說着，要爬起身來，然而却實在太虛弱了，這樣運動一下，祇是使他劇烈地咳嗽了起來，咳出了一些血。

拉沙忙按着他：「你不要動，你需要的是休息！你休息一下吧！」

「我——」白朗說：「有什麼事情是可以讓我做的嗎？就是拚了我這條老命也不要緊，祇要把那老狐狸的陰謀破壞，那即使犧牲我的性命，也是值得的！一個人，一生起碼要做一件有價值的事情，光明磊落，對得起良心，這樣才不會把自己的命浪費掉！」

「你放心好了，」李敏說：「我們總可以想出一個辦法來的，現在就可惜施米夫沒收了我的無綫電，使我不能與司馬洛聯絡！」

「珍美小姐，」拉沙說：「司馬洛是也可以用無綫電與她聯絡的，當司馬洛完全離開了之後，他一定會用無綫電跟珍美小姐通話，那時司馬洛就會知道原來我們不見了，那麼，他就會叫珍美把施米夫的陰謀轉告我的父親！」

「我也是正在希望情形會是如此！」李敏說。

「等一等！」拉沙忽然揮揮手，「不要吵，讓我聽一聽！我聽到鼓聲！」

不錯，這時他們果然可以聽到遠處隱隱傳來鼓聲。李敏和白朗都聽不出這些鼓聲乃是代表什麼，但是拉沙是在這裏長大的，拉沙可以聽得出來。

過了一陣之後，拉沙臉上露出興奮之色。他說：「我父親正在通知各個部落，我們給施米夫捉起來了，而施米夫有一個陰謀，就是把我們的村子毀滅！」

「唔，」李敏說：「那即是說司馬洛巳經告訴了你的父親這件事情的眞相了！他一定巳擊敗了施米夫的手下！」

「看來正是的，」拉沙說：「這樣一來，就不會再有此地的土人肯與施米夫合作！他們不會信任他，施米夫捉去了酋長的兒子，這是一個大忌！他們不會信任和原諒做這種事情的人！」

「鼓聲有沒有叫大家帮忙把我們救出來？」李敏問。

「沒有，」拉沙說：「我的父親祇是叫大家保持安靜，不要妄動。不過，他們是一定會來救的！」

「希望他們不要用強硬的手段來進攻！」李敏說道：「這樣他們是會死掉不少人的，而且最後，我們也可能會難免一死！施米夫在失敗之時可能會與我們同歸於盡！」

「我却在担心司馬洛，」白朗說：「假如他見到酋長，那麼他盜屍的事情也守不住秘密了！」

李敏說道：「也許，司馬洛是會權衡事情的輕重的，他一定認為，救全村的人的性命，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正如你所講的，一個人，還是應該做最有價值的事情！」

這時，在塔下，那些人亦同樣聽到鼓聲。

其中一個打手，闖進施米夫的屋中，向他問道：「施米夫先生，你聽到那些聲音嗎？」

「那是鼓聲！」施米夫說。

「我知道，」那人說，「我的意思是，你明白那是什麼意思嗎？」

「我聽不懂！」施米夫搖搖頭。

「照我所知，」那人說：「他們沒有電報和電話，他們就是用鼓聲與較遠處的人通訊的！」

「我也知道，」施米夫說：「這正是他們在做的事！」

「你這裏竟然沒有聘用一個土人！」那人說：「假如有，他就可以為我們翻譯了！」

「我不信任那些土人，」施米夫說：「因為當時機成熟的時候，我會把他們的家鄉也毀滅，他們也一定會因此而作反，把他們的人留在身邊是不安全的！而且，用不着翻譯也猜得到了，他們是正在把我的壞事向所有的部落宣傳。是白朗告訴了司馬洛，而司馬洛向他們透露，我們那些人完全沒有了消息，也沒有回來，他們一定是巳經給司馬洛消滅了！」

「他一個人，」那打手說：「怎麼可能消滅我們這許多人呢？」

「司馬洛這樣一個人，」施米夫說：「沒有什麼事情是肯定他不能做到的，他是一個令我頭痛的人物！」他深深地吸着雪茄，又在杯中倒了一杯酒，烟與酒的存在，顯然亦表示施米夫是正在很煩惱。

「假如酋長是號召其他人來進攻呢？」那打手問。

「他們是不敢的，」施米夫說：「酋長的兒子在我的手中，中國人也有一句話叫投鼠忌器！」

「但是我們現在的人手巳不多，」那打手又說：「萬一他們眞的來攻，我們是不易抵抗的！」

「我還是認為他們不敢，」施米夫說：「不過，當然我是需要補充人手的，所以，我巳經用無綫電與外間聯絡，再找一批援兵來了！」

「老天！」那打手說：「我沒有想到這些人是那麼難對付的。」

「現在你出去，加緊守衞吧！」施米夫說：「不要騷擾我！我得想清楚！」

那人祇好退出去了。施米夫站起來，就把酒瓶推倒了，酒濺得一桌一地都是。他下意識地張開嘴巴要叫白朗，但是又闔上嘴巴。

他巳經沒有白朗了。以往，這些事情

，白朗會馬上進來弄妥，現在則是不行了。他沒有了管家，也沒有了厨子，感到大不方便，而這些事情，那些打手是不會做的！

沒有了鬼眼，亦是很不方便。

而施米夫雖然說他要想一想，其實他是巳經想好了的。

這時，他就走進一間房間裏，把取自李敏身上的那隻小型無綫電接駁在他的一副大型無綫電上，他現在就是要與司馬洛聯絡。

這無綫電的聯絡訊號，給珍美家中，李敏留下來的那副無綫電接收到了，這時，司馬洛巳經跟珍美回到了家中。

珍美接聽無綫電。施米夫說：「珍美，司馬洛在那裏嗎？」

珍美望望在身邊的司馬洛，請求指示，司馬洛點點頭，於是珍美說：「他在這裏！」

「叫他跟我講話吧！」施米夫說。

司馬洛接過了無綫電，說：「施米夫先生，有什麼指教？」

「你很本事，」施米夫說：「你仍然活着，你能够死掉進了靈屍塔，而活着從裏面出來，眞了不起！」

「多謝你，」司馬洛說：「不過我看你的眞正目的也並不祇是稱讚我而巳，所以，你有什麼屁，就放好了！」

「你別忘記，」施米夫說：「你們有人在我的手中。你有李敏在我的手中，而酋長有一個兒子亦在我的手中！」

珍美插咀道：「白朗先生呢？」

「他也活着，」施米夫說：「不過我警告你，你不要勸酋長派人來救，不然他們就會死掉了！」

「你敢殺他們嗎？」司馬洛說：「難道你自己不想活下去嗎？他們死掉的話，你也會沒命了！」

施米夫狂妄地哈哈大笑起來。

司馬洛冷冷地說：「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施米夫，你是沒有什麼值得笑的，你的形勢惡劣，損失也很大。」

「我在殺死了他們之後，」施米夫說道：「一飛就可以飛走了，他們追不到我的！」

「我却可以追到你，」司馬洛說：「世界雖大，但是有許多你不能去的地方。而剩下來的那些你能去的地方，也都是我能去的，你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逃走！」

「聽我講，司馬洛，」施米夫說：「你跟這些人又不是什麼親戚，你何不跟我合作呢？」

「不感興趣！」司馬洛說。

「江思靜也在我的手中，」施米夫說：「假如我對你保證，我能够玉成你替江思靜做的這件事情呢？」

「還是不感興趣！」司馬洛說。

「那你是不給我路走？」施米夫說。

「不，」司馬洛說道：「我可以給你一條生路走，你把人還我們，你就可以走了。」

「放棄這裏的一切？」施米夫說。

「你在這裏還有什麼希望，」司馬洛說：「你的詭計都是不能實現的了。」

「你的交換條件，對我來說，是太令我吃虧了！」施米夫說：「講起交換條件，為了表示我的誠意，我先把江思靜交還給你如何？」

「作為一件表示誠意的禮物？」司馬洛問。

「我是一個做生意的人，」施米夫說：「我不喜白送禮物，我祇是想交易，我把江思靜還給你，你告訴我你在靈屍塔裏的發現好了！」

司馬洛心中一動，暗暗高興，施米夫有此一問，那即是說他並沒有從李敏的口中問出靈屍塔中的眞正結果了。

事實上施米夫的確是問過李敏，李敏推說不知道，她說因為司馬洛不肯透露。她說司馬洛認為他在那裏發現的事情，為安全計，在出來之前最好不告訴任何人，尤其是有珍美在旁邊聽着，她恐怕珍美知道了之後不易守得住秘密。

司馬洛說：「你要知道，那很容易。你放進去那個手下，巳經死掉了。他巳經發狂，跳下了無底深洞中！」

施米夫一時怔住了。麥他維殊還活到司馬洛進去的時候，這件事情，倒是他不知道的。他說：「你在講什麼？」

「那個蘇格蘭人，」司馬洛說：「他吃老鼠活到我進去的時候，不過你用不着担心他出來報復，他巳經死了，早知如此的話，我就帶他來了，可惜我與他談得並不好，似乎他對你的作風是太了解了，他以為我是你派進來殺他的，他企圖殺我，他跌進了無底深洞中。」

珍美在旁邊焦急地揮着手，示意司馬洛不要對施米夫透露那許多內幕，司馬洛則做手勢示意不要緊，他是有分寸的。

「怎麼了？施米夫？」司馬洛問：「你聽不到我講話嗎？」

因為施米夫沒有做聲。

施米夫馬上又恢復了他的滑頭，而狡猾地說：「麥他維殊是一個傻狗，不過，既然他死掉了，也就算了吧。告訴我，他在那裏面的研究的結果又如何呢？」

「什麼研究？」司馬洛問。

「別開玩笑吧，」施米夫說：「你這樣精明的人，會看不出來嗎？他的儀器一定還留下來的。」

「哦，」司馬洛說：「他巳經打破了，他打破了無綫電，亦把那副什麼儀器打破了！」

「你又是在跟我開玩笑了。」施米夫說。

「施米夫先生，」司馬洛沒好氣地說：「假如告訴你，那裏是一座十分豐富的天然石油井，你會相信嗎？又假如我告訴你，那裏什麼都沒有，你又會相信我嗎？是不是？」

「這些當然都不是空口講一句就可以的，」施米夫說：「要有一些科學根據，譬如那副儀器的狀況，以及其上的指示之類，你得詳細講出來！」

「這個就不能够無條件奉送了，」司馬洛說：「你先把人還給我，我就告訴你吧。」

「我可以先還給你江思靜。」施米夫說。

「我要你還全部。」司馬洛說。

「不行，」施米夫也堅決地說：「辛苦得來的東西，我是不能够這樣輕易交還

的。」

「這不是交還，而是交換，」司馬洛說：「你把他們全部交還了之後，我就可以把眞相告訴你了！」

「你也知道這是行不通的，」施米夫說道：「我的手上，一定要抓住一些把柄呀！」

「你還是別做夢吧，」司馬洛說：「就算那裏是一座豐富的石油井吧，那又如何?你也祇是可以想像一番，而不能够碰的，你那個可惡的計劃巳經是不可能實現了。」

「聽我講，」施米夫說：「有酋長的兒子在我的手上，我敢可以跟酋長講條件，我與他的事情可以分開，假如是有利可圖的話，那也是我與酋長大家一起發財罷了，我會把繁榮和富貴帶來給他，這並沒有什麼不好！」

「這也正是事情的要點，」司馬洛說：「對於你的所謂繁榮富貴，沒有人表示歡迎，祇是你自己在做夢罷了！」

「你叫酋長跟我談吧！」施米夫說。

「無綫電是我的，」司馬洛說：「你有什麼話，由我轉告好了！」

「我跟他談的事，要跟他本人面對面談才可以，」施米夫說：「不能够靠別人的。」

「那你自己找他談好了！」司馬洛說道。

「等一等，」施米夫說：「我跟你的談判，還未有結果呀！」

「不是巳經決定了嗎?」司馬洛說：「你把人全部還我，我就告訴你靈屍塔裏的眞相。」

「那即是說塔裏果然是有材料的了，」施米夫說：「你怕告訴了我之後，我更加不肯放人！」

「我是怕我告訴你什麼你都不肯放人，」司馬洛說：「你這個人，從來沒有做過一件令人覺得你是可以信任的事情，假如地下是有石油的，你固然不肯放人，假如是沒有的，你也是不肯那麼便宜人家，你還是會把人殺掉了之後才走，你大概也有自知之明，世界上肯信任你的人是很少的！」

「這樣說，是根本沒有結果了！」施米夫說。

「一次沒有結果，可以再談第二次，」司馬洛說：「你不妨先考慮一兩天，我並不急！」

「好吧，」施米夫說：「你也告訴酋長我的條件，讓他考慮一兩天吧。」

「這樣也很公平。」司馬洛說。

「你也知道，」施米夫說：「我本來就是想把他這塊地買下來的，現在我還是想買！」

「而現在你可以不付錢了，」司馬洛說：「用他的兒子換他這塊地?」

「不是，」施米夫說：「是附送的。正式交易了之後，我就會把兒子還他，你叫他開一個價錢好了！」

「你很慷慨，」司馬洛說：「不過我看酋長是不會答應出賣的。」

「你用不着替他決定，」施米夫說：「讓他自己決定好了，而且，你也最好帮帮我，因爲成交了之後，我和酋長一家人還是朋友，而我也會無條件把李敏和江思靜交還給你的。」

「還有白朗?」司馬洛說。

「你要他，我也送給你好了，」施米夫說：「他其實是一個好管家，不過對我來說，他巳經不够資格了。」

「似乎應該是他認爲你不够資格做他的老板。」司馬洛說。

「隨便你怎麼講好了。」施米夫說道：「總之，我的意思，你是巳經大致明白了。」

「也差不多了。」司馬洛說。

「好，我們明天再聯絡！」施米夫說道。

× × ×

第二天早上，天氣又放晴了，再不下雨。

而林鈴也趕到回來了，她是駕一部直升機飛來的。

司馬洛與她及酋長一起，再講清楚了當前的情形。

酋長說：「你認爲我應該接受施米夫的條件嗎?」

「不。」司馬洛搖頭。

酋長說：「你要爲李小姐和江小姐的性命着想，你也不勸我考慮?」

「不，」司馬洛搖頭，「施米夫提出來的條件，他是明知道我和你都不會答應的，而且他也提得不够技巧。以他這樣一個人，假如他要的只是買下你的地皮，那麼他起碼會提出多三倍的條件，讓我們討價還價，講到底是賣給他地皮，這是一般奸商的做法，以他這樣狡猾的人，難道也會不懂嗎?」

林鈴亦是一個一流的智者，她的腦袋也是絲毫不遜於司馬洛的。他說：「我認爲施米夫是正在使用拖刀計?」

「什麼拖刀計?」酋長問。

「那是一個歷史故事，」林鈴說道：「老黃忠上陣與敵人交鋒，詐作敗退而逃，大刀拖在後面，等對方追近之時，忽然大刀一砍過去，對方不及提防，就被殺掉了！」

「哦，」酋長說：「他會怎樣砍我們呢?」

「現在還不知道，」司馬洛說：「他拖是肯定的了，他是正在拖延時間，他那一砍，是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够實行的。」

「他又不能用炸藥了。」酋長說。

「其實我亦根本就不相信他會用炸藥的，」司馬洛說：「我總是懷疑他是另有一個計劃，一個需要總工程師賓納才可能够設計出來的計劃，他的管家白朗太武斷了，又沒有向賓納打探清楚，他一定另有一個計劃。」

「那麼現在情形是對我們很不利的了，」酋長說道：「優勢還是由他佔盡了，我們有人在他的手中，他却沒有什麼在我們的手中，他可以拖下去，我們却不能够拖！」

「總之接受他的條件是無論如何不行的了，」司馬洛說，「我們得設法把人救回來！」

「怎麼救呢?」酋長問。

「這個我可以帮忙，」戈拔在旁邊說：「我會很出力的。」

「讓我們先去觀察一下形勢吧！」司馬洛說。

「你到他們那裏去?」酋長担心地說道。

「你不能够送羊入虎口！」珍美也馬上提出反對。

「我不是步行到他那裏去看，」司馬洛說：「我是開直升飛機，從空中去看一看！」

× × ×

司馬洛與林鈴坐直升飛機升空，直升飛機完全無阻碍的，因此很容易就到達了施米夫那個地盤的上空。

此時，李敏，江思靜，拉沙及白朗是仍然被囚禁在那鑽油塔頂上的。李敏遠遠看見直升飛機飛來，便連忙叫江思靜脫下襯衣給她，伸出窗外揮動着。

司馬洛他們果然馬上就注意到了。

「你以爲他們能救我們嗎?」江思靜問。

「難一點了。」李敏說。

「但是，」江思靜說：「我們是在高處呀，直升飛機剛好可以在空中停留，救我們是最方便的。」

「但是他們有槍在地下守着。」李敏說。

「我爸爸應該會來進攻的，」拉沙埋怨她道：「他們在地上，我們在空中，進攻起來，他們要殺我們也來不及了，爲甚麼不進攻?」

「司馬洛與你父親都是智慧的人，」李敏說：「我相信他們是有主意的！」

直升飛機在高空盤旋着，司馬洛與林鈴都用望遠鏡在觀望。

司馬洛說：「唔，幾個人都是困在塔頂，這很聰明，我們即使來搶人或者是偷人，都很不方便爬上塔頂去！」

「試試降下去看看，」林鈴說：「也許我們可以就這樣在空中把人救走。」

她雖然這樣說，却也並不熱心。

「很難了，」司馬洛說道：「這個希望不大！」

果然，他們的直升飛機，却也並不心急。

「很難了，」司馬洛說：「這希望不大！」

果然，他們的直升飛機，早就給地上的人發現了。

一隻火球向空中射上來，炸開，發出亮光；然後慢慢降下去。那是一隻照明訊號彈，在白天射上來巳經是相當刺眼，所以是在晚間，還會把一天都照亮。

跟着有幾個槍手長距離步槍向空中射擊。

飛機還沒有進入槍彈的射程之內，所以還未受到這射擊的威脅，不過爲安全計，司馬洛還是使直升飛機升高一些。

「你看，」李敏在營內說：「他們是不能在空中救我們的，假如直升飛機降到營頂上來，就會給他們射中了！」

「豈有此理！」拉沙不耐煩地說。

這時，施米夫則正在用無綫電與司馬洛聯絡。

他說：「司馬洛！司馬洛！你聽到沒有?」

「聽到！」司馬洛說：「他是也有把一隻小型無綫電通話器帶在飛機上的。

「假如你想救人的話，」施米夫說：「你最好三思而後行，我們的神槍手可以把你射下來的，而且，除此之外，你看看我這部開山機！」

直升機上的司馬洛與林鈴把望遠鏡轉過來，望向地上的一座開山機。

那是一座坦克車似的車子，前頭有一隻巨大的鷄嘴型的東西，是用以開山挖土的。

這開山機正在開動，向塔底撞過去，不過在未撞到之前又停下來了。

施米夫的聲音又從無綫電中透出來說：「看見沒有?在必要時，我還可以把這塔弄得倒塌下來，那時，你的人就都要跌死了！」

司馬洛毫不懷疑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因爲那開山機是十分沉重，而馬力强大的，假如那鑽油塔的其中一根柱給撞斷了的話，整座鑽油塔就可能塌下來，而塔上的人也會跌死了。

「很好，」司馬洛說：「你眞本事，施米夫！」

「我猜你是打算到這裏來看清楚形勢，準備救人的，」施米夫說：「現在，你大概也明白，是沒有辦法的了。」

「我是一個有辦法的人，」司馬洛說：「對於我來說，沒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施米夫格格地笑着：「嘴巴還是要硬嗎?我們的談判又如何?你考慮淸楚了沒有?」

「你考慮淸楚了沒有?」司馬洛正色地說道。

「我是不需要接受你的條件的，」施米夫說：「我沒有人在你的手中，你們却有人在我的手中。」

「酋長還沒有決定，」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是急不來的，而且，你也巳經陰謀了這樣久，大概也不會急那一兩天時間的了。」

「很好，」施米夫說：「我是可以等的，這件事情，我認爲最好就是盡量和平解決，實在，死的人也是太多了。」

「好，以後再跟你談！」司馬洛把無綫電關掉了。

林鈴在旁邊不屑地哼一聲：「和平解決?這個人才不會有這麼容易的事情，他說可以等，他果然是在拖，現在，讓我去參觀一下他那座湖吧！」

「妳很感興趣嗎?」司馬洛問。

「是的，」林鈴說：「我祇是聽你講過，而我沒有看過，我一直在奇怪，爲甚麼施米夫愛建這座湖。當然有一座人工湖，是可以吸引更多遊客的，但是他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在做遊客的生意，爲甚麼花那麼大的資本和工程去建那座湖呢?假如他成功地開採到石油的話，這湖就弄得烏烟瘴氣，才不會有甚麼遊客來呢！油田與旅遊是兩種不能共存的事業！」

「你的想法跟我一樣，」司馬洛說：「我們去看看！」

他把飛機一轉，就向那座湖的方向飛過去。

這個時候，大雨忽然又下來了

「眞討厭！」林鈴說：「又下雨了，

甚麼都看不到!」

「雨季已經來臨了,」司馬洛說:「雨水會很多的。」

「也許我們要等天放晴才去看?」林鈴說。

「不,」司馬洛說:「雨季已經來臨了!」

「你在說甚麼?」林鈴問。

「我說我們現在就去看!」司馬洛說道。

× × ×

飛機飛回村中的時候,酋長正在開心地等着。

司馬洛說:「他們把人關在鑽油塔上,不能夠搶回來或者偷回來!」

他把那裏的詳細情形講了出來。

戈拔說:「假如我們帶許多人去進攻,他們窮於應付的,就沒有空留意空中了,那你不是可以用飛機救人嗎?」

「假如你們願意犧牲很多人的性命,」司馬洛說:「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計劃,但是,我不願意犧牲那麼多人,我們剛才在參觀過那座湖。」

「這是看風景的時候嗎?」戈拔說。

「有閒情逸致看風景,靈感是特別的,」司馬洛說,「我們去看,就看出來了!那座湖就是施米夫的詭計!」

「甚麼?」酋長與戈拔及珍美都一齊詫異地問。

「來,讓我們再研究一下地勢吧,」司馬洛說:「上次你們所弄的那座地勢的模型,就祇欠了這座湖!」

他們走過去,那座地勢的模型是還在的。司馬洛掏出手帕,在地上一舖,說:「這大概就是湖的所在了,這湖是有水壩把河水攔着而形成的,假如水壩崩潰了的話,洪水就冲下山來了,那時,首當其衝的是甚麼地方呢?」

「我們這裏!」酋長說。

「對!」司馬洛說:「這正是施米夫的計劃!他是要用水把你們毀滅,大水過去了之後,你們這裏就沒有一個人和一間屋子存在了!」

酋長和戈拔看着那地勢的模型,都呆在那裏了,而且臉色亦沉了下來,很是難看。

他們都明白,司馬洛這個推測是很有道理的,而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司馬洛又說:「祇有這樣的計劃,才需要由總工程師肯納來設計,因為這座湖所在的地位很重要,當水壩崩塌了之後,湖水必須要冲到你們這村子裏來,否則就白費了一番工夫,而且,同樣的詭計,以後亦不能夠再使用了,白朗猜錯了,那大批炸藥,並不是用來炸村子,而是用來炸這水壩的,而假如我沒有猜錯的話,我相信這批炸藥亦是早已在這水壩的下面藏好了,可能施米夫祇要一按鈕,就可以發生爆炸!」

「但是,」珍美說道:「他為甚麼還要等這麼久呢?其實,他早就可以實行了呀!」

「我猜他本來乃是等待雨季來臨的,」司馬洛說:「雨季來了,湖中的水會漲得更厲害,而且他可以不承認是炸藥把水壩炸塌的,他可以賴說這是因為雨太大,水壩受不住雨水的冲打。雖然水壩是他所建,但他是為了酋長的兒子拉沙所建的,由於拉沙想發展旅遊事業,於是,這件『意外』亦可以變成是拉沙的責任,當我們來了之後,他更加要等,因為他猜出了我要進入塔內,假如他把我捉到了,他就可以知道塔內的詳情,我可以證實靈屍塔不是不是眞的有石油,也許假如沒有我,他也是會實行了這個計劃,然後自己才探清楚的,他把你們消滅了之後,這裏根本沒有人反對他,他就很容易可以霸佔了這塊地皮,有我來之後,他就需要從我口中知道是否眞有石油,萬一沒有的話,他就不實行。」

「你可以告訴他沒有呀。」戈拔說。

「這個人不是容易騙倒的。」司馬洛說:「他本來是計劃把我捉住,連江老先生的屍體也拿在手中,那他就保證可以從我們口中問出眞話來了,現在他捉不到我,那我說什麼他都是要實行的了,他現在等的祇是一連幾天的大雨,一面拖着我們,等到水霸一塌,不單祇你們這一族人遭殃的,他必須等大雨,使人以為這是意外的天災。」

「我們可以不讓他爆炸嗎?」酋長問:「可以制止他嗎?」

「這恐怕很難了。」司馬洛說。

「司馬洛,」珍美執着他的衣袖把他搖着:「你必須想一個辦法,你必須救他們!」

「我們倒是可以設法去把大水改道的。」司馬洛說。

「怎樣呢?」酋長問。

「這需要動用許多人力,」司馬洛說,「必須要其他地方的族人都肯合作,你能夠說服他們做這件事情嗎?」

「我認為我是可以的,」酋長說:「我和每一族的友情都很好,而我也很有聲望,因為靈屍塔是在我這裏,其他族人的酋長死人,都會葬到這裏來,為了保護靈屍塔,他們一定肯出力。」

「這就最好不過了,」司馬洛說,「讓我看,我們可以把這裏堵住,這裏掘通,這裏……」

他一面指點着,一面在那座模型上放上泥土和石塊之類,代表他的意思,酋長與戈拔對這個地方的地勢都是瞭如指掌的,他們也在旁邊參加一些意見,以補司馬洛的計劃之不足。

他們花了一段時間之後,就定好了一個大致的計劃。

「我們馬上就通知其他族人,」酋長說:「這件事情不能夠拖。」

於是,鼓聲就在林中不停地響,而且在雨停了的時候,他們還升起烟訊。他們這通訊的方法,亦是相當快捷的。

× × ×

鼓聲不斷來回,烟訊也不斷升起,施米夫是也可以看到和聽到的,這使他手下的那些打手們很不放心。

其中一人對施米夫提出說:「這情形看來很不妙,他們正在聯絡,也許是要聯合起來對付我們!」

「這是一定的了,」施米夫不屑地微笑着:「他們一定是正在講我的壞話,但是,這也是早在我的預料之中的了。」

「那我們是很危險!」那人說。

「怕什麼?」施米夫說道:「我這個地方,早就已經有了防守的設備,我們又有犀利的武器,他們來,也白白是送死罷了……」

那個打手則是很難可以及得施米夫那麼放心的,他說:「你要知道,他們人多得很,螞蟻雖然小,但是數目多,一隻大象也是一樣可以給它們纏死的。」

「不錯,」施米夫說:「但是他們沒有太多時間,我們現在是正在談判之中,起碼要等到談判決裂,他們才會動手進攻的,那時,就已經太遲了,雨,現在是下得越來越密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那個打手說:「下雨對我們並沒有好處,我們不慣淋雨,但那些蠻人們則是習慣了的。」

這些打手們亦不知道施米夫是正在實行一個什麼計劃,而施米夫亦是不打算告訴他們的。

「總之你們放心好了,」施米夫說:「大不了時,我們也是一走了之,我們這裏有直升飛機準備着應用,一飛走了,他們就無法追來!」

這樣講法,那個打手總算是放心一點了。

但是,假如他們是聽得懂那些鼓聲,如看得懂那些烟訊的話,他們當然就不會那麼放心了。

拉沙却是聽得懂和看得懂的。

在那鑽油塔頂上,他把這些通訊對大家解釋。

「眞狡猾!」白朗呻吟着說:「他居然是用水攻,我還以為是用炸藥炸村子呢!我幾乎害了人!假如我成功地告了密,酋長也是祇會防範炸藥,而不會防範洪水!我猜是司馬洛先生看出了他的秘密,司馬洛先生是一個聰明的人。」

「現在,」拉沙說:「各地的族人都正在努力動土挖掘,要將洪水改道了,我相信他們是可以及時成功的!」

「我却在担心,」江思靜說:「假如施米夫這個計劃失敗了的話,他又會如何處置我們呢?他一定不會讓我們活着離開的!」

「我相信司馬洛在這個方面一定也已經有打算了。」李敏說:「他這個人,做事一向都是那麼周詳的!」

「即使我們死掉,也是值得呀。」他嘆一口氣:「不過,也許我的處境不同,反正我是已經死定了的!」他一陣咳嗽,咳出一口血來。

大家連忙跑到他的身邊,把他扶住,李敏問道:「你覺得怎樣?」

「別担心我,」白朗說:「我是死不足惜的。」

「別這樣講,」李敏說:「你會活下去的!」跟着咬牙切齒起來:「那個可惡的施米夫,將來有機會,我一定會好好地對付他。」

因為白朗現在傷得不輕,她知道他起碼有兩條肋骨斷掉了,然而他却得不到任何醫療,他甚至不能躺在床上,因為這間簡陋的小屋子是連床也沒有的,就是連一張毡子都沒有,雨下得大了,屋頂還漏水,地板全部濕了。

這是絕不適宜一個傷者置身的地方,白朗的傷勢,在這種情形之下是會惡化得很快的。事實上,白朗現在已正在發着高熱。

這個時候,他們感覺到和聽到有人在敲擊塔底的柱子,這是下面的人要與上面的聯絡的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敲擊可以傳音到很遠的距離之外。

李敏走出屋外那隻鐵板搭成的露台上下望,下面一個人叫道:「把籃子放下來,吃東西的時間到了!」

他們的食物,就是靠一隻籃子供應,他們要用繩子把一隻籃子吊下去,把食物吊上來,這繩子却是懸不起一個人的重量的,因此他們也是沒有辦法利用繩子而逃離這個地方的。

李敏向他們叫道:「你們能給我一隻藥箱嗎?」

「作什麼用途?」那人問。

「白朗受傷了!」李敏說:「他需要治療。」

「別求他們!」白朗在屋內咳嗽着叫道。

那人在下面叫道:「這不行!施米夫先生吩咐,白朗的福利他不負責任,假如他活得下去,那是他的福氣!」

「他恨我!」白朗說:「他是不會帮我什麼忙的!」

「李敏祇好把籃子放下去,而把食物拉上來。他們首先就是餵白朗喝一些熱湯,而白朗亦是祇能喝得下這個而已,因為人在發高燒是不會有什麼胃口的,熱湯則勉强可以為他增加一些抵抗力。

「別為我担心吧!」白朗說:「你們就是能把我救到外面的文明世界去也沒有什麼用處,我是一個被通緝的人,我會給關進監獄裏老死的人。」

李敏也不知道應該對白朗講些什麼才好。

而在下面,其中一個打手正在對施米夫說:「我在想,我們在這裏,就是欠缺了女人。」

「我們用不着女人!」施米夫說:「這裏的事情,祇適宜男人做!」

「但是女人可以為男人解悶。」那人說:「有了女人,男人做起事來,效果就會好得多了。」

「那你們要等待任務完畢了之後才到外面去找女人了。」施米夫說。

「我是在想,」那人說:「那塔頂上不就有一個女人了嗎?而且她還是一個那麼美麗的女人,用錢也買不到這麼美麗的女人!」

「別打她的主意!」施米夫說:「這是一個危險的女人!你碰了她的話,你可能性命也丟掉了。」

「越是危險的女人,」那人說:「就越够刺激呀!」

「忘記了這件事情吧!」施米夫說:「你碰她,你就會死掉!現在,出去做你的工作吧!」

那人祇好出去了。

施米夫這個人雖然壞,却並不好色。也許這不算是他的優點,祇是他的性格是如此罷了。

(未完・七)

十君子傳奇故事

遠赴子午嶺　尋覓父踪跡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雙魔和抓五爺，艾天齊搏鬥，天齊受傷，「大頭魔王」正想趁機舉掌劈下，却讓仇如海趕到，救了艾天齊一命，同時制服了雙魔，把他們趕出蘇州，艾天齊受如海救命之恩，啓發他的善念，馬上把「馬府」交給仇如海作爲蘇州分店……「天下武林店」蘇州分店正式開張了，店內接待了不少江湖人物，一日，忽有廿一名女子前來店中，說是要在店中寄宿，她們是「海門十三妖」，「秦嶺三蘭」，以及五名女子，「海門十三妖」來店中惹事生非，曉梅對她們毫不客氣，喝令她們離開，不讓她們留宿……

「小紅妖」這句話，使「秦嶺三蘭」一笑出聲來，她不由勃然變色，惡狠狠的盯了仇四海一眼，道：「這是你說的？」

仇如海道：「不錯！」

「小紅妖」聽了，冷笑一聲說道：「姑奶奶看在你這個人，滿能討人喜歡的份上，剛才方始將劍收起，不料你却是混東西……」

曉梅沉聲叱道：「妳再敢辱罵我如海哥，是自己找打！」

「小紅妖」把嘴一撇，道：「姑奶奶就不信邪，這小子是個混賬……」

話還沒有說完，「叭」的一聲，臉上早挨了一下重的，「小紅妖」被打得斜退出好幾步，左臉漲起寸餘！

「小紅妖」什麼時候受過這個，伸腕將劍撤出，怒瞪着一對眼，冒着兇光，狠而恨的罵道：「小賤婢，姑奶奶……」

這次話仍未能說完，身前人影一閃，有人說道：「小可已有聲明，不得撒野動劍，拿過來！」

「小紅妖」話聽清了，但却應變已遲，祇覺右腕微痲，寶劍立即脫手，被人輕而易舉的取走！

「海門十三妖」，人人有一身毒辣的功夫，尤其是「小紅妖」爲十三人之首，稱得起是林武中的一等高手！

適才突被曉梅姑娘痛括一掌，他已暗自心驚，如今劍方出鞘，即被奪去，並且沒有看出奪劍人的手法，不由駭然而木楞一旁。

立於左邊的一千江湖客，更是個個張口結舌，不禁對「天下武林店」蘇州分店，加了五分小心。

「小紅妖」定定神，方始看出取走自己寶劍的，竟是仇如海，立即計上心來，故作嬌笑道：「你就好管閒事，得！衝着你，我什麼都不計較，把劍給我吧，我們姊妹另外有事，可要走了！」

仇如海手腕震微，將劍投插於地上，「小紅妖」拔出劍來，掃了曉梅一眼，又看了仇如海，道：「咱們過兩天會。」

說着，一揮手，帶着她那十二位妖裏妖氣的妹妹，走出大廳，果眞並未逗留，離開了店中。「秦嶺三蘭」中的白谷蘭，此時對曉梅道：「女子果然不被接待？」

曉梅一笑道：「這是對『海門十三妖』說的，不包括三位。」

白谷蘭也一笑道：「有這句話很夠了，我姊妹不打擾啦，告辭！」

說走就走，曉梅姑娘沒有留，也沒有開口說話，於是「秦嶺三蘭」在一千江湖客的注目下離去。

現在祇剩下那五位穿白色雪褸的少女了，曉梅含笑道：「五位姊妹可是『白衣五英』？」

這倒不是曉梅聰明，因爲三蘭、五英、十三妖，是武林中人盡知的女英雄，五英都穿雪褸，所以曉梅能夠猜知。

「白衣五英」中的王月英，是五英之首，聞言立卽道：「不敢，是我們姊兒五個。」

曉梅道：「五英姊姊有何指教？」

王月英道：「指教不敢當，是寄宿來的。」

曉梅一笑，說道：「可願作小妹的朋友？」

王月英道：「怕攀高不上吧！」

曉梅誠摯的說道：「五位姊姊要不嫌棄，小妹敢請別這樣說話。」

王月英一笑，轉對其餘四英道：「妹妹們意下如何？」

其餘四位中的李桂英道：「大姊您看着辦吧，小妹認爲那三個老東西的話，不能聽信，剛才看得分明，主人明操勝券，却未過份！」

王月英道：「二妹說的對。」

話鋒一頓，王月英轉對曉梅姑娘道：

「貴姓？」

「小妹艾曉梅。」

王月英道：「我是王月英，艾姑娘，咱們朋友交上了。」

曉梅大喜道：「那就請月姊姊和衆位姊姊，跟小妹來好嗎？」

王月英一笑，點了點頭，曉梅在前，「白衣五英」隨後，穿出大廳內門，向後面靜室走去。

滿天雲霧，此時已散，立於大廳左邊的百名江湖客，自亦散開各歸坐處，他們都深感未能看到一場搏戰而感到遺憾。

就在一千江湖客散歸的當時，仇如海身形微移，到了一人身前，聲調客氣，但神色却威嚴的說道：「朋友，你請暫留貴步！」

散落歸座的江湖客，聞聲泰半止步注目，祇見仇如海所阻住的人，正是適才說「漁翁得利」這句話的少年。

江湖客們，咸認好戲又將上場，不由悄然而退，漸漸空出了大廳中間地方，以備戰之用！

那少年路被阻住，含笑說道：「有何指教？」

仇如海道：「朋友是敝店的住客？」

少年頷首道：「目下還不是。」

雷嘯天也早就注意這個少年，聞言濃眉一皺，但並未開口，仍在一端等待，他深信仇如海會處理好此事。

仇如海神色依然嚴肅，道：「朋友想掛號嗎？」

少年道：「剛才曾有此打算，現在不了。」

仇如海道：「爲什麼？」

少年說道：「這是私事，沒必要告訴人！」

仇如海道：「朋友來時，爲何不立刻掛號登記？」

少年道：「這要怪貴店！」

仇如海哦了一聲，道：「果是如此，小可願負此責。」

少年道：「在下與那『三蘭、五英、十三妖』，同時來到貴店，彼時貴店應值朋友，祇顧接待女孩子們……」

仇如海不容少年說出難聽話來，道：「有此疏忽，不怪朋友，朋友若願現在寄宿……」

少年道：「不，告辭了，以後再來打擾吧。」

仇如海微微一笑，道：「歡迎，到那一天，小可必將親自接待！」

少年也不甘示弱，道：「很好，在下來時就找尊駕，尊駕貴姓？」

仇如海道：「仇，人九仇，仇如海，朋友你呢？」

少年道：「章，立早章，章突岩，突然之突，山岩之岩！」

雷嘯天看出仇如海似是不知此人來歷，接口道：「朋友就是近來人稱『金童神劍』的少年英雄？」

章突岩一笑道：「好說好說，英雄二字愧不敢當！」

仇如海依舊淡淡一笑道：「小可願章朋友，能有再見之緣！」

章突岩道：「仇朋友放心，人不是山，遲早必要再碰上的！」

仇如海突然哈哈一笑，立卽說道：「好一句『遲早總要再碰上』，小可靜等此日！」

章突岩也一笑，道：「等吧，日子不會太久的！」

仇如海道：「但願越快越好。」

章突岩說道：「尊駕可還有什麼吩咐嗎？」

仇如海道：「不敢再勞瀆朋友。」

章突岩道：「如此在下要告辭了。」

仇如海道：「小可恭送！」

章突岩一笑，伸出雙手相攔，道：「愧不敢當，尊駕請留步！」

仇如海祇以右臂肅客，道：「小可不敢失儀，朋友不必客氣！」

在十分客氣的答對中，章突岩的兩隻手，已分搭在仇如海的左腕和左肘之上，並且推辭着說道：「尊駕若堅持如此客氣，在下豈非出不了貴店？」

說着，章突岩雙掌猛聚眞力，看似推讓客氣，實則以「震」字訣，意圖將仇如海彈震出去！

怎料仇如海却無所覺，含笑說着：「這不致於，朋友放心吧！」

章突岩將眞力提到九成，仇如海依然含笑，非但沒有被彈震倒飛出去，反而使章突岩無法下台！

章突岩此時方始心胆寒凜，才待收轉眞力，突覺眞力已難由心收發，不由嚇得面色陡變，冷汗直流！

適時，仇如海一笑道：「朋友旣然急欲求退，恕不遠送，請吧！」

「請吧」二字出口，仇四海突以「天龍神禪」的「震」力，左臂一甩，章突岩如斷綫風箏般倒飛出去！

他相距廳門已然不遠，倒飛而出，正迎廳門，急忙沉力吐氣，預備穩住身子，那知却難辦到，不由魂亡胆冒！

「砰」的一聲，章突岩破門而出，實生生摔倒院中，他雖接着冲拔而起，但已羞得面紅耳赤。

本想交待幾句場面話，終因暗以眞力較量對方，是自己首先起意，旣是咎由自取，不如一走了之，遂一言不發便縱身而去。

章突岩取辱而去，這種種情形，無法瞞過一千江湖客，因之大家無不以驚、佩、駭、敬的目光，看着仇如海。

仇如海却若無其事，轉對一旁侍立的尹亮道：「章朋友誠恐我留客情切，竟然破門而出，你去找個上等的木匠，將廳門換個新的，越快越好！」

尹亮恭敬應聲，雷嘯天和仇如海轉身回去，聞文和金成，彼此互望一眼，故意放慢脚步，也轉向後面而去。

前面的仇如海和雷嘯天，早已走沒了影子，時已更深，四外悄然無人，雖已屬深夏，却感夜涼如水！

他倆斜向水閣左方而行，那裏是他們倆人的住所，但是他們却不回住處，竟在深暗的角落停步。

金成首先四顧片刻，道：「此處四週，若有人來，不會逃過我們的眼下。」

聞文也左右看了刹那，道：「大哥說的對，咱們就在此處談談。」

金成道：「總監督的功力，越來越令

人難測高深了，像今天的奪劍、逐人，即使是老主人，想也無法如此乾淨俐落。」

聞文道：「此事說來眞的令人難信，小弟始終注目不懈，竟未看出他以那種手法，將『小紅妖』寶劍奪下來的！」

金成道：「獨臂震出那自報『章突岩』的少年，施展的很像少林一派的功力，祇是我也叫不出功力的名稱！」

聞文長吁一聲道：「老主人因我兄弟熟悉各種奇絕武技，方始遠自雲南調來，如今竟要交白卷，豈不丟人！」

金成沉思不言，半晌之後，突然說道：「祇有一個辦法可行！」

聞文道：「什麼辦法？」

金成道：「你我兄弟親自一試！」

聞文道：「危險！」

金成猛一咬牙道：「事逼至此，再無良策了。」

聞文道：「以近日所見，他並沒說謊，是那『神僧』弟子！」

金成道：「我們不能祇用這麼一句話，去答覆老主人！」

聞文猶豫一下，道：「大哥，按我們兄弟的功力，若是以二敵一，全力出手，總監督是否能在百招之內，擊敗我們？」

金成道：「這很難講。」

聞文道：「我們能否支持五十招？」

金成道：「能，不過……唉！」

聞文道：「祇要能夠支持五十招，小弟也贊成咱們親身一試！」

金成道：「五十招內，仍無逃遁的希望呀！」

聞文道：「既然大哥說別無良策，那就祇有一試，小弟在四十五招時，發出『五色彈』，乘機則可脫身！」

金成大喜道：「你把『五色彈』製成了？」

聞文一笑道：「製成已有四五天了，因爲還沒稟陳老主人，所以小弟也就沒對哥哥說，如今迫不得已，祇好用啦！」

金成道：「如此就沒後顧之憂了！」

聞文道：「有些難題，仍然要妥善安排！」

金成道：「其餘事情好辦，我早就有準備！」

聞文道：「那就好了，免得……」

話剛說到這裏，二人身後突然傳來話聲，道：「何事須要預先準備呀？」

金成和聞文聽得嚇了一跳，正是仇如海！

聞文借轉身答話之際，示意金成，然後道：「屬下和金兄，正在爲今夜之事而商量。」

仇如海含笑道：「今夜事已過去，好在並無變故，你們太費心了。」

金成一點就透，「回總監督的話，設若有一朝一日，監督未在分店之中，總管適巧他往，再發生如此事故，豈不應變不及嗎？」

仇如海道：「也對，祇是夜涼如水，外面冷了一些！」

金成和聞文十分尷尬，祇好應聲道：「總監督說的對。」

仇如海道：「夜深了，我不久陪。」

金成和聞文一齊恭聲道：「恭送總監督。」

仇四海含笑揮揮手道：「我實在不慣這些，咱們今後免了，兩位明天見。」

說着，仇如海緩緩踱着方步，慢慢遠去。

金成待仇如海影子消失，方始悄聲說：「看來咱們這人是丟定了！」

聞文微吁一聲，問道：「他全聽到了吧？」

金成道：「很難說，反正他要不開口，咱們根本就不知道他已到了身後，不過以常理論，他不會沒有聽到！」

聞文道：「那咱們的計劃……？」

金成搖頭道：「已行不得了！」

聞文道：「老主人那裏……」

金成說道：「祇有一個辦法，實話實稟。」

聞文也祇好苦笑着點點頭，似是自語的說道：「大哥，咱們這『神通雙俠』的名號，怕要改了！」

金成無可奈何的搖着頭，二人步向居所而去。

× × ×

這一天，是蘇州分店建成開張後的第二十天，曉梅姑娘準備中午設下盛宴，送行新近結爲閨友的「白衣五英」。

這天，天氣突轉陽和，雷嘯天晨起，信步踱向右面的花園，他每天必到園中假山遠眺，已成習慣。

行距假山尚有數丈，突聞假山後面，有人嬌笑聲：「三姊快些，要是正好走來個人，有多難看！」

雷嘯天聽出說話之人，是「白衣五英」中的三、五妹，這些日子，大家天天見面，話聽熟了自無差錯。

聽那五妹話中，她三姊似乎有些不便人見的事，故而雷嘯天立即止步，轉身又往回走。

那知耳中却又聽到三英說道：「習練某種功力，又有什麼難看的，近半月來，我似是已有心得！」

雷嘯天已止步不前，自忖道：「怪哉，『難看』二字，竟然是指功力而言！」

正思忖間，五英已開口說道：「人家是個男子，出這種式子不覺難看，三姊可就不然了，妳仔細想想，對敵怎好意思這樣出手？」

三英道：「也許功力練成之後，可以吏變手法，那天妳也隱身一旁，自知人家這一招的威力有多大！」

五英道：「大有何用，還不是……」

話還沒說完，突聞三英插口道：「別亂我心神，我好像是發現這種功力的練法了！」

五英嬌笑一聲，道：「那可眞變成無師自通了！」

接着，三英歡呼一聲，道：「對！對！絕不會錯，我試給妳看！」

答對的語句，不由引起了雷嘯天的好奇之心，他悄然拔身，毫無聲息的站上了假山，正好俯覽二英的一切！

祇見三英雙足互分約隔二尺，身子斜擰，左手斜指着地，右掌背向前，肘與肩平，似欲出擊之意！

雷嘯天目睹這種奇特的架式，心神猛顫，飛身而下，這意外的舉動，使三、五雙英都驚嚇住了。

雷嘯天此時方知自己失態，立刻拱手道：「恕在下冒失！」

三、五雙英驚魂乍定，三英魏華英含笑道：「雷兄何事這樣急急，嚇小妹們一跳。」

雷嘯天道：「這……這實在不知從何說起，我偷聽到……」

魏華英和五妹吳素英，聞言俱一楞，臉上並帶出不悅之色，雷嘯天話鋒頓止，接着慌不迭地解釋道：「在下是無意聽到兩位的對話，並非存心……」

魏華英拂袖而道：「雷大俠不必多言了！」說着，她對吳素英：「五妹，咱們走！」

雷嘯天把黑臉都急紅了道：「兩位且慢，其中有些誤會，事關在下太大……」

他本來就不善言辭，焦急之下，更是上下句無法串通，令人聽得莫名奇妙，因此使三、五雙英誤會更深！

魏華英沒好氣的說道：「請讓路！」

雷嘯天長吁一聲，倒退兩步，强按下內心的激動，接着一連深深喘了三口氣，方始恢復了自然，道：「在下焦急之時，語無倫次，難怪兩位女俠誤會，兩位女俠可否聽完在下的話後，再定行止？」

魏華英冷冷地說道：「你講吧，不過我要先告訴你，這是看在曉梅妹的份上，否則我們姊妹可沒閒工夫，聽你胡說！」

雷嘯天拱手施禮，道：「在下每日清晨，皆在這假山之上閒眺……」

魏華英道：「對不起，是我們姊妹自不量力，忘記你是此地的主人了，現在我們打擾你了，你就多担帶吧！」

雷嘯天擺手道：「魏女俠請容在下說完……」

魏華英道：「那就請揀緊要的說！」

雷嘯天道：「女俠無師自通的掌法，是在何處見過有人這樣施展？」

魏華英道：「這和你有什麼關係？」

雷嘯天道：「魏女俠一定要問？」

魏華英道：「我本來要走，是你要我們暫留，現在……」

說着，魏華英拉着吳素英就要走，雷嘯天沉思刹那，終於得計，再次對兩位女俠深施一揖，道：「實不相瞞，在下會這種掌法！」

魏華英聞言一楞，道：「怎麼，你眞會？」

雷嘯天道：「那是在下一位恩人所傳，但惜不知恩人名姓，故而適才偶睹魏女俠作勢之時，才失態失禮。」

魏華英業已減少了不滿，但却仍未深信不疑，道：「這不是托辭吧？」

雷嘯天道：「此人貌相威嚴，有些像在下的樣子，但身材却比在下矮點，年約六旬，對人不苟言笑，魏女俠……」

魏華英此時方始深信雷嘯天之言，接口道：「雷大哥多原諒，我錯怪了你！」

雷嘯天神情激動的說道：「魏三妹，妳見的那個人可是……」

吳素英已插口道：「雷大哥，我們見到的正是那個人！」

雷嘯天大喜過望，問道：「在什麼地方？是什麼時候？」

吳素英嘴快，道：「那可早啦，一年多了！」

雷嘯天道：「正對，噢，是在什麼地方？」

魏華英道：「在『子午嶺』頭！」

雷嘯天哦了一聲，眉目間已有喜色，道：「魏三妹，你是怎樣會見到家……我那恩人的？」

吳素英說道：「這件事太湊巧，有一夜……」

魏華英突然搖搖頭阻止，吳素英立即會意，頓時停住了話鋒，雷嘯天不由一楞，深覺奇怪。

久久不再聞吳素英開口，雷嘯天不由問道：「吳五妹怎不說下去了？」

魏華英却答上了話，她神色非常溫柔的說道：「雷大哥，你若要想知道下文，却必須靜下心來。」

雷嘯天老於世故，睹情已然料到事之八九，一顆心早已像吊桶般，在胸膛中上上下下跳動不已！但爲得知內情，不得不强按捺着激動，說道：「在下不再焦急就是。」

魏華英道：「雷大哥，那人祇是大哥的恩人？」

雷嘯天心中顫動，却頷首道：「此人對在下恩重如山！」

魏華英微吁一聲，道：「此人的功力眞高，可惜……」

雷嘯天不由插口追問道：「可惜怎樣，魏三妹請快些說！」

魏華英看了雷嘯天一眼，道：「這一夜，我與素英五妹，寄宿『子午嶺』後一女俠府中，月臨中天，偶動雅興，與五妹趁夜而遊，在嶺左一處名叫『亂石堆』的地方，突聞叱喝呼鬥之聲，潛窺究竟，發現五名幪面人，與雷大哥所說之恩人動手，那人功力之高，無與倫比，以一敵五，仍然是遊刃而餘！

「不料那時，突然又有一幪面人來到，身手之快，出招之毒，令人寒悚，乘大哥那位恩人不防，竟將大哥恩人震傷，大哥恩人雖已口噴鮮血，但却臨危施出小妹適才所練之一招，將先前五名幪面人震死三個，餘者俱皆逃遁，大哥恩人也不追趕，竟於亂石中，抱起一具屍首奔向嶺頭。

「嶺頭早已開成一穴，內有空棺，大哥恩人將那具屍體葬入棺中，掩土成墳，並立一碑而去……」

× × ×

盛宴開罷，曉梅姑娘恭送「白衣五英」出店，賓主依依，重訂後會之期，叮嚀再三始別。

適時，雷嘯天和仇如海，却正在商談着一件大事。

是雷總管的私室，人也祇有他們兄弟兩位。

雷嘯天首先開口，道：「二弟，愚兄必須離開一個時期，今天就去！」

仇如海道：「自晨至午，小弟發現大哥坐立不寧，現在突然說出要他往的話，莫非有了伯父的消息？」

雷嘯天頷首道：「五英中的魏三妹，晨間和英五妹於花園中，習一偶得之掌法，被愚兄所見，那正是家父威震武林的技藝。」

仇如海道：「大哥不致有誤吧？」

雷嘯天知道仇如海言下之意，說道：

「那一種掌力，是家父不傳之秘，絕無差錯。」

仇如海沉思剎那，道：「時間怕已很久了吧？」

雷嘯天道：「已有年餘。」

仇如海道：「想來伯父不會再在彼處了。」

雷嘯天道：「那是自然，不過這是愚兄所知，家父最近的一個消息，因此愚兄無論如何，也該走這一趟。」

仇如海道：「大哥知道，小弟是不放心大哥獨行……」

雷嘯天接口道：「愚兄自知謹慎。」

仇如海沉思半晌，道：「是北往？」

雷嘯天道：「偏於西北，終點是『子午嶺』頭！」

仇如海道：「可有人知？」

雷嘯天道：「晨間愚兄乍聞消息，心悲至極，當時未能囑吩魏三妹，但宴前，愚兄却已再三拜懇守秘。」

仇如海點點頭道：「那很好，大哥放心去吧，不過小弟有個要求，敢請大哥恩准，緣因目下處境特殊，目前……」

仇如海遂將偶然聽到，聞、金之言說出，然後道：「爲避免被人追蹤，大哥走時不必令人知曉，沿途，每隔十里，留一暗標，設小弟無他不便，則可後到。」

雷嘯天頷首道：「賢弟顧慮極是，祇是留下什麼暗標呢？」

仇如海想了一會兒，道：「畫個小船兒吧，船頭所對的方向……」

雷嘯天接口說道：「就是愚兄去的方位！」

仇四海搖頭道：「恰恰相反，船尾才是大哥的方向！」

雷嘯天道：「二弟聰明，就這樣說定了，稍待愚兄去時，不再通知二弟了，四妹處，隨二弟如何告訴她吧！」

仇如海道：「大哥放心好了，帶足路費。」

雷嘯天笑一笑，道：「二弟是否在愚兄走後，也要他往？」

仇如海也笑了一笑，道：「大哥很想知道？」

雷嘯天哈哈一笑，剛要開口，門外突傳步聲，雷嘯天立即暗示仇如海，然後故作開朗的說道：「四妹初結閨友，着實開心……」

門外適時傳來話聲，道：「屬下聞文，有急務請見總管。」

雷嘯天對仇如海攤攤手，作個無可奈何的樣子，道：「聞老弟請進。」

聞文推門而入，見仇如海在座，立刻道：「總監督駕在，屬下正好順便一道稟陳。」

雷嘯天一指旁邊座位，道：「聞老弟坐下談。」

聞文謝坐之後，道：「剛剛屬下接得總店快馬指示。」

說着，自袖中取出一粒以蠟丸密封的信柬，呈上道：「這就是，請總監督和總管過目。」

雷嘯天接過蠟丸，首先仔細察查有無破裂之處，然後方始輕輕捏碎，將其中所藏「蝶翼絹」展開。

此時，仇如海已起座至雷嘯天身後，遂共詳閱，看完之後，仇如海不由劍眉深鎖，半晌之後方始說道：「看來是非去不可！」

雷嘯天知道言下之意，道：「自然要去。」

話鋒一頓，雷嘯天轉對聞文道：「聞老弟，咱們『徐州』可有分店？」

聞文答道：「總管是『烈火劍』樊叔山！」

仇如海道：「此人如何？」

聞文道：「劍術自成一家，功力勝過昔日杭州的宇文總管！」

雷嘯天道：「他爲人怎樣？」

聞文想了一下，始答道：「忠直而仁義。」

仇如海道：「夠了，哦聞兄……」

聞文接口道：「屬下不敢。」

仇如海一笑道：「艾伯父諭令我與雷總管，赴徐州分店辦理一事，並令接示即行，此間交由你與金成，可能負責？」

聞文說道：「屬下當全力而爲，不敢有負。」

仇如海道：「令人備馬！」

聞文應命之後，却問道：「屬下可能進言？」

仇如海道：「有話自然當講。」

聞文道：「屬下之意，總監督若去徐州，總管最好留守……」

仇如海道：「此事已決，不必多言，可還有別的話？」

聞文道：「沒有，嗯……祇是屬下深覺……」

仇如海不容聞文接說下去，道：「傳令備馬！」

聞文不能再留，躬身而去，恰好曉梅姑娘送別「白衣五英」回來，聞文眼珠一轉，立即說道：「姑娘回來了，仇爺和雷爺要去徐州，姑娘去不？」

姑娘一楞，仇如海已接口道：「小妹，這是伯父的諭令！」

曉梅道：「我呢？」

仇如海一笑道：「伯父疼妳，說我可以便宜行事。」

曉梅大喜，道：「那我也去！」

仇如海道：「可以的，但是却有個條件。」

曉梅黛眉一蹙道：「瞧，剛當了權就施威風！」

仇如海一笑道：「條件十分簡單，行、止、動、靜要聽我安排。」

曉梅也笑了，道：「那當然了，什麼時候走？」

仇如海道：「現在就走。」

曉梅拍手跳道：「好極啦。」

接着，轉對聞文道：「麻煩你去備馬吧。」

聞文無奈，答應一聲，疾步而下，仇如海和雷嘯天，作了個會心的微笑，因爲聞文計不得逞枉費心機。

曉梅告別仇如海和雷嘯天，遠行徐州，一個姑娘家，多少要準備一下，她去收拾應用的東西。

雷嘯天趁此機會，道：「二弟，上面沒寫着愚兄要去，現在……」

仇如海悄聲道：「現在是個最好的機會，出了蘇州，咱們仍可一路，到該分手的地方，大哥祇管走你的……」

雷嘯天濃眉一皺道：「萬一老人追問下來……」

仇如海道：「小弟就說，途中發現可疑人物，此人黑衣黑馬，黑巾掩面，功力極高，故煩大哥悄悄追踪，諒無問題。」

雷嘯天一笑道：「但願路上眞能碰上這樣一位朋友。」

仇如海道：「沒關係，只要大哥別忘記全是『黑』色，就算是老人親自詢問，小弟敢說，也斷然無事！」

雷嘯天道：「聞文、金成……」

話未說完，仇如海突然提高聲調，道：「這個大哥可請放寬心，聞、金二位雖說不解武技，但却眼界極高，人又心細，坐鎮蘇州保無差錯！」

雷嘯天突見仇如海將話題更迭，立即瞭然道理何在，故意拉長着「這」字，商量似的說道：「這……二弟，愚兄何不留守，萬一……」

仇如海斬釘斷鐵的說道：「大哥不必多言啦，收拾東西吧。」

金成和聞文，恰好敲門三響而進，雷嘯天背對着門，立即一霎雙目，和仇如海打了個會心的招呼。

× × ×

一騎棗花紅、黑鞍、雪拔、黑鐙、紅轡，乘者是個豹頭環眼，灰色長衫的威猛人物，潑風般絕塵而馳！

是傍黑，巧！冷月孤懸。

這人，正是雷嘯天，馬，是千里駒，雷嘯天早有安排，途中分別了仇如海和曉梅獨臨「子午嶺」！

馬已餵了料，人也早吃飽，猛抖轡，馬作龍嘶神嘯，人若天將威風，蹄踏山石路，飛登山腰！

雷嘯天勒轡不前，目注左前方半箭步地外，自言自語地道：「父親曾說要左行，過一株三叉巨枝的古槐樹，再右行可見一塊狀如巨鷹的怪石，則離目的不遠，現在……」

話鋒一頓，再次抖轡，棗花紅左旋而登，行約盞茶光景，霍然見那株高插雲天的三叉古槐，阻住小徑！

雷嘯天默然一笑，盤馬右轉繞過巨槐，亂石雜草叢中，出現一羊腸小道，順之前往，里許，倏地飛身下馬！

丈外一石，石高五丈，肖絕一隻飽食下縮歷而眠的蒼鷹，雷嘯天牽馬過石，緩緩而前。

未半里，已見一間石屋，心中喜懼參半，悄悄將馬拴於距屋三丈外的一塊大石上，提力輕身縱臨屋門之外。

雖然冷月高掛，但此處恰背月光，故而若不近前，無法看清一切，但走近之後，雷嘯天却目瞪口呆！

石屋已毀其半，右角早塌，前窗已無，殘敗垣下，蛛網橫佈，少說，此屋已半年多無人居留了！

雷嘯天心中似被刀扎般痛楚，由此屋殘敗倒塌的情形看來，絕非石屋年久失修而塌毀，是出於人爲！

他記得非常清楚，老父曾經不只一次，對他說——

「爲父生死至友，僅有四人，三人業已作古，另一位下落不明，另有可共憂患之友一位，居於子午嶺上！」

「此人功力雖稍遜爲父，却別有專長，善佈消息埋伏，足智多謀，有日爲父設突然失踪，可問此人！」

言猶在耳，怎料自己風塵僕僕而來，却已人死樓空！

目睹石屋敗倒情況，此人必係與强敵搏鬥而亡……

雷嘯天想到這裏，又興起一種希望，他希望石屋主人並未身故，轉念至此，决定不論如何也要進去一探！

所幸早已決定夜間前來，身懷三支火摺，立即悄然探囊取出一支火摺子，幌着之後，進了石屋。

石屋中物，十分簡單，木床一張，白桌一張，椅子兩把，除外別無其他設置，如今，却皆已碎置一旁。

雷嘯天一眼就已看出，石屋中曾經過一次慘烈的搏鬥，那床、椅、桌子，都是被重手掌法所擊碎。

其他看不出絲毫變化，頽敗倒坍的桌、椅及地上，業已積滿了灰塵，連鼠、狐爪痕也看不到。

雷嘯天搖搖頭，熄滅了火摺子，長吁聲中出了石屋，低着頭，一步步走向自己那騎棗花紅。

適時，突聞人聲，雷嘯天心頭一驚，立即左右顧盼，人聲已近，此處却別無藏身地方，略以沉思，牽馬進了石屋。

雷嘯天經驗豐富，進入石屋後，立即拍出一掌，將地上灰塵揚起，塵土緩緩墜落，將他的足痕和蹄印遮掩。

剎那，步履聲已到石屋外數丈地方，雷嘯天靜靜隱伏屋中，一動不動，毫無聲息的等待可能的發展！

步聲已停，接着有人說道：「這裏竟還有間石屋，奇怪！」

又一人道：「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走吧！」

先前說話的人道：「何不看看石屋中有沒有人？」

後面這人哼了一聲，道：「要看你去看，最好是有人！」

先前那人道：「老二，你這是什麼意思？」

老二道：「時間差不多了，你要多事，把今夜來此的目的暴露，等會兒老頭子知道的話，看你該怎麼辦！」

先前那人似已想明白得失，自嘲的說道：「你就是這個樣子，不願意就說不願意多好，偏偏拿話來嚇唬人，依你依你，咱們走，這總沒錯了。」

說着，步履聲重起，漸漸遠去。

雷嘯天略以沉思，將馬拴於敗坍的石屋中，身形閃處，飛越而起，暗隨於這二人身後，窺探究竟。

前行二人，各揹着一個袋子，長而大，內中不知放着什麼東西，步履十分輕快，望之即知各有一身不低的功力！

二人順羊腸小道，直登「子午嶺」後山頭，去處，恰是雷嘯天要去的「亂石堆」，雷嘯天自更不捨！

再行半頓飯的時間，已到「亂石堆」前，此處，亂石林立，大者數丈如岩，小者也有尺半，佔地約有數里。

雷嘯天將距離拉長，因爲地面都是雜

亂碎石，任你功力多高，稍不留神，也必將帶出極大響聲。

前行二人並未停步，但却走得不快，邊走邊談，因足下亂石頻響，雷嘯天相距又遠，聽不清對方說些什麼。

那二人有好半天，方始渡過「亂石堆」，登山後嶺，雷嘯天追躡其後，藏身「亂石堆」一塊巨石旁停步。

出了「亂石堆」，已是後嶺頭，此處竟無樹木，因之雷嘯天不能緊隨前面二人之後，只好遠遠眺望。

所幸月光照明，並且已到前面二人的目的之地，雷嘯天仍能看得清楚，後嶺一微凸土阜上早已有人相待。

剛到的兩個人，對立於土阜上的那人恭敬的施禮，各將所揹長袋解下，置於土阜旁肅立相待。

早已立於土阜上的那人，對剛到的兩個人低語幾句，隨即一揮手，三人退下土阜，向前嶺飛馳而去！

雷嘯天暗皺眉頭，他不知土阜附近還有否對方埋伏，不敢輕舉妄動，只好耗下去，等個結果。

那知耗了頓飯時間，仍未見有人返回，雷嘯天決定冒險一試，矮身閃出巨石，輕登巧縱到了土阜之下。

土阜竟是一座孤墳，雷嘯天恍然大悟，他記起了「魏華英」所說的話，這墳內死者，必是老父親手所葬之人！

檢查地下長袋，神色陡變，袋中竟是開啓墓穴必備的利器，雷嘯天立即瞭然，有人企圖挖墳開棺！

再看孤墳前，果有一塊石碑，說碑不是碑，只不過是塊二尺長，上略尖的石塊，下端插於孤墳土中。

石上有字，並非雕鑒而成，雷嘯天一望即知，字體是老父以特殊功力，以指劃成，每一筆劃深約寸半。

字跡極大，只有四個，是——

『盟兄忠骸』！

下面是兩個三寸大的字：『雷誌』！

更沒有錯了，這是老父所留，墳中是老父的盟兄。

想到「盟兄」二字，雷嘯天記起了往事……

「對，就是父親那夜接待的人，不會有錯，父親就是那夜和他盟兄離家的，從此失去消息，如今……」

雷嘯天自語至此，突聞人聲，身形疾射而出，以迅速無倫的快捷，閃縱於適才隱身的石後！

土阜上已站着一人，背對「亂石堆」而立，一因過遠，又因背對，雷嘯天無法看清這人的衣着。

片刻之後，這人緩踱下阜，竟對孤墳深深長揖爲禮，一而至三，看得雷嘯天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這人揖罷，以悲天憫人的聲調，似頌若禱般說道：「伍兄，小弟不遠千里，特來一拜，你可知道。」

雷嘯天暗自點頭，深愧自己所想錯誤，這人並非盜墓者流，而是義氣千秋的熱血男兒，千里而拜故友孤塚。

接着，這人又道：「天可憐，雷兄蘇州紅樓自焚，昔之故友幾人焉在？其咎其孽，非由小弟而生，蕭大哥應負全責！」

雷嘯天聞言如雷轟頂，全身一陣寒冷，顫抖不已！

聽此人自語，實乃心聲，自己千里風塵，只指能見老父一面，豈料老父已死於蘇州紅樓……

「蘇州紅樓」又是個什麼地方，早知此事，自己近在咫尺，又何必奔行千里，到這「子午嶺」來。

適時，聲調陡變，又道：「小弟自承，往昔一念之錯，鑄成今日之恨，但當局者迷，事後清醒，已悔無及矣，伍兄你可知道？」

雷嘯天忍住悲痛，收靜心神，自忖：「此人莫非就是罪魁？」

那人却又說道：「小弟事後遍搜紅樓，竟無雷兄枯骨，此驚幾乎喪胆，曾疑雷兄尚在人世，故而足不臨蘇州近年！」

雷嘯天不由大喜，紅樓不管是什麼地方，既然紅樓中，找不到老父的屍骨，老父自然還活在人世上！

那人聲調又是一變，道：「小弟坐臥不寧已近一年，痛苦萬狀，百思不得謀解之策，方始想起借重伍兄，才不遠千里而來！」

雷嘯天頻頻搖頭，自忖：「此人恐已失常，否則，活人所不能解決的重大事故，怎會借重到個死人，再說，死人又怎樣借重……」

思念未已，那人又道：「以小弟判斷，雷兄設若尚在人世，明夜斷無不來這『子午嶺』頭的道理，是故小弟先一日至此相待雷兄。」

雷嘯天百思不解，據此人所說，老父設在人世，明夜必會前來，這是什麼原故，莫非與人有約？

那人却在此時，給了雷嘯天滿意的回答，道：「小弟深知雷兄與伍兄你的情誼，明夜是你週年之忌，雷兄昔日親手埋骨，明夜必來恭祀……」

那人話聲一頓，哈哈大笑了起來！

雷嘯天心神震凜，此時始知道這人沒存好心，因之又勾動先時曾經動過的疑念，這人大概就是罪魁禍首！

那人止住狂笑，又道：「若明夜雷兄不到，小弟就可斷定他已不在人世，那時，小弟心中不安的事，就只有一件了！」

雷嘯天張口但未出聲，自己心中能聽到聽音，那是焦急的追問，也似靈犀般互通，雷嘯天心中在說：「是那一件？那一件？那一件？」

那人果似被冥冥靈犀感染，竟以答對般道：「這件事，伍兄，只有你知，小弟料到你必有遺書留下，若未交與雷兄，那就是身畔秘藏，我要找出它來！」

雷嘯天暗中哦了一聲，現在，他明白那兩口袋開墓器具，有何用途了，此人果然有挖開孤墳的企圖。

那人却在此時，作了結束，道：「伍兄，小弟今夜之祝之禱，以全道義，明夜設有驚動之處，任兄尚要多多原諒，小弟去了，明夜見！」

話罷，此人又對孤墳三揖，身形冲天拔起，疾如流星，向前嶺飛射而去，霎眼功夫，已然無踪！

× × ×

雷嘯天一覺醒來，已日上三竿。

坍敗的屋中，在陽光照射下也現出了生氣。雷嘯天拂去衣衫上的灰塵，將馬由殘破斷處牽出，極小心的張望四下，牽進數里外一片樹林中，並將沿路蹄痕消滅。

他帶有乾糧水袋和黑豆，自己吃飽，也餵過馬，覓塊大石，趺坐靜靜用起功來，今夜，或許有場生死之搏！

傍黑，一位以灰巾掩面的人，進了石屋，此人在瞥目看到石屋中部份灰塵零亂後，驚咦出聲，道：「啊！姓雷的，你果然沒死！」

但他並未立即按塵灰亂痕，尋踪追躡，此人是江湖中老又老的油條，若按雷嘯天無法掩盡的痕跡追踪，雷嘯天絕難避過，但他不作此圖，反而嘿嘿冷笑兩聲，走出石屋，往「亂石堆」而去。

這是雷嘯天的幸運，也是經驗過多而老辣的人，反而上了自己經驗大當的好例子，這種事平常得很。

這人的想法是，設若石屋留痕，並非出於他心目中那人所爲，追之豈不多事，反之，若是心目中人所留，則那人必有留下痕跡的陰謀，追之反而上當，反正心目中人若到，今夜必登後嶺頭，一切問題，留待彼時解決，非但不慮對方的種種陰謀暗算，自己並可以逸待勞！

就因爲計算的過份週到，才平白便宜了雷嘯天。

初更，業已沉黑，雷嘯天悄然由前嶺翻過，沒進後嶺小路，這是他聰明的地方，怕暗中有人監視。

其實，今夜那以灰布掩面的人，是一個人登山的，因爲此事，這人斷然不願被二人知道，自然沿路沒有埋伏。

雷嘯天今夜取的地勢，好過昨夜，距孤墳近些，不過今夜却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是烏雲遮月，非常陰暗。

雷嘯天高據一株巨木之上，一動不動，陰暗中，若非有人目睹他登臨古木，誰也難發現他隱身之處。

二鼓，仍無人來，雷嘯天也沒有見昨夜那人的踪影，但他仍然動也不動，因他深知，那人必然也在暗中注意。

三更，依然不見人到，暗中隱身的人，都能沉的住氣，耗下去，雷嘯天更是越法小心。

四更……五鼓……

天光已現微明，雷嘯天深知老父性格，心中不由又感傷痛，老父若在，任憑此處有多少埋伏，也必然會到！

如今始終未見老父出面，不問可知，老父恐已不在人世，想到此處，雷嘯天悲由衷生，幾乎墜下古木。

適時，業已可以看清孤墳下所立的人，那人果是昨夜傍晚，曾進入石屋中的那位，依然以灰巾掩面。

那人已動手開啓孤墳了，仍似前夜般，先作祝禱：「伍兄，雷兄大概已經追隨你了，果眞如此，小弟似已不應再有疑慮，只有你那册遺書不見，小弟終難放心！

爲此，只有請伍兄原宥，小弟迫的必須開棺一搜，當日雷兄葬你，小弟未曾目睹，借此再拜一面也好。

「伍兄，設若小弟在你棺中，搜出遺書，小弟當然立即將書焚毀，但也有報，必將伍兄屍骨以銅棺塋之！」

祝辭完畢，立即動手，雷嘯天冷眼旁觀，驚心動魄，此人好高的功力，僅僅十鋤，已將棺木挖出。

此人啓開棺木，俯身棺中，捧出一具屍骨，道：「伍兄眞有遠見，原來此棺竟有雙底，雷兄無此智謀，由此判斷，你那遺書必在夾底中藏！」

說着，此人重又俯身棺中，但立即起身道：「不不不，小弟不能在伍兄死後，仍然上當，必須先仔細搜一下你的身上，否則無法安心。」

話聲中，已開始在屍體衣間搜索起來，雷嘯天暗暗點頭，此人端的老辣，竟不放過任何一個地方。

屍體上無何發現，此人哈哈兩聲，道：「伍兄，小弟算是服了你，仍然上了次當，空耗半天光陰，說不得，小弟只有裂碎棺底一查了！」

只見此人出掌一拍空棺，空棺立即分解，五指輕彈，棺底已裂，雷嘯天在遠處抬頭窺望，看見露出一角白巾！

耳聽此人狂笑一聲，道：「伍兄，你果如小弟所料，連雷兄都不信任，遺書竟未交與雷兄，不過雷兄又何故潛行蘇州，到那紅樓……」

話未說完，此人猛地一扯白巾，突聞一聲「轟」響，棺木炸成碎粉，此人厲吼一聲，疾射而去，餘音久久始停！

這情形，看傻了雷嘯天，半晌，他才恢復了神智，長吁一聲，自古木頂端縱落，搖頭自語道：「厲害！厲害！這開棺的人，固然狡獪多謀，死者却更勝他一籌，算就他覆開棺，早有這種安排，唉！

「就這樣，仍恐開棺者多詐而不上此當，不惜棺底成雙，故佈疑陣，最後果使開棺的人身受重傷而逃，厲害！」

雷嘯天在自言自語下，到了那屍體一旁，瞥目處，心神一顫，一支尺半斷劍，斜釘在屍旁地上！

這已夠怪，斷劍上，以金絲纒着一個小巧鐵盒，盒閃烏光，大小僅有三寸！

雷嘯天緩緩解下此盒，盒上之鎖，一啓而開，內中只有一張薄薄羊皮，展開，滿是字跡，上寫着——

「朋友，拴這鐵盒的金絲，爲金精，約値白銀千兩，是老朽送給朋友的東西，請朋友不必客氣。

「朋友發現此盒之時，此棺已碎，開棺人已受重傷，但此人的功力極高，不會死去，因此朋友必須快走！別管老朽的殘骨，留置不動好了，朋友既能發現此盒，盒莫拋棄，羊皮保留，你能大富大貴！

「朋友，記住，有朝一日，若武林之中，突然出現一隻『黑石船令』，那就是朋友富貴來臨的時候。你找到持令的人，不管那人是誰，有多高的功力，你只要通知他，將羊皮以火烤之，與持令人應有的一册秘笈，最後一頁相接，則有發現，那時，朋友可向持令人討萬兩黃金，富貴之至！不過朋友，你也有殺身之禍，設若未見持令之人，就洩露消息，朋友，你必然難逃惡人慘殺，故須小心！老朽是誰，你最好不知，此事不能與他人談，雖親如父子，情深若夫妻亦然，祝你幸運！」

（未完·九）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　飛・圖



為除暴安良　夜闖毒蠱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馮瑩尋找方敏來到雪峯山上，藥王苗長老國落將方敏的下落告知，她逕到天杉坪見方敏在葉映紅的墓前徘徊，傷心已極，便上前安慰，自己內心也暗自傷感，心上人愛上意中人却不是自己，而是葉映紅，方敏看出她誤會，便將他和葉映紅的經過詳細說清楚，對她只是好朋友而已，馮瑩雖然心裏難過，希望他回心轉意，故留在天杉坪陪伴他渡過三年，二人取崑崙聖書和如來寶經練習，並將石墓重建，發現並無骸骨在內，知道葉映紅假死，來試方敏是否會移情別注，但葉映紅在二人面前再現身，聲明不是方敏負情避不相見，二人猜想恐怕另有原因……

史氏兄弟見那麼緊密的刀法，竟然會被馮瑩脫身而出，心中大是吃驚，知道近年來的所作所為，若是被七禽大俠馬算子知道，自己死無葬身之地，還是馮瑩年紀輕，好欺負些，怎肯聽她的話？連連吆喝，早已撲了過來，馮瑩怒道：「好一雙不知好歹的東西！」身子一側，待史剛的一柄刀自上而下，砍了過來之時，疾探纖手，便向史剛手背拍去。

那一下，出手之快，無與倫比，史剛雖然覺出不妙，但那裏來得及躲避？「叭」地一聲，被打個正着，但是却並不十分疼痛，祇覺一股大力，撞了過來，不由自主，五指一鬆，鬼頭金刀，脫手向下沉去，剛好此際，史猛一刀自下而上，反撩而出，史剛的那柄刀跌了下來，「錚」地一聲，正撞在史猛的刀上！

史剛的那柄刀，乃是被馮瑩以內家眞力，佛門無上柔功拍落的，力道何等之大，史猛祇覺得兩刀相交，力逾千斤，虎口立時迸裂，兩柄刀「嗆啷啷」一齊跌到了地上！馮瑩踏步進身，反手一勾，已然拿住了史猛的脈門，史剛本來已然向外逸出，一見史猛被馮瑩制住，便呆了一呆，叫道：「手下留人！」

馮瑩冷笑一聲，道：「今日我本待代師傅除去你們兩人，但你們若肯聽話，我當在師傅面前，代你們求情，一條性命，總可以保住的！」

史剛史猛兩人，聽出尚有一綫生機，齊聲道：「願聽姑娘吩咐！」

馮瑩手向那其餘二十餘人一指，道：「你先叫他們的黑綢都除下來！」

史猛史剛兩人，那敢違抗，一齊喝道：「快除下面幕！」那些人在史剛史猛落了風後，有幾個已然想趁機溜走，但方敏早已留意，順手拾起了十幾枚小石子，一枚一枚地彈了出去，石無虛發盡皆彈中了那待溜走的人雙手的「陽谿穴」，令他們手腕麻木，提不得馬韁，那些人知道厲害，不敢再走，當下一聽史氏兄弟，叫他們除下蒙面的黑綢來，不由得起了一陣騷動，有幾個人道：「史大哥，你們不是不知蒙面仙娘的規矩，誰要是除了蒙面的黑綢，誰就要受極嚴厲的處罰！」

史剛叱道：「可是你們如不除蒙面黑綢，這兩位英雄，就肯放過你們了麼？」那些人仍在猶豫，馮瑩突然退出了丈許，伸手折了一把茅草在手，叱道：「你們誰都不要動！誰動吃了虧可別怪我！」

手一伸，將那一把茅草，全放在手掌心上，中指疾彈，祇見那尺許來長的茅草，各自帶起嘶空之聲，電射而出！那些人中，原是以史剛史猛的武功為最高，如今連史氏兄弟，都在一招之間，便被馮瑩制得服服貼貼，那裏敢不聽她的吩咐，果然個個騎在馬上，連動都不敢動，祇聽得嘶空之聲不絕，每一根茅草飛出，均直向每個人的面門射去，但却又不傷人，祇是「嗤」地一聲，將那人的蒙面黑綢挑去，次第之間「嗤嗤」之聲不絕，三二十人，面上再也沒有一個蒙有面紗的！

這一手功夫一露，馬上那些大漢，更是個個垂頭喪氣，不敢動彈，他們人人都覺出，向自己射來的，雖然祇是一草之微，但是那陣勁風，在將自己面紗挑去的同時，却令人感到面如刀割！可知對方功力之高，實在已和「拋花傷人，摘葉退敵」的境界，相去不遠，誰還敢亂動？

馮瑩向那些人一一看過去，祇見他們不是獐頭鼠目，便是滿臉橫肉，一望而知，沒有一個是好人，眉頭一皺，鬆了史猛，道：「你們兩人的武功比他們好，快上去將他們的武功全都廢了，我懶得自己動手！」那些人面露乞憐之色，馮瑩叱道：「你們這些東西，平時為非作歹，也不知害了多少平白善良之人，如今我也不細查你們過去的罪惡，祇是廢去你們的武功，留你們一條性命，這還不服？」

那些人面面相覷，均知自己各有幾條人命在身，若是武功廢去，仇人尋上門來，一樣性命難保，但總比命喪當場好些，因此並無一人敢說甚麼。

史剛、史猛兩人不知自己受到甚麼結局，戰戰兢兢，走向前去，手下却是絕不敢留情，不一刻，便將二十餘人武功盡皆廢去，馮瑩嬌叱一聲：「去罷！」那些人狼狽策騎而走。

史剛和史猛却是不動彈，祇是苦着臉望着馮瑩。方敏在一旁見耽擱了這許多時候，天色將晚，說道：「馮姑娘，咱們走吧！」

馮瑩道：「發落了這兩個人再走也不遲啊！」方敏却心急如焚，道：「也一樣廢了他們的武功，不就行了麼？」馮瑩見方敏祇是心急，心中暗嘆了一口氣，道：「那蒙面仙娘，究竟是甚麼人？」

史剛史猛面面相覷，道：「我們也不知道，祇知道她是一個蒙面女子，武功極高，行事狠辣，我們全是敗在她的手下，由得她驅策為惡的！」

馮瑩冷笑一聲道：「剛才也未見有甚麼蒙面仙娘在，你為甚麼要割人耳朵，毀人雙目？」兩人低下頭去講不出話來。

馮瑩走了上去，雙手齊施，在兩人背心上按了一按，內力微吐，將兩人震出了七八步，喝道：「去吧！」兩人抱頭鼠竄而去。

馮瑩哈哈一笑，覺得處置了這一干惡人，心中快樂無比，剛要轉身，再和方敏一齊去追葉映紅時，忽聽得附近林間，也是「哈哈」一笑，一人道：「阿瑩，三年不見，你不但未死，而且武功大進，行事有大俠之風，我放心了！我放心了！」隨着語聲，從林子中，踱出一個身材矮小，衣服破爛，但是却洗得十分乾淨的老者來，馮瑩一見，早撲了過去，叫道：「師傅！」方敏也已看清了正是七禽大俠馬算子，便隔老遠叫了一聲，道：「馬大俠！」

馬算子應了聲，細細打量馮瑩，馮瑩見三年未見，師傅還是和以前一樣，祇不過鬢邊多了幾莖白髮，馬算子笑道：「阿瑩，可是師傅多了白髮？你不聲不響，便下武當山而去，我到處找你不着，半年之前，一夜之間，便添了數十莖白髮！」

馮瑩心中一陣內疚，道：「師傅，是我不好。」馬算子打了一個哈哈，指着方敏道：「阿瑩，這三年之中，你可是和這楞小子成了親？想必是新婚燕爾，所以連師傅也忘了？」

馬算子在馮瑩失踪之後，確是普天下尋她的踪跡，足跡所至，甚至遠及東海盡頭，三年下來，了無音訊，本來已經幾乎絕望。

這一日，剛好在十餘里外路過，本來也不致於那麼巧，會恰好遇上馮瑩和方敏兩人，是因為方敏大聲叫嚷：「好姑娘」之聲傳出老遠，馬算子一聽，便知道那聲音是內力極佳之人所發，便循聲尋來，一到那林子中，便見馮瑩在和史氏弟兄動手，他因不知三年來馮瑩究竟做了些什麼，便隱身一旁，並不出聲，直到馮瑩發落了那一夥人，他心中大是快慰，這才從林子中踱出來和馮瑩相見！

他見方敏和馮瑩態度親熱，祇當兩人已結成了夫妻，是以才有此一問。

怎知道這一問，當真觸動了馮瑩的心事，長嘆一聲，道：「師傅，你別亂說了，那有這樣的事？」馬算子兀自不信，哈哈笑道：「妳別瞞着師傅了，我老眼雖花，焉有看不出來之理？」

馮瑩急得頓足道：「師傅，你再亂說，我一去就不再回來，眞的不是，你亂說甚麼？」馬算子愕然道：「那這三年來，你住在那裏？做甚麼事？」方敏插口道：「馬大俠，姑娘和我一起，住在雪峯山天杉坪上，事情說來話長，馬大俠，你們師徒兩人多聚一聚，我還要去追一個人！」

敢情他怕馮瑩一說起上來，三四個時辰便沒有個完，更是追不上葉映紅，因此便想自己先走一步，怎知七禽大俠馬算子面色一沉，道：「方敏，你不能走！」

方敏愕然道：「馬大俠有何吩咐？」馬算子道：「你三年來，可曾見過溫老魔？」方敏見馮瑩和師傅重逢，正在懷念溫魂，聞言忙道：「沒有啊，不知溫婆婆近來怎麼樣了？」

馬算子一聲冷笑，道：「好得很哩，雖然斷了一隻左手，但如今她已然是黃河以北，兩百餘派的總掌門了！」方敏一聽溫魂斷了一隻左手，便是一呆，再聽說她已然當了二百餘派的總掌門，不由得莫名其妙，道：「她怎麼會？」

馬算子冷冷地道：「她已然罰下誓言，要作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總掌門，過了黃河，至多還有七八天的躭擱，便要上武當山去，向極樂眞人，奪取武當掌門人之位了，若是她一得武當掌門人之位，祇怕天下武林，為她荼毒了！」

方敏心中不信，但是又不敢說馬算子是在說謊，問道：「馬大俠，難道極樂眞人，已然仙逝了麼？」馬算子道：「老牛鼻子一時還死不了，若不是他差人送信到江南來給我，要我趕上武當山去，應付溫魂，我還不會路過此處，遇見你們哩！」方敏更是莫名其妙，道：「極樂眞人既然健在，溫婆婆却是打不過他！」

馮瑩在一旁，也聽得納罕無比，溫魂在三年前，也是在武當山上，和假極樂眞人靈明上人勾結，想要總掌天下武林，但是却被極樂眞人一出現便擊敗下山而去，為何還敢捲土重來，莫非她又練成了甚麼驚世駭俗，連極樂眞人亦非其敵的絕技麼？忙問道：「師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你快說啊！」

馬算子道：「我也不很淸楚，近半年來，我祇是在江南一帶走動，祇是極樂眞人信上說，溫魂得到了一個喚做郭不樂的人爲助，而將那柄神劍，給那郭不樂使喚，是以才敢捲土重來。」

馮瑩和方敏兩人，齊聲道：「郭不樂？郭不樂是誰啊，我怎麼從來也未曾聽過，難道就是剛才史家兄弟所說的蒙面仙娘？」馬算子大搖其頭，道：「郭不樂是男子，據極樂眞人門下兩個弟子，從大名府逃來武當山報訊，那人的武功，簡直不可思議，因爲打聽得他們兩人，是極樂眞人的弟子，在那面設觀，特和溫魂兩人，尋去生事，那郭不樂順手兩掌，便將他們觀前的兩隻石頭獅子打成片片碎！」

方敏聽了，心中駭然，極樂眞人一共有十四個弟子，全是武學有成之後，散佈下天各地，自設道觀，並不住在武當山上，是以上次武當大會，他們也不在。馬算子又說道：「那兩個人各被郭不樂以絲劍削去了一條手臂，是郭不樂和溫魂兩人，特爲差他們來報信的！溫魂既敢大張旗鼓而來，當然是胸有成竹，方敏，你打算怎樣？」

方敏心中，着實苦痛已極，眞想不到溫婆婆在經過上次的教訓之後，仍然會邪心未泯，想了一想，道：「馬大俠，我見了她，仍是要勸她不要亂來，但如果她一定堅持己意，六年的敎養之恩，我，我：：也祇有顧不得了！」馬算子嘆了一口氣道：「方敏，你爹吃虧，便吃虧在太感情用事上面，你和你爹一樣，全是至情至性之人，尙望不要再爲之所誤！」

方敏聽得心中怵然有所警惕，道：「多謝馬大俠敎誨。」馬算子又道：「這次，極樂眞人並沒有叫了多少人，祇叫了我和鐵行頭陀兩人，難得你們兩人武學已有如此造詣，一起到武當山去，也是個大帮手，因爲那郭不樂聞所未聞，武功却又如此高法，連極樂眞人信中，也不敢表示樂觀，大約總有幾分道理，多幾個人總是好的，何況你們兩人，武功也已到了上乘的境界，祇怕再過些日子，連我也要自嘆不如了！」講到此處，像是忽然想起什麼事來似地，道：「噢，對了，三年不見，你們兩人的武功進境，若是有些什麼際遇，何妨一述？」

馮瑩說道：「也沒有什麼，祇是我得了千芥大師的如來寶經，而敏哥却得了崑崙聖書。起先，我們兩人還祇是各練各的，進境已然神速，後來，將兩本武林奇書，一加印證，其中竟然有許多可以互通的地方，更有多處，長短互補，這才一日千里！」

馬算子聽得眉飛色舞，道：「一點不錯，崑崙聖書，原本是一部達摩所遺的奇書的總綱，達摩尊者，來自天竺，是震古鑠今的武學大師，如來寶經既是佛門無上武學秘笈，自然也是從天竺傳來，其中一定有可通之處，你們兩人際遇之佳，當眞罕見，方敏，怎麼樣，是不是和我一起上武當山去？」

方敏想了一想，道：「武當山我去是要去的，但是我却想——」

馮瑩知道他仍然想去追葉映紅，道：「師傅，反正溫魂和那個什麼郭不樂，還有半個來月，才能到武當山上，我們還要去找一個人，到時準到，你老人家先行一步，可好？」

馬算子道：「溫魂什麼時候到，並沒有準日子，大約就是在這半個月間的事，你們不要遲到才好！祇怕到遲了，極樂觀已成爲一片廢墟了！」馮瑩從來也沒有聽師傅講過這樣的洩氣話，不禁一怔，道：「師傅，那郭不樂眞這樣厲害？」

馬算子道：「我也沒有見過他，不知他是何等樣人物，但是一掌能將一隻石獅子擊成片片，阿瑩，我自己度量一下，却是不能，更何況此人還有一柄碧螢神劍在手，你想一想！」

馮瑩不再言語，呆了半晌，道：「師傅，那我們一定盡快趕到便了！」

馬算子道：「好，那麼就此別過了！」身形一幌，便向北馳去。

馮瑩和方敏兩人，直到望不到他的背影，才並肩向西追去，一直到天黑，再也未曾聽到葉映紅的聲音。兩人心中，本來皆疑心葉映紅可能被人挾制，而挾制她的人，最可能的便是魔母溫魂，不過兩人都祇是在心中想着，誰也沒有說出口來。

如今已知道溫魂正和那個郭不樂在河北一帶橫行，當然不可能再到湖南境界生事，所以更是想見到葉映紅，將事情弄個明白。

可是一連追了五天，不但沒有追到葉映紅，連她的聲音，也再未聽到，倒是做了不少行俠仗義的事，而誅殺了不少爲非作歹之徒，那些人竟全是「蒙面仙娘」的門下！可是那麼多人，又沒有一個知道那自稱「蒙面仙娘」的人物是何來歷。

馮瑩和方敏一商議，覺得那蒙面仙娘所作所爲，比宇內四邪還要不如，宇內四邪，行爲雖是邪惡，但是却獨來獨往，當然有人蒙受其害，但是總不像這蒙面仙娘那樣，將黑道上的下三濫糾集一起公然行兇，白日刦鏢，鬧得天翻地覆！

兩人均想尋着了那「蒙面仙娘」的巢穴，可是在所捉到的那些人中，却又沒有一個能講出那蒙面仙娘的確切住處來，兩人祇得明查暗訪。到了第六天，馮瑩和方敏兩人已然來到了衡陽城中。那衡陽乃是湖南三個大城市之一，南嶽衡山脚下的第一大城，兩人一入城中，便自覺得氣象不同，雖然已是夜晚，但是却依然萬家燈火，行人熙攘，兩人找了一家客店，正在洗臉，準備休息，忽然店小二探頭進來道：「兩位可是一位姓方，一位姓馮？」

兩人怔了一怔，道：「不錯。」店小二道：「本城鎭南鏢局總鏢頭，三翼虎劉季與來訪見兩位，小的特來通報。」方敏望了馮瑩一眼，他江湖上的閱歷，不如馮瑩之深，劉季與三字在他心中極是陌生。

馮瑩却奇道：「咦？劉季與是湖南湖北兩地鏢局之中，頂兒尖兒的人物，我也久仰其名，但是和他素不相識，他來見我們作甚？」話口未完，祇見一條身材高大，身披藍色英雄氅的大漢，快步搶了進來，脚步甚是沉重，震得屋瓦都簌簌有聲，尙未進門，便是深深一揖，道：「在下劉季與，特來拜見兩位，帶有些少薄禮，尙祈二位笑納！」

說着，手向外一招，道：「過來！」祇見一個家丁服飾的人，捧了一隻金漆茶盆，走了過來，恭恭敬敬奉上茶盤來。

那茶盤上，墊着綠色軟緞，上面又蓋着緞子，劉季與揭開緞子，馮瑩和方敏兩人一齊定睛看時，祇見茶盤中所放，乃是一對剔透玲瓏，雕工精絕，色作碧綠，約有尺許高下的翡翠鴛鴦！

那翡翠質地之佳，映得劉季與臉上，也隱現綠色，顯然是價値不菲之物，兩人心中俱想，自己和這劉季與素未謀面，他一見面送這樣的重禮，所謂禮下於人，必有求於人，一定有什麼事要相煩自己。

兩人對望一眼，一齊看到那劉季與，只見劉季與約莫五十上下年紀，兩道濃眉，一臉英偉之氣，却甚是正派，方敏首先道：「劉總鏢頭，我們身無長物，祇是浪跡江湖，這樣珍貴的物事，要來無用，你還是收回去罷！」

劉季與立時面現悲容，馮瑩忙道：「你們鏢局生涯，掙銀子也不容易，何必要送我們這樣的大禮，你有什麼事，盡管說好了！」

劉季與嘆了一口氣，道：「兩位不收下，在下可不敢說。」

方敏不耐煩的說道：「劉總鏢頭，我們全是武林中人，那有什麼事不能說的？若一定要我們收這禮物，我們可要下逐客令了！」

劉季與忙道：「兩位請勿動怒，我收回就是！」一面說一面向跟來的人打了一個眼色，那人忙退下了去，劉季與才又長嘆一聲，道：「剛才兩位所看到的那一對翡翠鴛鴦，已然要値一萬二千兩銀子，在下前一個月，受一個安南客人之托，將這樣的翡翠鴛鴦，一共是二十一對，運往京師去。」

馮瑩插嘴道：「那一對便是你的酬報，是也不是？」劉季與道：「不錯，但是說來慚愧，在下親自押解，一出衡陽，便被近半年來，鬧得滿城風雨的蒙面仙娘門下攔住，在下力戰之下，總算將他們殺退，可是行到傍晚時分，蒙面仙娘親自出現，在下非她之敵，能夠脫身已是萬幸，那二十對翡翠鴛鴦，已然給她刦去了。」

馮瑩又道：「你不必說了，二十對翡翠鴛鴦，共是二十四萬銀子，你便是傾家蕩產，也是賠償不起，因此想要我們代你追還，是也不是？」

劉季與倒也爽氣，道：「在下正有此意。」方敏奇道：「你怎麼知道我們的姓名的？」劉季與道：「兩位在這幾天來，一路行俠仗義，已然敎訓了不少蒙面仙娘門下的人物，兩位的大名早已不脛而走，兩湖境內武林人物，無一不知，在下好友，東洞庭三湘病龍宋三開，曾力言方大俠最是急人之難，因此在下才敢斗胆到來懇請兩位出手，追回失物！」

方敏想起四年多前，自己初涉江湖，在洞庭湖畔，誤打誤撞，捲入了東西洞庭爭奪七隻鐵箱的漩渦之中，與葉映紅兩人，在湖中大戰白骨神君，葉映紅受傷之後，自己還在洞庭君山伴了她數天，爲她療傷等事來，不由得感慨萬端，道：「既然承蒙總鏢頭看得起，我們自然義不容辭，祇是那蒙面仙娘行踪詭秘，不知她身在何處，而我們在七八天內，又無論如何，要趕到武當山去，極樂眞人和七禽大俠，要在武當山上，等候旋風島溫島主前去，却不能有多少天來爲劉總鏢頭效勞，若是這幾天內沒有結果，武當山事完之後，我們一定仍來衡陽，再爲劉總鏢頭出力！」

劉季與雖然在兩湖的鏢局之中，已然是響噹噹的人物，但是比起一流高手來，却還差得甚遠，如魔母溫魂、極樂眞人、馬算子這類人物，一向祇是耳聞心仰，連見都未曾見過，聽說兩人要到武當山去會見這一類人物，自然不敢阻攔，道：「祇希望兩位一出頭，便能在這幾天中，有個了局——」

正講着，店小二又探進頭來，道：「方英雄，又有一位，來找兩位！」

馮瑩奇道：「奇了，總不成又是失了鏢，來要我們代爲追尋的？」她這裏言者無心，但劉季與聽了，却是面上一紅。

祇見一個女子，背對着房門，倒走了過來，待走到門口，才回過頭來，劉季與首先嚇了一跳，祇見那女子以黑綢蒙着臉，祇留一對眼睛在外，手上却挽了一對翡翠鴛鴦，劉季與認出正是自己剛才帶來的，準備送給方敏和馮瑩的那一對。

心中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暗忖那二十對未曾找到，倒又賠上了一對！

祇聽得馮瑩叱道：「你是什麼人？莫非是什麼蒙面仙娘？」

那女子冷冷地道：「我是蒙面仙娘座下弟子，蒙面仙娘遣我前來，請馮姑娘出去敍舊！」馮瑩叱道：「胡說，誰認識什麼蒙面仙娘？」

那女子祇是不說什麼，馮瑩又道：「你先將手中的那對翡翠鴛鴦留下再說！」那女子身形展動，疾向後退去，可是馮瑩也早已出手，身子向前一傾，手臂長處，便點那女子胸前的「璇機穴」。

那女子吃了一驚，伸手來格時，馮瑩手臂倏地一沉，已然改爲點她手腕上的「陽池穴」，變招之快，無出其右，一點便着，那女子五指一鬆，一對翡翠鴛鴦，已然被馮瑩奪了過來，就勢中指一彈，彈中了那女子的脈門。

祇用了三成力道，那女子就禁受不住，「哎喲」一聲，半邊身子酥痲，動彈不得。

馮瑩一手將翡翠鴛鴦遞了給劉季與，叱道：「那蒙面仙娘在什麼地方等我，說！」那女子掙扎了半晌，才說道：「仙娘在距城不遠處等候，有胆的，何妨隨我一行？」一面說，一面便已向外走去，馮瑩「嘿」地一聲冷笑，道：「什麼東西，竟然要和我話舊，當然要去看一看！」方敏忙道：「馮姑娘，咱們一齊走！」兩人快步趕出，劉季與見立即就有了蒙面仙娘的下落，心中大喜，忙道：「我在此恭候佳音了！」

等他講完，兩人早已走出了客店，那蒙面女子並不回頭，祇是向前疾行，方、馮兩人跟在後面，不一會便出了城門，一直向北行去，走了足有個多時辰，已然來到了衡山脚下。

那一晚，恰又是個陰天，星月無光，陰沉沉地，一到了山中，更是顯得陰森無比，方敏和馮瑩兩人對望一眼，見前面那

個女子，仍是在向前疾走，祇得跟在後面，馮瑩悄聲道：「敏哥，那蒙面仙娘，敢於如此公開橫行，一定武功不弱，說不定是隱居衡山，已達數十年的大魔頭，再次出山，和假極樂眞人一樣，我們到了地頭，還是小心些的好！」

方敏點了點頭，馮瑩又道：「敏哥，你眞是從來也未曾聽說過衡山之中，有蒙面仙娘其人麼？」方敏道：「我正在想哩，記得我初到旋風島時，溫婆婆除了教我讀書，授我武功之外，還曾和我談起過正邪各派的成名人物，說是在她剛習藝時，有一對夫婦，男的叫毒蛇聖君，女的叫作毒蠱仙娘，兩人一個深悉天下各種毒蛇的產地品種，女的則精蓄各種毒蟲，兩人使毒的本領，全已到了一等一的地步，但晚年却吵架分開，那女的，便聽說隱居在衡山，不過也未知確切的消息，那兩人本領的由來，乃是早二百年，武學修爲之高，繼往開來的大宗師，冷劍奇俠商猛，留下了一部伏獸奇書，那部書的最後兩節，便是記載天下各種毒蛇毒蟲的，冷劍奇俠嫌這些毒物大都害人太甚，已然化了十年心力，到處誅殺，但究竟天生其物，不是一人之力所能令其絕種的，後來已然極爲稀少，便不欲世人知道牠們的名稱產地，就撕了那兩節下來，埋在泰山之上，但是却被那兩人在無意中發現，就此仗以橫行，名震天下！」

馮瑩驚道：「那毒蠱仙娘之名，我也曾聽說過，但她在七十歲時，退隱不出，至今又已相隔有六十餘年，難道一百三四十歲的高齡，還能在人世上麼？」

方敏道：「我想不致於，那女子又自稱是蒙面仙娘，我看八成是毒蠱仙娘的弟子！」馮瑩駭然道：「若眞是如此，那我們到了那裏，一切都要小心，不要說什麼都不能吃，連一聞到異味，也要立即屏住呼吸，以免着了她的道兒！」

兩人一面暗自商議，一面前走，已然轉了兩個山頭，忽然在伸手不見五指之中，見到前面一個山洞，山洞洞口，一圈綠幽幽的磷光，令人毛骨悚然，洞上面刻有「毒蠱洞」三字。

方敏望了馮瑩一眼，道：「馮姑娘，我們所料果然不錯。」祇見洞中走出兩個蒙面女子，道：「可是請到貴客了？」

那帶兩人來至此處的女子應聲道：「不錯！」那兩個女子也走了出來，道：「仙娘已在洞中等候多時，兩位請進！」

兩人來到洞口，向洞內望了一眼，祇見黑黝黝地，什麼也看不見，心中不禁一陣猶豫，對方是往日毒蠱仙娘的弟子，已然毫無疑問，那毒蠱之爲物，若是使得精了，可以使人中毒於不知不覺之間，絕非武功高低，所能抵擋的。

但是，既然已來到了此間，却又沒有退縮的道理，兩人互望了一眼，暗示小心，馮瑩道：「相煩三位領路！」講完之後，一碰方敏，兩人立時屏住了氣息，跟在那三個女子後面，走了一丈許遠近，便轉了三個彎，等到再是一個彎轉過時，眼前便是一亮，祇見洞壁之上，一點一點的磷火，每一點相隔尺許，發着綠幽幽的光華，像是燈火一樣，但是却陰森可怖已極，而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洞壁之上，全都爬滿了各種奇形怪狀，醜惡無比的毒蟲，兩人雖是屏住了氣息，也感到陣陣腥臭之味，刺鼻而來，難聞之極。

那通道約有十餘丈長，等到走完，便是一度石門，那三個女子合力將石門推了開來，綠光滿室，仍是藉磷火照明，但是却是一間石室，那一頭，另有一間石門，緊緊閉着，石屋之中，桌椅齊全，均是石製，上面均刻出栩栩如生的各種毒蟲，有的振翅欲飛，有的有頭無尾，有的雙頭並生，有的六足雙尾，有的頭尾皆無，奇形怪狀，不一而足。

但是四壁上却未見有活的毒蟲爬行，三個女子一齊道：「請兩人在此稍候，再候仙娘召見！」一擊掌，又是一個蒙面女子，托了兩杯茶進來，放在桌上，四個女子一齊退身開去，順手將石門關上。

兩人見那石門，祇不過半尺來厚，以自己掌力而論，不出三掌，便可將之擊碎，也不去理會她們，看那盞茶時，湯清綠葉，幽香撲鼻，若是不知道主人毒蠱仙娘之後，早已一飲而盡，但此時馮瑩却拿了起來，盡皆潑向地上！方敏也一樣將茶倒去，等了一會，祇見那邊的石門，緩緩推了開來，仍是一個蒙面女子，道：「仙娘有請兩位貴賓！」

兩人望着那些刻滿了毒蠱的椅子，根本也沒有坐下，一見開了石門，便並肩跨了出去，祇見仍是一間石室，但是却極之寬敞，足有三丈高，盡頭處，是三四級石級，上面設着一張石製的交椅，一個蒙面女子，正大模大樣地坐在上面，兩旁雁翅也似，有男有女，站着兩排三四十人，全都蒙住了面，在那張交椅兩旁，各有一隻石製香爐，正在嫋嫋冒烟，左邊那隻爐所冒的烟，比血還紅，右邊的那隻，却碧也似綠，也全是磷火照耀生光。

兩人見那兩隻香爐，正在冒烟，唯恐有毒，又難免對答，不能全部時間皆屏住氣息，便隔老遠站定，方敏首先叱道：「你便是什麼蒙面仙娘麼？可知兩湖地界，已然被你鬧得鷄犬不寧？你所刦鎭南鏢局二十對翡翠鴛鴦，現在何處？快將刦掠所得，盡數交出，從此不再爲惡，否則，難逃惡貫盈滿之果！」

座上那女子靜靜地聽方敏講完，冷笑一聲，眼中突然射出一陣怨毒無比的光芒來，冷冷地道：「這些全是小事，我還有一筆大帳，要和馮姑娘算上一算的！」

兩人一聽這蒙面仙娘開口，語音好不熟悉，但因爲此處環境，實在太以怪異，不要說未曾來過，連做夢也想不到世上會有這樣陰森可怖之處，所以一時之間，想不起她是誰來。

馮瑩一聲嬌叱，道：「你裝神弄鬼，鬧什麼玄虛，究竟是誰？」

一個「誰」字才出口，已然足尖一點，六七丈遠近，一掠便過，一來到近前，先是「呼呼」兩掌，向那兩隻正在冒烟的石香爐拍出，掌風颯颯，兩隻石香爐立被掌風擊倒，烟冒越濃，但不一刻便自熄滅，馮瑩在兩掌一揮出之後，便向前一探右手，五指如鈎，去撕那蒙面仙娘的蒙面黑綢，同時左手一翻，一掌擊出！

馮瑩左右雙手，一拍一抓，兩手同時使出不同的招數，正是如來寶經中所載上

乘的分向之術，出手絕快。那蒙面仙娘也是手掌疾翻，一掌迎 上來，「叭」地一聲，雙掌相交，馮瑩祇是略爲搖幌了一下，但蒙面仙娘却連人帶石交椅，「轟隆」一聲，向後倒去。馮瑩見對方掌力雖也不弱，但是却不是自己的敵手，那裏肯輕易放過？踏前一步，剛好蒙面仙娘一躍而起，馮瑩左臂一圈，一掌自外而內，反擊而至，同時右手一伸，逕點對方的太陽穴，尚未點到，小指一勾，已然將蒙面仙娘的蒙面黑綢揭去！

本來，馮瑩雙手既然是同時動作，但面綢一揭開之後，一見那蒙面仙娘的眞面目，便呆了一呆，那一掌以停而不發，道：「原來是你！」

她這裏才講了四個字，顧不得閉氣，鼻端突然飄過了一陣異香，心中大驚，趕緊再將氣閉住。此時，方敏也已竄了過來，一見那蒙面仙娘，也是一楞，「啊」地一聲，道：「你怎麼會到毒蠱洞中來的？」他那句話更長，鼻端所感到的異香也就更濃些，馮瑩忙向他使了一個眼色，方敏才趕緊將氣閉住。

原來那蒙面仙娘的蒙面黑綢，被馮瑩勾去之後，露出原來面目，祇見她一臉細小的疤痕，乍看，極是醜怪，但細一看，却可以發現她原是一個美人胚子，不是別人，正是尚金花！

當下尚金花發出了一陣淒厲無比的笑聲，道：「不錯，是我！想不到吧，哈哈！你們也有落在我手中的一天！」

馮瑩心中暗奇，暗忖這是什麼話？眼前自己這一方面，有兩個高手，而她却祇有一人，怎麼說法，她都是處在下風，爲何還會反說自己已然「落在她的手中」？莫非那雁翅也似的兩行人中，另有高手埋伏着不定，忙後退一步，道：「敏哥，你去對付那些蒙面人，由我來對付她！」

一開口講話，氣息又屏不住，那股異樣的，聞來有點甜味的濃香，像是仲秋的桂花一樣，又在鼻端飄過，馮瑩已然接連兩次，聞到了這股怪香味，但因爲沒有異感，雖然知道可能不妙，但暫時却未曾放在心上，踏前一步，左腿橫掃，將已然倒在地上的石交椅「砰」地一聲，踢出老遠，一翻手，似抓非抓，似拍非拍，捲起一股陰柔已極的力道，直向尚金花抓去。

尚金花虛架一掌，身形飄動，便向外避了開去，馮瑩看出這三年來，尚金花的武功也大有進展，不過自己仍然高過她許多，一見她避開，足尖一點，便是一式「鶴飛冲天」，接着轉爲「鷹擊長空」，向前撲去。

這時候，馮瑩從如來寶經之中，已然練成了陰柔無比的內力，再來使變化神奇的「七禽身法」，更是相得益彰，尚金花身影才一掠出，尚未站穩，馮瑩已然居高臨下「呼」地一掌擊到，尚金花原是三年前，在那小河邊上，照見自己的容顏，被馮瑩一口以內家眞力噴出的唾沫，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正在傷心欲絕之際，又被馮瑩走來遇上，非但未能報仇，反倒將如來寶經失去。尚金花本來雖然心中恨極，但是還有報仇的希望，那就是希望能夠從如來寶經上，學成絕世武功，再去找馮瑩報仇。

既然存在着報仇的希望，尚金花雖然因爲容顏被毀，心中難過之極，但是總還有活下去的勇氣。如今在昏迷之後，悠悠醒轉，發覺身旁的如來寶經，已然失去，她當然記得是馮瑩取去的。

也就是說，從此以後，敵人本領越大，而自己本領在相形之下，却越是低微，變成了一個永遠打不過她的局面。馮瑩雖有令她三年之內改過向善，便將前事一筆勾消，並還將如來寶經發還之語，但是尚金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却是一點也不肯相信！

而且，她更知道，魔母溫魂，不一會就趕到，若是魔母溫魂發現如來寶經失踪，一定不肯相信，祇當自己做鬼，藏起了如來寶經。

到這時候，縱使有一百張嘴，也難以辯清，而以溫魂爲人行事而論，自己非死在她的手下不可！左思右想，又恨又悲，大叫幾聲：「生不能復仇，死爲厲鬼，也要令得仇人不安！」一縱身子，便向河中心跳去，「噗通」一聲，跌入水中，那河水雖不甚急，但是河中心，却是甚深，尚金花抱定了必死之心，一到水中，便大口大口地喝水，不消片刻，便已然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覺。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悠悠地醒轉，聽得唧唧蟲鳴之聲。

尚金花並不睜開眼來，心想自己莫非已然到了陰曹地府？身子略爲挪動，却聽得「支格」一聲，起自身下，分明自己是睡在一張舊竹床上，所以一翻身，便發出了「格支」之聲。

耳際祇聽得一個婦人聲音道：「小毛的爹，可不是那位姑娘醒了？」

尚金花這才知道，自己並未死去，睜眼一看，祇見身在一間茅屋之中，一個婦人正在灶邊弄火，而一個中年人，則在屋角結網，另有一個小孩子，正睜大眼睛望着自己，尚金花不由得勃然大怒，一翻身坐了起來，大聲喝道：「我是怎麼來這裏的？」

那中年男子走了過來，滿面風霜，說道：「姑娘，幸是我心血來潮，想夜間出去打點魚，才將你救了起來，姑娘，你年紀——」

才講到此處，尚金花已然是怒不可抑，反手一掌，「叭」地一聲，擊在竹床旁的一張桌上。那屋主人祇在此間打魚爲生，極是貧窮，那張桌子，不知用了多少年，說不定還是三代祖傳，本就斷了一條腿，怎再經得起尚金花的一拍？

「格勒」連聲，已然坍下，那一家人不由得驚至呆了，小孩子也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尚金花又罵道：「我已決定投河而死，關你們什麼事？要你們來救，混帳東西，可是要陪我一起死？」

她人本就秉性惡劣，再加上此時，絕望傷心，已然到了極地，當然更是邪性大發。

那中年男子囁嚅道：「姑娘，我……本是……一片……好心！」

尚金花殺機已萌，一聲尖笑，令人毛髮直豎，手掌一翻，一掌已將發出，忽然一眼瞥見灶上貼着一張紙，五顏六色，但却不是普通鄉間灶上所貼的年畫和灶神像

，而是山澤地形之圖，定睛一看，在一個山洞之上，還有「毒蠱洞」三字。

尙金花除了在峨嵋山千芥大師門下學藝之外，便是在貴州長大。她父親紫鬃銀刀尙培，在貴州交遊又廣，時而有三敎九流人物，到她家中盤桓。尙金花自幼就異常聰穎，便時時纏住了那些人物，談說江湖上的典故，所知異事極多。

而那毒蠱仙娘，祇觀其名，便可知她以搜集毒虫知名，貴州地方，深山大澤又多，氣候又潮濕溫暖，最是各種毒蟲，薈萃滋長之地，所以毒蠱仙娘一生，曾來貴州三十餘次，在貴州留下的神奇故事也最多，在其他地方，武林人物幾乎已然將毒蠱仙娘此人忘之際，貴州的三敎九流人物，仍是對之津津樂道。所以尙金花從小便知道有這樣的一個人物，是以一見到那張畫上有一個山洞，題着毒蠱洞三字，心中不禁一動，暗忖傳說中，毒蠱仙娘死在何處，無人能知，但是她却將她一身本領之由來的那伏獸奇書最後一章，用以殉葬之用，而那山洞竟然叫毒蠱洞，莫非就是毒蠱仙娘的埋骨之所？

若眞是如此，則報仇有望！那一掌便暫不發出，向灶上一指，喝問道：「這張畫，你們是什麼地方弄來的，照實說！」

那一家人，早已被她嚇得呆了，女的祇知摟着孩子流淚，男的結巴了老半天，才道：「那是七八年前，我打魚，一網撈上了一隻小鐵箱……從小鐵箱中取……出來的，這……塊布，火燒也燒不壞，我們……貼在灶頭上，討個……吉意！」

尙金花一躍而起，手探處，已然將那張畫揭了下來，祇覺又輕又軟，也分不出是什麼質地來，除了那山洞口子上的「毒蠱洞」三字之外，便是小小的「華山」兩字，細一看，那圖織得精細之極，連小石子也在上面，那洞處地之隱秘，若不是有圖指點，簡直無法發現……尙金花心中大喜，道：「可有人看過這幅圖？」

那男的道：「沒有。」尙金花將圖塞入懷中，道：「好……」一個轉身，便出了茅屋，甫出茅屋，心中便是一怔，立即又回到屋中，道：「今日我得了這武林中的大秘密，若是留你們在世，總是個大大的禍患，祇得委曲你們了！」手起處，「呼呼呼」三掌，凌空拍出。可憐那一雙夫婦，和那個孩子，俱是絲毫不會武功之人，怎當得起她的掌風？夜色中劃過三聲慘叫聲，便已死在尙金花的掌下！

尙金花心中得意，懷了地圖，直赴華山，依着地圖上的指示，果然輕而易舉地找到了毒蠱仙娘的埋骨之所。同時，尙金花也取得了伏獸奇書的最後一章。那伏獸奇書，乃是天下第一奇書，本來是以蝌蚪文書在一個山洞之中，被二百餘年前，一代大俠冷劍奇俠商猛發現，苦練成功，又將全書抄了下來，但後來終嫌最後兩章，專講毒蛇毒蟲，留傳於世，害多於益，但又不捨得毀去，便埋在一處，才被毒蛇聖君和毒蠱仙娘兩人發現，此時又落到了尙金花的手中！

那伏獸奇書中，不但載有各種役獸驅蠱之法，而且每一章上，皆載有獨特的武功，在最後一章上，雖然所載的武功，最為低微，但是尙金花如法施為，一年之後，已然功力大進。

這才出了毒蠱洞，到處打探馮瑩的下落，想要報仇雪恨，但馮瑩在雪峯山天杉坪上，連七禽大俠馬算子費盡心機尙且未能打探到她的下落，尙金花多少還有點顧忌，當然更加無法探明。

但是她在江湖上行走一年，却已照「伏獸奇書」最後一章所載之法，不知捕捉了多少毒蟲，也製成了各種各樣的毒藥毒蠱，又收服了不少品性本壞的武林人士，或是黑道上的下三濫，自號「蒙面仙娘」，在華山附近作起惡來。

這一年來，又不知有多少人，命傷在她的手下，但是却因為她行踪詭秘，所住的毒蠱洞又隱秘異常，無法找到，是以正派中人費盡心機，仍是未能將她除去，反是被她打聽到了行踪，暗中下毒，又害死了不少人。直到馮瑩和方敏兩人出了雪峯山，追趕葉映紅，一路西行，誅殺了不少打着蒙面仙娘旗號的黑道上人，尙金花向僥倖逃得命回來的人一打聽，才知道是多年搜尋不得的仇人到了，是以才親自出馬，在華陰縣城外面，刧了那二十對翡翠鴛鴦。

她明知馮瑩方敏兩人，一到華陰，必然會得知其事，到時再派人去請他們前來毒蠱洞中相會，報仇雪恨，在此一舉，可謂萬無一失！

因為毒蠱洞經過尙金花的三年經營，除非是他們自己人，否則外人入來，簡直無法活着走出洞去，剛才她石交椅旁的兩隻石香爐，一個冒紅烟，一隻冒綠烟，顏色鮮明之極。

但是實則上，那冒出來的，却並不是烟。那紅的乃是桃花瘴，那綠的喚着碧綠瘴。這兩種毒瘴，在普天下一十三種最毒的毒瘴之中，前者居首，後者位居第四，全是雲貴兩地，窮山惡水之間，千百年來的穢物積聚而成。

尙金花雖有解藥，但是却冒了極大的危險，才能搜集得到，本來就是為了報仇之用，料到方敏和馮瑩兩人必到，便由得這兩種毒瘴，慢慢浮出，洞中所有人，俱是早已得了解藥，而方敏馮瑩兩人，却是絲毫也不知其中的厲害之處！

而且，馮瑩更不該一上來，便將兩隻石香爐踢翻，爐中毒瘴，散佈開來，已然瀰漫全洞，祇不過因為淡到幾乎看不出來，所以兩人已因不斷講話，而中了毒瘴，還兀自不知！

當下尙金花一見馮瑩居高臨下，一掌擊到，一陣尖嘯，手揚處，三點晶光成一「品」字形，電射而出，馮瑩心知她既然已成了毒蠱仙娘的傳人，暗器上一定蘊有奇毒，不敢以手硬接，在半空中身子微側，衣袖揚起，「刷」地一拂，將三枚暗器，一起拂出老遠，而其中兩枚，「叭叭」兩聲，打在洞壁上，激起一蓬綠幽幽的磷火，另外一枚，正好向被方敏掌力逼退的人射去，射個正着，那人怪叫一聲，便自身死！

而在這一個空隙之間，尙金花也已然避了開去，馮瑩落下地來，祇見方敏雙掌翻飛，指南打北，指東打西，已將那一羣人打得落花流水，抱頭鼠竄，一如虎入羊羣！

馮瑩忙叫道：「敏哥，別理會他們了，擒賊擒王，先將尙金花捉住了再說！」

方敏答應一聲，一個轉身，和尙金花相隔尙有兩丈遠近，內家眞氣所幻的劈空掌力，已然呼嘯排蕩，向前疾襲而出。

尙金花更料不到方敏的武功，幾乎比馮瑩更高，不及防備，被方敏的掌力一衝，便向前跌出三四步去，扶住洞壁站穩，一陣怪笑，厲聲道：「今日大仇得報，大快我心！」

方敏一怔，暗想這是什麼話？一看她形容舉止，宛若鬼怪，想起初見她時的情形來，不由得一陣嘆息，趕前一步，手掌揚起，却是蓄勁不發，此際，馮瑩也已趕到，兩人的掌力，已然將尙金花圈住，令得她萬萬無法逃逸而出。方敏究竟為人老實，尙金花已然墮落到了這種地步，他仍是希望她能夠改過向善，開口道：「尙姑娘——」

但是一語未畢，又被尙金花的一陣狂笑聲所打斷，兩人聽出她笑聲雖是邪惡之極，但是却眞正地感到歡樂異常，而絕非做作！

兩人相互對望一眼，不知尙金花是否自己知道積惡難容，因此難逃一死，以致在死前大發其狂？方敏忍不住，正想發問，祇聽得尙金花笑聲突斂，尖聲道：「不錯，你們兩人之中，任何一人，祇要發掌，我便禁受不住，可是七日之內，你們五臟便自腐爛，受盡萬種痛苦而亡！哈哈！老天有眼，三年來的血海深仇，叫我在今日能夠一掃而清！」

馮瑩聽得她如此說法，不由得吃了一驚，正想問她是什麼緣因，自己會在七日之內，受盡萬種痛苦而亡之際，尙金花的笑聲，越來越是狂妄，馮瑩聽得心頭厭煩之極，右手一鬆一放，「呼」地一掌，疾拍而出！

尙金花正在樂極忘形之際，全無防備，那裏禁得起馮瑩這一掌，「騰」地後退一步，背心撞在石洞壁上，「哇」地一聲，口噴鮮血，人也委頓了下去，馮瑩看出這一掌，祇是令她受了極重的內傷，並未能令得她即時身死，正要再補上一掌時，方敏心中已然大是不忍，道：「馮姑娘，這一掌，她傷得甚重，已然不能活着出洞了，就讓她在這毒蠱洞中等死罷！」

馮瑩答應一聲，兩人在談話的時候，又曾聞到那一股異樣的香味，可是更不曾在意，穿過了大石洞，來到了一間石室之中，發現了不少珍寶，那二十對翡翠鴛鴦，也在其中，便一股腦兒包了，出了毒蠱洞，覓路回到華陰城中，天色已將大明，也不回客店，逕到鎭南鏢局，尋着了劉季興，將翡翠鴛鴦交還給他，又託他將其餘的珍寶，發還給別的鏢局。劉季興自然千恩萬謝，不到三個月，各鏢局領到了失物，更是感激無比，從此方敏、馮瑩兩人的名頭，更是不脛而走不提。

却說當日兩人出了鎭南鏢局的門口，一算時間，離魔母溫魂和那郭不樂前去武當山的日子，已然祇有五天，馮瑩倒還覺得遲到一兩天，還無所謂，因為如果眞的一個不好動起手來，這樣的高手，若不動上千餘招上下，却是不容易分出勝負來的，至少也要三五天工夫，遲到兩三天，也可以趕得上，但是方敏已有三年未見溫魂，明知溫魂如今和那郭不樂在一起橫行，可知她三年來，絲毫也沒有改過向善之意，可是在感情上，他却總是捨不下，祇盼早一天到武當山，便可以早一天見到溫婆婆。

而且，他心中還更有一個想法，那就是：見了溫婆婆，再苦心地勸溫婆婆棄邪歸正，以渡餘年！不過，這個念頭，他却未曾和馮瑩提起過。

但方敏在渴望見到溫魂的同時，又渴望見到葉映紅，和馮瑩奔出城門之後，竟然猶疑起來，不知道向那裏去才好！

馮瑩看出了他的心意，勸道：「敏哥，我們既然已經躭擱了那麼久，就算再去追趕葉姑娘，也一定追趕不到。倒不如快些到武當山去，溫魂和那個什麼郭不樂，既然在黃河以北鬧得那麼厲害，葉姑娘不應該不知道，照你所說，她和溫魂之間，尙有一段過節，說不定她也會上武當山去，你們能夠在武當山上相會哩！」

講到最後一句，不禁嘆了一口氣，道：「敏哥，到你們誤會冰釋，重新相逢之際，我也要向你道再會了！」方敏知道馮瑩心情不好過，無話可說，祇得陪着她嘆了一口氣！

兩人直向武當山行去，第四日，已然來到了湖北境內，第五天中午，便已然到了極樂觀前，兩人因為連日來幾乎是日夜趕路，毫無憩息，也沒有異狀，早已將毒蠱洞中尙金花所說的話忘記，來到了極樂觀前，祇見三年前，天下武林人物大會，佛門三大高手，倒有兩個應了刼數，所留下的破敗痕跡，已然全部都已修復，但是却觀門緊閉，異常冷清。

尙未來到石階上，馮瑩便揚聲叫道：「師傅！師傅！你到了麼？」

叫了兩遍，便聽得馬算子的聲音，從觀內傳出，道：「阿瑩，你來了麼？方敏呢？我正和極樂眞人在弈棋，你自己躍牆而進吧！」

馮瑩道：「方敏也來了，溫魂和郭不樂，還沒有到麼？」馬算子道：「他們兩人，今日不到，明日上午，一定可以到了，你們來得正好。」

馮瑩站在極樂觀外，而馬算子在內殿，至少也隔着五重山門，而師徒兩人，竟然能逕相對答，如促膝坐談，可知這三年來，馮瑩進步之快！

當下兩人一齊躍進了極樂觀中，祇見所過之處，闃無一人，想是極樂道長為了避免溫魂一到，便渾傷無辜，所以早將一干人等支了開去，兩人直闖了進去，直過了五重殿，才見馬算子和極樂眞人兩人，正在一個小花園的亭子中對弈，鐵行頭陀則在一旁觀看，馮瑩才一進去，馬算子便揚起頭來，馮瑩迎了上去，叫道：「師！」下面一字，尙未出口，馬算子突然面色一沉，厲聲叱道：「好大胆的畜牲，竟然還敢上這裏來見我？你所作所為，還要我一一數出麼？」

馮瑩突如其來，嚇得老大一跳，道：「師傅，我……我又做了些什麼哩？」

馬算子手在石几上一按，「霍」地站了起來，叱道：「畜牲，你自己知道！」抓起一把棋子，手腕一翻，立即蕩起了漫

天的呼嘯斷空之聲，那一把約有二十餘枚的棋子，沒頭沒腦，向馮瑩罩了下來，每一枚俱經內家罡氣貫足，勢如奔雷！

馮瑩實在不知道師傅為了什麼，突發雷霆之怒，眼前這一大把棋子若是不避開，非命喪當場不可，大叫一聲：「師傅！」雙袖翻飛，勁風呼呼，逕向前襲出。

方敏在一旁，也看出情形不妙，手揚處，「呼呼呼呼」，連發四掌，他此時的四掌之力何等强勁，兩人合力，已然將那二十餘枚棋子的來勢消去了一大半，馮瑩一躍而起，衣袖一展一揩，片刻之間，祇聽得她衣袖之中，「叮叮」聲響之不已，一把棋子，全都給她的衣袖捲了起來。

再是一個翻身，落下地來，正要跪問何事之時，忽然見極樂眞人和馬算子兩人，一齊哈哈大笑起來，極樂眞人更道：「我輸了，我輸了，眞想不到三年不見，這兩個小娃功力增進若斯！」

方敏和馮瑩兩人，不禁莫名其妙，相互對望一眼，講不出話來，祇聽得鐵行頭陀高宣佛號，道：「善哉！善哉！你們兩位，如此戲弄後輩，實是不該！」極樂眞人瞪了他一眼，笑道：「有什麼不該？若是講明了，他們有準備，有什麼稀奇？」

馮瑩方敏兩人，仍是不明所以，馬算子這才道：「剛才一聽得你在山門外的叫嚷之聲，牛鼻子便說你功力大進，我說你這三年來，苦修勤練，功力之高，已幾乎與我相等，牛鼻子却是不信，我們這才打賭，我說你們即使出其不意，也能合力接我以內家罡氣所發的一把棋子，果然你們兩人功力之高，並不在我估計之下！」

兩人這才恍然，馮瑩不依道：「師傅，你這樣嚇我却要你將勝了極樂眞人的物事給了我！」馬算子一笑，道：「極樂眞人說是他雖有徒弟，但至今未得稱心傳人，我勝他的，便是有代他選擇傳人之權，怎麼樣，你難道不要師傅了？」

馮瑩忙道：「啊呀！若是這個，極樂眞人，不是我不肯拜在你的門下，祇是自知資質愚魯，不堪造就，若是授我幾招妙着，我却是感激不盡！」

極樂眞人「呵呵」一笑道：「小女娃，你什麼都沒有學會，你師傅的油腔滑調，却學了個十足十，你已是北天山一派的傳人，我豈可以奪人所好？就算你願拜我為師，我也不答應的！」

講至此處，雙目斜睨方敏，馮瑩心中一動，道：「極樂眞人，師傅的事，我作得三分主意，他既然要替你代擇傳人，我有一個人說出來，你聽聽是否合式？」極樂眞人道：「誰啊？」

馮瑩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方敏在極樂眞人斜睨自己之際，已然知道極樂眞人屬意自己，心中暗忖，自己一身武功，全靠溫婆婆傳授，縱使拜在極樂眞人門下，便能毫無疑問地成為武林泰斗，若是未經溫婆婆同意，也是大大不應該的事，因此故作不知，及至聽得馮瑩如此說法，更是背負雙手，裝作觀景，踱了開去，極樂眞人看在眼中，心內暗嘆一聲，知道這種事情，絕對勉强不得，打了一個哈哈，道：「小娃子，你又開玩笑了，莫非你的意思，是叫我收你的師傅做徒弟？這不是胡說麼？

（未完・卅一）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